

陳筱梅編

歸震川文選

上海仿古書店發行



一九三七年四月初版

全

全一册實價國幣四角四分

歸震川文選

版權所有

編者 陳 筱 梅

發行者 仿 古 書 店

上海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

印刷者 啓智印務公司

上海西門路潤安里十九號

代售處 各 大 書 坊

總代售處 上海啓智書局

歸震川文選目錄

歸震川傳

一 記敘文

- 見村樓記
- 義江精舍記
- 菊窗記
- 本庵記
- 野鶴軒壁記
- 保聖寺安隱堂記
- 汝州新造三官廟記
- 重修闕里廟記
- 顧原魯先生祠記
- 常熟縣趙段圩堤記
- 唐行鎮免夫記
- 吳郡丞永康侯署崑山縣惠政記

歸震川文選 目錄

- 崑山縣新倉興造記
- 長興縣令題名記
- 太僕寺新立題名記
- 長興縣城隍神靈應記
- 張氏女貞節記
- 吳山圖記
- 光祿署丞孟君浚河記
- 松雲庵楊主簿墓田碑記
- 張氏女子神異記
- 世美堂後記
- 重修承志堂記
- 重造承志堂左右夾室記
- 陶菴記
- 畏壘亭記
- 思子亭記

歸震川文選 目錄

項脊軒記
秦國公石記
夢鼎堂記
順德府通判廳記
順德府通判廳右記
震川別號記
清夢軒記
櫟全軒記
悠然亭記
臥石亭記
滄浪亭記
花史館記
杏花書屋記
題玉女潭記
見芥書舍記
婁曲新居記
寶界山居記

南陔草堂記
見南閣記
眞義堂記
遂初堂記
壽母堂記
州有堂記
容春堂記
自生堂記
可齋記
己未會試雜記
壬戌紀行(上下)
耐齋記
雙鶴軒記
雪竹軒記
遊海紀行

天子諸侯無冠禮論

公子有宗道論

貞女論

水利論

水利後論

三途並用議

馬政議

禦倭議

備倭事略

三江圖敍說

淞江下三江圖敍說

二石說

張雄字說

陳伯生字說

守耕說

東隅說

懷竹說

朱欽甫字說

周時化字說

莊氏二子字說

二子字說

士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

大極在先天範圍之內

泰伯至德

忠恕違道不遠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六言六蔽

聖人之心公天下

史稱安隗素行如何

孟子敍道統而不及周公顏子乞醢

聖人之心無窮

王天下有三重

明君恭己而成功

乞致仕疏

四

嘉靖庚子科鄉試對策五道

隆慶元年浙江程策四道

浙省策問對二道

河南策問對二道

書安南事

書郭義官事

書張貞女死事

張貞女獄事

貞婦辨

書里涇張氏妾事

言解

解惑

道難

懼讒三首

歐喻

性不移說

重交一首贈汝南太守徐君

三 書啓文……………二〇七

上徐閣老書

上瞿侍郎書

上萬侍郎書

上王都御史書

上高閣老書

上趙閣老書

上宋明府書

上方參政書

答唐虞伯書

與李浩卿書

與嘉定諸友書

答俞質甫書

與宣仲濟書

答顧百剛書

與潘子實書

示徐生書

山舍示學書

與陸太常書

與趙子舉書

答朱巡撫書

上王中丞書

與會省吾參政書

與林侍郎書

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論今年火災事宜書

寄王太守書

遺王都御史書

論三區賦役水利書

與傅體元書

與王子敬書

論禦倭書

上總制書

與沈養吾書

崑山縣倭寇始末書

四 送序文……………二五八

送吳純甫先生會試序

送夾江張先生序

送李廉甫北上序

送王汝康會試序

送縣大夫楊候序

送何氏二子序

送宋知縣序

送郡太守歷下金候考績序

送郡別駕王候考績序

送南京虎賁衛經歷鄭君之任序

送太倉守熊候之任光州序

贈陽曲王公守太倉序

送吳郡別駕段候之京序

送陽曲王公參政陝西序

送童子鳴序

送狄承式青田教諭序

送熊分司之任滇南序

送計博士序

送蔣助教序

五 祭文……………二八三

祭方御史文

祭王方伯文

祭王儀部文

祭朱公靖公文

祭顧方伯文

祭周孺亭文

祭外舅魏光祿文

祭顧文康公夫人文

祭葉夫人王氏暨世德夫婦文

祭張貞女文

弔何氏婦文

祭外姑文

祭妻祖父母文

謁宋文貞公墓文

祭楊忠愍公文

告祭崑山縣山神文

告崑山縣城隍神文

御史中丞李公哀詞

思質王公誄

招張貞女辭

六 墓誌銘……………二九八

南京車駕司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中書舍人李君墓誌銘

外舅光祿寺典簿魏公墓誌銘

周君墓誌銘

李君墓誌銘

居君墓誌銘

詹仰之墓誌銘

朱肖卿墓誌銘

歸府君墓誌銘

趙汝淵墓誌銘

金君守齋墓誌銘

王邦獻墓誌銘

李惟善墓誌銘

張克明墓誌銘

陳君厚卿墓誌銘

陸子誠墓誌銘

王君時舉墓誌銘

陳處士妻王孺人墓誌銘

太學生陳君妻郭孺人墓誌銘

顧孺人墓誌銘

潘府君室沈孺人墓誌銘

周子嘉室唐孺人墓誌銘

方母張孺人墓誌銘

張孺人墓誌銘

張孺人墓誌銘

陸孺人墓誌銘

張太孺人墓誌銘

龔母秦孺人墓誌銘

王子母陶碩人墓誌銘

王母孫孺人墓誌銘

朱母顧孺人墓誌銘

沈引仁妻周氏墓誌銘

唐孺人墓誌銘

毛孺人墓誌銘

魏孺人墓誌銘

葉孺人墓誌銘

伯妣徐孺人權曆誌

姚生壙誌

歸震川文選目錄

亡兒翺孫擴誌

女如蘭擴誌

女二二擴誌

寒花葬志

亡友方思曾墓表

從叔父府君坟前石表辭

歸震川文選

歸震川傳

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九歲能屬文，弱冠盡通五經三史諸書。師事同邑魏校。嘉靖十九年，舉鄉試，入上春官不第，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讀書談道，學徒常數百人，稱爲震川先生。四十四年，始成進士，授長興知縣，用古教化爲治，每聽訟，引婦女兒童案前，刺刺作吳語，斷訖遣去，不具獄。大吏令不便，輒寢閣不行，有所擊斷，直行己意。大吏多惡之，調順德通判，專轄馬政。明世進士爲令，無遷倖者，名爲遷實重抑之也。隆慶四年，大學士高拱、四貞吉雅知有光，引爲南京大僕丞，留掌內閣制勅房，修世宗實錄。辛官，有光爲古文，元本經術，好太史公書，得其神理。時王世貞主盟文壇，有光力相詆排，目爲妄庸巨子。世貞大憾，其後亦心折有光，爲之讚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自傷，其推重如此。有光少子子慕，字季思，舉萬曆十九年鄉試，再被放，卽屏居江村，與無錫高攀龍最善，其歿也，巡按御史祁彪佳請於朝，贈翰林待詔。有光制舉義湛深，經術卓然成大家，後德清胡友信與齊名，世並稱歸胡。友信字成之，隆慶二年進士，授順德知縣，歲賦率奸胥攬輸，稍以所入啗長吏，謂之月錢，友信與民約，歲爲三限，多寡皆自輸，不取贏，閭里無妄費。

而公賦以充海寇竊發。官軍往討。民間騷擾。部內烏洲大洲。賊所巢穴。諸惡少爲賊耳目。友信悉勾得之。捕誅其魁。餘黨解散。鄉立四應社。一鄉有警。三鄉鼓而援之。不援者罪同賊。賊不敢發。歲大凶。民饑死無敢爲惡者。初友信慮民輕法。浹以嚴。後令行禁止。更爲寬大。或旬日不答一人。其治縣如家。弊修墮舉。學校城池。咸爲更新。督課邑子弟。教化興起。卒官。士民立祠奉祀。友信博通經史。學有根柢。明代舉子業最擅名者。前則王鏊唐順之。後則震川思泉。思泉友信別號也。

一 記敘文

見村樓記

崑山治城之隍。或云卽古婁江。然婁江已湮。以隍爲江。未必然也。吳淞江自太湖西來北向。若將趨入縣城。未二十里。若抱若折。遂東南入於海。江之將南折也。背折而爲新洋江。新洋江東數里。有地名羅巷村。亡友季中丞先世居於此。因自號爲羅村云。中丞遊宦二十餘年。幼子延實。產于江左南昌之官廨。其後每遷官輒隨。歷東兗汴楚之境。自岱岳嵩山匡廬衡山瀟湘洞庭之渚。延實無不識也。獨於羅巷村者。生平猶昧之。中丞旣謝世。延實卜居縣城之東南門內金潼港。有樓翼然。出於城闔之上。前俯隍水。遙望三面。皆吳淞江之野。塘浦縱橫。田塍如畫。而村墟遠近。

映帶延實日焚香灑掃讀書其中而名其樓曰見村。余閒過之。延實爲具飴。念昔與中丞遊。時時至其故宅。所謂南樓者。相與飲酒論文。忽忽二紀。不意遂已隔世。今獨對其幼子。針。悲悵者久之。城外有橋。余常與中丞出郭造故人方思會。時其不在。相與憑檻。常至暮悵然而反。今兩人者皆亡。而延實之樓。卽方氏之故廬。予能無感乎。中丞自幼攜策入城。往來省墓。及歲時出郊嬉遊。經行術徑。皆可指也。孔子少不知父葬處。有輓父之母。知而告之。予可以爲輓父之母乎。延實旣能不忘其先人。依然水木之思。肅然桑梓之懷。愴然霜露之感矣。自古大臣子孫。蚤孤而自樹者。史傳中多其人。延實在勉之而已。

莪江精舍記

吾鄉嚴氏。居吳淞江大直浦東。世以貲雄。至都事君兄弟。用選秀入成均爲弟子。而廉卿嘗與余同試春官矣。余弟亨甫。爲都事君壻。故余誦啓貞於垂髫之時。都事君偉儀觀。美鬚髯。而啓貞少已豐碩。與客應對揖讓。如大人長者。出者往往稱之曰。生子何必多。如君一子。已可知嚴氏有後矣。都事君謝世。啓貞受堂構之令。愈能大其家。而不幸早夭。其孤潤方在孩稚。母諸孺人以育以訓。至於有成。今啓貞之世。忽踰一紀。且冠受室矣。諸孺人者。甯邑令貞伯女也。其持身有衛共姜之操。其教子有歐陽太夫人之嚴。潤仰承慈顏。是恃是怙。足以自解。而念其先人蚤棄。諷

誦蓼莪之詩。日日以泣。遊行江上。痛之水流逝而不返也。故以莪江名其精舍。客有憐其志者。求文於余。且請爲解之。余以人之情。皆有所止。至於悲傷之過。人得以解之。孝哉嚴子。獨爲其親而悲哀。而可以人解之乎。雖然。亦有所止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服以是斷者。爲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故曰先土之禮不可過也。余憫嚴子日誦蓼莪之詩。將復生無節乎。子其繼若祖考之志。思慰母氏之心。求所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者。是乃所以爲無窮之情也。余昔過嚴氏。初見都事君。飲酒雍雍。歡燕竟日。再過之。則啓貞已爲主人。而余友徐直言。在其家塾。止余宿。明日別去。卽今之所謂精舍者。往年嚴子來。爲其外氏陸冢宰家。求祝釐之詞。始識之。蓋二十年間。而觀於嚴氏三世。有足慨者。又嘉嚴子之志。而爲之記。

菊窗記

去安亭二十里所曰錢門塘。洪氏居之。吳淞江之東爲顧浦。折而北。洪氏之居在其西。地平衍無邱陵。而浦之厓岸隆起。遠望其居。如在山陽中。昔仲長統嘗論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舟車足以代步涉之勞。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味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躊躇畦苑。遊戲平林。永保性命之期。不羨人帝王之門也。大率今洪氏之居。隱然如統樂志論云。而君者多竹木。前臨廣池。夏日

清風芙蓉交映。其尤勝者。君不取此。顧以菊窗扁其室。蓋君嘗誦淵明之詩云。酒能祛百慮。菊能制頽齡。又云我屋南窗下。今生幾叢菊。夫以統之論雖美。使人人必待其如此。而後能樂。則其所不樂者猶多也。卒爲尙書郎。濡跡於初平建安之朝。有愧於鴻飛冥冥矣。爲昌言何益哉。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可謂無入而不自得也。今君有仲長統之樂。而慕淵明之高致。此予所以不能測其人也。將載酒訪君菊窗之下。而請問焉。君名悅。字君學。

本庵記

客曹楊君伯厚。名其讀書之舍曰本庵。因其友張師周來請爲之記。余問其所以爲名者。蓋今少保司馬公爲曹郎時。生君於邸舍。而先少保公。以御史視聽事於江都。聞得孫而喜。乃曰。吾居揚州。而此子生。因命之曰揚州民。且謂吾家再世榮祿。厚福之來。不敢居。令此子長。得爲耕農足矣。嘉靖四十一年。君登第。而主司以爲州民。非所以爲稱。乃更之曰俊民。君不能逆主司之意。而又不敢忘乃祖之命。故名其庵曰本者。以爲不忘其先少保云。夫所謂本者。猶言始也。凡物之生。皆始於本。故以本爲始也。昔林放問禮之本。孔子告之以禮之本主於儉。夫禮生於心。孔子不言而言儉。從其始而求之。未有不得其心也。傳曰。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聖人之所謂本者。皆言其所始也。人與思天地之

所生。則不至於違其性。人能思先祖之衍其類而生我。則不至於戕其身。人能思君師之所以治。則不至於遺君而倍師。故有子志之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言君子之爲仁。以孝弟爲始。則可以得其心也。君日侍少保公。承顏色。養不離於左右。孝弟之道。不勉而至。然且思先少保之在江都之日。其所存遠矣。少保公方掌邦政。以才德爲天子所倚畀。君學魁多士。雍容南宮。弈世濟美。當世以爲難得。及余觀其一命名之間。而猶不忘其本如此。而後知君家之所以貴顯者。蓋有以也。是爲記。

野鶴軒壁記

嘉靖戊戌之春。予與諸友會文於野鶴軒。吾峴之馬鞍山。小而實奇。軒在山之麓。旁有泉。芳冽可飲。稍折而東。多盤石。山之勝處。俗謂之東崖。亦謂劉龍洲墓。以宋劉過葬於此。墓在亂石中。從墓間仰視。蒼碧嶙峋。不見有土。惟石壁旁有小徑。蜿蜒出其上。莫測所往。竟其間有仙人居也。始慈溪楊子器名父創此軒。今能好文愛土。不爲俗吏者稱名父。今泰以爲名父祠。嗟夫。名父豈知四十餘年之後。吾黨之聚於此耶。時會者六人。後至者二人。潘士英自嘉定來。汲泉煮茗。翻爲主人。予等時時散去。士英獨與其徒處。烈風暴雨。崖崩石落。山鬼夜號。可念也。

保聖寺安隱堂記

長州東南五十里。地名甫里。天隨先生之故居在焉。今爲保聖教寺。而郡志又有白蓮講寺。然甫里無二寺。蓋白蓮。保聖之別院也。志云。寺創于唐大中間。熙寧六年。僧惟吉重修。又謂惟吉于祥符間。創白蓮寺。今里俗所指以爲白蓮者。僅在西廡。其後卽爲天隨先生祠。區宇非廣。不當別稱爲寺也。余少時過甫里。拜先生祠。遊行寺中。尋古碑刻。殆無存者。惟元統二年。法華期懺田記。輪管懺司。知事比丘。有親從政文選。所立此石存耳。成化二十二年。時國家累世熙洽。京師崇寺宇。僧司入街。剃度數萬人。醮祠日廣。左善世璇。大章。住持大興隆寺。方被尊寵。而璇故里人陳氏子。初爲寺比丘。得請馳驛。還省其母。因迎養于寺之愛日堂。明年從四明普陀歸。是歲九月重修此寺。又明年五月落成。明年還京師。凡爲殿堂七。廊廡六十。初壞殿時。梁棋間有板。識紹興寶祐之年。故知以前後創蓋不一。而無文字可攷也。寺之西北有安隱堂。異時僧每房以堂爲別。如安隱比者。無慮數十房。其後日圯。今東偏無僧寮矣。主僧法慧。懼且盡廢。而慧之徒。又絕。先是安隱之房。分爲二派。慧乃與同堂之徒。復合爲一。誓相與共守之。而請予爲之記。自成化二十三年丁未。至今嘉靖四十三年甲子。蓋又七十有八年矣。璇之修創。宜有記而復闕。慧以爲寺之興。或有所待。而文章終不可無。故汲汲求其寺之故。欲余有所記述。其志非特區區一堂而已。余旣無所于考。獨璇事于所聞較著。是以識之。且以爲彼非托于此。亦不能以傳也。夫文章爲天地間至

重也。自大中訖今七百十有九年。世變多矣。而寺嘗存。蓋無廢而不興。而文章之傳獨少也。慧其知所重也哉。

汝州新造三官廟記

汝水自天息山東流入汝南之境。自城北折而東。復由東而南。濱河居者曰竹竿巷。蓋因竹竿河而爲名。實商賈之所湊。異時水泛溢。岸善崩。一旦居民街市。盡沒於水。往來者無所取道。崇府承奉樊君。捐貲市民地與屋。縮之若干步。以讓行者之途。自是復通行。而居民街市。繁會如故。乃創三官廟以鎮之。中爲神殿。左右兩廊。右轉而東爲神庫。爲神廚。又爲屋數楹。使學道者居之。殿甚巨麗。三神像及諸侍從。莊嚴靚飾。儼然帝者之尊。重門周垣。以臨水上。汝人皈依焉。經始于隆慶元年之秋。落成于三年之夏。君以奉使再過邢州。以予爲其郡人。又故相知。請爲之記。予以河水壞民廬舍。至沒其通行之道。此有司之所當軫念。今有司至屈于其力之所不能。而又以煩民之爲難。君乃肯捐已貲。以佐國家有司之急。而拯民之溺。其亦可謂賢矣。按三官者。出于道家。其說以天地水府爲三元。能爲人賜福赦罪解厄。皆以帝君尊稱焉。或又以爲始皆生人。而兄弟同產。如漢茅盈之類。其說詭異。蓋不可曉。然人之所奉。則其神必靈。如史載秦所祠祀多不經。亦有光景動人民。故能致其昭格。雖古聖人建天地山川之祀。皆興于人意。不過如此。今特以出于

道家故儒者莫能知其說。抑君之爲是，其造福于此方之民蓋不少也。君名準，字某，鄆城人，讀書爲文，好賢禮士，又能約束王國中諸校，莫敢犯法者。汝南士大夫樂與之遊云。

重修闕里廟記

隆慶三年，闕里重修先聖廟成。某官某以書幣走京師，來請記于麗牲之碑。先是嘉靖四十二年，衍聖司某以廟之圯告於巡撫都御史張某，方行相度，以用之不贏而止。及是年，巡撫都御史姜廷頤巡按監察御史羅鳳翔周詠與藩臬諸君會議，捐嶽祠之香稅，與司之贖鍰，得一千六百，其役人則用州縣過更之卒，而以兗州府通判許際可董其役。知府張文淵時督視之，經始于仲夏，歲盡而訖工，輪奐規撫，視昔若增。左布政使某、左參政吳承燾、副使吳道會皆首爲贊議者也。唯先聖生于尼山，講學於泗水，歿而葬於此，其地初名闕里，後亦曰孔里。先聖之歿，弟子廬其冢上而不忍去，魯人從而家者百餘室，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諸儒講禮鄉飲大射於其間。漢高祖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其後人主登封巡狩，無不過而拜祠。我太祖高皇帝龍興，海內干戈未戢，亟命遣祭，紹封子孫，修飭其祠宇，列聖承統，世世增修。今天子隆慶之元年，御正殿，傳制遣官告祭，而車駕臨幸太學，親釋奠，命儒臣坐講，賜三氏子孫有加。海內慕學之士，喁喁嚮風，聖人之道益以光大，則魯之有司與其事茲土者，今茲之舉固所以虔奉先聖，亦以宣明聖

天子之德意不可以不記。夫今夫子之廟學遍於天下，而深山窮徼皆知誦法其書，其在天之靈無所不之也。然孟子曰：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荀子曰：學莫便乎近其人。蓋孔子歿數百年矣，學者至觀其廟堂車服禮器，諸生習禮其家，有低回而不能去者，固以想像於遠，不若景慕於近之爲切也。抑諸君子知虔奉聖人矣，亦豈徒事於其外乎？昔者子游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不知學道，則施於喜怒哀樂，無一而當其口，必不能有望於安上治民而移風易俗也。顏淵問仁，夫子告以克己復禮，及請其目，夫子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以顏子之資，猶請事斯語以終其身，故問爲邦，夫子以夏時殷輅周冕韶舞告之，以顏子而夫子使之治天下國家，以爲不可一日而離於禮樂法度之中，此卽克己復禮之義也。後之學者，於視聽言動，己之身不能治，何以謂之學道？故觀感於聖人者，求仁爲近，求仁以學，顏子爲近，余嘉是役之成也，敬述所聞，以申告學者云。

顧原魯先生祠記

前元之季，崑山有隱君子曰顧原魯先生，居於海濱，讀書學道，不求聞於時，端居一室，憑几而坐，所當兩臂處，遺跡宛然，手自批註經史，後其家懼禍，悉燬不傳，然而海濱之父老，至今能言之，四傳而至其孫啓明，今爲太倉人，稍徙至郡城，有子存仁，舉進士爲禮科給事中，得推封其父。

尋以言事忤旨，被謫居庸關之外，久之得還吳，給事既被廢家居，尤喜考論先世故事，而郡太守歷下金侯城，頗采父老之言，又以封君之敦尚誠朴，足以風勵末俗，乃檄令列祠於郡學，若州之鄉賢祠，復于齊門外臥佛寺之東偏建祠，而以封君從祀，以爲近其家，可以歲時致祠事焉，給事謂余具知始末，而請記之，余惟古之人遭時際會，佐世主功施於天下，而垂名于竹帛，後世之所稱述，往往爲此，至于巖穴幽棲之士，雖長往不返，亦必因時王側席之求，弓旌玉帛，賁于邱園，世始得以稱述其名，若夫許由，卞隨，務光之徒，以與人主以天下相揖讓，此宜其彰彰較著矣，而谷口鄭子真，蜀嚴君平，皆脩身自保，揚雄少從君平遊，已而仕東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者，稱此二人，故能耕于巖石之下，而名震于京師，由此而言，非此數者，雖沒世無稱也，而又有不然者，古之君子修身學道，寧憔悴于江海之上，而不顧，彼非有求于世者，然約其愈顯，晦而益彰，逃名而名隨之，傳記之所載，不可勝數，無求于世，而世亦不容不知之，此奚必有所待耶，若原魯先生沒于海上，至于今二百年，而其幽始發，則士之脩德礪行者，何憂後世之不聞耶，郡太守表章之意，微矣，祠凡爲堂寢廡門若干楹，經始于嘉靖三十年十月某日，落成于嘉靖三十二年十有一月某日，是爲記。

常熟縣趙段圩堤記

虞山之下有浸曰尚湖。水勢湍激。岸善崩。湖壞之人不能爲田。往往棄以走。有司歲責其賦。於餘氓。而趙段圩當湖西北。尤窪下。被患最劇。宋元時故有堤。廢已久。前令蘭君嘗興築之。弘治間復淪于大水。嘉靖丁酉。予宗人雷占爲已業。傾貲爲堤。堤成填淤之士。盡爲衍沃。而請記于予。嗟夫。自井田溝渠之制廢。生民衣食之地。殘棄于蒿萊之間者。何可勝數。有司者格于因循積習之論。委天地之大利。斯民愁苦哀號。側足於尋常尺寸之中。率拱手熟視。不此出一議。而漫謂三代至于今。其已廢者皆不可復。夫未嘗施晷刻之功。而徒諉曰不可復。予疑其說久矣。觀雷所爲。其力易辦而功較然者。然更數十令。獨蘭侯能之。至蘭侯之業敗。已又四十餘年。爲沮洳之場。莫有問焉者。何也。天下之事。其在人爲之耶。事有小而不可不書者。此類是也。

唐行鎮免役夫記

蘇州至松江。由姑蘇驛過吳江之境。凡四驛而至。此驛道也。別自婁門東。沿婁江。又東南折而入於黃浦而西。此緣海之道也。出葑門東走。則行湖柳之間。其避湖柳之險者。則多從吳淞江南出。大盈浦經唐行鎮。異時官舟之牽挽役諸州縣。唐行之夫。不知何自而起。舟所過。晨夜追呼。百家之市。殆無寧居。凍餓僵死于風霾雨雪之中者。相屬。太守臨安方侯。知民之不便。據法令罷免之。鎮之父老相率來請。紀于石。或者以爲賢太守奉宣條教。千里之內。父母之道。師帥之責在

焉。加之今日。上有賦斂之繁。外有蠻夷之事。太守視事以來。風采日新。惠利之政。家有聞而邑有述。當有卓犖大者。若斯之類。將不勝書。雖然。或者亦知父老之意乎。政之不便。於其人無大小。如人之有病。唯病者自知之。醫能療焉。亦惟病者而後知醫之爲德也。若然。則父老之於侯。其情至矣。吾又以歎吾吳中之俗。仁厚而馴良。稍煦之以恩。而其易感也如此。國家威靈。震薄海外。亦時有土俗驍悍。不得意則叫囂相挺以起。有司不敢驚。拊循之而已。往者大農以經費不足。督天下賦。吏緣以爲姦利。吳民父子兄弟。駢死敲朴之下。而莫有疾怨之心。以是知天下有變。吳民必不敢爲亂。以其愛上忍詢而易使也。彼不之卹。而肆其恣睢之意者。亦何心歟。

吳郡丞永康徐侯署崑山縣惠政記

昔永康徐公守吳郡。當武宗皇帝之末年。逆藩竊發。畿甸騷動。翠華南幸。吳江南要郡。調兵食。城守儲備。以待乘輿之至。公不動聲色。郡中宴然。公有寬大之政。先是秩滿當代。吏民上書乞留。詔以河南右參政復治郡。近世未嘗有也。後遷江西左參政。官至工部侍郎。自公去郡三十餘年。冢孫丞侯。以太子家主簿出判吳郡。清廉聞於郡中。滿歲復遷。今官是時。東南有倭奴之警。侯治凡海之事。防遏有法。海波不興。會諸屬縣令缺。侯輒出視。所至拊循其民。近者閱月。遠者一歲。民莫不懷慕之。郡之縣有七。侯殆遍歷其五。前年冬至崑山。迄季春還郡。又以事數入郡。不顯居

縣其所施於民。可以爲吏師法者。往往可紀。庫子爲縣守藏。令廉則無擾。不廉輒費不貲。當侯時。分毫無取。民迺不知爲此役。白銀火耗一兩。折閱多至三分。侯以京庫折白。輕齎鳳陽馬役。解扛京庫鹽鈔練兵。義役多寬。參停取衷。定爲一分。糧長解運之外。又有小差額外之徵。悉令蠲除。火耗小差。羨餘無慮千計。吏白以爲當得者。侯無私焉。又糧長解運。官閉門默定。或貧富不相讎。富者得規免。而貧者傾其家。已定無所復控訴。侯悉召至庭。使互相應得等第一。夕而定。無不帖服。至於催科之害民。駢死杖下者。不可勝數。比侯之至。縣庭寂然。不聞鞭笞之聲。而賦亦自辦。又捐俸以助修學宮。及諸神祠之傾圮者。多有出於格令之外。大抵吳民賦調之繁。自昔患之。嘗數更其法。而弊日生。識者以爲不在於法。而患吏之不廉。吏廉矣。法雖未盡。而可以無弊。如侯之卹庫役。公撥解。省火耗。蠲小差。推此類行之。民未有不甦者也。念昔工部以仁惠拊吳。吳民至今思之。見侯之至。如公之復來也。侯繼踵甘棠之蹟。賭其所茆。而忍芟夷其遺民乎。詩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以此知古之封建世家。至今無不可行也。晉口口三世爲益州。四十餘年。功名著於甯益。侯年方鼎盛。寄任日隆。必能光大前烈。吾民之恬賴遠矣。侯之還郡也。國學進士陳志道等二十四人。相與列其事。俾余記之。固以侯於吾黨。恂恂然有愛人下士之風。然實因民之志。非有私也。用以告後之爲政者云。

崑山縣新倉興造記

崑山舊玉峯倉在西門之外。漕輓之積在焉。每歲稅入。漕卒悉至於此。領兌。民間所謂西倉也。濟農倉在南門之內。常平之粟在焉。歲之豐凶。以爲發斂。民之所謂南倉也。縣志云。二倉蓋巡撫周文襄公所改創云。然濟農之庾。其空已久。頃者倭奴之警。乃以城西之積歸之。而濟農倉遂改爲玉峯倉。鶴慶彭侯。以進士知崑山。因倉故址。加恢拓之。東至於公館若干步。以始。困廩攢植。致鬱攸之變。於是懲艾前患。興造新倉。中爲官廳。左右互列。凡若干楹。一歲四十一萬四千五百石之糧。悉儲于此。叢爾小縣。可謂如茨如梁如坻如京矣。是役也。以民之掌稅者。量其所掌之多寡。區別以賦土。以故上不費於官。而下不及於民。浹旬而役用告成。觀者歎息。以侯之才敏。而吾民之易使也。如是。抑古者垣窳倉庾之設。以治年之豐凶。凡萬民之食。待施惠。卹艱阨。養孤老而已。國家因前代常平義食之法。有四倉之制。而歷世經紀。豫備見之。綸音者。不一而起。而因仍廢墜已久。彭侯承兵荒之餘。詔書趣辦。義不得不先公家之急。雖有愛民之心。宜亦未及乎此。而濟農之名。不可以沒也。是用併識之。侯名富。爲縣清廉。勤勤敏於造事。卽此亦可以概見矣。是歲嘉靖四十三年。歲次甲子。某月日。倉成。九月某日記。

長興縣令題名記

歸震川文選

長興爲縣。始於晉太康三年。初名長城。唐武德四年五年。爲綏州雒州。七年復爲長城。梁開平元年爲長興。元貞二年縣爲州。洪武二年復爲縣。縣常爲吳興屬。隋開皇仁壽之間。一再屬吾蘇州。丁酉之歲。國兵克長興。耿侯以元帥。卽今治開府者十餘年。旣滅吳。耿侯始去。而長興復專爲縣。至今若干年矣。遡縣之初建爲長城。若干年矣。長城爲長興。又若干年矣。舊未有題名之碑。余始考圖志。取洪武以來爲縣者列之。嗚呼。彼其受百里之命。其志亦欲以有所施於民。以不負一時之委任者。蓋有矣。而文字缺軼。遂不見於後世。幸而存者。又其書之之略。可慨也。抑真傳於後世者。旣如彼。而是非毀譽之在於當時。又豈盡出於三代直道之民哉。夫士發憤以修先聖之道。而無聞於世。則已矣。余之書此。以爲後之承於前者。其任宜爾。亦非以爲前人之欲求著其名氏於今也。

太僕寺新立題名記

太僕寺秦漢皆掌輿馬。天子出。奉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然其屬有龍馬五監。邊郡六牧。則馬之事無不統焉。漢以後官掌大抵不異。國家自洪武六年。定制獨置太僕寺於滁州。始去奉車之職。而顛掌馬之事。三十年置行太僕寺。永樂初。改北平行太僕寺爲北京行太僕寺。十八年特稱太僕寺。洪熙初復稱北京。正統元年。始定稱爲太僕寺。寺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十二人。列聖

相承時有損益。至隆慶己巳，其員額少卿三人，丞三人，所掌驗烙巡牧，勞逸人殊。藏府京營歲月輪代，某初到官，頗爲推究，非初立法之意，乃因循墮廢而致然也。因條上其事，略云：舊設少卿二名，一巡京營及各邊騎操之馬，一巡近京州縣寄養之馬，皆領勅歲代。寺丞十二員，分管畿輔八府山東河南之馬，後復增少卿一員，省丞爲六員。今又已虛其丞之半，丞少不足以更事，而又偷息其間，欲乞重三丞之選，與少卿一體協行，以均勞逸，重責成。又驗烙發寄，本非二事，舊制巡驗俱屬一卿，今欲以二少職掌，亦如兩丞東西分管，職兼驗養，各以丞佐之。春秋仲季，並出近京州縣赴俵之馬，就近印發，一便也。都會輻輳，得免擁聚，二便也。國門嚴重，潛杜呼噪，三便也。兩卿分轄，事半功倍，四便也。卿巡未逮，分任寺丞，五便也。遇有緩急，就近調兌，六便也。上免朝參，下謝交託，彈力王事，七便也。營軍養戶，躬相授受，游販奸胥，不得規避，八便也。奏上，天子以其章下兵部覆奏報可。於是驗牧並行。卿丞配佐，載於甲令。某又以寺宇敝壞，奏一新之。故事，諸省寺皆有題名碑，始卿邵康僖公銳，張公舜臣，重爲立石。今歲久石窮，無隙鐫書。於是李君義起，與廳簿應崇元，愿捐貲以豎新石，而丞張君進思，郎君大倫，王君淑咸曰：幸今日正名，與諸卿埒，亦請立石。於是相率屬某記之。某竊惟聖天子改元更化之日，率作興事，開廣言路，羣工戒飭，百度振舉，而微臣稍條上一二事，詔書無不俞允。此正臣等精白一心，夙夜匪懈，以助成德意，興萬世之太平者。

也。邇者歲災流行，大江南北，河海嘯溢，畿輔邊關，雨雹徧野，夫雨水冰雹，皆陰類也，其應主戎馬，生郊之象，潢池盜兵之兆，臣等職領師苑，而國馬傷耗，武備衰減，其責尤重且大，夫三關九塞，用馬之地也，畿輔州邑，牧馬之地也，大江南北，財賦之區，駒馬之地也，是故驗烙，則憂種馬無駒，兵政之寓農，何以復祖宗之初額，巡牧，則憂芻牧非人，緩急之備用，何以禦匈奴之長技，京營，則憂四驪未比，何以奠百二之神州，藏府，則憂九年未蓄，何以備邊圉之孔棘，自古僕卿在九列，國家雖去奉車，少離親密，而任益尊重，今因仍積弊之後，尤有難者，况茲靡宇官職，丕變維新，臣等凡備列題名之石者，其可不思所以協乃心力，以祇承明天子之制哉，臣某拜手謹記。

長興縣城隍神靈應記

凡他郡縣城隍之神，民奔走賽祀，特感，長興則否，余至之日，像塑剝落，侍從跛倚壁間，祠門外右，卽爲溷，前有司月朔望一至，未嘗問焉，然仙儼然觀居，無淫瀆者，則余以爲長興城隍之神，獨尊於他縣也，余頗爲葺神居之圯壞，繪飾塑像，除前之穢，然神像特偉麗，尊嚴如王者，祠前古柏二株，蒼翠挺直可愛，其左一株，右紐如絞索，尤奇，直棲靈之地，余於縣數決大獄，卽心開類神，有以告之，每閭里有姦，輒不時發，故余於事神尤虔，會大旱，自五月至于六月不雨，縣有方山，自太湖西南望，最爲雄高，上有黑龍湫，冬夏水不竭，民言先時禱雨多應，余遂往，至山下欲上山，

民皆叩頭言山陡險不可上。先至此禱雨。皆望祀無登者。余曰。爲禱雨來。畏險非誠也。又曰。赤日烈甚。無草木之蔽。徒步上下近三四十里。渴不可登也。余曰。爲禱雨來。畏渴非誠也。遂披荆棘而行。或側逕。僅置半武。過小龍洞。洞亦有湫。又上乃置大龍洞。兩石罅上闔下開。如佛龕。高可四五丈。湫廣數尺。其中甚清涼。因拜祭。有物蜿蜒俎豆間。山旣益高。則盡見四面低山。湧出如層波疊浪。而東北望太湖如鏡。隱隱見姑蘇之臺。已下方感暑烈日。天無纖雲。還至神前。拜致所取龍洞之水。方出廟。大雨如注。四境霑足。綠疇彌望。萬衆懽呼。以爲神之報答如響也。至秋中又旱。余復至山禱。已下半山。卽雨。雖不能如前霑足。而元雲靉靄。四野時有雨至。是歲竟免旱災。會余改官。欲去縣。明日將辭于神。幼子夜夢神與之言。吾敝與胡靴敝。又無船。時余繪神像。蓋圻者以神下體近几。故仍漫漶。欺余不見也。至明問之道士果然。又吾鄉神祠上。常有畫船懸梁。余問此神廟。何不類吾蘇州有畫船懸道士對曰。故有之。今壞不懸也。余遂捐貲。今復繪神下體與懸畫船。余尋往臨安。而郡倅有惡余者。計得縣篆。卽日以兩划船。冒風雨夜至縣。欲捃拾以爲罪。見人輒撈掠。縣中大驚。一日倅忽夢神指其胸。明日瘍發於胸死矣。余欲爲勒石於廟。會行不果。然自離縣。常往來於懷臆。使人皆得逞其一時之凶暴以害人。則人道滅矣。賴神明之昭然者如此。君子之守道循理。遭世之洵洵。其亦猶有所恃者耶。余旣書此。因貽後之代者。倘與余同志。必爲勒石於

祠下以著神之靈驗焉。

張氏女貞節記

張氏女。湖州婦安人。都御史孟介之孫。瑞州通判宏裕之女也。少許聘烏程學生嚴大臨。大臨工部尚書震直之會孫也。嘉靖七年。大臨以儒士試浙闈。還遭疾。明年疾甚且死。瑞州往來診視。歸語其妻。女聞之。閉門悉斂平時所製女工。凡裝送衣物焚之。家人見閣中火起。驚問之。女曰。吾已無用此矣。語聞嚴氏姑。遣嫗往覘之。女私謂嫗曰。病不可爲。當歸汝家沒吾世而已。舅姑感動。遣人往迎。父母難之。湖州太守梁君。縣令戚君。高其義。皆致書瑞州。勸成其美。而大臨已卒。張氏服其服往哭之。遂居次不遷。是時大臨年二十。女年十九。嚴氏因爲置嗣。及長娶婦。而嗣子亦卒。遂婦姑相守歸嚴氏。今三十六年。年五十四矣。余昔嘗著論。以爲女未嫁人爲其夫死。或終身不改適者。非先王之禮也。曾子問曰。昏禮旣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言壻免喪而弗取。則可以嫁也。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子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猶不繫於夫也。先王爲中庸之教。示人以人情之可循。女已許人矣。免喪而弗取。則嫁。未廟見而

死則歸於女子氏之黨。其不言壻死而嫁者。此曾子之所不必問也。雖然。禮以率天下之中行。而高明之性。有出於人情之外。此賢智者之過。聖人之所不禁。世教日衰。窮人欲而滅天理者。何所不至。一出於怪奇之行。雖不要於禮。豈非君子之所樂道哉。微子箕子比干三人者。同爲紂之近戚。其所以處之者不必同。而孔子皆謂之仁。若伯夷叔齊舍孤竹之封。而隱于首陽。未有祿位于朝者也。於君臣之義分亦微矣。而恥食周粟以死。孔子亦謂之仁。嗟夫。世之論人者。亦取法於孔子而已矣。

吳山圖記

吳長洲二縣。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諸山。皆在吳縣。其最高者。穹窿陽山。鄧尉。西脊銅井。而靈巖吳之故宮在焉。尚有西子之遺跡。若虎邱劍池及天平尚方支硎。皆勝地也。而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峯。沈浸其間。則海內之奇觀矣。余同年友魏君用晦。爲吳縣未及三年。以高第召入。爲給事中。君之爲縣。有惠愛。百姓挽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於其民。由是好事者繪吳山圖以爲贈。夫令之於民。誠重矣。令誠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澤而有榮也。令誠不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君於吳之山川。蓋增重矣。異日吾民將擇勝於巖巒之間。尸祝於浮屠老子之宮也。固宜。而君則亦旣去矣。何腹惓惓於此山哉。昔蘇子瞻稱韓魏公去

黃州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爲思黃州詩。子瞻爲黃人刻之於石。然後知賢者於其所至。不獨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於其人也。君今去縣已三年矣。一日與余同在內庭。出示此圖。展玩太息。因命余記之。噫。君之於吾吳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

光祿署丞孟君浚河記

吳淞江承太湖之水。蜿蜒東下三百里入海。左右之浦如百足。江自甫里折而北行至崑山。全吳鄉東爲渚浦。又爲帆歸浦。斜折而南入於渚浦。江復東而浦之南出者。其東爲張浦。又東爲顧仙浦。又東爲諸天浦。又東爲同邱浦。又東爲新塘。皆南入於渚浦。若爲塘爲瀆爲涇爲浜。凡在其間者。此光祿署丞孟君規其鄉所浚之水。江東南岸之地也。自新塘東則江又南折。非孟君之鄉矣。君居家好義。歲捐貲以爲民興利。至是大旱。又捐貲盡浚諸水之在其鄉者。當此時邑民告飢。而全吳半鄉獨豐熟。其父老感君之義。請記其事。夫三吳江海之介。而羣山之水。又犇注於其間。爲大浸。所謂太湖也。太湖分迸而出。以入於海。若以人力溝防疏導。則無不治之田。而水旱不能爲患。蓋湖水自西而下。而海之潮自東而上。清流不能勝濁泥之滓。故水不可一日不浚也。嘉靖初。朝廷嘗遣大吏來治。今四十年不治矣。古之三江。其二不可考。今惟吳淞一江。仰接太湖之水。古者江狹處猶廣二里。今自下駕以來。僅僅如綫。而菱蒲葭菼生其中。下流入海之隘口。不

復通矣。千墩新洋黃浦，皆亂流也。水道何由而順乎？故江左右之浦在東者，但見止水蘊藻，而姑蘇以東，秀州以北，百里間其田皆不耕。吾恐又數年，江日涸而西，而湖水益橫流，東南之民將不食也。孟君居一鄉，能興其鄉之水利，則夫受司牧之寄者，獨可以辭其責耶？君名紹曾，字守約，以太學上舍爲大官丞。所浚河三十有四，二萬七千六百九十四丈，爲工四萬九千六百，用穀十有三萬九千觔，是用勒石以告來者。

松雲庵楊主簿墓田碑記

蒼梧楊君際，可以歲貢入太學，還調長興主簿，爲人高簡，日閉門吟哦，有崔斯立之風。嘉靖三十六年六月二十日至，後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卒。蒼梧去鄆數千里，楊君又無子，時南海劉君介齡爲縣，哀其遠而喪不能歸也，葬之城西二里五峯山之麓，爲祭田，使松雲庵僧守之。余至縣，楊君家人流寓於此，與僧爭田，予謂劉君本置祭田爲楊君守塚，家人若得而有之，守可得而鬻之也。訊之，果有謀此田者，因斷歸僧家，以嗣劉君之志，且令刻之石，以垂永久。

張氏女子神異記

嘉靖甲辰夏五月，安亭鎮女子張氏，年十九，姑凌脅與爲亂，不從。夜羣賊戕諸室，縱火焚尸，天反風滅火，賊共鼻欲投火，尸如數石重，莫能鼻。前三日，縣故有貞烈廟，廟旁人聞鼓樂從天上。

來。火出柱中，轟轟有聲。縣宰自往拜之。時大旱三月無雨，士大夫哀祭已，大雨如注，賊子顛天拜，拜忽兩腋血流。縣宰命暴姑尸壇上，禁其家不得收。家夜收之，雷雹暴至，羣鬼百數，嗷嗷共來逐，遂棄去。及官奉檄啓視女子，時經暑三月不腐，僵臥膚肉如生，頸脅二創孔有血沫，伴人吐舌，謂未有也。噫，亦異哉。觀古傳記載忠烈事，多有神奇，今日見之益信。於是知節義天所護，然不能護之使必無遭害，何也。悲夫。

世美堂後記

余妻之會大父王翁致謙，宋丞相魏公之後，自大名徙宛邱，後有徙餘姚，元至順間，有官章江者，因家崑山之南戴，故縣人謂之南戴王氏。翁爲人，倜儻奇偉，吏部左侍郎葉公盛、大理寺卿章公格，一時名德，皆相友善，爲與連姻。成化初，築室百楹於安亭江上，堂宇宏敞，極幽雅之致。題其扁曰世美。四明楊太史守阯爲之記。嘉靖中，曾孫某以浦官物粥于人，余適讀書堂中，吾妻曰：君在不可使人頓有黍離之悲。余聞之固已惻然，然亦自愛其居，閉謁，可以避俗囂也。酒謀質金，稱償粥者不足，則歲質貸。五六年始盡，雖其直安亭俗皆窳而田惡，先是縣人爭以不利阻余，余以孫叔敖請寢之邱，韓獻子遷新田之語以爲言，衆莫不笑之。余於家事未嘗訾省，吾妻終亦不平，有無告，但督僮奴墾荒萊，歲苦旱而獨收，每稻熟先以爲吾父母酒醴，乃敢嘗酒，獲二麥以爲

舅姑羞醬乃烹飪祭祀賓客婚姻贈遺無所失。姊妹之無依者悉來歸。四方學者館餼莫不得所。有憫不自得者。終默默未嘗有所言也。以余好書。故家有零落篤牘。輒令里媪訪求。遂置書無慮數千卷。庚戌歲。余落第出都門。從陸道旬日至家。時芍藥花盛開。吾妻具酒相問勞。余謂得無有所恨耶。曰方共採藥鹿門。何恨也。長沙張文隱公薨。余哭之慟。吾妻亦淚下曰。世無知君者矣。然張公負君耳。辛亥五月晦日。吾妻卒。實張文隱公薨之明年也。後三年倭奴犯境。一日抄掠數過。而宅不毀。堂中書亦無恙。然余遂居縣城歲一再至而已。辛酉清明日。率子婦來省祭。留修圯壞。居久之不去。一日家君燕坐堂中。慘然謂余曰。其室在。其人亡。吾念汝婦耳。余退而傷之。述其事以爲世美堂後記。

重修承志堂記

吾家舊宅在宣化里者。吾大父亦不知其何所始。第云高大父於成化初始創承志堂。時大父方齠髻。上梁之日。有二鶴翔止於梁上。觀者千人。皆以爲吉祥壽考之徵。大父爲太常卿。夏公孫壻。夏公親題其額曰承志堂。其後高大父又自別創宅於須浦之上。吾生之年。高大父夢有人謂曰。公何不作高元喜慶堂。高大父覺而喜曰。城中必得孫矣。城中蓋指今舊宅。大父居也。已而吾與伯兄皆生。高大父遂以次年創堂須浦。顧太史九和爲之記。然吾大父猶自居城中。先是堂

前嘗有虹起屬天。又大父闢西園。好植薔薇。須浦創堂之前年春。花盛。開花中復有蓋。作重疊樓於週圍。滿架五色燦爛。所未有也。西園南有井。雖大旱不竭。人亦以爲井泉甘美。能益人壽。以是大父與世父及先君。皆饗高年。隆慶二年。吾自吳興還。因返舊宅。支撐傾陔。完葺破漏。明年二月。僅還舊日之觀。毆陽公題王太師畫像云。畫已百年。完之又可得百年。吾修此堂。亦謂尙可及百年也。第年往歲徂。德業不聞。無以副前人命堂之志。且以去吾祖父之生。不至十年。依依仰止。豈勝忱惕悽愴之情云。

重造承志堂左右夾室記

余旣修承志堂。而左右室壞不可支。爲撤而新之。其左蓋吾大父爲世父與先君延師友講習之所。時王汝礪先生居師席。而朱布政觀。張僉憲寬。皆從王先生。而二公更爲世父與先君師。時與先君同學。往往亦有貴者。其後世父復授徒於此室。余今亦方與學者講論六藝。以修先業。故名其左曰論室。其右則余先君喜卹貧士。故友張自親子賓。嘗假以授徒於此室。先君爲館穀之。終歲不厭。子賓雖亡。當時從學如沈孝。猶從余遊。能談少年時事。又以爲先君賓禮賢士之所。故名其右曰賓室。余仕宦不遂。旣老而貧。無昔人開府節鎮之榮貴。而妄爾改作。此余之所以已成而爲之媿歎也。

陶菴記

余少好讀司馬子長書。見其感慨激烈憤鬱不平之氣。勃勃不能自抑。以爲君子之處世。輕重之衡。常在於我。決不當以一時之所遭。而身與之遷徙上下。設不幸而處其窮。則所以平其心志。怡其性情者。亦必有其道。何至如閭巷小夫。一不快志。悲怨憔悴之意。動於眉眦之間哉。蓋孔子亟美顏淵。而責子路之愠見。古之難其人久矣。已而觀陶子之集。則其平淡冲和。瀟瀟脫落。悠然勢分之外。非獨不困於窮。而直以窮爲娛。百世之下。諷咏其詞。融融然塵渣俗垢。與之俱化。信乎古之善處窮者也。推陶子之道。可以進於孔氏之門。而世之論者。徒以元熙易代之間。謂爲大節。而不究其安命樂天之實。夫窮苦迫于外。飢寒慙於膚。而情性不撓。則於晉宋間。眞如蚍蜉聚散。其昔虞伯生慕陶。而並諸邵子之間。予不敢望於邵。而獨喜陶也。予又今之窮者。扁其室曰陶菴云。

畏壘亭記

自崑山城水行七十里。曰安亭。在吳淞江之旁。蓋圖志有安亭江。今不可見。見土薄而俗澆。縣人爭棄之。予妻之家在焉。予獨愛其宅中閒靚。壬寅之歲。讀書於此宅。西有清池古木。壘石爲山。山有亭。登之。隱隱見吳淞江環遶而東。風帆時過於荒墟樹杪之間。華亭九峯青龍鎮古剎浮

屠皆直其前。亭舊無名。予始名之曰畏壘。莊子稱庚桑楚得老聃之道。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智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執掌之爲使。三年畏壘大熟。畏壘之民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而予居於此。竟日閉戶。二子或有自遠而至者。相與謳吟於荆棘之中。予妻治田四十畝。值歲大旱。用牛輓車。晝夜灌水。頗以得穀。釀酒數石。寒風慘慄。木葉黃落。呼兒酌酒。登亭而嘯。忻忻然誰爲遠我而去我者乎。誰與吾居而吾使者乎。誰欲尸祝而社稷我者乎。作畏壘亭記。

思子亭記

震澤之水。蜿蜒東流爲吳淞江。二百六十里入海。嘉靖壬寅。予妻攜吾兒來居江上。二百六十里水道之中也。江至此欲涸。蕭然曠野。無輞川之景物。陽羨之山水。獨自有屋數十楹。中頗宏邃。山池亦勝。足以避世。予性懶出。雙扉晝閉。綠草滿庭。最愛吾兒與諸弟遊戲。長穿走廊之間。兒來時九歲。今十六矣。諸弟少者三歲六歲九歲。此余平生之樂事之。十二月己酉。攜家西去。予歲不過三四月居城中。兒從行絕少。至是去而不返。每念初八之日。相隨出門。不意足跡隨履而沒。悲痛之極。以爲大怪。無此事也。蓋吾兒居此七閱寒暑。山池草木。門墻戶席之間。無處不見吾兒也。葬在縣之東南門。守塚人俞老。薄暮見兒衣綠衣在享堂中。吾兒其不死耶。因作思子之亭。徘徊四望。長天寥廓。極目於雲烟杳靄之間。當必有一日見吾兒翩然來歸者。於是刻石亭中。其詞

曰。天地運化。與世而遷。生氣日瀉。曷如古先。渾敦樸樸。天以爲賢。矧陋癡覺。天以爲研。跖年必永。回壽必慳。噫嘻吾兒。敢覬其全。今世有之。死固宜焉。聞昔郟超。歿於賊間。遺書在笥。其父舍旃。胡爲吾兒。愈思愈妍。爰有貧士。居海之邊。重研來哭。涕淚潺湲。王公大人。死則無傳。吾兒孱弱。何以致然。人自胞胎。至於百年。何時不死。死者萬千。如彼死者。亦奚足言。有如吾兒。眞爲可憐。我庭我廬。我簡我編。髡彼兩髦。翠眉朱顏。宛其綠衣。在我之前。朝朝暮暮。歲歲年年。是耶非耶。悠悠蒼天。臘月之初。兒坐閣子。我倚欄杆。池水彌瀾。日出山亭。萬鷗來止。竹樹交滿。枝垂葉披。如是三日。予以爲祉。豈知斯祥。兆兒之死。兒果爲神。信不死矣。是時亭前。有兩山茶。影在石池。綠葉朱花。兒行山徑。循水之涯。從容笑言。手擷雙葩。花容照映。爛然雲霞。山花尙開。兒已辭家。一朝化去。果不死耶。漢有太子。死後八日。周行萬里。甦而自述。倚尼渠余。白璧可質。大風疾雷。兪老戰栗。奔走來告。人棺已失。兒今起矣。宛有在室。吾朝以望。及日之映。吾夕以望。及日之出。西望五湖之清泌。東望大海之蕩潏。寥寥長天。陰雲四密。兪老不來。悲風蕭瑟。宇宙之變。日新日茁。豈曰無之。吾匪怪譎。父子重懽。茲生已畢。於乎天乎。鑒此誠壹。

項脊軒記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

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余稍爲修葺。使不上漏。前闢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映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積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堦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墻。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然予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爲一。迨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墻。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爲籬。已爲牆。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闔。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予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叩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語未畢。余泣。嫗亦泣。余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余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軒東故嘗爲廚。人往從軒前過。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項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陷井之蛙何異。余旣爲此志。後五年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余問古事。或憑几學書。吾妻歸甯。述諸小妹語曰。

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余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秦國公石記

宋太師秦國衛文節公涇。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一。入參知政事。文章議論。有裨於當世。宋史軼不傳。公吾縣人也。縣人能紀之。當韓侂胄用事時。公隱居十年。於所居地名石浦。闢西園。曩教太湖石甚富。至今往往流落人間。然皆爲屠沽兒酒肉腥穢。可弔也。獨其在學宮者。爲四方過客之所欽仰。余居安亭江上。往來陸家浜。舟中見冢間大石。問知爲秦公故物。埋草土中無識者。先時吏部侍郎葉文莊公。亦石浦人。其家子弟運致於此。因購之。葉氏載以二百斛舟。沿吳淞江而下。置於堂東學宮。石世以爲名品。以余觀之。殆如雕鏤耳。此石旋轉作人舞。而形質恢偉。類隸師所率之夷舞。若以甲乙品第。當在學宮之上。嗟乎。公吾鄉之先哲。余朝夕對之。如對公矣。前十年於閩門劉尚書宅。得一奇石。形如大旆。迎風獵獵。髣髴漢大將軍兵至闐顏。大風起。縱兵左右翼圍單于。驃騎封狼居胥臨瀚海時也。久僵仆庭中。今立於西垣云。

夢鼎堂記

凡州縣治其後皆爲夾道而官之長貳之私宅別爲一區惟長興治後迫於城故令之宅無周垣門廡燕居之堂與前堂簷相接也余來爲縣屬久廢之餘爲修經閣鼓樓左右廊廡起吏舍倉庾成橋梁築月城水門一歲中略具而燕居之堂穿漏傾圯復加鳩葺之雖前除不敞而堂中若加恢廓如人外處迫隘之形而中不失寬綽之度因得休暇觀古圖書於此會有事於貢院一日夢寢庭中有函牛之鼎其旁有破裂處方命修補之覺而以告諸同事適長興之士試而得雋者三人衆皆以爲鼎足之應未幾而南都報得雋者又一人或又以爲補鼎之驗也夫占者之云其果云爾已乎蓋鼎三代之傳器也聖人取以爲卦其辭曰君子以正位凝命又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此其爲王者之事矣然又以象三公者何也誠以天下非人主所能獨運而所藉者輔相也故鼎天子飾以黃金諸侯以白金三足以象三台三足一體猶三公承天子也以主烹飪不失其和金玉鉉之不失其所公卿仁賢天王聖明之象也讀鼎之辭可以見君臣一體之義而人臣輔相之道備矣故又曰大烹以養聖賢明天子當以聖賢置之三公之位不宜使在下僅出其否而已而制其毀譽進退於不知者之人使之皇皇焉慎其所之也余少時有狂簡之志思得遭明時與堯舜周孔之道嘗鄙管晏不足爲今老矣無能爲矣台鼎之兆其以望諸二三子因取而名斯堂且以俟後之繼余而來者云

順德府通判廳記

余嘗讀白樂天江州司馬廳記。言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制事。皆非其初設官之制。自五大都督府。至於上中下郡司馬之職盡去。惟員與俸在。余以隆慶二年秋。自吳興改倅邢州。明年夏五月蒞任。實司郡之馬政。今馬政無所爲也。獨承奉太僕寺上下文移而已。所謂司馬之職盡去。真如樂天所云者。而樂天又言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守土臣不可觀遊。惟司馬得從容山水間。以是爲樂。而邢古河內。在太行山麓。禹貢衡漳大陸並其境內。太史公稱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其俗謠猶有趙之風。余夙欲覽觀其山川之美。而日閉門不出。則樂天所得以養志忘名者。余亦無以有之。然獨愛樂天襟懷夷曠。能自適觀其所爲詩。絕不類古遷謫者。有無聊不平之意。則所言江州之佳境。亦偶寓焉耳。雖微江州。其有不自得者哉。余自夏來。忽已秋中。頗能以書史自娛。顧衙內無精廬。治一土室。而戶西向。寒風烈日。霖雨飛霜。無地可避。几榻亦不能具。月得俸黍米二石。余南人不慣食黍米。然休休焉。自謂識時知命。差不愧於樂天。因誦其語以爲廳記。使樂天有知。亦以謂千載之下。迺有此同志者也。

順德府通判廳右記

國家之制。郡有守。有佐貳。佐貳則常因有事而增其員。順德府故有通判一員。其後復設一

員責以馬之政。而隸其職於太僕寺。自國初使民戶養馬。議者謂雖行之而善。猶不免襲宋熙甯保甲之做法。未爲馬之善政。而先以疲畿內之民。其後此法亦益敝不可復振。而有官或以擾民。反若贅疣。然隆慶二年秋。余自吳興來遷。今少司徒趙公。以巡撫在浙。過辭之。趙公迺郡人。爲言此官於今。唯以無事爲得職。余歎其眞長者之言。余病不能來。明年五月始至。趙公自司徒出董淮漕。時尙在家。見之其言如初。於是余居邢之三月。益有味其言之也。蓋河北之民困久矣。不當復擾以馬之事。第奉行文書之外。日閉門以謝九邑之人。使無至者。簿書一切稀簡。不鞭笞一人。吏胥亦稍稍遜去。余時獨步空庭。槐花黃落。遍照增砌。殊懽然自得。而趙公又亟稱前判王君之賢。余旣閒無事。欲考前官姓名。以識于壁。因問王君行事。無知者。惟一老卒能言之。謂王君於馬政不熟。何。閒居不捶楚人。頗似吾君侯。若求其有所建明。扶摘無有也。而郡人至今稱官之有遺愛於民者。莫逾王君。余又自喜。顧何以能比迹前賢。抑王君之居此者九年。而余以疏愚。度不能容於世。而老病侵尋。不久且告去矣。王君名雲衢。字道亨。山西高平人。以國子上舍來調。嘉靖二十八年。至。迨嘉靖三十六年。始遷潤州。丞以去。余蘇山崑山人。其諸前賢之名。闕於所不知。故不書。

余性不喜稱道人號。尤不喜人以號加己。往往相字以爲尊敬。一日諸公會聚里中。以爲獨無號稱不可。因謂之曰震川。余生大江東南。東南之數唯太湖。太湖亦名五湖。尚書謂之震澤。故謂爲震川云。其後人傳相呼。久之便以爲余所自號。其實謾應之。不欲受也。今年居京師。識同年進士信陽何啓圖。亦號震川。不知啓圖何取爾。啓圖大復先生之孫。汴省發解第一人。高才好學。與之居。恂恂然。蓋余所忻慕焉。昔司馬相如慕藺相如之爲人。改名相如。余何幸與啓圖同號。因遂自稱之。蓋余之自稱曰震川者。自此始也。因書以貽啓圖。發余慕尙之意云。

清夢軒記

余友王子敬於其居之西構爲書室。而題其額曰清夢軒。請余爲之記。余讀無羊之詩。疑說詩者之未得其旨。此蓋牧人之夢焉耳。牧人夢中所見羊角牛耳。濺濺濕濕。降河而飲。或寢或訕。而牧人且簞笠負餼。爲之取薪。蒸博禽獸以歸。則以肱麾牛羊而來。以牧人之愚。而夢中之景象如此。故嘗謂人心之靈。無所不至。雖列子所種黃帝華胥之國。穆王化人之居。而心神之所變幻。亦當有之。顧莊周列禦寇之徒。厭世之混濁。洗洋自恣。以此爲蕉鹿蝴蝶之喻。欲爲鳥而戾於天。爲魚而沒於淵。其意亦可悲矣。人之生寐也。魂交也。夜之道也。覺也。形開也。晝之道也。易大傳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夫唯通知乎。

晝夜之道。則死生夢寐之理一矣。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喜怒哀樂不亂其心。故虛明澄澈。而天地萬物畢見於中。古之聖人。端冕凝旒。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如牧人之夢。而清廟明堂。郊邱廬井。俯仰升降。衣服器械。出乎其心之靈。自然而已。而何所作爲哉。子思肇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君子之慎其獨也。孟子曰。夜氣足以存。此非清夢之說乎。子敬敏而好學。駸駸有志於道。慕近世儒者。以夢寐卜其所學。故以名其齋。予是以告之。以子思孟子之說也。

櫟全軒記

餘峯先生。隱居安亭江上。於其居之北。構屋三楹。扁之曰櫟全軒。君爲人坦夷。任性自適。不爲周防。於人意之所至。人或不謂爲然。君亦不以屑意。以故人無貴賤。皆樂與之處。然亦用是不諧於世。君年二十餘。舉進士。居郎署不十年。爲兩司。是時兩司官惟君最少。君又施施然不肯承迎人。人有傾之者。竟以是罷去。會予亦來安亭江上。所居隔一水。時與君會。君不喜飲酒。然會即談論竟日。或至夜分不去。卽至他所亦然。其與人無畛域。懽然而情意常有餘如此也。君好山水。爲卽時奉使荆湖。日登黃鶴樓。賦詩飲酒。其在東藩。謁孔林。登岱宗。觀滄海。日出之處。及歸。則慕陶峴之爲人。扁舟五湖間。人或訪君。君常不在家。去歲如越。泛西湖。過錢塘江。登子陵釣臺。遊齊

雲巖將陟黃山。歷九華。興盡而返。一日邀予坐軒中。劇論世事。自言少登朝著。官資視同時諸人。頗爲凌躡。一旦見絀。意亦不自釋。回首當時事。今十餘年矣。處靜以觀動。居逸以窺勞。而後知今之爲得也。天下之人。孰不有謂爲才。故用之而不知止。夫惟不知其止。是以至於窮。漢黨錮。唐白馬之禍。駢首就戮者。何可勝數也。二十四友。八司馬。十六子之徒。夫孰非一世之才也。李斯用秦機雲入洛。一時呼吸風雷。華曜日月。天下奔走而慕豔之。事移時易。求牽黃犬。出上蔡東門。聽華亭之鶴唳。豈可得哉。則莊生所謂不才終其天年。信達生之至論。而吾之所託焉者也。予聞而歎息。以爲知道之言。雖然。才與不才。豈有常也。世所用榦梓豫章也。則榦梓豫章才。而櫟不才矣。世所用櫟也。則櫟才。而榦梓豫章不才矣。君固清廟明堂之所取。而匠石之所睥睨也。而爲櫟社。君其有以自幸也夫。其亦可慨也夫。

悠然亭記

余外家世居吳淞江南千墩浦上。表兄澱空公。自田野登朝。宦遊二十餘年。歸始僦居縣城。嘉靖三十年。定卜於馬鞍山之陽。婁水之陰。憶余少時。嘗在外家。蓋去縣三十里。遙望山頽然如積灰。而煙雲杳靄。在有無之間。今公于此山日親。高樓曲檻。几席戶牖。常見之。又于屋後構小園。作亭其中。取靖節悠然見南山之語。以爲名。靖節之詩。類非晉宋雕繪者之所爲。而悠然之意。每

見于言外。不獨一時之所適。而中無留滯。見天壤間物。何往而不自得。余嘗以爲悠然者。實與道俱。謂靖節不知道不可也。公負傑特有爲之才。所至官多著聲績。而爲妬媚者所不容。然至今朝廷論人才有用者。必推公。公殆未能以忘于世。而公之所以自忘者如此。靖節世遠。吾無從而問也。將吾從公問所以悠然者。夫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眞意。欲辯已忘言。靖節不得而言之。公烏得而言之哉。公行天下。嘗登泰山。覽鄒嶧。歷嵩少。間涉兩海。入閩越之隩阻。茲山何啻泰山之壘石。顧所以悠然者。特寄于此。莊子云。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彼邱陵草木之繆。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予獲侍斯亭。而僭爲之記。

臥石亭記

余聞四十年前。大末之人。有來爲吾縣者。曰方棠陵先生。棠陵海內之士。遊何李諸人間。以詩文名。其爲縣令。風流文雅。有惠愛于人。至今人思之。嘉靖某年。徐君以選貢。自大學上舍調爲縣主簿。則大末之人也。君一見而問棠陵。庶幾吾民其有望耶。君構亭於齋之隙。扁以臥石。曰吾少時喪吾親。嘗廬墓。墓在浮石山。今宦遊於此。雖吳越比壤。杳然松楸。在千里之外。風木之感。不能頃刻忘之。是以名吾亭。余攷圖志。西安之北。有石丈餘。水大至不沒。白樂天詩云。浮石灣前停五馬。望濤樓上得雙魚。君所臥豈此石耶。君今參與民社之事。不得復臥至矣。抑仁人孝子之心。

一也。古之仁人，殺一草一木爲非孝。今吾民之疲瘁已甚，內有賦役之重，外有蠻夷之擾，君皆有事焉，能推其仁心，是所謂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也。其棠陵之鄉之人也，卽是以爲之記。

滄浪亭記

浮圖文瑛居大雲庵，環水卽蘇子美滄浪亭之地也。亟求余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吾所以爲亭者。余曰：昔吳越有國時，廣陵王鎮吳中，治南園於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佑亦治園於其偏，迨淮海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最後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爲大雲庵也。有庵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沒之餘。此大雲庵爲滄浪亭也。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之臺，望五湖之杳茫，羣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爲者哉？雖然，錢鏐因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範圍，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乃爲釋子所欽重如此，可以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之後，不與共漸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游，呼之爲滄浪僧云。

花史館記

子問居長洲之甫里，余女弟婿也。余時過之，泛舟吳淞江，遊白蓮寺，憩安隱堂，想天隨先生

之高風相與慨然太息。而子問必挾史記以行。余少好是書。以爲自班孟堅已不能盡知之矣。獨子問以余言爲然。聞歲不見。見必問史記。語不及他也。會其堂燬。新作精舍。名曰花史館。蓋植四時花木於庭。而度史記于室。日諷誦其中。謂人生如是足矣。嘗無營於世也。夫四時之花木。在於天地運轉。古今代謝之中。其漸積豈有異哉。人於天地間。獨患其不能在事之外。而不知止耳。靜而處其外。視天地間萬事。如庭中之花。開謝於吾前而已矣。自黃帝迄於太初。上下二千餘年。吾靜而觀之。豈不猶四時之花也哉。吾與子問所共者。百年而已。百年之內。視二千餘年。不啻一瞬。而以其身爲已有。營營而不知止。又安能觀世如史觀史如花也哉。余與子問言及此。抑亦進於史矣。遂書之以爲記。

杏花書屋記

杏花書屋。余友周孺允所構讀書之室也。孺允自言其先大夫玉巖公。爲御史謫沅湘。時嘗夢居一室。室旁杏花爛熳。諸子讀書其間。聲琅然出戶外。嘉靖初。起官陟憲使。乃從故居遷縣之東門。今所居宅是也。公指其後隙地。謂孺允曰。他日當建一室。名之爲杏花書屋。以志吾夢云。公後遷南京刑部右侍郎。不及歸而沒於金陵。孺允兄弟。數見侵侮。不免有風雨飄搖之患。如是數年。始獲安居。至嘉靖二十年。孺允葺公所居堂。因於園中構屋五楹。貯書萬卷。以公所命名揚之。

楯間週環。藝以花果竹木。方春時杏花粲發。恍如公昔年夢中矣。而回思洞庭木葉。芳洲杜若之間。可謂覺之所見者矣。而夢之所爲者實矣。登其堂。思其人。能不慨然矣乎。昔唐人重進士科。士方登第時。則長安杏花盛開。故杏園之宴。以爲盛事。今世試進士。亦嘗杏花時。而士之得第。多以夢見此花爲前兆。此世俗不忘於榮名者爲然。公以言事忤天子。間關嶺海十餘年。所謂鐵心石腸。於富貴之念。灰滅盡矣。乃復以科名望其子孫。蓋古昔君子愛其國家。不獨盡瘁其躬而已。至於其後。猶冀其世世享德。而宣力于無窮也。夫公之所以爲心者如此。今去公之歿。會幾何時。向之所與同進者。一時富貴翕赫。其後有不知所在者。孺允兄弟雖躄屈於時。而人方望其大用。而諸孫皆秀發。可以知詩書之澤也。詩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于胥樂令。吾於周氏見之矣。

題玉女潭記

陽羨山水奇勝。稱張公善卷洞及玉女潭。其名皆托於神仙。余讀山海經。崑崙之山。廣都之野。軒轅之邱。不死之國。以爲此不過如齊諧鄒衍之徒之說者然。今天下名山。在于中州。往往多仙人之遺跡。豈其事皆信然歟。溧陽史氏。自漢杜陵壯侯以來數百年。世謂之史侯家。由溧陽至玉女潭四十里。史君於其間爲之。剷莽焚茅。伐石疏土。人力旣殫。天工始見。由潭以往。得二十四

景名而揭之。如所謂仙館佛窟瑤臺琪樹鶴坡豔峽之類。好事者聞而慕之。不得至如望見之焉。天下太平。天子明聖。史君爲中朝貴臣。而乃自逃於山澤之間。點綴蒼碧。緣著怪奇。使後百年。便以史君爲仙人也。由此言之。余殆疑所謂仙人之跡者。皆遯世長往之士。有所托而爲之。亦史君類耳。

見荅書舍記

長洲劉遜與余友。咸應正。同年家子弟相好。又與余同在大學。應正數稱遜之爲人。讀書好古。篤於行誼。遜所後父爲水部君。水部君嘗自號飯荅子。水部君卒。遜以見荅扁其書舍。以寓思親之意。間因應正屬余爲記。余曰。人子于其親之亡。不可得而見。思之則見之矣。無所不思。則無所不見矣。書舍遜之所常居也。於是而見飯荅子焉。可以見遜之無所不思也。禮爲人後者。受重而以尊服服之。服之以其父母。而祭之以其父母。夫以爲其文則然。至于其情。或容有不可強者。而遜于水部君。又重之以父母之恩。推是心也。可謂厚之至矣。而吳中士大夫。載水部君之行事。蓋云君初舉進士。以親老不肯就官。懇疏歸養。比親喪服闋。所親力勸之出。君不得已。一至京師。當正德之初。中官乘勢陵轢天下士大夫。君爲主事。領漕事。居濟上。無何。卽引病長往。其號飯荅子。以此。余因感遜之厚。又嘆水部君之廉于進取。其風概不獨引使劉氏子孫傳之也。

婁曲新居記

婁曲新居者。吾縣在婁水之曲。沈先生故以名。其居始自吳有國。其東門曰婁門。震澤之水。由是東入海。故水爲婁江。古婁門外馬亭溪是也。溪上復城。越王餘復君之所治。因之爲婁縣。王莽曰。婁治。吳有婁侯。而或謂之嚠城。江入海口爲劉家港。嚠與劉聲近訛。吳大嚠蓋在北野。禹櫟東所舍云。沈先生世縣人。年七十矣。未始出於婁曲也。而以名其居。蓋自謂終老於此云爾。昔伏波將軍平交趾還。言吾弟少游。哀吾慷慨有大志。曰。士生一世。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爲善人。斯足矣。致求贏餘。徒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跼跼水際。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班定遠在西域。年老乞哀求還。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二人者。君子蓋悲之。嗟夫。人生百年之內。爲日有幾。欲窮萬里之道。日馳驚而不知止者。何也。先生蓋自敘其少時艱難之迹。曰。吾晚得地於郊外。安而樂之。名其圃曰南園。其館曰星槎。其堂曰卅有。曰。吾而後庶幾其有之。已又鬻他姓。於今始卜於縣之南街。親朋往還。里俗淳厚。有宅一區。有屋數椽。有花有竹。濁醪一壺。黃蠶數莖。焚香賦詩。自愉桑榆之樂。物無能易之。傳謂逆旅。無常爲遷徙之徒。茲則庶乎可免矣。余讀其辭。蓋有隱居之致。而有感於昔之人。發憤抗志。爭功名於萬里之外。乃至白頭顧念。忽有首邱依風之感。因以歎夫漂漂者何。

所極也。遂書之以爲記。

寶界山居記

太湖東南巨漫也。廣五百里。羣峯出於波濤之間。以百數。而重涯別塢。幽谷曲隈。無非仙靈之所棲息。天下之山。得水而悅。水或東隘迫狹。不足以盡山之奇。天下之水。得山而止。山或孤子卑稚。不足以極水之趣。太湖滌森傾洞。沉浸諸山。山多而湖之水足以貯之。意惟海外絕島勝是中州無有也。故凡犇湧屏列於湖之濱者。皆挾湖以爲勝。自錫山過五里湖。得寶界山。在洞庭之北。夫椒湫山之間。仲山王先生居之。先生蚤歲棄官。而其子鑑始登第。亦告歸。家庭間日以詩畫自娛。因長洲陸君來請予爲山居之記。余未至寶界也。嘗讀書萬峯山。盡得湖濱諸山之景。雖面勢不同。無不挾湖以爲勝。而馬跡長興。往往在殘霞落照之間。則所謂寶界者。庶幾望見之。昔王右丞輞川別墅。其詩畫之妙。至今可以想見其處。仲山之居。豈減華子岡。欽湖諸奇勝。而千里湖山。豈藍田之所有哉。摩詰清思逸韻。出塵壺之外。而天寶之末。願不能自引決。以濡羯胡之腥羶。以此知士大夫出處有道。一失足遂不可浣。如摩詰令人千載有遺恨也。今仲山父子。嘉邇於明時。何可及哉。何可及哉。

予友陳吉甫。卜居於縣城之東南門須浦之上。蓋自南門出。爲走松江之道。江之南北。村民有徵召會集。必由於此。故爲市頗囂雜。而吉浦之宅在浦西。予家舊宅東南門。所謂河西者也。而浦所自出。爲縣之隍。戎水循是而東。至大倉入海。舟行晝夜。叫呼不絕。吉甫家負隍而並浦。獨蕭然有林野之趣。於其居之後。爲堂若干楹。前臨小池。有亭樹花石。池南有幽徑。西出則平曠。然堂之西爲圃。多竹樹花果。又有堂若干楹。吉甫以爲娛親之所。故以南陔名焉。予讀詩小雅。至於六月之序。以爲自鹿鳴至菁菁者莪。二十二詩。蓋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盡在於是。小雅旣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矣。然是詩必以南陔爲之本。人無孝友之心。則君臣兄弟朋友。何由而得其敘。和樂忠信。廉恥禮義。何由而得其道。法度蓄積。師衆征伐。功力何由而得其度。福祿何由而綏。陰陽何由而得其理。賢者何由而得其所。萬物何由而遂。爲國之基。何得不墜。恩澤何得不乖。萬事何得不失其道理。萬國何得不離。諸夏何得不衰。此四夷之所以交侵。而中國微也。故鄉飲酒禮燕禮。皆鼓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蓋外盡君臣。而內反之父子之際。而王道備矣。漢儒掇拾於秦火之後。亡逸比篇。至今遂以笙奏有聲而無辭。而不知古詩三百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舞雅頌之音。若本無其辭。而何以有南陔白華華黍之篇名。今世所傳新宮采齊騶首駒驪。及三豳三夏九夏之類。其辭逸者固多也。東廣微補亡之篇。庶亦近

之。而用意止於晨羞夕膳之間。求之於詩。卷耳采蘋諸作。雖閒淡而意深遠。至如陟岵蓼莪。有幽暇罔極之思。東氏不能及也。吉甫之尊人。與家君同學。既老又同與社會。在社中終日忻忻。飲酒必醉而後去。而平生有孝友之行。吉甫又能承奉之。則凡登其堂者。如聞鐘鼓。如聆笙瑟。而可以知南陔之詩不亡矣。予是以推小雅之意義而著之。

見南閣記

嘉靖十九年。余爲南京貢士。登張文隱公之門。其後十年。沔州陳先生。爲文隱公所取進士。余爲公所知。公時時向人道之。先生繇是知余。而無從得而相見也。其後十五年。先生以山西按察副使罷。家居久之。而余始與先生之子文燭玉叔。同舉進士。在內庭遙見。相呼問姓名甚慳。知先生家庭父子間道余也。因與之往來論文益相契。間屬余記其所居見南閣者。先生家在雲夢間。而沔漢二水繞之。先生於其居爲花園。中爲小閣。沔之勝可眺也。蓋取陶靖節悠然見南山之語以爲名。每與玉叔讀書論道之暇。攜之登閣遠覽。而沔去江南諸峯絕遠。實無所見。姑以寄其悠然之意而已。一日天新雨。晴淨無雲。與玉叔凭欄。忽見諸峯湧出。樓觀層疊。崢嶸靚麗。久之而後散。而實非江南諸山也。余聞登州有海市。而往歲華亭海上。從金山忽見海市。前此蓋所未聞。而史稱衛州城旣徙。而故時城堞樓櫓浮圖之影。皆與日中見之。神理變幻不可知。夫海旁蜃氣

象樓臺。廣野氣象。宮闕雲氣。各象其山川。殆有是耶。登州海市。出於春夏。而東坡以歲晚禱海神。一日而見之。賦詩以自喜云。重樓翠阜出霜曉。異事驚倒百歲翁。又云。潮陽太守南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今之所見。又非海市石廩比也。先生父子必能賦之。余於陳氏兩世師門之誼。又重以玉叔之請。且又因以自通於先生。而爲之記云。

眞義堂記

崑山治之西。有地名眞義。其水曰眞義浦。其里曰眞義村。太湖之水。遶郡城婁門東出。經崑山入海。自昔湖瀼相連。茫然巨浸。疑古之所謂三江五湖。或有在於此者。其後通漕築塘。水跡之非其故久矣。眞義在今所謂致和塘上。今之塘蓋卽古之江也。其浦則自巴城南來。並其村之東而南入於塘。巴城以西有包湖。俛偏蕩。鰻鱧湖。諸湖相灌輸。或東或放。乍大乍小。而陽城湖最大。從西北望之。水與天際。眞澤國也。世傳梁天監時。於此置信義縣。而後人失傳。遂以信爲眞。或謂天監所置卽眞義。以眞爲信。蓋爲宋昭陵諱也。前元時。其地爲金粟道。人所居。極一時園池臺榭之盛。四方名士。如張翥柯九思楊維正李孝光。皆館於其家。號爲玉山佳處。予嘗訪其遺址。求所謂碧梧翠竹蓬萊百花之坊館。不可得而見。未嘗不慨想其人。又歎其高標絕俗。如冥冥飛鴻。而猶不免自掎擊於世俗也。予之外高祖太常卿夏公。嘗求顧氏之處。買田築室焉。然公自居城

中歲時一至而已。最後魏氏復感於此。其田廬童僕。未知與往時顧仲瑛何如也。而余從舅恭簡公。講明河洛之學。海內之士。往往來聚星溪之上。吾舅光祿典簿東溪先生。能將順其兄之志。以慈孝愷悌稱於鄉里。故真義雖村落小聚。而名聞四方。嘉靖甲辰。舅氏分析諸子。而仲子濬甫。築新居於故宅之南。而名其堂曰真義。舅父母嘗往來過諸子家。就其養。未幾。二親繼謝。尋以倭奴侵掠內地。時湖上煙火不絕。獨濬甫之堂無燬。於是尙就居城中。欲俟寇平。將還其舊。而旦暮西顧。未能忘也。內求予作堂記。予故詳其里居。以補圖之志所未載。又爲稱述其里中故事。著魏氏之所以興。濬甫遊太學。屢試不第。然其爲人循禮法。能守恭簡公之家教。二子方學進士業。不日有騰騫之望。濬甫年甫四十有六。而二孫皆已勝衣。能趨拜。可知其後之繁衍昌大。而吾外舅厚德之報。未有涯也。

遂初堂記

宋尤文簡公嘗愛孫興公。遂初賦。而以遂初名其堂。崇陵書扁賜之。在今無錫九酒山之下。公十四世孫質字叔野。求其遺址。而莫知所在。自以其意。規度於山之陽。爲新堂。仍以遂初爲扁。以書來求余記之。按興公嘗隱會稽。放浪山水。有高尙之志。故爲此賦。其後涉歷世塗。達其夙好。爲桓溫所譏。文簡公歷仕三朝。受人主。至老而不得去。而以遂初爲况。若有不相當者。昔伊尹

傳說呂望之徒。起於胥靡耕釣。以輔相商周之主。終其身無復隱處之思。古之志得道行者固如此也。惟召公告老。而周公留之曰。汝明最。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當時君臣之際可知矣。後之君子。非復昔人之遭會。而義不容於不仕。及其已至貴顯。或未必盡其用。而勢不能以遽去。然其中之所謂介然者。終不肯隨世俗而移易。雖三公之位。萬鍾之祿。固其心不能一日安也。則其高世選舉之志。宜其時見於言語文字之間。而有不能自己者。當宋皇祐治平之時。歐陽公位登兩府。際遇不爲不隆矣。今讀其思穎之詩。歸田之錄。而知公之不安其位也。况南渡之後。雖孝宗之英毅。光宗之總攬。遠不能望盛宋之治。而崇陵末年。疾病恍惚。宮闈感嘆。干預朝政。時事有不可勝道者矣。雖然二公之言。已行於朝廷。當世之人主。不可謂不知之。而終不能默默以自安。蓋君子之志如此。公歿至今四百年。而叔野能修復其舊。遺構宛然。無錫南方士大夫入都孔道。過之者登其堂。猶或能想見公之儀刑。而讀余之言。其亦不能無慨於中也。已。

壽母堂記

正德間。吾崑山許登仕。能孝養其母。其母趙孺人者年九十。因名其堂曰壽母。黃博士應龍爲記。登仕之孫。今吏科右給事中子雲。在京師迎養太孺人于邸第。而壽母之堂。其扁已撤。于是給事之子汝愚。仍其舊名。謂予復爲之記。且以致之京師云。惟許氏世居縣之馬鞍山陽婁江上。

有田園租入之饒。而以衣冠世其家。嘗延鄉先生沈通理爲師。時葉文莊公與張憲副節之兄弟皆未第。往來其家。自洪武至今。其故居無改。而此堂之建。計亦在始初卜宅之時。蓋君縣雖二百年無兵火。而故家舊族。鮮有能常厥居者。如許氏蓋不多見矣。堂之名特以時易。今又且再而皆以壽母。則今之太孺人。復當如前者之壽考期頤。而給事雖不及登仕。君耕田畜牧。朝夕遊嬉。不出門閭之外。然身在日月之際。而無失晨昏之禮。母子之樂。不減前人。此尤世之所難得者。昔吾獻文子成室。張老頌之。君子以爲善頌禱。而斯干之詩。爲新宮賦也。其詞稱兄弟之好。與生男女之祥。而其感及于室家君王。然未有言及其母者。獨閔宮之詩云。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魯侯燕喜。令妻壽母。是詩之頌侈矣。而不忘壽母。魯之爲禮義之國固如此。夫相宅作室。實家國子孫咸衰隆替之所係。今許氏之堂。奉百年之母者再世。可謂感且久矣。而以壽母爲名。則張老斯干之祝。蓋有所根柢。是宜書之。以告吾鄉之人也。

卅有堂記

沈大中以善書名里中。里中人爭客大中。大中往來荆溪。雲陽富人延之教子。其言楊少師事甚詳。性獨好書及爲歌詩。意灑然不俗也。卜築於城東南。取昌黎韓子辛勤三十年。乃有此屋廬之語。名其堂曰卅有。夫其視世之捷取巧得倏然而至者。大中不爲拙邪。其視世之貪多窮取

缺然日有所冀者。大中不爲固邪。嗚呼。彼徒爲物累者也。天下之物。其可以爲吾有者。皆足以爲累。歎於其未有而求之。盈於其既有而不饜。夫惟其求之之心生。則不饜之意至。苟能不至於求也。放當其無有。不知其無有。一旦有之。亦適吾適而已矣。茲其所以能爲有者也。大中之居。本吾從高祖之南園。弘治正德間。從高祖以富俠雄一時。賓朋雜沓。觴咏其中。蛾眉翠黛。花木掩映。夜深人靜。環溪之間。絃歌相應也。鞠爲草莽幾年矣。最後乃歸於大中。夫有無之際。其孰能知之哉。純甫吳先生。雅善大中。爲之請記。予觀斯堂之名。有足慨者。遂爲書之。

容春堂記

兵溪先生。爲令清漳之上。與監郡者不合。例得移官。卽拂衣以歸。占園田於縣之西小虞浦。去縣治二里所。蓋自太湖東吳淞江蜿蜒入海。江之南北散爲諸浦。如百足。而小虞浦最近縣。乘舟往來。一日可數十回。園有堂。啓北牖。則馬鞍山如在簷際。間植四時之花木。而戶外清水綠疇如畫。故先生名其堂曰容春。自謂春於天地之間。雖陰山雪嶺。幽崖寒谷。無所不之。而獨若此堂。可以容之者。誠以四時之景物。山水之名勝。必於寬閑寂寞之地。而金馬玉堂。紫扉黃閣。不能兼而有也。昔孔子與其門人。講道於沂水之濱。當春之時。相與鼓瑟而歌。悠然自適。天下之樂。無以易於此矣。夫子使二三子言志。迺皆舍目前之近。而馳心於冠冕佩玉之間。會點獨能當此時而

道此景。故夫子喟然嘆之。蓋以春者衆人之所同。而能知之者惟點也。陶淵明歸去來辭云。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淵明可以語此矣。先生屬余爲堂記。因遂書之。

余之會大父與兵溪之考思南公。成化甲午同舉於鄉。是歲王文恪公爲舉首。而會大父終城武令。思南公至郡太守。余與兵溪同年生。而兵溪先舉於鄉者九年。庚戌歲同試南宮。兵溪就官廣平。甫三載已倦游。而余至今猶繫六館之籍。故爲此記。非獨以兩家世契。與兵溪相知之厚。而於人生出處之際。蓋有感云。

自生堂記

予友戚徵伯。與余少相善。而吳純甫先生。與予爲忘年友。徵伯游其門。與顧給事伯剛等輩。四五人。尤爲同學相好。數十年間。純甫旣謝世。諸公相繼登科第。徵伯獨連蹇不遇。爲人充直。負氣不肯少干於人。用是日以貧困。去歲倭夷犯崑山。徵伯家在東南門。所藏誥命及先禮部篇籍之遺。悉毀於兵。屋廬蕩然。予旣力不足以振之。獨伯剛篤故人之義。館之齊門之內。所以賑卹之甚厚。始禮部官留都無事。喜方書。徵伯少皆誦習。年長多病。方益精。其女婿鄭生。傳薛氏帶下醫。擅名於時。徵伯兼得其書。故於醫學博通。嘗授徒海上。方數里之內。無病死者。徵伯不爲藥劑。但

書方與之。其人輒瘡來謝。予家有病者。徵伯輒療之。或病而徵伯不在。多死。今年徵伯居齊門。所療甚衆。一婦人已死。徵伯爲湯灌之。使覺身動。能舉手至胸。須臾病良愈。郡人皆以爲神。徵伯亦喜自負曰。吾不復授徒矣。將以是行於世。因誦扁鵲之語云。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起之耳。遂以自生名其堂。予一日過郡城。徵伯語以其故。嗟夫。越人之言。吾少時與徵伯相戲。謂治天下者當如是耳。予是時年少放誕。慨然以古臯夔自命。徵伯復時時誦古文詞。稱說純甫之言。今皆窮老無所遇。余方馳騫不止。徵伯乃能於讀書之暇。用其術以活人。此余之所嘆也。遂書之以爲其堂記。

可齋記

余友陳敦書。爲屋於郡城之隅。而扁之曰可齋。嘉靖四十一年春。敦書與余同試春官。數來過余。命之爲齋記。念昔與敦書同舉於鄉。考官張文隱公。以孔子命題。余一時之論。殆未能盡。嘗欲爲敦書質之。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者也。孟子所謂可者。言孔子因時應變而不滯云耳。聖賢之於天下。非能爲一定之迹。遭時之所宜。而亦不容不異。孔子之聖。於春秋之世。亦必有以自處者。非謂仕止久速。泛無所適。而特任其所之。余謂孔子旣出而不隱。則可以仕。可以止者。孔子之心。特其不可以仕。不得已而止。不可

以久不得已而速耳。速與止，非孔子之心。孔子所自處者，仕與久也。故自謂異于逸民，而無可無不可。無可無不可者，乃聖人出而應世，與物委蛇之道。非謂其不可而隱也。天佑下民，作之君師，自堯舜三代，聖人無不在位者。孔子之自待可知矣。要之伯夷、伊尹、柳下惠，此三子者，伊尹於孔子爲近，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自亳入夏，旣醜有夏，復歸於亳。孔子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十四年而反魯。其任天下何以異哉。但世無成湯，則伊尹必不能如孔子之出。此其所以不及孔子者。孔子蓋自以文王之文在茲，有不容已，而自大賢以下，若曾閔之徒，則固未嘗使之仕也。其於逸民，亦無譏焉。嗚呼！士生于後世，苟非聖人，則可與不可之間，宜知所審矣。敦書以予言有發論語孟子之義，請書以覽觀焉。

己未會試雜記

臘月二十四日，風日暄和，行丹陽道中。余垂老有此遠役，意中忽忽不樂，欲慕古人之高致，而不可得。有欲言者，而口不能道。忽思馬季長客涼州，關西饑亂，因嘆息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于天下也。今以世俗咫尺之羞滅無貲之軀，非老莊所謂也。遂往應鄧鷟之命。嗟夫！此予今日之意也。因諷其言，感慨者久之。

常熟瞿論德景淳爲博士弟子時，予常識之。白下及登第，兩爲禮闈同考，在內簾對諸學士。

未嘗不極口推獎。一日過訪道及平生。以予不第。諸公嘗以爲恨。爲吾江南未了之事。因言爲考官亦有難者。蓋內中有一榜。外間亦有一榜。必內榜與外榜合。始無悔恨。方在內時。惓惓未嘗不在公也。又爲予同年義興楊準。道予少時之夢。予少夢吳文定公授以文字一卷。予歲貢鄉舉。皆與之同。故瞿每對人言之。實以文公定見待云。

諸考官命下之日。相約必欲得予。及在內簾。共往白兩主考。常熟嚴學士訥言。因天下久屈此人。雖文字不入格。亦須置之第一人。必無異議。金壇曹編修大章。尤踴躍。至與諸內翰決賭。以爲摸索可得。然盡闕落卷中。無有也。揭曉後。曹使人來具道如此。而人有後來言。予卷爲鄉人所忌。不送謄錄所。蓋外簾同官言之。然此乃命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予自石佛閣與鉛山費楸文。步行至濟州城外。遇泉州舉子數人。共憩市肆中。數人者問知予姓名。皆悚然環揖。言吾等少誦公文。以爲異世人。不意今日得見。往往相目私語。比在京。吾鄉有託泉州舉子之語以相詆。不知予已在濟州先識之。設果有言。亦不當傳道之。而乃假託其語。其謬如此。所謂外簾官者。亦對人毀予。予時方出國門。亟書數語。寄其同官徐學謨。蓋一時有不能亦予之福也。

己未禮闈易題。節六四爻象。予講安字之意。大略云。使聖人之制禮。不出乎其心。而欲驅率

天下以從我則必齟齬而不合。天下之由禮不出乎其心。而欲勉強以從聖人則必勞苦而不堪。齟齬不合。勞苦不堪。秦漢間語。眉山蘇氏文多有之。今某人摘此八字。極加醜詆。以數萬言中用此八字爲罪詬。亦太苛矣。前浙省元姜良翰。久不第。高時爲給事中。每論其文切齒。姜後亦登第。予老矣。能望姜君乎。惜乎某之以高時自處也。嘉定金喬。送予出國門。偶道此。喬自徐祠部所來。祠部與予舊相知。因書寄之。然勿與他人道也。先是丁未予試卷中。庸天地位萬物育。講語用山川鬼神。莫不义安。烏獸魚鱉。莫不咸若。房考大劄批一粗字。有輕薄子每誦以爲嬉笑。事亦類此。蓋今舉子剽竊坊間熟爛之語。而五經二十一史。不知爲何物矣。豈非屈子所謂邑犬羣吠。吠所怪也歟。今次將北上。夢多奇者。當別記之。二月得兒子家書。言夢予獲雋。易題乃離卦。乃化成天下。而里人夢見龍起宅中。發屋拔木。時易題果出離卦。頗以爲異。對坐中言之。傳至瞿侍讀。亦爲予喜。

又張憲臣夢余在殿陛間。走度一木。跨其肩上。謂予名必在張前。榜出張中禮卷第二。而予不得。有不盡驗者。家人任慎少隨余。每夢輒應。今歲隨在京。數有奇夢。類非其能自爲者。然亦不驗。獨余二十六夜。夢報中會元。謂今年二十九揭曉。何得先三日有報。其人云。預報會元耳。夢中因念甲午歲有人來報鄉舉第二。此預報之證也。頗自疑之。

又夢在大內嚴學士送予下階。予辭以公爲吾座主，不宜降屈，乃與瞿侍讀相攜而出。初得此夢，以嚴爲座主，必中，而又不驗。豈瞿後主考，乃得舉也。然予無望此矣。又二十七日，夢一卷書，乃爲狗所吞。人言書爲狗吞，乃狗兒年，非羊兒年也。

李元禮郭有道生此世，必在塵埃中，無人知貴之者。杜子美詩云：溫溫志君子，念我懷抱盡。靈芝冠衆芳，安得闕親近。子美此愛賤然，甚可愛也。人無此，安得謂之能親賢。吾苟且與之，豈不自賤。苟予度己以繩，接人則用紕。莊周達之人于無疵，亦其枉其性矣。孔子七十子服之，謂之聖人，則無一人之服之者，可以爲賢乎。孔子則自言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孔子之言，乃所謂知性命之理者也。

予每北上，常脩然獨往來，一與人同，未免屈意以徇之，殊非其性。杜子美詩：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子美真可語也。昨日瓜州渡江，四顧無人，獨覽江山之勝，殊爲快適。過澣墅，風雨蕭颯，如高秋。西山屏列，遠近掩映，憑闌眺望，亦是奇遊。山不必陟，乃佳也。

四月初五日，夜泊澣墅，夢魏孺人別居一所，予往見之。孺人亦來就余所，尋復見，相見時甚歡，以爲世間未有之事，約與相迎爲夫婦如故。孺人意亦允諧，方躊躇間，岸上鼓鑿鑿，夢覺矣。自孺人歿，幾及三紀，未嘗夢俗以爲淚着殮時衣，不夢也。今始一夢，慘然甚感。王孺人亦無夢，壬子

冬北上。雪夜宿句曲道中。夢孺人來。二君德容常在吾目中。今自數千里還。去家益近。愴然有隔世之悲。

初六日發潯墅。自丹陽無一日不遇風。是日冒風雨。僅至婁門。宿跨塘橋下。中夜風雨。勢益惡。予惺然不寐。念此行得失有命。略無芥蒂于心。獨以三四千里至此。又阻風雨。不得亟見老親。思昔丙辰南還。見吾祖云。不第不足言。汝還慰吾懷矣。今吾祖長逝。還更不可見。更不可聞。此語悲痛胡可言也。明日過沙河。風雨微止。將到家矣。命童子索筆視聯事記之。人之毀譽。不足爲之有餘不足。顧獨以廟堂諸公。譽之愛之者。無所用其力。而鄉里知識。毀之嫉之者。必中其計。信乎予之窮也。夢兆本不足道。具存一時之事故。并書焉。

嘉靖三十六年四月書。時過陸市。

壬戌紀行

廿四日行。夜泊平樂。明日午至闔門。廿七日行。二子還。夜至新安。明日晨至無錫。至日至白家橋。雨晚穿城。宿毗陵驛下。廿九日夜泊丹陽。三十日午過丹徒。得葉子寅江船。與周孺亭待潮。因三人步觀留侯廟。遊海會寺。還飲舟中。夜潮來奪港以出。是夕宿于江中。元旦登焦山。微風渡江。得小船即行。夜至江都。明日與孺亭聯舟行。宿孟城。初三日寶應湖大風。夜中至河橋宿。去淮

四十里。明日雨。宿裏河。明日入淮船。船尤小。夜臥長淮。風浪之聲達旦。初六日至桃源。夜雨。初七日雪。西北風急。僅至崔鎮。明日過宿遷。夜二鼓至直河。時獨與孺亭兩舟行。岸上有騎者。挾弓矢叱挽人令之下。皆踉蹌入舟。尋見有人聚立。頗疑其盜。然竟無他。初九日至新安。自是始有閩廣人同行。初十日午過呂梁。夜宿。未至彭城二十里。十一日已過洪。舟幾落洪去。力挽以出。彭城大雪。舟停一日。十二日自寶應來。陰寒雨雪間作。是日始見日。尤寒。刺舟者鬚眉皆冰。黃河凌下。船刺刺有聲。至境山宿。明日船犯凌。舟幾覆。觀溜口。黃河自西來。從此出故河。冰推排而下。常年經此。溝中有水汨汨流。故云溜。今成大河也。夜至沽頭。明日孺亭小恙。便欲還。強之入闈。夜與四明王節飲。上海曹子見舟中。止八里灣南。月明霧四塞。霜下如雪。岸柳皆凝白。十五日待冰。亭午始過。廂以連日寒。冰雪乍凝。非復壯冰。特船人畏怯時止。夜將及南陽。又止。復行。近棗林。又止。聞岸上雞鳴矣。十六日止仲家淺。十七日過濟寧。夜止南旺第一廂。與王曹二君飲。十八日午至南旺。汶水流。冰雪壅河。同行船更相挽。破冰而前。近遠老口。月出。九船順風張帆。檣皆挂燭。如列星。迤邐行柳樹間。明日早飯後。過張秋。飲王君舟中。還待月聊城。二鼓行。二十日未午至清涼。舟聚者三四百。明日午始入漳河。天微雨。止宿渡口。月出復行。至曉過武城。日映風止。鄭家口。月出行。廿三日過故城。至老君堂。廿四日止新口。廿五日大風。未至滄州。廿六日過興濟。行五六里。以冰

阻。先後來者皆聚，幾及千艘。半天下之士在此矣。始見同縣諸友，夜飲于敬舟中。廿九日早過靜浦，宿獨流。初一日大風，止大王莊，飲起仁舟中。至劉指揮莊，雇肩輿小車，莊人皆來叩頭，與曹子建小飲登舟。初二日移舟楊柳青，陸行至韓家樹，渡漣沱河，風極冽厲，有河冰，待久之乃渡。道會泉南諸友，飯桃花口，宿楊村。明日行至華黎莊，步觀神廟前石刻，云開泰六年建塔，藏舍利于婁河西。咸維四年七闕，十四日雷火塔燬。壽昌二年五月中，常有光怪現，掘得舍利百餘顆。乾統五年，建木塔，別題諸僧名。後書榮祿大夫監察御史武騎尉張軫，下有磚承之，迴書佛號。後題榮祿大夫檢校國子監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石恕。初予跳躋小舟中，少所見，獨記所止處而已。陸行觀此石字畫楷勁，而年號官名皆遠時，故記之。自石晉以十六州界契丹，此地沒于北者五百年，予每入北界，未嘗不歎宋人不能至此也。幸生二百年一統，全盛之世，夫豈易得哉。飲武清至靈谷屯宿。初四日飛過馬駒橋，申刻至京，自興濟冰阻，千艘相聚，行數里輒相呼擊冰，如是數里。又行舟止時，如鴉將棲，且止復飛，回翔不定。前此未見也。聞白河冰尚腹堅，遂皆陸行。予自辛丑計偕後，七試南宮，往來程路及此行，計七萬里矣。

壬戌紀行下

初一日下張家灣，皇木蔽川，舟阻隘僅得出。是夜夢月蝕，既余與二人望而拜。初三日行，初

四日過河西務。兩日風行，皆不盡日。初五日午，竟白河。溯漳衛，白河出城外，經密雲，合大通榆潭諸河。鄉在洲東北，出通州境，東南至香河界，又流入于武清。凡三百六十里，至直沽入海。元史言榆潭三河之水合流，名曰潞河。白河亦名潞河也。宿楊柳青，明日宿獨流。初七日過滄洲十餘里，宿前阻冰處。初八日過磚河，日尚蚤，止泊頭，有扁鵲廟，扁鵲渤海人。莫州有其家宅，謝靈運擬鄴中詩云：憶昔渤海時，南皮劇青汜。當建安時，非清平之運，士之有以自樂如此。初九日過東光至安陵，道逢同縣許給事，停舟相勞問，爲同行者閉距，不得與言。許尋遣人致禮。初十日過桑園，雨舟止久之。雨後歛得順風，舟甚駛，風雨尋作，未能至德州。十一日治故城，有馬都御史祠，與許翔甫行縣中。明日經鄭家口，風疾，尋過夾馬營，至武城觀夫子廟像。河漭有二童子來，自言學易，因與之言易。是日風順，挂席行如飛，雖有逆灣，然亦行一百四十里。十三日晡時至臨清，衛河自輝縣蘇門山合頭，歷輝縣界新鄉，衛輝府新鎮李家道口，莘縣小塔兒，清濁二漳，自林縣合流，經臨漳館陶小塔兒入衛河。漳衛合行二百里過臨清，自輝縣東北來一千六百里，又千餘里至直沽，合白河入海。元名御河，永樂初會通河淤，自淮入黃河，至陽武陸輓，至衛輝下衛河也。南行逆流，自靜海歷興濟滄交河，南皮吳橋景德故城，恩武城夏津清河之境。靜海青興濟滄德故城武城皆臨河，十四日入插，晚行至戴家灣，十五日日映過聊城，泊李海務。明日周家店南，水涸不行。晡

時水至行達河城十七日荆門大風黃沙蔽天舟如霧中行過張秋及戴家廟有龍衣船封水明日食時行龍衣船歲於此過閘挾南貨故船常滯淺會記一歲適巡撫過界水爲封錮東平張長史以金幣賄閘買水買水所未聞也夜至開河明日南旺水涸至宋尙書祠觀鵝河口汶水來處鵝河口卽黑馬溝也有分水龍王廟汶自此逆流北出五百餘里入於衛南出二百餘里合於沂泗凡八百餘里云北去者逆上至南旺而順南行者亦逆上至南旺而順故濟寧當南北之半而行者皆相期至此諺云上巴濟寧下巴濟寧以爲過是皆順流也十九日濟州登太白樓陳子敬許翔甫沈誠甫秦起仁王子敬陳敬甫同登濟州西望城武縣正相直也余曾大父嘗爲其宰樓下有碑刻永樂十八年正月二十日勅行軍司馬樊敬往守濟寧撫操十萬壯士指揮以下除授總兵官亦聽調違令斬首行軍司馬其重如此皆一時之制與國初諸翼元帥會典亦失于記載也廿一日趙村暴風起微雨尋止過新店日正赤如血夜爭新牖舟柁雁翅間前行者幾敗止仲家淺漏下二十刻聞牖下喧呼聲乃龍衣船至牖啓又行至師家莊廿二日逾魯橋谷亭沙河至胡陵胡寧人以楊板插水祈雨來時孺亭病欲還余強之行至日昃孺亭舟稍後聞岸上人呼余愴然謂從者周公必返矣遂停與別以其非大疾也蓋過胡陵不遠余囑其懺從今夕止可歇彼矣在泊頭得信孺亭竟死傷惋殊甚夜余宿此不能寐也廿三日食時至沽頭會通河幾盡矣會

通河元所賜名。至元初，漕道自浙西陟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濠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其後于堽城之左，汶水之陰，作斗門，遏汶入洸，以益泗漕，而汶始與洸泗沂合。至元二十年，自濟州新開河，始分汾泗諸水，西北流至須城之安民山，入清濟故瀆，以達于海。至元二十六年，自安民山之西南開河，繇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而泗汶諸水始達御河也。凡歷臨清、清平、堂邑、傅平、聊城、陽穀、壽張、東平、汶上、嘉祥、鉅野、濟寧、嶧、陽寧、陽魚、臺、鄒、豐、沛之境。臨清、聊城、東昌郡治，濟寧皆臨河。弘治初，河決金龍口，趨張秋，都御史劉大夏修築遏水南行，工成，賜名安平鎮。出牖水勢不壯，而下流平漫，故水雖順流，舟行尤遲。至溜口，始以兩犖行如飛。何自汴城北至張家灣，東北行溜首江三家樓，益陽依逢，考縣楊青口師家樓，新集、馬磨、師家道口、馮家集、曲里、浦趙家圈，經徐北門五百餘里，河決房村，後自馮家集決入溜口，不復經蕭縣入溜口，僅二十餘里，即合沂泗。又七十里至彭城，汴至此三百七十里，自蕭縣至馮家集一百八十里也。梁進口四十里，經新集入漁陽碭山，河水散漫四五里，至馮家集，始伏漕至溜口。溜口自馮家集分兩股，舊時所謂大小溜溝者，相去不半里，而分爲兩也。登境山，起仁子敬誠甫，皆至山石陂陀，紋理如武康，而色不如，有大雲禪寺依山，雖小刹而峻整，有至元碑，日已昏不可讀。廿四日日出，已過彭城矣。舟中與子達言豐沛故事，余昔數過泗水亭，有班固碑不復存，而少嘗見其文，因爲子達誦之。皇皇

聖漢兆自沛豐。乾降著符。精感赤龍。承魃流裔。襲唐末風。寸土尺木。無俟斯亭。建號宣基。維以沛公。揚威斬邪。金精摧傷。涉關陵郊。擊獲秦王。鴻門造勢。斗璧納忠。天期承祚。爰爵漢中。勒陣東征。劉禽三秦。靈威神祐。鴻溝是乘。漢軍改歌。楚衆易心。誅項討羽。諸夏以康。張隨畫策。蕭勃翼終。出爵褒賢。列土封功。炎火之德。彌光以明。源清流潔。本感末榮。馭將十八。贊述股肱。休黜顯祚。求永無疆。國家寧安。我君道昇。根生葉茂。舊號是仍。於皇泗亭。苗嗣是承。天之福祐。萬年是興。午過呂梁。呂梁雖懸濤瀾。然非巨嶮也。是日立夏。日暈者三。至下邳尙蚤復行。是日風不順。猶行三百里。明日鍾吾。風泊圯岸下。復行。明日白楊河。遇見陳永康雷夢龍舟。從飲酒。過桃源三十里而別。是日風微。故至淮陰。泗水出汴縣北山。沂水出泰山至下。入於泗。沂泗合流爲清河。今黃河并入之。酈道元曰。淮水北來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北來注之。淮泗之會卽角城。今清口是也。黃河不復自渦口入淮。獨自彭城從清口下。故淮自清口北岸黃流。而南岸清。蓋二十一里始混爲一色。凡歷徐州睢寧邳宿遷桃源清河之境八百餘里。惟睢寧不臨河。淮上見日正赤如血。望之絕無翳障。空蒼下墮。圓紅濛汜間。眞奇觀也。向夜風雨大作。尋霽。明日自清江口移入裏河。船泊郡城下。彬州喻景會選來候。夜風雨。雞鳴雨霽。西南風大急。在清河欲此風。須臾不可得。今逢之更爲虐也。初同行者常有百艘。南旺分而爲二。先行五六十艘。出會通河舟皆散。是日風阻實應。又以

百數。夜始行。率纜如織。至瓦澱湖口。廿九日風猶逆。至露筋廟。出邵伯湖。晚湖無風。清漪可愛。夜宿驛下。明日風始順。食時至江都。天陰風益迅。遂至瓜州也。中瀆水首受江於江都縣。古江都蓋臨江。卽此地云。淮陰六十里至黃州口。出馬湖至四里。入內隄。行至寶應。出湖四十里。內隄行至露筋廟。出邵伯湖十八里。至三百子。內行三十里。至驛。古廣陵。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而二湖相宜。五里水出其間。下注樊梁湖。舊道東北出至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夾耶至山陽。永和中。陳敏因湖道多風。自湖之南北口。沿東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以避湖風。蓋其來已久。今世獨知陳平江耳。又吳將伐齊。築邗城。城下掘溝。謂之邗江。地理志所謂築水江淮之間。凡三百六十里。歷山陽寶應高郵江都之境。山陽淮安郡治。江都揚州郡治。瓜州對江與京口直也。遂過埭入南小船。始皆吳語。夜雨蚤風。過江山色靚麗。向來少此景。恨過之速。遂入江口。

耐齋記

萬安劉先生來教崑山學。學有三先生。而先生所居稱東齋。先是兩齋之衝。皆在演堂東偏。近乃徙之西。頗爲深遠清闕。先生至。則扁其居曰耐齋。予嘗訪先生於齋中。於時秋風颯然。黃葉滿庭。戶外無履跡。置一卒衣皂衣。承迎左右。爲進茗漿。因坐語久之。先生曰。吾爲是官。秩卑而祿微。月統廩米三石。具饘粥。養妻子。常不給。爲耐貧。上官行縣。吾於職事無所轄。往往率諸生郊迎。

至則隨令丞簿拜趨唯諾。爲耐辱。久任之法不行。官無崇卑。率以期月遷徙。速化而吾官常不遷。爲耐久。有是三耐。吾是以名吾齋。予旣別去。一日使弟子沈孝來求齋記。昔孟子論士不爲道。至於爲貧而仕。惟抱關擊柝爲宜。夫舍學者之職業。而爲抱關擊柝。蓋亦有甚不得已者矣。惟近代學官。與書院山長之設。以待夫士之有道而不任職者。蓋爲貧與爲道兼行而不悖。此其足以優天下之學士。爲特愈於前世也。故當時號博士官爲清高。雖然求爲清官。而其間容有不能耐者。夫使其不能耐。則雖博士官不可爲矣。使其能耐。如孟子所謂抱關擊柝可也。楊雄有言。非夷齊而是柳下惠。首陽爲拙。柱下爲工。士之立身。各有所處。夫使其能耐。雖至使大臣宰相可也。因書其說。使孝歸而質之先生云。

雙鶴軒記

余往年遊金陵。識張氏諸賢於雞鳴山。余鄙率。知稱人之字。不知張君之號爲鶴洲也。余家去華亭一舍。往往識其賢士大夫於數千里之外。而居家未嘗相往來。豈九峯三泖。能隔絕人如此耶。故人陸宗道來致張君之意。求記所謂雙鶴軒者。華亭故產鶴。土人於海上捕取養之。上海下沙有鶴巢村。所產鶴號爲仙品。故秀州之地與水。多以鶴爲名。而張君初自號鶴洲。一夕夢東坡先生語之云。子名鶴洲。不如雙鶴之祥。其意若望張氏當踵前世科名顯於世者。東坡嘗稱鶴

之爲物。清遠閑放。超然於塵垢之外。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而夢中之意。乃若爲張氏切切於世俗之榮名者。坡公以文字變幻。要不可測度。如爲王氏三槐堂銘。謂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年之後。如持左券。交手相付。則其於今之雙鶴云者。亦必有說矣。恨不得從張君親質之。初君之考取進士。至都憲。而君以太學上舍。屢試不第。選調陝西都司幕官。未幾投効歸。今其子孫彬彬然。邦家之秀。鶴夢之符。庶其在是。抑張君乃能感坡公於夢寐之間。亦豈易得者。公嘗云。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不死者也。愚於公亦云。

雪竹軒記

馮山人爲予言。吾甚愛雪竹。故人以雪竹呼吾。因以名吾軒。請子記之。予不暇以爲。而山人求之數歲。或以詩。或以書。日月一至。予以山人所以得於雪竹者。山人自知之。豈有假於予之言。是以曠歲而不答也。山人少喜爲詩。詩出而上海陸文裕公亟稱之。先是山人居崑山之安亭。及予來安亭。則山人已遷上海界中。與安亭隔一江。予嘗過永懷寺。愛其古桂。坐久之。問寺中所往來者。僧曰。地僻絕無人。惟有馮山人時時過江來。獨吟桂樹之下。予後數見之。於張通參之座。通參與湖州劉尙書爲社會。二公皆稱山人爲篤實君子。去年山人年老矣。與通參遊匡廬武夷。還而示予紀遊詩一編。予戲曰。馮先生之雪竹。必求之匡廬武夷間耶。今年予買田青浦之嵩塘。山

人與予書曰。吾近卜築盤龍。與嵩塘近。子來觀我雪竹。予性懶。不能謁青浦令。爲其所怒。所買田幾爲奪去。予亦削迹茲土矣。山人復遣其子來曰。吾前告子雪竹軒。復移盤龍也。吾今老於此。子許我記。幾年不能得。今吾且暮死。惟欲得子一言。是吾心也。予問山人起居。其子曰。去年與通參行郡中。老人目不能了了。道間有古井。無石欄。不覺越過之。幾墜。自此不復出。每自歎曰。匡廬武夷不可復至矣。雪竹則何所無之。其子去。又數數書來。會予方北上。思欲一造山人之竹所而不能矣。因書之以告別。且使揭之楹間。爲雪竹軒記云。

遊海紀行

嘉靖己未中秋前二日。王永美邀予遊海。午後登舟至太倉。明日午出州東門。遂行。待沙船不至。宿天妃宮。十五日得沙船。行至海口。風雨大作。波濤際天。初猶見海中長沙。及濤高沙反出其下。不復見。還宿天妃宮。明日至海口。雨不止。波人問郭帥。已往新城。因宿其營。營前頗有戰船。戍兵寥落。皆兩粵人。營中寂然。半夜大風雨。波濤之聲滿耳。郭帥方自新城乘浪而至。明日留飲。及暮而別。夜三鼓潮生。舟忽高數丈。水聲鳴激。永美呼余起登岸。岸北邈迤隔礙。僅見東南半海。月色微明。因列坐飲鼓琴。潮平乃還。連日雖風雨。海中風帆交錯。沙上人載荻葦西來不絕。劉家河船皆逆風張帆。南北斜行如織。篙師云。海行恃風波。患無風不患風也。余與張德方陸希皋同

自崑發。永美子一夔。余子福孫。從至州。希舉不行。劉大倫揚正學。以沙船至揚。百戶海上彈琴者也。李旌未冠皆同行。凡七日。竟不見月。亦不至大海而還。

二 論說文

天子諸侯無冠禮論

儀禮者士冠禮。無天子諸侯冠禮。非逸也。記曰。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明天子諸侯大夫之無冠禮也。冠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故冠必有主人。孤子則父兄戒宿。蓋父兄以成人之禮責子弟也。天子爲元子之時。以士禮冠。所謂有父在則禮然也。設不幸君終。世子未冠。則冕而踐祚。斯爲踐祚之禮而已矣。已奉宗祧。君臨天下。將又責之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乎。家語稱孔子答孟懿子之問。吾取焉。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卽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曰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此孔子之遺言也。益以祝雍頌公冠之篇焉。則誣矣。公冠曰。公冠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旣醴。降自阼。饗之以三

獻之禮。無介無樂。皆元端其醴幣。朱錦采四馬。其慶也。天子儼焉。曰自爲主。曰賓降阼。嫌尊也。夫非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也。且禮自上達。而曰天子儼冠何也。此非孔氏之言也。周衰。先王之禮不具。傳者師失其本。但知其略。而欲求之於詳。而不知禮之失在於略。而又患於求詳之過。公冠又曰。公冠四加元冕。左傳季武子曰。君冠必人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玉藻曰。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纁綬。諸侯之冠也。蓋務爲天子諸侯士庶之別。而不知先王制冠禮之義。所以同之於士庶者也。

公子有宗道論

大傳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夫公子者。別子爲祖者也。何以爲宗。曰公子非宗也。不爲宗而宗之。道出焉耳。公子之大宗者。公也。已自別於正體。無大宗矣。雖其子爲繼別之宗。猶繼禰也。迨五世當遷而後。不遷之宗。於是乎出。未及五世。猶小宗也。所以謂之小宗而無大宗也。公子雖無大宗。而不可謂之非大宗之祖。雖爲大宗之祖。而未及乎繼禰之子。所以謂之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公子一人焉而已。無大宗是有無宗也。無小宗是亦莫之

宗也。故曰公子非宗也。非宗故謂之別子。別子故爲之祖。爲之祖故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而宗之道於是乎出。先王之立宗。大抵因別子之嫡庶而已。二世之庶宗。其繼禰者之嫡。三世之庶宗。其繼祖者之嫡。四世之庶宗。其繼曾祖者之嫡。五世之庶宗。其繼高祖者之嫡。而爲小宗之道出矣。六世之庶宗。其繼別者之嫡。其爲大宗之道出矣。小宗四。大宗一。并而爲五宗。而其變至於無窮。皆自於公子。故曰不爲宗而宗之道出焉也。鄭氏曰。公子不得宗君。君命嫡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所宗者嫡。則如大宗死。爲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爲其妻齊衰三月。無嫡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唯己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是公子有此三事也。鄭以此爲公子之宗道。則非別之爲祖之義矣。夫宗有散有合。族人不得以戚戚。君於是乎散。故號別子者以之。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爲小宗。於是乎合。故號爲小宗者以之。先王之道。由祖而宗。猶木之由本而枝也。得其祖。則兄弟相宗。而宗之法行。不得其祖。則兄弟不相宗。而別子之義起。今使公子自相宗。夫公子不得宗先君矣。宗於何生。且非先君之正體。皆庶也。而鄭又爲嫡庶之說。過矣。別子者。宗之始也。不可以亂。故先王正其始。正其始者。正其別也。魯之三桓。鄭之七穆。古之遺制也。

貞女論

女未嫁人而或爲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適者。非禮也。夫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者。是以身許人也。男女不相知名。婚姻之禮。父母主之。父母不在。伯父世母主之。無伯父世母。族之長者主之。男女無自相婚姻之禮。所以厚別而重廉恥之防也。女子在室。唯其父母爲之許聘於人也。而已無所與。純乎女道而已矣。六禮旣備。壻親御授綏。母送之門。共牢合巹。而後爲夫婦。苟一禮不備。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女不自往也。猶爲奔而已。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具。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而奔者也。非禮也。陰陽配偶。天地之大義也。天下未有生而無偶者。終身不適。是乖陰陽之氣。而傷天地之和也。曾子問曰。昏禮旣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也。弗敢嫁而許諾。因其可以嫁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夫壻有三年之喪。免喪而弗取。則嫁之也。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子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不繫於夫也。先王之禮。豈爲其薄哉。幼從父兄。嫁從夫。從夫則一聽於夫。而父母之服爲之降。從父則一聽於父。而義不及於夫。蓋旣嫁而後夫婦之道成。聘則父母之事而已。女子固不自知其身之爲誰屬也。有廉恥之防焉。以此言之。女未嫁而不改適爲其夫死者之無謂也。或曰。以勵世可也。夫

先王之禮。不足以勵世。必是而後可以勵世也乎。

水利論

吳地卑下。水之所都。爲民利害尤劇。治之者皆莫得其源委。禹之故迹。其廢久矣。吳東北邊境。環以江海。中渚太湖。自湖州諸溪。從天目山西北。宣州諸山。谿水所奔注。而從吳江過甬里。經華亭青龍江以入海。蓋太湖之廣。三萬六千頃。入海之道。獨有一路。所謂吳淞江者。顧江自湖口距海不遠。有湖泥填淤。反土之患。湖田膏腴。往往爲民所圍占。而與水爭尺寸之利。所以松江日隘。昔人不循其本。沿流逐末。敢目前之小快。別鑿港浦。以求一時之利。而淞江之勢日失。所以沿至今日。僅與支流無辨。或至指大于股。海口遂至湮塞。此豈非治水之過與。蓋宋揚州刺史王濬。以松江瀉瀆壅噎不利。欲從武康紆溪爲渠。洽直達於海。穿鑿之端。自此始。夫以江之湮塞。宜從其湮塞者而治之。不此之務。而別求他道。所以治之愈力。而失之愈遠也。太倉公爲人治疾。所診期決死生。而或有不驗者。以爲不當飲藥針灸。而飲藥針灸。則先期而死。徐之治水者。與其飲藥針灸。何以異。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欲圖天下之大功。而不知行其所無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嗟夫。近世之論。徒區區於三十六浦。間或有及於松江。亦不過疏導目前壅滯。如浚蟠龍白鶴匯之類。未見能曠然脩禹之跡者。宜興單鐔

著書爲蘇子瞻所稱。然欲修五堰。開夾苧干瀆。以截西來之水。使不入太湖。殊不知揚州數澤。天所以滯東南之水也。今以人力遏之。夫水爲民之害。亦爲民之利。就使太湖乾枯。于民豈爲利哉。太史公稱河蓄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禹治四海之水。而獨以河爲務。余以爲治吳之水。宜專力於松江。松江旣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餘水不勞餘力矣。或曰。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吳地尙有婁江。東江。與淞江爲三。震澤所以入海。非一江也。曰。張守節史記正義云。一江西南上太湖爲淞江。一江東南上至白蜆湖爲東江。一江東北下曰婁江。本言二水。皆松江之所分流。水經所謂長瀆。歷河口東。則淞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者也。而非禹貢之三江。大抵說三江者不一。惟郭景純以爲岷江。浙江。淞江最近。蓋經特紀揚州之水。今之揚子江。錢塘江。松江。並在揚州之境。書以告成功。而松江由震澤入海。經蓋未及也。由此觀之。則松江獨承太湖之水。故古書江湖通謂之笠澤。要其源近。不可比擬揚子江。而深闊營與相雄長。范蠡云。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夫環吳越之境。非岷江。浙江。淞江而何。則古三江並稱無疑。故治松江。則吳中必無白水之患。而從其旁鉤引以溉田。無不治之田矣。然治松江。必令闊深。水勢洪壯。與揚子江埒。而後可以言復禹之跡也。

單鍔以吳江堤橫截江流而岸東江尾菖蘆叢生泥沙漲塞欲開菖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去漲土鑿堤岸千橋走水而於下流開白岷安亭江使滿水由華亭青龍入海雖知松江之要而不識禹貢之三江其所建白猶未卓然所以欲截西水壅太滿之上流也蘇軾有言欲松江不塞必盡徙吳江一縣之民此論殆非鍔之以及今不鑄去堤岸而直爲千橋亦守常之論耳崇寧二年宗正丞徐確提舉常平考禹貢三江之說以爲太湖東注松江正在下流請自封家渡古江開淘至大通浦直徹海口當時惟確欲復古道然確爲三江之說今亦不可得而考元泰定二年都水監任仁發開江自黃浦口至新洋江江面才闊十五丈仁發稱古者江狹處猶廣二里然二里卽江之堙已久矣自宋元嘉中滬瀆已壅噎至此何啻千年郊氏云吳淞古道可敵千浦又江旁縱浦郊氏自言小時猶見其闊二十五丈則江之廣可知故古江蟠屈如龍形蓋江自太湖來源不遠而勢旣廣若徑直則又易泄而湖水不能蓄聚所以迂迴其塗使如今江之淺狹何用蟠屈如此余家安亭在松江上求所謂安亭江者了不可見而江南有大盈浦北有顧浦土人亦有三江口之稱江口有渡問之百歲老人云往時南北渡一日來往僅一二迴可知古江之廣也本朝都御史崔恭鑿新道自大盈浦東至吳淞江巡檢司又自新涇西南蒲匯塘入江自曹家河直鑿平地至新場江面廣十四丈夫以郊氏所見之浦尙有二十五丈而都水所開江面才及當時之

浦。至本朝之開江。迺十四丈。則興工造事。以今方古。日就卑微。安能復見禹當時之江哉。漢賈讓論治河。欲北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北入海。當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以爲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墮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工所造。何足言也。若惜區區漲沙莢蘆之地。雖歲歲開浦。而支本不正。水終橫行。今自嘉靖以來。歲多旱而少水。愚民以爲自今不復見白水之患。余嘗聞正德五年。秋雨七日夜。吳中遂成巨浸。設使如漢建始間。霖雨三十日。將如之何。天災流行。國家代有一遇水潦。吾民必有魚鼈之憂矣。或曰。今獨開一江。則其餘溪港當盡廢耶。曰。禹決九川。距四海。浚畎澮。距川。江流既正。則隨其所在。鈎引以溉田畝。且江流浩大。其勢不能不漫溢。如今之小江。尙有勦娘江。分四五里而合者。則夫奇分而旁出。古婁江東江之跡。或當自見。且如劉家港。元時海運千艘所聚。至今爲入海大道。而上海之黃浦。勢尤洶湧。豈能廢之。但本支尊大。則支庶莫不得所矣。

三途並用議

有光爲都水司試吏。太子太傅司空公。以章奏課諸進士。承命作三途並用議。

議曰。所謂三途者。進士也。科貢也。吏員也。國初用人。有徵聘。有經明行修。有人材。有賢良方正。有才識兼人。有楷書。有童子諸科。其後率多罷廢。承平以來。專用進士科貢吏員。是三者初未

嘗廢而邇者欲新天下之吏治。於科貢吏員之中。稍加不次之擢。故有三途並用之說。其實前此未嘗不並用也。愚以爲朝廷欲收用人之實効。於科貢吏員所宜加之意者。當先清其源。蓋清其源而後其末流可治也。今進士之與科貢。皆出學校。皆用試經義論策。試進士不中。入國子爲舉人。監生。試舉人不中。循年資而貢之。入國子爲歲貢監生。非若漢世賢良孝廉對策。與博士弟子判然爲二。其實一途而已。然進士升於禮部爲高選。舉人之下第與歲貢。國家亦不輕以待之。故使之學於大學。以觀其成。苟成矣。雖任以進士之官可也。今成均教養之法不具。獨令以資歷待選而已。非復如古之舍法。此其科貢之源不清也。吏員之在古。本與士大夫無別異。迨後流品既分。遂爲異物。士人不復肯詘辱於此。故本朝資格。吏員崇者止於七品。多用爲掾幕監當筭庫之職。非保薦不得爲州郡。則吏道本不可與儒者並。然其始皆自藩憲衛府州縣所署置。猶有前代辟舉之遺法。而今則自始爲吏。先責其輸納。自提控以下。至於吏典。但以所輸之貲。第其出身之等差。此吏員之源未清也。夫欲使舉貢之得人。在於修大學之法。而科貢可用矣。欲使掾幕監當管庫之得人。在於遵辟舉之舊。而掾幕監當筭庫可用矣。然吏者止可以循資。如祖宗之制。非得與科貢並也。愚於科貢猶有說焉。會試有甲乙榜。蓋乙榜卽亦舉人之中式者。特限於欽定之制額。故次之。乙榜授以教職。其實進士無異。今特以貳卷置乙榜。而與乞恩者概與教職。則教官之

選輕矣。歲貢本以州縣之俊，如往年所謂選貢者，今不本洪武舊制，而專累日月，則歲貢無少俊者。可施以成均之教矣。愚又怪夫今之未有以清其源，而壅其源者又不止也。自納粟買馬密運納級之例日開，吏道雜而多端，官方所以日繆也。而科貢吏員，皆由此而妨閔矣。故欲振飭吏治，莫若清其源而無壅之。凡此皆於格例之中修其廢壞耳。於此二者其源既清，於格例已復其常，而於其間簡其卓異，加不次之擢，蓋天下奇俊之士少，而中庸之士多。王者之道，先爲其法，以就天下中庸之士，而精神運用，獨可於奇俊之士，加於其法之外，而不爲法之所限。此其所以能鼓舞一世之人材也。或曰：子謂吏道不得與儒並，先朝如尙書徐晞、知府况鍾，皆至顯用者何也？曰：此又不可以吏之途論也。蓋先朝用人，時取之常格之外。宋景濂一代文章之宗，楊士奇三朝輔相之首，皆以布衣特起，乃遂掌帝制典機密，豈譁譁於循塗者。蓋自古中世，猶未嘗不事旁招俊彞，博採聲望，側席幽人，思遲多士。今百餘年寥寥未之見，而專以資格進敘，今亦頗苦其膠束伏隘，而未能曠然也。是以思爲三途並用之說，愚以爲非大破因循之論。考國家之故事，追三代兩漢之高跡，以振作鼓舞一世之人材，恐不足以剗累世之宿弊，而收用人之實效也。謹議。

馬政議

竊惟古之馬，唯養於官，而其養之於民者，官初無所與。司馬法，甸出長轂牛馬，及所謂萬乘

千乘百乘。此皆寓兵於農。有事則賦調。而官不與知也。惟其養於官者。如周禮校人牧圉之屬。與月令所載。其養之之法備盡。此則官之所自養也。夫周之時。旣養馬矣。而民之馬。官有不與。是以民各自以其力養己之馬。而無所不盡其心。故有事徵發。而車與馬無不辦也。漢之苑馬。卽校人之王馬。而民間私牧。官無所與。而皆得以自孳息。故衍巷有馬。而橋姚以致馬千匹。逮武帝伐胡馬少。而始有假母歸息之令。亦兵興一切之制。非久用也。秦漢以來。唐馬最盛。昔天子所自置監牧。其擾不及於民。而馬之盛如此。我國家苑馬之設。卽其遺意。然又於兩京畿河南山東編戶養馬。乃又兼宋人保甲之法。蓋不獨養於官。而又養於民也。今監牧之馬。未見蕃息。民間牧養。又日以耗。且以今畿郡之養馬言之。夫馬旣繫於官。而民以爲非民之所有。官旣委於民。而官以爲非官之所專。馬烏得而不敝。自其立法之初。已知其弊必至於今日也。且天下有治人無治法。苟能如其舊而得人以求實効。亦未嘗不可以藉其用也。今保馬旣不可變。而於其間又不能守其舊。往往數爲紛更。循其末流。而不究其本始。愈變而愈敝。必至于不可復爲而後已。此今日天下之事皆然。而非獨馬政也。嘗考洪武初制。令有司提調孳牧。江南十一戶。共養馬一匹。江北五戶。共養馬一匹。以丁多之家爲馬頭。專養一馬。餘令津貼。以備倒失買補。每二歲納駒一匹。又立羣頭羣長。設官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有牧馬草場。又免其糧草之半。每加優卹。使有司能責實而行。

之常使民得養馬之利。則馬亦何憂於不蕃也。今顧不能修其舊。而徒以治之敝。而亟變之。則天下安得有善法。夫令民養馬。國家之意。本欲得馬而已。而有所謂本色折色何爲也。責民以養馬。而又責其輸銀。如此則取其銀可矣。而又何以馬爲。於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輸銀爲急矣。牧地本與民養馬也。而徵其子粒。又有加增子粒。如此則遂併之田稅而已。而又何以責之馬戶。於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輸子粒爲急矣。養馬者課其駒可也。不用其駒而使之買俵。於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買俵爲急矣。夫折色之議。本因江南應天太平等處。非產馬之地。變而通之。雖易銀可也。遂移之於河北。今又變賣種馬。而徵其草料。原今變者之意。專欲責民之輸銀。而非責民之養馬也。官旣無事於養馬。而獨規目前之利。民復恣爲姦僞。而爲利己之圖。有駒不報。而攻於欺隱。不肯以駒備用。而獨願以銀買俵。至或戕其孕子。絕其游牝。上下交征利。以相欺而已。衛民秉心塞淵。致駮牝之三千。魯僖以思無邪。致馬之斯徂。夫官民一於爲利以相欺。何望於馬之蕃息乎。今之議者。又方日出新意。以變賣馬之半爲未盡。因欲盡賣種馬。而惟以折色徵解。略不思祖宗立法之深意。可爲太息也。夫河北之人。驍健。良馬冀之所產。昔人所以謂此地王不得無以王。霸不得無以霸者也。今舉冀之良產盡棄之。一旦國家有事。西邊之馬。可得以爲畿內用乎。古語曰。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今欲講明馬政。必盡復洪武永樂之舊。江南

折色可也。畿輔河南山東之折色不可也。草場之舊額可清也。子粒不可徵也。官吏之侵漁可黜可懲也。而管馬官羣長獸醫不可省也。行馬復之令。使民得寬其力。民知養馬之利。則雖官馬亦以爲己馬矣。又修金牌之制。通關互市。益得好馬。別賦之民。以爲種馬。而有司加督視之。洪武永樂之舊。猶可復也。蓋修茶馬而渥洼之產至矣。弛車地而朔牧之息繁矣。卹編戶。恣芻牧。而烏保橋姚之富臻矣。故曰。車騎天下之武備也。其所以壯神京防後患者。豈淺淺哉。抑古之相衛邢洛。皆有馬監。卽皆今之畿輔地也。如使盡覈官民所耕佃牧馬草場盡出之。與夫羣不墾者。皆立埽堆。以爲監牧之地。而盡歸於苑馬。宋人戶馬保馬之法。雖罷之可也。何必規規然沿其末流。而日事紛更乎。

禦倭議

日本在百濟新羅東南大海中。依山島以居。當會稽東與儋耳相近。而都於邪摩堆。所謂邪馬臺也。古未通中國。漢建武時。始遣使朝貢。前世未嘗犯邊。自前元於四明通互市。遂因之抄掠居人。而國初爲寇始甚。然自宣德以後。金線島之捷。亦無復有至者矣。今日啓戎召釁。實自中國姦民冒禁闌出。失於防閑。事今已往。追悔無及。但國家威靈所及。薄海內外。罔不臣貢。而蕞爾小夷。敢肆馮陵。魏正始中。宣武於東堂引見高麗使者。以夫餘涉羅之貢不至。宣武曰。高麗世荷上

將專制海外。九夷黠虜。實得征之。方貢之愆。責在連率。故高麗世有都督遼海征東將軍領東夷。中郎將之號。今世朝鮮國。雖無專征之任。而形勢實能制之。况其王索號恭順。倭奴侵犯。宜可以此責之。不然必興兵直搗其國都。繫纍其王。始足以伸中國之威。如前世慕容皝陳稜李勣蘇定方。未嘗不得志於海外。而元人五龍之敗。此由將帥之失。使中國世世以此創艾而甘愛其侮。非愚之所知也。顧今日財賦兵力。未易及此。獨可爲自守之計。所謂自守者。愚以爲祖宗之制。沿海自山東淮浙閩廣。衛所繹絡。能復舊伍。則兵不煩徵調而足。而都司備倭指揮。俟其來於海中截殺之。則官不必多置。提督總兵而具。奈何不思復祖宗之舊。而直爲此紛紛也。所謂必於海中截殺之者。賊在海中。舟船火器。皆不能敵我也。又多飢乏。惟是上岸則不可禦矣。不禦之於外海。而禦之於內海。不禦之於海。而禦之於海口。不禦之於海口。而禦之於陸。不禦之於陸。則嬰城而已。此其所出愈下也。宜責成將領。嚴立條格。敗賊於海者爲上功。能把截海口不使登岸。亦以功論。賊從某港得入者。把港之官。必殺無赦。其有司閉城坐視四郊之民。肝腦塗地者。同失守城池論。庶人知效死。而倭不能犯矣。

備倭事略

倭寇犯境。百姓被殺死者幾千人。流離遷徙。所在村落。爲之一空。迄今踰月。其勢益橫。州縣

廬崖嬰城自保。浸淫延蔓東南列郡。大有可慮。卽今賊在嘉定。有司深關固閉。任其殺掠。已非仁者之用心矣。其意止欲保全倉庫城池。以免罪責。不知四郊旣空。便有剝膚之勢。賊氣益盛。資糧益饒。并力而來。弧懸一城。勢不獨存。此其於全疆保妻子之計。亦未爲得也。見今賊徒出沒羅店。劉家行江灣月浦等地方。其路道皆可逆知。欲乞密切差兵設伏。相機截殺。彼狂於數勝。謂我不能軍。往來如入無人之境。出其不意。可以得志。古之用兵。惟恐敵之不驕不貪。法曰卑而驕之。又曰利而誘之。今賊正犯兵家之忌。可襲而取也。訪得吳淞所一軍。素號精悍。倭賊憚之。呼爲白頭蟲。去歲宗百戶馮百戶。見倭船近城。倉卒與敵。爲其所殺。有司不加矜恤。反歸罪於二人。自後人以爲戒。又城壁崩圯。半落海中。且累年不給軍糧。士皆飢疲。往往乞食道旁。遂致族城失陷。翻爲賊巢。嘉定上海之勢。日以孤危。今乞召新城失事指揮。令收還散卒。許以贖罪。要以厚賞。俾於賊所入嘉定及往南翔等要路阻陜之處。長槍勁弩。設伏以待之。又新城敗散之餘。所存約二百餘人。人數寡少。乞募沿海大姓沈濮蔡嚴黃陸等家。素能禦賊。及其被毒害者。并合爲一。專爲伏兵。及往來遊擊。賊自不敢近。太倉嘉定松江矣。且因新城之軍。俟便襲擊。城可復襲而有也。法曰善守者守其所不攻。又曰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今所謂守城者。徒守於城之內。而不知守於城之外。惴惴焉如在圍城之中。賊未至而已先自困矣。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故脣亡而齒寒。魯酒薄

而邯鄲圍。夫蘇州之守不在於婁門。而在於崑山太倉。太倉之守不在於太倉。而在於劉家港。此易知也。今賊掠羅店等處已盡。必及南翔。賊據南翔。奪民船以入吳淞江。一日可至葑門。卽蘇州危矣。南過唐行。則松江危矣。今聞又至太倉穿山等處。卽常熟危矣。故欲害之使不得至。所以爲守也。然所謂設伏爲奇兵。又時出正兵相爲表裏而後可也。又嘉定近海。爲內地保障。其縣令懼怯不知兵。乞委任百姓所信。向如同知董知縣武指揮等。協力主決兵事。知縣備辦糧食。不得從中沮撓。倘有疏虞。卽蘇松二郡不可保矣。又攷得白茆舊有白茵寨。劉家港舊有劉家港寨。青浦舊有青浦寨。此皆前朝撥置軍士備倭之所。蓋以春夏巡哨。秋冬還衛。又白茆吳塘茜涇劉家港甘市等處。各有煙墩。烽火相接。以此見往時備倭之跡。今疎闊如此。欲以一城自固。不可得也。又訪得賊中海島夷洲真正倭種。不過百數。其內地亡命之徒固多。而亦往往有被劫掠不能自拔者。近日賊搶婁塘羅店等處。驅率居民挑包。其守包之人與吾民私語。言是某府州縣人。被賊脅從。未嘗不思鄉里。但已剃髮從其衣號。與賊無異。欲自逃去。反爲州縣所殺。以此只得依違。苟延性命。愚望官府設法招徠。明以丹青生活之信。務在孤弱其黨。賊勢不久自當解散。此古人制夷遏盜之長策也。又聞民間不見官府出軍。以爲當俟請旨。須大軍之至。竊見祖宗於山東淮浙閩廣沿海設立衛所。鎮戍連絡。每年風候。調發舟師出海。後又設都指揮一員。統領諸衛。專以備

倭爲名。今倭賊馮陵所在。莫之誰何。但見官司紛紛抽點壯丁。及原役民快。皆素不教練之民。驅之殺賊。以致一人見殺。千人自潰。徒長賊氣。使海州蠻夷聞之。皆有輕中國之心。非祖宗設立沿海軍衛之意也。當事者拘礙文法。動以擅調官軍爲解。竊伏讀大明律擅調官軍一款。其暴兵卒至。欲來攻襲。事有緊急。及程途遙遠者。並聽從便。火速調撥軍馬。乘機剿捕。若寇賊滋蔓。應合會捕者。隣近衛所。雖非所屬。亦得調發策應。若不卽調遣會合。或不卽申報上司。及鄰近衛所。不卽發兵策應者。與擅調官軍罪同。此各衛得自調撥策應之明文也。今賊殺害人民。搖動畿輔。蘇松內地城門。經月不開。百姓喁喁。各衛擁兵深居。賊在近郊。不發一矢。忍以百萬生靈餌賊。幸其自退。豈可得哉。夫以沿海之衛。自足備禦。今獨民兵支吾。玩愒養寇。及其必不可。然後請旨動調大軍。夫以民兵則氣力孱弱。以大軍則事體隆重。是虛設沿海數百萬之兵也。况大軍之至。吾民饜飽豺狼之腹已久矣。賊聞天兵旣下。倏忽遁去。雖貔貅百萬。悵望空波。徒使百姓騷然而已。乞蚤爲裁處。遵照大明律軍政調撥策應。庶殄滅有期。不煩朝廷動調大軍。實地方生靈之幸。

三江圖敘說

古今論三江者。班固韋昭桑欽之說近之。但固以蕪湖東至陽羨入海。昭分錢塘江浦陽江爲二。桑欽謂南江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歷長瀆。爲不習地勢。程大昌辨之詳矣。然孔安國蘇軾

所論亦未必然也。今從郭璞以岷江、淞江、浙江爲三江。蓋自揚州斜轉東南，揚子江、吳淞江、錢塘江三處入海，而皆以江名。其爲三江無疑。但松江湮塞細弱，無復江之形勢。世遂忽之，而不論耳。宋淳熙中，直學邊實修岷山志，言大海自西沖分南北，由斜轉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江口。由徘徊頭而北，黃魚塚，謂之吳淞江口。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塘江口。三江既入，禹蹟無改。此今日之所目見，諸儒胸臆之說，不足道也。

淞江下三江圖敘說

史記正義曰：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淞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蜆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二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其分處號三江口。顧夷吳地記：淞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庾仲初注揚都賦：太湖東注爲淞江，七里有水口，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蓋淞江之有婁江、東江，如岷江之中江、北江、九江，其實一江耳。昔賢以此解淞江之下三江口，非以爲禹貢之三江也。吳郡續志云：松江受太湖，一自長橋流入，同里、犁湖、滬，由白蜆江入薛澱湖。一自甘泉橋由淞江尾東華澤湖，自急水港至白蜆江，入澱湖而注之海。以正義、吳地記求其所在，則淞江北行七十里分流者，當在今崑山之境。說者徒欲尋求二江，而不知由淞江細弱，所以奇分之水，遂不可見。續郡志云：崑

山塘自婁門歷崑山以達于海。以劉家港爲婁江。意亦附會也。

二石說

樂者仁之聲。而生氣之發也。孔子稱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在齊聞韶。則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考之尚書。自堯克明峻德。至舜重華協於帝。四岳九官十二牧。各率其職。至於蠻夷率服。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至仁之澤。洋洋乎被動植矣。故曰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又曰庶尹允諧。曰鳥獸蹠蹠。鳳凰來儀。又曰百獸率舞。此唐虞太和之景象。在於宇宙之間。而狀形於樂耳。傳曰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呂氏春秋曰。堯命夔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擊石拊石。夔之所能也。百獸率舞。非夔之所能也。此唐虞之際。仁治之極也。顏子學於孔子。三月不違仁。而未至於化。孔子告之以爲邦。而曰樂則韶舞。豈驟語以唐虞之極哉。亦教之禮樂之事。使其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而歌有虞氏之風。淫聲亂色。無以奸其間。是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而爲仁之用達矣。雖然。由其家而舞百獸。儀鳳凰。豈遠也哉。冉求欲富國足民。而以禮樂俟君子。孔子所以告顏子。卽冉求所以俟君子也。欲富國足民。而無俟於樂禮。其敝必至於聚斂。子遊能以絃歌試於區區之武城。可謂聖人之徒矣。自秦以來。長人者無意於教化之事。非一世也。江夏呂侯爲青浦令。政成而民頌之。侯名調音。字宗夔。又自號二石。請子爲二石之設。予故推本尚書論語之義。以達侯之志。

焉。

張雄字說

張雄旣冠請字於余。余辱爲賓。不可以辭。則字之曰子谿。聞之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此言人有勝人之德。而操之以不敢勝人之心。德處天下之上。而體居天下之下。若谿之能受而水歸之也。不失其常德。而復歸於嬰兒。人己之勝心不生。則致柔之極矣。人居天地之間。其才智稍異於人。常有加於愚不肖之心。其才智彌大。其加彌甚。故愚不肖常致所不肖而求反之。天下之爭。始於愚不肖之不勝。是以古之君子。有高天下之才智。而退然不敢以有所加。而天下卒莫之勝。則其致柔之極也。然則雄必能守其雌。是謂天下之谿。不能守雌。不能爲天下谿。不足以稱雄於天下。

陳伯生字說

海虞陳生之名曰寅。未知所以尊其名也。問言於余。余字之曰伯生。而爲之論。天地生人之始。蓋混混然也。旣而天開於子。子者滋也。氣於此而始滋也。地闢於丑。丑之言紹也。言氣之始固也。人生於寅。寅者言萬物之生。蟪蟪然也。然則寅者。人生之時也。故謂之寅。則生氣莫感焉。三代異尚。而孔子以夏時告顏子。所以治天下之道。世有君子。以爲孔子之意。在於改正朔而已。而不

知其有取於生之道也。顏子退而得其旨，故不數數於爲天下，而請事斯語。至於三月不違仁焉，是乃所以服膺孔子，所謂行夏之時也。吾人相與並生於天地之間，所以知樂其羣，而有禮義慈讓之心者，夫亦有此生理而已。或曰：寅者敬畏也。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舜之所以命伯夷也。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周公所以稱中宗也。夫孰知夫寅者生道也。心生故能直清，能自檢於天命，嗚呼！世之君子，不知人生於寅之旨，而徒曰：敬畏者，鮮不至於助忘而失其本。余故以伯生爲寅之字，此乃舜典與無逸之本旨也。悟者必以予言爲然矣。

守耕說

嘉定唐虔伯與予一再晤，然心獨慕愛其爲人。吾友潘子實、李浩卿皆虔伯之友也。二君數爲予言虔伯，予因二君蓋知虔伯也。虔伯之舅曰沈翁，以誠長者見稱鄉里，力耕六十年矣。未有子，得虔伯爲其女夫，予因虔伯蓋知翁也。翁名其居之室曰守耕，虔伯因二君使予爲說，予曰：耕稼之事，古之大聖大賢，當其未遇，不憚躬爲之。至孔子乃不復以此教人，蓋嘗拒樊遲之請，而又曰：耕也，鋤在其中矣。謂孔子不耕乎？而鈞而弋而獵較，則孔子未嘗不耕也。孔子以爲如適其時，不憚躬爲之矣。然可以爲君子之時，而不可以爲君子之學。君子之學不耕，將以治其耕者，故耕者得常事於耕，而不耕者亦無害於不耕。夫其不耕，非晏然逸已而已也。今天下之事舉歸於名。

獨耕者其實存耳。其餘皆晏然逸己而已也。志乎古者爲耕者之實耶。爲不耕者之名耶。作守耕說。

東隅說

東海之際謂之東隅。西海之際謂之西隅。南海之際謂之南隅。北海之際謂之北隅。中央之際謂之中隅。人知四海之際謂之隅。庸詎知中央之謂隅也。知中央之爲隅。庸詎知四海之隅不謂之中耶。子適於其東而號曰東隅。庸詎知三海之際不有與我相角者。從三海之際而觀之。而號曰東隅。去三海之際而觀之。庸詎知我爲東隅者。故東隅者適然者也。方物之生。各有所適。蜀人奚必知越。越人奚必知燕哉。今子處乎東者也。循是以西。天不加圓。地不加方。循是而又東。天不加墮。地不加傾。拜節乎暘谷之地。總轡乎扶桑之墟。仰角宿之旦。啓曜靈之藏。遊遨乎春宮。泛觀乎溟渤。夷然隱几而噓。倚梧而吟者也。故東隅者適然者也。適然則幾乎道矣。

懷竹說

夏太常風流雅韻。寄於楮墨間意之所至。揮洒所及。有不自知。雖爲好事者所珍襲。然不足以爲太常重。蓋太常非命於竹者也。適也。而其子孫懷之者。非囿於竹者也。情也。君子之於其先。雖涕唾遺物。莫不可珍。而愴悽惕忱。有不能自己者。然予有進於是焉。子孫之身。卽祖宗之身也。

竹猶懷之。而况其身乎。凡人作事無法。浪言苟行。此心漫然任其所之。皆由於無所懷之故。知所懷也。則竦息傾慮。擇地而蹈。將不能以一日自安。况曰吾祖宗之身乎。被髮跣袒。而號於市。人謂之狂。俄而纓冠振履。揖讓進退。人卽以爲儒者。在乎懷與不懷之間也。爲太常子孫者。必慎而言。顧而行。深自貴籍。若持重寶焉。惟恐失之。斯善懷矣。苟徒出於一時感動。俄而忘之。注意於殘楮敗墨間。而失其所以重。非君子所謂孝思也。予祖母實太常之孫女。元孫煥與予爲表弟。以懷竹自命。予故最之如此云。

朱欽甫字說

朱欽甫。名邦奇。以其字弗協也。欲更之。歸子曰。古之有名。別稱而已。不必其美也。其有字也。爲卑者設也。諱名而已。不必其協也。必美以協之者。非古也。雖然有教焉。君子不廢也。子之字足。以爲教。而懲諸其名。何謂弗協乎。蓋欽者。天下之事之所以成也。此心少不出於欽。而橫潰恣肆。將隳敗而不可舉。而精神慮慮之所遺者多矣。是以號爲天下之奇材者。知其無以易乎欽。而欽者。所以用奇者也。驕驩之馬。羈轡鞭策。而馳騁乎千里之途。榘梓豫章。參天之木。必就規矩。而充乎棟梁之用。若必泛駕。必銜轂。必擁腫屈曲。以爲奇者。非奇也。君子之道。智足以高天下。而不輕用其智。勇足以懾天下。而不輕用其勇。有絕世之姿。而常不敢有先乎庸人之心。故其智勇奮而

天下莫能當。若必狂走叫號，狹其所貴，而希心於距弛之士，以爲奇者，非奇也。昔者帝堯之時，天下之英才，並庸於朝，於是僉舉治水者，莫能出鯀焉。夫英賢之聚也，治水之大任也，而莫能舍鯀也，則鯀者天下之奇材，而弗欽焉。其與庸無幾，兵之詭變，君子惡之，然吾讀孫子之書，多警畏之辭，而以處女用脫兔，孫子之爲奇者，無出於是。欽父可以類觀矣。胡可更也。吾嘗聞其崖略於洛閩諸君子，欽甫不以予言爲迂，當爲欽父終日陳之。

周時化字說

周永寧時化，居婁門，年甚少，卽舍所學，遊于諸侯王，故趙王賢而好書，時化挾書以往，王頗優遇之。旣而之大梁，今鎮平王中尉西亭公，尤賢而好書，故時化歲時往來大梁，一日過余，求爲其字之說。古者冠而字，賓爲之辭，禮也。時化冠久矣，而其名與字又無當也。然古之命名，不必皆有其義，字而賓贈之，雖不當冠之時可也。昔漢東平王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大將軍王鳳以爲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議者多稱鳳策，而不知王求書而不予，何漢示之不廣也。國家太平二百年，王子雖無事任，而禁網闊略，故得時購四方之書，廣廈細旃，從容論道，豈非天子之賜，而國家永寧之効歟。而時化亦得以其時，彈鋏而遊於侯王之門，蓋比于天地之陶鈞，而蟲魚皆獲自遂其生，此其所以自喻者。其在

此也。

莊氏二子字說

莊氏有二子。其伯曰文美。予字之曰德實。其仲曰文華。予子之曰德誠。且告之曰。文太美則飾。太華則浮。浮飾相與。敝之極也。今之時則然矣。夫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巧不知拙。辨不如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欲文之美。莫若德之實。欲文之華。莫若德之誠。以文爲文。莫若以質爲文。質之所以生文者而盡也。一日節縮。十日而贏。衣不鮮好。可以常服。食不甘珍。可以常飧。故曰。貴無色也。賁爲無色。非無色而後賁也。吳在東南隅。古之僻壤。泰伯仲雍之至也。予始怪之。而後知聖人之用心也。彼以聖賢之德。神明之胄。目覩中原文物之感。祕而弗施。乃和于俗。若人裸國。而顧解其衣。以其民含朴而不可以漓之也。洎通上國。始失其故。奔潰放逸。莫之能止。文愈勝。僞愈滋。俗愈漓矣。聞之長老言。洪武間。民不梁肉。閭閻無文采。女至笄而不飾。市不居異貨。宴客者不兼味。室無高垣。茅舍隣比。強不暴弱。不及二百年。其存者有幾也。予少之時。所聞所見。今又不知其幾變也。大抵始於城市。而後及於郊外。始於衣冠之家。而後及於城市。人之有欲。何所底止。相誇相勝。莫知其已。負販之徒。道而遇華衣者。則目睨視。嘖嘖歎不已。東隣之子。食美食。西隣之子。從其母而啼。婚姻聘好。酒食宴召。送往迎來。不問家之有無。曰。吾懼爲人笑也。文之敝。至于此乎。

非獨吾吳。天下猶是也。莊氏居吾里中。獨以朴素自好。務本力業。供役於縣。爲王家良民。德實自樹立門戶。而德誠費王氏。皆以敦厚爲人所信愛。此殆流風末俗所浸濯而未及者。其可不深自愛惜。以卽其所謂實而勿事於飾。求其所謂誠而勿事於浮。禮失而求之野。吾猶有望也。

二子字說

予昔遊吳郡之西山。西山並太湖。其山曰光福。而仲子生於家。故以福孫名之。其後三年。季子生於安亭。而予在崑山之宣化里。故名曰安孫。於是福孫且冠娶。予因爾雅之義。字福孫以子祐。字安孫以子寧。念昔與其母共處顛危困厄之中。室家權聚之日。蓋少。非有昔人之勤勞天下。而弗能子其子也。以是志之。蓋出於其母之意云。今母亡久矣。二子能勿自傷。而思所以立身行道。求無愧於所生哉。抑此偶與古之羊叔子管幼安之名同。二公生於晉魏之世。高風大節。邈不可及。使孔子稱之。亦必以爲夷惠之儔。夫士期以自修其身。至於富貴。非所能必。幼安之隱。叔子之仕。予難以擬其後。若其淵雅高尚。以道素自居。則士誠不可一日而無此。不然要爲流俗之人。苟得爵祿功名顯於世。亦鄙夫也。

士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

天下之治。繫乎人臣之有其德。而才不與焉。夫天下之才未嘗無也。所賴以致至治者。非其

才之難。而所以用其才者難也。能用其才。係乎人臣之有其德而已矣。所謂德者。必其資性之純。而心術之正。是故其氣剛以毅。出于正直。而必不至于佞。其心寬以恕。出于忠厚。而必不至于薄。如此可謂有其德矣。而後以其才用之。故天下服其正直之氣。而樂其忠厚之化。而人心世道實係之。夫才者。行于一時。則固一時之善而已也。行于一事。則固一事之善而已也。惟正直忠厚之道。其用爲不窮。士之立朝而不以此。則餘無可取矣。善乎豫章羅氏之言。士立朝之道。不爲驚世可喜。燁然赫然。以爲人臣之偉節。惟以正直忠厚爲本。儒者之論。何其切近而篤實也。夫所謂本者。言士之用世。其所施爲措置。蓋未暇論。而不可窮之業。實根底于此也。夫木之有本。本旣撥。則枝葉無所寄託矣。士之有德。德旣墮。則才猷無所附麗矣。蓋有其德。而後其才可以成天下之事。無其德。則才之所用。適足以償天下之事而已矣。夫人君治四海之衆。一人不能獨爲。而與海內之士共之。士之欲行其志者。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三公九卿百司庶府。設官分職。如此其衆也。天下之才。惟天子所以使之。蓋自一命以上。無虛位也。無乏人也。則人人盡其才。因其職以自效。舉目前之事。則旣能辦飭矣。夫正直也。忠厚也。士無此二者。皆能任天下之事。皆能治天下之民。皆能建天下之功。皆能興天下之業。然有利焉。不勝其害也。有得焉。不勝其失也。天下幸而無事。人臣安享祿位。以爲才如是足矣。不知其俗之漸靡。積習而不可挽也。故士必本之以正直忠厚。

其大者固已磊落卓犖，自立于世，然後隨其所受之職，皆能不違于道，是故與之任天下之事，而事必集，與之治天下之民，而民必安，與之建天下之功，興天下之業，功成業廣，而後無患，嗚呼！此正直忠厚之道所以爲本也。且所謂正直者何也？氣之剛以毅也，其質近乎義，而心術之正，必不苟爲佞。天子欲有所爲，而不敢以或阿，羣臣皆以爲然，而不肯以或同。天子有失，必規，羣臣有姦，必發，事有庇于民，益于國，爭之而必行，有病于民，害于國，爭之而必不行，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不善，可與爲義，而不可與爲不義，萬鈞之重，不爲懼，雷霆之威，不爲怵，諛諛乎無所隱也，蹇蹇乎無所避也，侃侃乎無所撓也，亶亶乎必致之也。人主爲之改容，姦萌爲之弭息，四夷聞之，而不敢窺伺，此正直之臣也。其在于古，若排闥折檻，引裾壞麻之類，皆可以言正直也。其大者如汲黯、蕭望之、李固、宋璟、張九齡、陸贄、李沆、范仲淹、李綱之徒是也。所謂忠厚者何也？心之寬以恕也，其質近于仁，而心術之厚，必不苟爲薄，輔天子而以寬仁，與羣臣處而不求爲異。天子有過，而非心逸志爲之潛消而不知，人臣有失，務包容其小而愛惜其才，可以裨國，而不便于民不行，可以取名而無益于國不舉，如泰山之安而不搖，如深淵之靜而莫測，休休乎其無所不容也，粥粥乎其無所能也，渾渾乎其無辨也，與與乎其可卽也。君德賴以培養，生民賴以滋息，社稷賴以鎮定，此忠厚之臣也。其在于古，若償金、脫驂、翻羹、唾面之類，皆可以言忠厚也。其大者則如曹參、周勃、丙吉。

狄仁傑、郭子儀、裴度、呂端、王旦、韓琦之徒是也。或者曰：正直近于伉厲，容有激天下之變，是固有之。然剌方爲圓，以規世好。君子終不避伉厲之譏，而出于此也。忠厚近于無能，容有以養天下之弊，是故有之。然鏗厚爲薄，以索人情。君子終不避不能之誚，而出于此也。大抵由于質性之美，而原于心術之正，則正直而不至于伉厲，忠厚而不至于無能，此自然之理。故士而舍此，欲以委隨變化而謂之通，凌詖盡察而謂之能，此則天下之所謂才，而非士之所貴也。唐虞之感，其臣皆有神聖之姿，其功與天地並，若非人之所能爲者也。然君臣之相勉戒，不過曰直清，曰弼直，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何其近于人情也。古之聖賢，所以佐其君者，不過如此而已矣。迪知忱恂，夏之所以有室大競也。惟茲有陳、商，之所以格于皇天也。秉德迪知，周之所以怙冒聞于上帝也。夫其正直如此，忠厚如此，故能循道履信，而功業所至，乃與天地並。成王之命君陳曰：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此告之以正直也。曰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人，必有忍，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此告之以忠厚也。天下之勢，欲其直常趨于佞，欲其厚常趨于薄，世道之不可挽如此。是以不惟士之所貴者如此，而有國家者，務培養之，以伸伉直之氣，而全忠厚之體。孔子生于周末，褒史魚之直，惡祝鮀之佞，思史之闕文，而稱周公之訓，其所感者深矣。夫相噓以成風，相吹而成俗，隆沍之時，一人噓之不能爲熱也，炎赫之景，一人吹之不能爲寒也。

天下有一正直者。崇獎之而不抑之以佞厲。若文帝之信申屠嘉也。有一忠厚者。敦尚之而不噉之以無能。若光武之封卓茂也。如此則天下知所慕效矣。此在天子與公卿大臣之事。誠如此則百僚師師皆忱恂于九德之行。而羔羊之正直。行葦之忠厚。可以遠追于成周之盛也。謹論。

太極在先天範圍之內

天下之道。不可以象求也。以象求道。則道局于象。而有所不該。以言求象。則象滯于言。而有所不盡。嗟夫。古之聖賢。本以天下之道不著。而以象該天下之道。本以天下之象不詳。而以言盡天下之象。卒之象立言設。而反有所不該不盡。則聖賢之心。于是乎窮。雖然。聖賢固非逞奇眩異。苟爲制作。以駭于天下。則其始之爲象也。將謂其足以該道也。其後之爲言也。將謂其足以盡象也。象有不該之道。而言有不盡之象。則聖賢不輕以爲之名。由此言之。則天下之道。不可無聖賢之象。而天下之象。不可無聖賢之言。先天之圖。伏羲之象也。太極之圖。與說周子之言也。天下無異道。則無異象。無異象。則無異言。奮乎千百世之上。而常符于千百世之下。奮乎千百世之下。而常符于千百世之上。是先天之與太極也。豈可以先後大小而區別之耶。然謂太極在先天範圍之內者何也。天下之道。太極而已矣。太極之動靜陰陽而已矣。陰陽之變合。五行而已矣。五行之化生。男女善惡。萬物萬事而已矣。聖人愚人君子小人之別。動靜修違之間而已矣。而太極圖者。

爲數言以括之而未始遺也。則夫先天雖上古聖人之作。寧能有以加乎周子之書。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周還布列。寧有出于太極陰陽五行男女善惡萬事萬物聖人君子小人之外。而曰範圍焉者。固非以不該不盡爲周子病。而獨爲夫周子之未離乎言也。未離乎言。則固不若先天之籠統包括淵涵渾淪于忘言之天也。聖賢之始爲說于天下。固謂可以盡象而該道。而明言曉告。以振斯世之聾瞶。孰知夫象之所不該者。象不能盡。而言之所不盡者。非言之所喻也。上古之初。文字未立。易之道渾渾焉。流行於天地之間。俯仰遠近。巨細高卑。往來升降。浮沉飛躍。有自者皆得之而爲象。天下未嘗有易。而爲易者未嘗忘。迨夫羲皇有作。始爲先天之圖。天下之道。一切寓之于方圓奇偶之間。如明鑑設而妍媸形。淵水澄而毛髮燭。然而失之者。猶不免狗象之病。則天下固已恨其未能歸于無象之天。而孰謂其生于聖遠言湮之後。建圖屬奮。嘒嘒然指其何者爲太極。爲陰陽。爲五行。爲男女善惡萬物萬事。爲聖人君子小人。其言如此之詳也。而可同于無言之教耶。故曰。圖雖無文。終日言之而不盡也。噫。惟其無文。故言之而不盡。而言之所可盡者。有言故也。故自先天之易。羲皇未嘗以一言告天下。而千古聖人紛紛有作。舉莫出其範圍。以艮爲首。夏之連山也。而不能易先天之艮也。以坤爲首。商之歸藏也。而不能易先天之坤也。取八卦而更置之。周之周易也。而不能易先天之八卦也。暢皇極而衍大法。而有取夫表裏之說。觀瓊璣以

察時變而有取夫順逆之數。作經法天。而必始于文字之祖。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而必尙夫十三卦之象。未始爲聲音也。而言律呂者推之。未始爲歷象也。而言十二辰十六會三千六百年者推之。未始爲寒暑晝夜風雨露雷也。而言天地之變化者推之。未始爲性情形體走飛草木也。而言萬物之感應者推之。未始爲元會運世歲月日辰也。而言天地之始終者推之。未始爲皇帝王伯易書詩春秋也。而言聖賢之事業者推之。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則太極之立也。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則動靜之機也。乾兌離震居左。而爲天卦。巽坎艮坤居右。而爲地卦。所以分陰分陽而立兩儀也。乾坤亥巳。天地之戶。陰陽所以互藏其宅也。否泰寅申。人鬼之方。天地相交。生生之所以不息也。以消長求之。而動靜見。以淑慝求之。而聖人君子小人分。先天未嘗言太極也。而太極無所不該。太極言太極。則亦太極之說耳。是故無言者。不假言以傳。是有以盡天下之所不言。有言者待言以明。而不能盡天下之言。自羲皇而下。所以敷衍先天之說者愈詳。而卒不能自爲一說。自立一義。以出六十四卦之外。譬之子孫雖多。而皆本于祖宗之一體。故太極者。先天之子孫也。雖然。有先天則太極可以無作。而周子豈若斯之贅也。蓋天下不知道。聖賢不得不托于象。天下不知象。聖賢不得不詳于言。于是始挾天地之祕以洩之。自文王已不能無言。而易有太極。孔子亦不能自默于韋編三絕之餘矣。大饗尙元酒。而醴酒之用也。食先黍稷。而稻粱之飯也。

祭先太羹而庶羞之飽也。嗚呼！亦其勢之所趨也。

泰伯至德

聖人者能盡乎天下之至情者也。夫以物與人情之所安則必受。受之而安焉。情之所不安則必不受。雖受之而必不慊焉。人之喜怒發于心。不待聲色笑貌而喻。而意之所在。有望而知者。故受物于人。不在乎與不與之迹。而在于安與不安之間。此天下之情也。天下之情。天下之所同。而濡滯迂緩貪昧隱忍。將有不得盡其情者。惟聖人之心。爲至公而無累。故有以盡乎天下之至情。論語之書。不以讓訓天下。而言讓者二。伯夷稱賢人。泰伯稱至德是已。夫讓非聖人之所貴也。苟以異于頑鈍無恥之徒而已矣。而好名喜異。人之所同患。使天下相率慕之。而爲琦魁之行。則天下將有不勝其弊者。春秋之時。魯隱宋穆。親絜其國以與人。而弑衞之禍。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國內大亂者再世。吳延陵季子。可謂行義不顧者矣。然親見王僚之弑。卒不能出一計以定其禍。身死之後。僅三十年。而吳國爲沼。以延陵季子而猶不能無憾者。故讓之而不得其情。其禍甚于爭。苟得其情。則武王之爭。可以同于伯夷。故聖人之貴得其情也。伯夷叔齊。天下之義士也。伯夷順其父之志。而以國與其弟。然終於叔齊之不敢受。而父之志終不遂矣。夫家人父子之間。豈無幾微見于顏色。必待君終無嫡嗣之日。相與褻裳而去之。異乎民無得而稱者矣。故聖人以爲賢。

人而已。蓋至于泰伯，而後爲天下之至德也。古今之讓，未有如泰伯之曲盡其情者。蓋有伯夷之心，而無伯夷之迹。有泰伯之事，而後可以遂伯夷之心。故泰伯之德不可及矣。自太史公好爲異論，以爲太王有翦商之心，將遂傳季歷以及文王。鄭康成何晏之徒，祖而述之。世之說者，遂以爲雖以國讓，而實以天下讓。不以其盡父子之情，而以其全君臣之義。故孔子大之。夫湯武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無私于天下。天下歸之而不辭也。使其家密相付授，陰謀傾奪。雖世嗣亦以是定。則何以異于曹操司馬懿之徒也。太王迫于戎狄，奔亡救敗之餘。又當武丁朝諸侯之世。雖欲狡焉以窺大物，其志亦無由萌矣。就使泰伯逆覩百年未至之兆，而舉他人之物爲讓。此亦好名不情之甚。亦非孔子之所取。聖人無意必固我之私。須臾之間，常不能以預定。而曰百年之必至于此，不幾于怪誕而不經耶。蓋翦商之事，先儒嘗以辨之。而論語之注，釐革之未盡者也。說者徒以太王溺愛少子而有此。此晉獻公漢高祖中人以下之所爲。而太王必不至于是。故以傳歷及昌。爲有天下之大計。殊不知兒女之情，賢者之所不免也。篡逆之惡，中人之所不爲也。詩云：愛及姜女。來朝走馬。孟子以爲太王之好色也。詩人之意未必然。而孟子之言亦不爲過。太王固不勝其區區之私，以與其季子。泰伯能順而成之。此泰伯所以爲能讓也。泰伯之去，不于傳位之日。而于採藥之時。此泰伯之讓，所以無得而稱也。使太王有其意，而吾與之並立于此。太王賢者，亦終勝

其邪心以與我也。吾于是明言而公讓之。則太王終乎不忍言。而其弟終于不忍受。是亦如夷齊之終不遂其父之志而已矣。張子房教四皓以羽翼太子。其事近正。而終于傷父之心。申生徘徊不去。其心則恭。而陷父子殺嫡之罪。故成而爲惠帝。不成而爲申生。皆非也。惟泰伯不可及矣。孔子所謂以天下讓者。國與天下。常言之通稱也。苟得其讓。奚辨于國與天下也。苟盡其道。奚擇于君臣父子也。讓其自有之國。則不信。而求其讓于所未有之天下。舍家庭父子之愛。勦百年以後君臣之事而爲之說。是孤竹不爲賢。而必箕頽以爲大。歷山不爲孝。而必首陽以爲高。諸儒之論之謬也。夫先意承志。孝子之至也。泰伯能得之。故泰伯之所爲。迺匹夫匹婦之所爲。當然者。夫惟匹夫匹婦以爲當然。是天下之至情也。

忠恕違道不遠

天下不求道于有。而求道于無。求道于無。而道始荒矣。求道于有。而道始存矣。求道者非求其無也。求其無者非求也。蓋道根諸心。心所自有。奚庸之他。故求道于有者。求諸心之謂也。自堯舜禹湯之迹遠。文武周公之學荒。世之論道者。不勝其說。而求道者。不勝其塗。汶汶紛紛。孔氏之門。辭而闕之。日不足也。而爲之說曰。忠恕則足以近道。夫天下方苦于道之難求。其說宏遠恣肆。窮天極地。嘵嘵焉。唯恐其言之不詳。萃其終身之力。白首有不得其源者。而孔氏之徒。一言以蔽

之。何其言之簡而功之徑也。嗟乎。道固然也。非孔氏之徒爲之也。天下之患。在于不知道。知其物而后能取之。知其途而后能由之。知其的而后能射之。夫然後取之而獲。由之而至。射之而中也。不知其道而求之。何怪其言愈多。力愈勤。而愈不至也。嗟乎。亦取之心而已。謂道爲遠人。而心亦遠人乎。天命之謂性。率是性而爲道。心卽道也。舍心以言道。則爲荒遠。荒遠非道。含道以言心。則爲形軀。形軀非心。道也者。無所不盡。而心者。道之舍也。故曰。天聰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可以爲堯舜禹湯文武。可以作禮樂。可以齊萬物。可以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前之而莫測。其所以始。後之而莫旣。其所以終。游乎無窮。而莫知其方。此心之所以爲心者也。心以會道。而私或漓之。心以通道。而私或間之。心失其所以爲心。故道失其所以爲道。詩曰。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嗚呼。亦反之心而已矣。忠恕者。反諸其心。逼漓去間之道也。性者。則無事乎此矣。下焉者可勉也。匹夫懷千金之璧。途而失之。烏得不從其途而求之也。物我之未融。形骸之未化。不能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融而化之。體烏有不一乎。故自聖人以下。未嘗不勉勉于茲也。爲人子者。以父之心爲心。則何患乎不孝。爲人臣者。以君之心爲心。則何患乎不忠。居乎前後左右者。而以前後左右之心爲心。則何患乎上下四方之不均。故忠恕非有所增益之也。求吾之心也。翳去而目明。垢去而鑑明。私去而心明。心明而道在是矣。故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故曰。神

而明之。存乎其人。神而明之。言此心也。愚智之障去。而聖賢可爲。中和之性流。而禮樂可作。形骸之窒通。而萬物可育。天人之界徹。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可一。孔氏之學。何其簡而易。徑而要也。抑此所謂忠恕者。先儒以爲學者之忠恕耳。嘗試推之。程子之言曰。充拓之。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萬物一也。宇宙會合。由忠恕之故。宇宙澆漓。由不忠恕之故。秦漢以來。上下之分嚴。君臣之情塞。失均于貧富。奔命于征求。駢死于誅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者多矣。長人者。可無意于斯乎。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道敬于天下。而君子會諸心。而猶有待于外者。理一故也。夫心無待于外者也。待于外非心也。何者。勢有心迹之判。而理無內外之殊。道通天下之故。而心極宇宙之量。天下信心而疑耳目。其說是內而非外。自謂其心之大也。而不知心之大。而拒于其外。則有所不包。天下徇耳目而遺心。其說則徇象而拘迹。自謂其用之妙也。而不知用之妙。而沮于其內。則有所不達。合外以爲內。而後知心之大也。由內以爲外。而後知用之妙也。子思子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學者疑之。以爲德性所以爲內也。問學所以爲外也。事于外則苦于支離之弊。專于內則馳于元妙之歸。大者窮極高虛而無所底止。小者役役焉汨沒以終身。外之于內。若是其相戾也。德性之與學問。若是其相悖也。尊德性之與道問學。若是其不相侔也。嗟乎。夫孰知子思之言。合內外而一。其散于天

下者而會諸其心乎。今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何爲者也。苟徒形骸而已耳。飲食動作而已耳。則與夫翾飛蠕動者，奚以異也。而乃超然異于羣生，爲萬物之靈，而天下之尊莫尊于人。則以其德性之尊而已。二五搆精，造化萬有，皆同于天。而會其精于人。人而會其精于心。至清而不滓也。至純而不瑕也。至貴而不敵也。至富而不倫也。得之而爲德，生之而爲性。德性之有，貫乎天地矣。冒乎羣生矣。紀乎萬用矣。磅礴乎無端無紀，而周流乎至靜至正矣。故謂之降衷，謂之明命，謂之受中，謂之立極，皆取尊名焉。尊于天而賤于人，與之者之重，而受之者之輕，是橫奇寶于道，而委珪組以逐屠沽也。折枝之命，受之者不敢委，抱關之位，居之者不敢懈，而况吾受諸天而不偶然者，而褻天棄天，而甘心焉，謂之何哉。故君子欲以盡其爲人者，其道在于尊德性，而其所以致其德性之尊者，其詳在于問學而已。尊德性者，非以專于內而不兼乎外，而道問學者，非以徒驚乎外而忘其內也。德性不離于事物，則尊之者不離于問學矣。散于天下而一于心，尊吾心則天下之理會不出乎一心，而不外乎天下。道問學則天下之理熟，萬者熟而后一者純也。易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書曰：安汝止，惟幾惟康。聖人以爲深于志，止于心，足以已矣，而必幾焉康焉，研審而不遺，思惟而不怠，誠以辨于務，而深可遠，審于幾康，而止可安也。使百九十二之文，無用于撲，則所謂受命如響者，果何物，而一日二日之幾不兢兢焉，而堯舜之道，或

幾乎息矣。故知者德性之通也。通天地萬物與人焉。盡精微焉。知新焉。所以通之也。行者德性之體也。而體天地萬物與人焉。道中庸焉。崇禮焉。所以體之也。雖其戒謹恐懼。以立天下之大本者。固不待于物感事變之交。然而知崇禮卑。窮理踐實。要之亦不失吾高明廣大之體。以究其溫故敦厚之功而已矣。故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周物而不過乎性之智。濟世而不外乎性之仁。天下之理。無出于德性之外。而道問學所以盡尊德性之功。射藝之游。非拳捷之逞也。洒掃之末。固精義之學也。徐行之微。固堯舜之道也。經史之業。非亡羊之路也。本末源流。一以貫之矣。舜之命曰。惟精惟一。允之誥曰。制事制心。孔之教曰。博文約禮。精以歸一。義以全禮。博以致約。千聖相傳之秘。其在茲乎。吳文正以爲道問學之功有六。而尊德性之功一而已矣。斯言可謂發越無餘矣。由是而言。則知外德性以爲問學者。猶知化物。世之所謂博洽之學。雕蟲之技。傳經之家。若司馬遷。劉向。鄭元。王弼之流也。外學問而爲尊德性者。馳空入幻。世之所謂頓悟之習。玄牝之學。明心之說。若關尹。老聃。瞿曇。鳩摩之屬也。自漢以來。出彼入此。吾道不墮如髮。至關洛數子者。出。得子思之緒于殘篇。亦已燦然指世之迷途矣。然議者猶謂新安金谿之異旨。德性問學之專門。徒泥鵝湖是非之辨。而不知相里勤五侯各立門戶之非。嗚呼。德性吾所有也。學問我所事也。爲之而自知之矣。不知論此。而徒欲起大儒于九原。辨聚訟于兩家。乃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也。噫。

六言六蔽

天下之理盡于學矣。而天之所與者不可恃也。何也。限于氣也。限于氣則有所偏。徇其偏而不求至其中。則往往遂其性之所近。其偏者日以重。而不能者終懵焉而莫之知。卒以自陷于偏。誠邪道之歸。而不適乎大中至正之矩。其美也。祇所以爲蔽也。天之所與。果可恃也哉。故夫求至于中者。莫如學也。疏之則通。拭之則明。矯之則直。砥勵之則精密。培養之則成遂。夫物則亦有然也。而况于人乎。况于學乎。學也者。以明理也。理明則德全。德全則氣不能爲之限。夫是之謂能成其天。故氣質之用小。而學問之功大。糠粃眯目。則天地爲之易位。彼美貧之爲尤物也。豈直糠粃之謂哉。今夫仁智信直勇剛。是六者。世之所美也。夫人而能好之。則固可以謂之君子。而世之所指稱者。若是焉。亦足矣。聖人曰。是六者皆有蔽。惟好學爲無蔽。非六者之足恃。而好學者之足恃也。夫豈以六者之不美哉。天以是理全畀于人。固不以人人殊也。是故有溫良慈愛之懿。有辨別剖析之明。有眞實無妄之誠。有順理無罔之心。有強毅果敢之氣。殘忍之不足以勝吾仁。眩瞽之不足以勝吾智。詐僞之不足以勝吾信。回互之不足以勝吾直。懦怯之不足以勝吾剛勇。其性則然也。然而氣之參錯不齊。而五行之分數有多寡。則因其偏重者而勝焉。偏而好。好而不學。則蔽。蔽于有餘而不能以自哀。蔽于不足而不能以自益。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信者

以執滯用。直者以攻訐用。剛勇者以強戾用。彼固以沾沾自喜。而不知去道也。日遠矣。是以聖人不恃乎天。而求備于人。不恃乎天。所以去其蔽。求備于人。所以全其美。臯陶言九德。皆以其氣質之性。而濟之變化進修之學。而夔之典樂。亦不外乎直溫寬粟之數語。晏嬰曰。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馬或奔踉而致千里。謂其能偃然以就吾之鞭策也。調習之不馴。泛駕之不止。則百里之不致。昔夫子之門。固皆天下之英也。參之魯。可以謂之確。柴之愚。可以謂之厚。師之辟。可以謂之文。由之嗛。可以謂之直。而夫子則謂之魯焉而已矣。愚焉而已矣。辟且嗛焉而已矣。略其所美。而稽其所蔽。美者不足恃。而其蔽者深可憂也。是以君子知天之所以畀吾者。恐焉若有所負也。汲汲焉不能自己也。退退焉不敢自謂已足也。我惟理之求而已。于是有探索考究之學。于是有沉潛默識之功。于是有省察克治之力。于是有去偏救弊之術。于是有深造極詣之方。于是有消融渾化之妙。過者以損。不及者以益。夫然後有以得其理而無所蔽。愛人仁也。而惡不肖亦仁也。不可罔智也。而可欺亦智也。踐言信也。而變通亦信也。無隱直也。而委曲亦直也。無所不伸。無所不爲。剛勇也。而有所不伸。有所不爲。亦剛勇也。惟好學者故仁。惟仁故智。而信直剛勇皆舉之矣。若一元而司四氣之運。若中央而觀四方之至。有六者之用。而無六者之蔽。是六者性。而我無加焉。是六者質也。而矯克振勵之功爲不少矣。大哉學之道乎。夫子與子路。蓋每

每言之而伉直自用。卒無改于冠雞起舞之習。去就不明。汶汶以沒。悲夫。美之爲蔽。乃至于此。自昔聰明絕異者爲不少。而卒自叛于道。而爲天下之罪人者。其始皆由于質之美。蓋以其聰明絕異之資。而自信其不該不偏之見。以成其偏倚詭僻之行。則將何所不至。故曰。老子有見于屈。無見于伸。慎子有見于後。無見于先。宋子有見于少。無見于多。墨子有見于齊。無見于畸。莊子有見于天。無見于人。有所見而有所不見。此美之所以爲蔽也。由是言之。椎魯朴鈍。非學者之患也。聰明絕異。學者之深患也。

聖人之心公天下

聖人能順諸天下之理而已矣。天下之理。不容于偏。故聖人之心。亦不容以有偏。夫惟不容以有偏。而後足以盡天下之理。大哉聖人之心乎。人皆曰。聖人之心有是非。吾則曰。聖人之心無是非。人皆曰。聖人之心有好惡。吾則曰。聖人之心無好惡。人皆曰。聖人之心有褒貶。吾則曰。聖人之心無褒貶。因物而有是非。是非者。聖人之明。因明而有好惡。好惡者。聖人之情。因情而有褒貶。褒貶者。聖人之言。言生于情。情生于明。明固緣諸物而已。天下之物。固有可是非之理。固有可好惡之理。固有可褒貶之理。取而進之不加增。抑而退之不加損。稱之爲善而非譽。訾之爲惡而非毀。聖人順因其理。無所于是。無所于非。無所于好。無所于惡。無所于褒。無所于貶。遷移變化。進退

伸縮。惟其所遇。不可端倪。曰是非好惡褒貶云者。吾姑以是觀聖人之心之著而已。非以爲聖人之心泥于是也。何者。順因諸理也。理故一。一故無所不公。而彼區區有爲之應迹。固其所謂塵垢糝糠糟粕煨燼云者。而奚足以芥蒂于聖人之心也哉。今夫理之散于天下。其是非曲直可否輕重。隨物而在。無不分明。其遇于情而偏之也。天下之物。于是而始不得其平。天下之心。至是而始不得其公。專而不咸。隘而不宏。藏匿而不化。膠固而不解。紛擾焉而不釋。日以其情與天下相角。執其先以應其後。舉乎彼以該乎此。攻其瑕而忘其堅。愛而不知其惡。憎而不知其美。強立而不返終其身焉。其于愛憎取舍。若枘鑿焉。不相易也。是何也。以情勝也。情勝則有我而無物。其不能公天下之心。固也。夫天下之物。以天下之理處之而已。而曷容有我于其間哉。故惟無我。而後爲聖人。而後其心能公天下。嗟乎。聖人之心。猶天也。陽舒而陰慘。旦明而暮晦。生長肅殺。不一其職。風雨露雷。不一其施。而萬物之巨者。細者。高者。下者。栽者。傾者。成遂者。夭闕者。變易者。流遷者。枯偃而憔悴者。壯盛而猥大者。仆而起者。息而消者。彼固以隨乎氣之所至。在萬物爲適當耳。造物者則何所私哉。是故聖人順因天下之理。不累于有我之情。天下之人。所謂聰明仁聖。德充而業完者。固未可以人人求也。而人又什百千萬之。不可以一律齊也。固有能于此。而不能通于彼。失于早而圖之于末。百不可觀。而一有可取。世之所謂小人者。猶有所長。而賢者。或難于十全也。故

聖人亦以天下之情與天下而已矣。故曰：孔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聖人之心，公天下也。夫獨管仲乎哉？管仲者，固其一事也。言天者，無端也。指其昭昭之多，曰：天之大き是而已矣。言聖人者，無象也。指其稱管仲之事，曰：聖人之公是而已矣。故此一管仲也，世之汨溺者，孰不豔慕之，其德與學，固可略也。至于鄙賤之甚者，則擯絕之，不以入于耳。而奚功之足云？聖人曰：管仲之器小哉。又曰：管仲人也，如其仁，如其仁，方其稱也，不知其貶也。方其貶也，不知其稱也。管仲之所爲，若二人焉。聖人亦曰：若二人焉，是非在仲也，好惡在仲也，褒貶在仲也。聖人不知也，是故羽山之放，百揆之宅，鯀出禹入，不以爲疑。鹿臺之誅，三監之設，紂滅庚封，不以爲忌。故使鯀能自變，司空之職可復，紂能改創，孟津之師無舉。聖人固未嘗有怒也。朝而放諸野，夕而升諸朝。罪大者，不以議其功，罪輕者，不以蓋其善。順諸其理，而何有于我也。彼世之訾者，則者宮者，莫不以爲棄人也。聖人曰：吾使汝爲樂，吾使汝爲闈，吾使汝爲守。嗚呼！聖人之心之公，固如是也。春秋之書，嚴于大一統，而王之出狩，不容于無貶。明于尊有爵，而諸侯或稱人，重于辨華夷，而戎狄或有稱子。書載二帝三王之文，而秦穆公何人者也。乃以廁之篇末，吾于是眞見聖人之心如天也。使夫人之有過者，不容以自阻，而小善者，亦有以自遂。見容于聖人者，不敢不勉，而得罪于聖人者，惴惴焉不敢自安。是又聖人之教之也。嗚呼！聖人之功大矣。

史稱安隗素行何如

將以圖天下之變。而所以自治者。不可不嚴也。夫士君子以其身任天下之事。而適當其潰敗決裂之際。而天下之事之變。不可以急返而力拯之也。天下之小人。方乘時肆志。逞其所欲。而其氣之薰灼熾燄。凌轡震盪。勃焉有不可遏之勢。而君子者。以其弱植之身。惴惴焉而日與之角。以吾之衰。敵彼之強。以吾之寡。敵彼之衆。以吾之明白疎闊。洞然無防閑之設。立彼閃忽詭詐之中。機智陷阱之區。斯時也。勢不足恃也。恃吾之有道而已。夫道有時而不能勝。勢然而循理以須。其未定之天。而或勝焉。或不勝焉。猶足以持之也。設使吾之所自立者。已自陷于頽僻。則小人之投閒抵巇。其將何所不至哉。吾既無所恃。而吾之所恃又亡。而輕試于小人之鋒。卒之名隳業墮。而身與之俱斃焉。由是言之。小人得志于天下。非盡小人之罪也。君子亦與有責焉耳矣。愚讀漢史。未嘗不嘆安隗所處之真善。而又以嘉范擘之知言也。夫不曰小人之不加害于君子。而特曰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誠有以見君子得持勝之道也。嘗謂天下之所以稱爲君子小人者。非生而有是名也。蹈道而行之。謂之君子。背道而行之。謂之小人。所謂蹈道而行者。素行必嚴。嚴者非爲小人而設也。以其君子之道固然也。背道而行者。則淫佚放縱。無所不爲矣。夫其淫佚放縱者。亦非爲害君子而設也。以其小人之道固然也。此淑慝之大分。自古邪正之所以相軋。而世

道之所以升降者，係此也。小人固挾其所以爲小人者，以恣其惡，而君子者，不知其所以爲君子而制之，則君子小人之分，吾亦無以定其極矣。而又安能取勝負于其間哉？是故君子所以成功者，勢也。所以定勢者，道也。勢有所待于外而不可必，道固吾之所挾以常伸者。易言陰陽之義備矣。消長進退，損益盈虛，每以時運爲之變化，而辭亦因之屢遷。而至其所謂道者，則無往而不著。其然以明君子之所行者，有常而不易，至一而無二。立乎是非利害之途，而獨守其貞，不以消而亡，不以長而存，不以進而滿，不以退而缺，不以損而隕，不以益而茁，不以盈而耀，不以虛而約，一之于天而已。天者君子所以定其極也，而物何與焉？小人何與焉？小人之能害與不能害，何與焉？天道當擊斂肅殺之候，其所以爲生者，宜剝盡而不存矣，而完聚凝固，不至于陰之感，而喪其所以生者，故卒之太和回輓，勃焉盜焉，變而爲朱明長嬴之氣。君子當小人之時，亦唯無喪其所以爲君子者而已矣。無喪其所以爲君子者，亦唯無喪其素行而已矣。素行嚴則守不放，守不放則節無毀，節無毀則道常伸。如兩敵對壘，雖未得殄滅之會，而所以禦其游兵，防其鈔掠者，不可一息而弛也。不然則移晷瞬目之間，而彼已伺其便而乘其隙矣。故曰不恃敵之可勝，而恃吾有以勝之。勝之者，非求勝于彼也。勝于所以爲我者而已矣。怒皆裂目，非君子之勇也。擐甲厲兵，非王者之師也。冠帶佩劍而高談仁義，是所以化強暴之術。東漢之世外，威宦豎之禍，纏綿糾結。

而不可解。一時賢人君子，相與勞心焦思，感慨發憤，正色于巖廊，清議于田野，求其有以少紓一
旦之禍，適足以磨虎之牙，更相枕藉，駢首而死者，不可勝計。然而考其素行，非其過于忤物，則其
失于防閑者也。陳竇一代之英，以身排難，而至于貪天之功，親戚子弟，帶紱裂土，布在有位，內不
足以遠權勢，外不足以孚人心，張奐北州之豪士，猶不能使之相信，而爲羣閹所賣，吁，亦可悲矣。
名爲天下之君子，而以其不純乎君子者，而與羣小較力，是所以齎寇兵而助之攻也。是以君子
有危言之時，而無毀行之日，所以持天下邪正相軋之機，而直以道勝之耳。故曰：春秋之義，以貴
治賤，以賢始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召陵之師，不足以折水濱之對，文王之道，不足以救於泓之敗，
而楚圍之討，不成不反，慶封之辭，自漢以來，任人國家，如向猛之制于恭顯，訓注之因于仇王，二
李之遞爲出入，五王之自相魚肉，欲以去小人，而失于持勝者多矣。君子所以重有取于安隗也。
雖然，二子亦自守焉而已耳。蓋無益于天下之變也。豈非其節有餘，而權不足回斡大運，撥亂反
正之才，有所短耶。抑光武奪三公之權，崇階美號，徒擁虛器，政權一無所關，二子亦無能爲力矣。
吾獨惜夫撫天下之權，而行不足以自守，才不足以經世，而反以激天下之變，此吾所以歎息于
二公也。

孟子敘道統而不及周公顏子

古之聖賢有遺言而無遺意。得聖賢之意。則可以知聖賢之言。知聖賢之言。則可以明道統之說。夫其有詳有略也。而非有去取也。有先有後也。而非有牴牾也。論其人焉。論其世焉。合其異焉。會其同焉。此所謂意也。苟徇其辭。執其一。以求其紛紜異同之論。則聖賢之言。將有所不達。故以言觀言。則有遺言。以意觀言。則無遺意。雖然。亦謂之無遺言可也。愚于是知周公顏子無異道。而孔子孟子無異說矣。今夫斯道之流行。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由堯舜以至于孟子。中更數千載。可指而數者。如斯而已矣。則已若比肩矣。其不與者。聖賢不得而與也。其與在焉。聖賢不得而廢也。堯不得以與丹朱。而瞽瞍不得奪諸舜也。蓋謂此也。聖賢之論。至孔子而定。繼孔子者。孟子也。孔孟親有之。而親見之者也。後之學者。當據之以爲定。而豈可因之以爲疑哉。當文王之時。周公以元聖而受緝熙之傳。制禮作樂。有身致太平之功。達而在上。使聖人之道大行于天下者。周公其人也是。以東周之夢。爲之惓惓。而易詩書春秋禮樂之刪述。蓋自以爲得繼處周公。而折慕之者亦至矣夫。何孟子獨得而不與之。當孔子之時。顏子以大賢之才。而承博約之訓。墮體黜聰。示不違如愚之教。窮而在下。使聖賢之道大明于天下者。顏子其人也。是以孔子喪子之嘆。痛惜尤深。而殆庶之稱。蓋真以其得聞乎斯道。而許與之者。亦深矣夫。何孟子獨得而輕廢之。嗚呼。此孟子所以爲與之者也。太公望散宜生。可以爲見知。則周公不居其下矣。孟子以此自任。則顏

子不在其後矣。純佑作德而修和之所由賴。敬怠義欲而戒書之所由作。呂散謂之見知。非過也。然而虎踞鷹揚。視夫欣欣休休之氣象何如也。其不敍周公者。夫亦以文王言之。則周公之所師。卽敬止之家學。其視文王若一人焉。父子一道。舉乎此可以該乎彼矣。易作于義。文周孔而班固曰。易更三聖。至于談之與遷。同稱太史。彪之與固。同號班書。蓋昔人之恆辭也。苟執其辭焉。則武王何以不舉乎。他日稱三王而繼之以思兼。孟子之意可知也。性善時中之論。義利王伯之辨。孟子之自任以道。非僭也。然而泰山巖巖。視夫和風慶雲之氣象何如也。其不敍顏子者。夫亦以在我者言之。則孟子之私淑。蓋自附于及門。其視顏子猶儕輩焉。彼此一道。方自論則不暇于論人矣。周有亂臣十人。而君奭曰。惟茲四人。至于序大孝則稱會子。論好學則獨予顏淵。蓋昔人之專辭也。苟執其辭焉。則會子子思。又何以不舉乎。他日論禹稷而歸之于同道。孟子之意可知也。雖然。周公無敵矣。論顏子者。往往有異說焉。則以其年之不永。遺言之不見。造詣之未極也。殊不知夔益稷臯。初無文字。而禹湯文武。分量亦有不同者。先儒謂顏子發聖人之蘊。而優于湯武。此定論也。事有當于吾心。則自吾可以起于古之議論。而况古人之已發者哉。世之人惟不敢以顏子自處。故不敢以聖人處顏子云耳。厥後宋儒周子。默契道統。得不傳之正。而世猶以中庸序明道。墓表不及爲疑。意亦類此。大抵古人之言多闕略。而後世之辭多謹嚴。以此之心。求彼之說。其相

戾者固多。而論說之紛紛。亦無怪也。嗚呼。道統之傳。自孟子之後。得宋儒而愈白。自宋儒之沒。而愈晦矣。章縫之士。耳剽目采。孰不曰周孔。孰不曰顏孟。言之日似。行之日遠。斯道之真。亡滅壞爛。幾于不振。此則有志者之所深恥也。主張斯文者。所以爲深憂也。

乞醯

天下之理。自然而已。無容于矯。何者。理無矯也。無容于有待矣。有所謂乞者。斯矯矣。有待矣。夫我所無而求人。謂之乞。求人而望其與。謂之乞。理者天下之人所有。天下之人所不相及者也。當取當與。各全其天。而何乞之云。彼醯可乞也。直可乞乎。直者天地生人之至理也。奈之何以微生之直。亂天地生人之直乎。彼天地生人之直。何如也。在父則慈。在子則孝。在臣則忠。在弟則敬。在交友則信。蓋天下之直。而非吾之直。吾之直。而非人之直也。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有者有之。無者無之。如斯而已。何有于我。苟有我焉。則物本非而是之。是我是而非物是也。物本無而有之。是我有而非物有也。既有我于其間。而必因物以成乎我。使必得是物。而後我之理始得焉。嗚呼。理之云乎。若是其勞矣乎。彼勞也。非直也。高之意。則以爲苟可以得直。雖勞無辭也。方其人之乞醯。高果有也。可以爲惠。不幸而無。高之心。已恨不能以及人。于是而乞諸其鄰。不與之以無。而與之以有。使彼受者曰。高可謂天下之直矣。無且如此。况于有耶。小且如此。况于大耶。是一事之微。可

以納交也。可以爲惠也。可以使人稱我也。高爲是矯險之事。而不知天下無矯險之直。因是事而爲是。直亦愚矣。彼意夫直之猶醯也。醯尙可以乞人爲己有。直亦可以假物爲己名也。獨不因其自然而思之。彼醯固有也。非我之醯也。鄰之醯也。彼乞我而非乞鄰也。我與人而非鄰與人也。我以其我。鄰以其鄰。惡用是假借哉。猶幸魯人所求者醯也。假使求于高曰。汝與我千駟萬鍾。高何以待之。又其求于高者曰。汝與吾以天下。又何以待之。高將曰。有耶無耶。亦將乞諸其鄰耶。吁。至是而高之直窮矣。故天下之理。求之于我。恆不窮。求之于物。恆有盡。順之以天。恆有餘。矯之以人。恆不足。蓋理在我。而不在物。理有天而無人也。是以奪人之物。則爲盜。取人之有。則爲襲。假無而有。則爲僞。益乎襲乎。僞乎。高之謂也。從高之道。則天下之爲善者亦艱矣。夫與人必待于物。則一介不與。伊其吝矣。推之。至于待富而孝。則簞食瓢飲。顏其餒矣。待功而後爲忠。則身死功墜。孔明其窮矣。夫其必物也。必富也。必功也。則伊必至于取人之有。顏必至于奪人之財。孔明必生而不死。而後可也。信如是。是使天下父不得而慈。子不得而孝。臣不得而忠。弟不得而敬。交友不得而信。事事乞于人。物物乞于人。有如醯者。乃克有濟。則何時得盡吾人道哉。是其人道輕而醯重也。未乞醯之時。本無直也。既乞醯之後。而始有直也。隣無醯。則我無直矣。則直之于醯。有得矣。由是以爲奇爲高。則竊父之逃。不如證攘之直。歷山之耕。不如割股之孝。首陽之餓。不如於陵之廉。而

天地生人之直。果不如微生之直矣。誰謂直者如此哉。彼之求直在于此。而吾謂之不直亦在于此。不知彼之爲是勞者。欲直耶。欲不直耶。雖然。高猶幸也。世方謂高爲直而奔慕之。夫子獨曰。孰謂微生高直。使矯飾止于高。而天下必直。天下必不爲矯飾。亦無有曰。其如此者。是高之流禍也。嗚呼。高于是。不與楊墨同爲害矣。此謂高幸而遇夫子。

聖人之心無窮（嘉靖庚戌會試）

聖人之所以治天下者。心也。而天下之不能盡歸于聖人之治者。勢也。聖人之治天下。不能不因于天下之勢。勢之所不能。則吾治病矣。而聖人之心。于是乎窮。夫以聖人之心。運天下之治。而吾心果爲勢之所窮。轟轟然自得曰。吾治如是足矣。聖人果如是耶。蓋有時而窮者。勢也。不可得而窮者。心也。勢不能勝乎心。而心不窮于勢。謂聖人之世。無不得所之民者。非聖人之心也。以有窮之心量聖人者也。謂聖人之世。有不得所之民者。此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所以無窮者也。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父。又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又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蓋聖人以其身爲億兆生民之主。自謂天之所以命我。而天下之人皆寄命于我。其無所辭于天下如此。則其以天下爲心。誠有不得已者矣。而憂天下之心。如之何而能釋也。雖然。天下之不治。吾憂之。天下已治矣。而聖人之憂。終不能一日而釋。則非有所深憂過計。而

亦天下之勢有不得不然者。聖人果不能必其無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也。則天下已治矣。聖人之心何嘗一日自以爲天下之治。惟其未嘗見天下之治。而其憂愈無窮者。此聖人之心也。且其始天下之民。不得其所者多矣。聖人爲之焦思于廊廟之上。殫其心慮。竭其耳目。修其法制。陳其軌則。導其善利。而除其蓄害。其所以仁之者。固已勤矣。亦期于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已矣。然四海之廣。兆民之衆。風氣之異。嗜好之不同。剛柔善惡之殊性。其勢有不能盡一者。聖人亦且奈之何哉。爲人父母者。爲其赤子。慮其飢餓而乳哺之。或不能盡得其所欲。况周天下之人。而欲人人而衣之。食之。而教之。求其無一人之不食不衣。而不至于敗度而黷倫者。聖人果可以自必耶。故不可必者。天下之勢也。不容已者。聖人之心也。以其所不容已。而思其不可必。則聖人之心。何時而窮也。堯舜禹湯文武之際。何其感也。協和萬邦矣。而驩兜共工之屬。猶在明良之列也。率舞百獸矣。而有苗宗脰胥敖之屬。則猶整于羽之化也。敷于四海矣。而下車而泣之囚。猶迷象刑之治也。十一征無敵矣。而舍我稽事之徒。猶勤畏帝之誥也。順帝之則矣。猶迄崇墉之師也。垂拱而天下治矣。而大誥康誥酒誥之訓。保釐之命。淮夷三監之征。再世未已也。是以聖人相與咨嗟于一堂之上。一則曰疇咨。二則曰疇咨。曰思日孜孜。曰予畏上帝。曰自朝至于日中。晨不遑暇食。曰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可以見聖人之心矣。蓋政也者。聖人所以致天下之治者也。心也者。聖

大所以運天下之政者也。靜處于大庭之中，而周流于寰海之外，端拱于深宮之中，而昭徹于宇宙之表。培養于瞬息之頃，而繼續于千萬世之遠。邱甸井牧，里居以安其生矣。而勞民勸相之未已也。警宗廩米，詩書絃誦，以時其教矣。而格懲庸威之未已也。六曲八法，八則九貢，九賦九式，與夫祭祀，喪紀，師田，行役，下至登魚，取龜，擗鱉，繪畫，刮摩之屬，以監其制矣。而維清緝熙之未已也。其無所不及，無所不達者，政也。不能無所不及，無所不達者，勢也。憂其勢盡其政者，心也。苟心自以爲無不及，則有所不及矣。以爲無不達，則有所不達矣。心有一息之間，政必有所不盡，而天下之治荒矣。或者曰：聖人之治天下，必無一人之不得其所，而其所以如此者，特其不自滿足之心耳。嗟乎！此不惟不知天下之勢，而亦不達聖人之心者也。使天下果無一人之不得其所，聖人亦何爲是無窮之憂也哉！天地之大也，猶有所憾，而聖人亦有所不能。聖人惟深知其如此，故一日二日萬幾，惟幾惟康，與天同其不息也。大抵聖人之心，與天同運。天之道氣以噓之，萬物以生，窮于午矣，而未嘗已也。而陰已生矣，氣以吸之，萬物以成，窮于子矣，而未嘗已也。而陽已生矣，故天道運而不窮，以生萬物。聖心運而不息，以生萬民。然天亦烏能使萬物之皆得其所哉！殞者殞者，夭闕者枯槁者，大造之內，何所不有，此亦勢也。惟夫不以其勢之所窮，而使吾心之有窮，此所以爲聖人之心也。

天下之法非聖人不能制也。聖人所以能制天下之法者，謂其能盡夫法之理也。法之制出于聖人之心，而法之理在天下。蓋其理如是，而吾之爲法者，不得不如是。而後知夫法者，道之所不能已也。聖人以道重天下，故不得不重夫法也。道在則法治，道不在則法亡。有法則道行，無法則道廢。故聖人之于天下，非能強率之以就吾法，而所謂法者，又未嘗以吾之意爲之。有見夫天下之理有固然者，從而條理區畫于其間，而盡其精微之至者也。則夫聖人之法，豈曰區區于後世繁文靡飾，過制曲防，苟簡闕略，而不由夫道者乎？故王者之法，卽道也。後之人徒見夫繁文靡飾，過制曲防，苟簡疎略之爲法也，因以疑王者亦何重于此，而不知王者之法，非後世之所謂法也。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天生聰明時乂，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蓋王者之責，其重如此。其所以承天命之重，下思四海生民之衆，求其所以順天之理，遂民之生，有一日不能自寧者矣。夫天之生是人，也。其相與羣然而生也，生之所存者性也。性之所稟者命也。發乎其心，着乎其動作，而施于相與羣然之際，而道之大用，無所不著。惟夫由之而不能自知，知之而不能盡，于是乎血氣心知勝，而道幾乎晦。聖人受天下之重，思以生之治之教之，而法之設于是乎不容已。故法者，凡所以觀天下之所爲，而制之而已矣。觀天下之所爲，而制之者，出

乎道而已矣。是故道形于事，不可以無禮。于是乎禮重。道形于禮，不可以無度。于是乎度重。道形于禮度，無書文字，性靈不通。于是乎文重。是三者天地之所生也，生人之所立也。萬物之所紀也。一不重則道斁，二不重則道悖，三不重則道弊。蓋自上古之時，其民吁咷怡怡，莫不愛其所以生我者，尊其所以長我者，樂其所以與我者。是其禮然也。有老者則處其安焉，有尊者則處其多焉。是其度然也。人之所存發于其聲，聲之所出而音韻自成，是又其文然也。此皆夫人所能也。然非王者不能知天下之自然者而爲之法。王者有法以行其道，俾天下自行其禮，自遵其度，自識其文。而後知王者之制，所以通萬世而無弊者，皆其道之所不能自己者也。使王者恃其崇高之勢，徒以其勢力法制，謂天下可以就我之範圍，而率己之意以爲之，則亦何取于王者之法。是故朝覲以明君臣之義，聘問以使諸侯相敬，喪祭以明臣子之恩，鄉飲酒以明長幼之序，婚姻以明男女之別。天下不可一日無禮也。黼黻文章，黼黻裘帶，鼎俎豕脂，宗廟居節，衣服宮室，天下不可一日無度也。明其約契，正其會要，定其時日，通其言語，達其情志。天下不可一日無文也。故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聖人通于天下之情，而知其理。達于萬物之變，而知其時。精之至也。故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黍，吾心之禮與天下之禮一也。而禮出焉。故自子事父母，朝諸侯于明堂。

至于冠婚喪祭燕射士相見之禮。可得而議也。所以周旋裼襲升降俯仰者。聖人能議之。而不能爲之也。吾心之度。與天下之度一也。而度出焉。故自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至于龍衮黼黻。元衣纁裳。冕朱綠藻。十有二旒之度。可得而制也。所以多寡輕重。隆殺大小者。聖人能制之。而不能爲之也。吾心之文。與天下之文一也。而文出焉。故自天府之所藏。象魏之所懸。與夫達之四方。同書文字。可得而考也。所以橫斜曲直。平正倒仄。開發呼斂。清濁高下者。聖人能考之。而不能爲之也。故曰聖法道。道法天。君子之道。所以考三王而不謬。建天地而不悖。質鬼神而無疑。俟聖人而不惑者此也。不然以相接則不得其體。亦緹縵之禮而已。何重于王者之禮。以相臨則不得其分。亦凌悖之度而已。何重于王者之度。以相論則不得其志。亦寄象鞮譯之音而已。何重于王者之文。故曰王者制事立法。一稟于律。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所謂律者。卽天下之理也。其理本然。如以規應圓。以矩應方。而莫之易也。是王者之律也。故曰大禮必易。大樂必簡。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豈非作者之聖歟。或曰王者之制如此。宜萬世不可易。而何孔子論禮。則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吾學周禮。記禮者則謂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太白。周之太赤。毋

追夏后氏之冠。如周弁殷舄。夏收其不同如此。若夫書文。自河流天苞。洛出地符之後。世傳又有龍書。烏書。龜書。魚書。蟲書。鳥書。自蒼頡至于史籀。又不知凡幾變也。豈以聖人之制。猶有所未盡耶。蓋天下之變無窮。而王者有隨時制作之義。孔子蓋曰。所損益可知矣。理之在天下。可變耶。後世不達其意。妄取先王之法。而盡廢之。自朝廷以至于閭閻。皆爲一切之政。無非衰世苟且之習。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無一能盡其道。世之君子。又從而附會之。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嗟夫。所謂禮樂果何在也。吾獨怪夫文武周公之法。至秦而遂絕。而李斯程邈謬妄之制。至于今更數千載。而不能易也。

明君恭己而成功 嘉靖乙丑會試

天下之任。至不易也。明主獨能致天下之治者。亦惟得人以任之而已矣。以天下之大。而責于人主之一身。是故不可以一息而自暇自逸者。而明主獨能恭己以致之。是豈有他道哉。誠以天下之任之不易。而吾以一人之身而爲之。其明必有所不周。其勢必有所不給。將必舉天下之事。皆萃于吾身。是以吾身與天下日戰于擾擾之中。而聰明智慮與之俱困。是知天下而欲以一人爲之。固無是理也。故明主致天下之治。非得人不可也。蓋以天下之事。與天下之賢者共之。是所以獨操其要。以御其機。而非苟樂于優游無爲也。以天下之賢者。任天下之事。使各竭其力。以

周其務而明主端委以責成焉。此固天下之勢也。今夫有器于此。一人之力足以舉之矣。以其器輕也。其有重于此者。其舉之必數人焉。又有重于此者。其舉之必數百人焉。其器愈重。其舉之者愈衆。夫以衆人任之。故雖千鈞之重。不可勞而移也。大器非一人任也。使一人者自恃其力。而欲以專百人之任。其亦必無是理也。天下大器也。非一人之爲也。世之人主。亦有恃一己之智力。而欲以攬天下之權。而天下之事日以紛然。蓋自以其術足以持之。盡天下之人。無有出于我者。舉其人皆不可以任吾之事。必吾之身一一自爲之。蓋前世人主有其術出于此者。未有不至于亂也。故明主者。豈榮于暇逸者哉。夫亦深見夫治天下之道。未有以易于此者也。人之耳能聽。而目能視。其視聽不出帷牆之外。有蔽之矣。任天下之耳。則聰無所不聞。任天下之目。則明無所不見。以天下之耳爲耳。以天下之目爲目。故四海之外。莫不照徹焉。夫一人之身。其分固有限矣。夫以天下付之人主。盡一世之人而制命焉。其聰明神智。必有以兼乎天下之人者。固宜其一身而爲之可也。所謂聰明神智者。亦以能用乎天下而已矣。所以用乎天下者。非苟自暇逸之謂也。蓋其聰明神智。所以運乎天下者也。運吾聰明神智于天下。是以朝廷公卿。百司庶府。其命之必得其任。其任之必得其人。得其人以爲之。不必吾之侵其官。而天下之官皆人主之爲也。謂其自暇逸不可也。當堯之時。天下之故多矣。洪水方割矣。民未粒食而阻飢矣。五品不遜矣。五刑未明矣。草

木鳥獸未若矣。禮樂未興矣。共工驩兜之徒猶在朝也。而堯首命羲和。欽若昊天而已。堯豈爲是迂緩不切之謀哉。誠以人主之所當爲者。獨有事天之責。使天道少有不順。而愆忒或見于上。吾心所以悚惕者。當無敢少寧者矣。是以舜遵行其道。而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以窺察天道。而觀其意之順與否也。若乃其時。天下誠有未得其安者。而舜咨之不過一二言而已。至于得舜而其事已矣。舜從而任之。九官十二牧。而天下之務。無不翕然悉舉。故孔子稱之曰。大哉堯之爲君。又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嗚呼。此堯舜所以恭己而成功者也。夫以堯舜之聖。如此其至。堯舜之治天下。如此其無爲。而當時急于得人而任之。蓋其所以無爲者也。吾以見聖人之心。有不自暇逸者矣。非宴然恭己而已也。堯之所以經天下之慮。在于得舜。舜之所以經天下之慮。在于任九官十二牧。吾于是知古之聖人無爲之道也。公卿大夫贊襄于上。百官有司奔走于下。人主垂衣撝笏。不動聲色。端居于九重之上。公卿大臣日宣其謨也。百官有司日靖其務也。六卿日率其屬以倡九牧也。其微至于鄉遂都鄙之吏。其遠至于荒徼之外。人主罔不致其人以爲之治焉。要之明主之所謂恭己者。其事一無所爲。而其神運而以天隨者。亦無時而無所不爲。如天之運。其神無不在也。神故不息。不息故無爲。故公卿大臣宣矣。明主之神在公卿大臣也。百官有司靖矣。明主之神在百官有司也。六卿九牧倡矣。明主之神在六卿九牧也。神者無爲

而無不爲也。人主之神一不至，天下之務息矣。故神無一日不運于天下，故天下之賢才任而天下之庶務成，淵蛭蠖伏之中，深宮宥密之地，俯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豈其疲智慮于一人之耳目哉？故人主恭己無爲，所以養其神也。人主任天下之賢，所以成其功也。不能恭己，不能任天下之賢，不能養其神，不能成其功，故天子之車，大路越席，所以養其體也。側載臭蕘，所以養其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其目也。和鸞之聲，步中采齊，行中肆夏，所以養其耳也。龍旂九旒，所以養其性也。寢兕持虎，蛟韞彌龍，所以養其威也。凡以天下之大，以養之，不欲累之，以天下之故，所以尊之也。其養之尊之，所以得以神運天下也。故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不怨，簡故不爭。四海之內，莫不係統，故能帝也。雖然，人主亦何以得賢才以任之？其成功如此之逸哉！其養之必有其道，其求之必有其方，其任之必有其宜。養之不以其道，則才不成；求之不以其方，則才不至；任之不以其宜，則無以使之效其用。嗚呼！欲得天下之賢而任之，而又其難如此，然後知明王之所以成功者，非苟然也。

嘉靖庚子科鄉試對策五道

第一問

夫闡揚帝王之烈者，必假於文以傳。文者所以讚述往古，傳示來裔，著之不刊，垂之無極者也。蓋帝王爲可繼之道，而未必其後世之能繼。其所託以傳者，典冊紀載而已。典冊紀載而不文，

則不足以傳。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由此言之，則帝王所以衍萬世無疆之休者，其創立在我，而其纂述而揚厲之者，在於後人。一代之文不具，則一代之道德經制亦幾乎泯矣。故古之帝王，所恃以爲不泯，而使其子孫世世有考焉者，託之於文也。我國家列聖相承，代有作述，所以闡揚祖功宗德者，亦旣備矣。如一統志會典之作，皆在於前朝文盛之世，以昭混一之盛。經綸之迹者，執事以下詢，末學愚生，概乎未之知也。至於考制度，審憲章，博文而強識之，又非所及也。夫金匱石室之藏，蘭臺祕閣之載，草野賤人，無所得覩記。惟二書傳誦於天下已久，愚生可以端拜而論乎。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迹於其燦然者矣。所謂燦然者，豈非聖人之制作，布之天下，連之後世者也。虞夏商周之盛，可考已。當時之所謂典章經制者，皆聖人之作，而又有聖人者以播揚之。故其言語文章，著於天下，大者事天饗帝，小者至於敵互蟲豸，靡不纖悉。王府則有以咸正無缺，豈非其盛歟。漢以後，其德固已不逮于古，而當時文章之盛，猶彷彿於三代。故太史公八書之撰，班固諸志之述，猶足以備一家之言。至於唐之六典，宋之會要，元之經世大典，則其文章氣勢，愈趨于下。而說者謂三代之後，惟唐制爲盡善，而六典建官之法，足以上追姬周，則其亦未可輕訾者。而比於典謨，則有間矣。蓋虞夏商周，有帝王之制，而又有帝王之文。漢之文可矣，而制不備。唐宋則文與制均之未至也。若今一統志會典之作，欲以比隆於典謨，而豈可與漢唐宋例論哉。然愚

獨恨當時儒臣奉命不能深明聖意。究述作之至。以勒一代之鉅典。而容有采緝補綴。疎略牴牾。於其間。蓋一統志出於睿皇帝之命。而大學士李賢等爲之者也。會典出於敬皇帝之命。而大學士李東陽等爲之者也。是二者。若以爲聖人之制。則何敢議。出於二臣之手。誠不能無疵者。蓋祖宗之功烈過漢唐。亦宜有比隆三代之文。不宜猥瑣於末議。牽制於文詞。而賢等所載沿革郡名。人物古蹟。往往剽摘書傳字句。詩人組繪之語。不足以稱王者之制。而職司事例。又多務簡省。一代之因革。漫不可考。夫以祖宗之土宇。自古所未有。而祖宗之制述。亦自古所未有。而漫以若此。則二臣之過也。今天子中興。邁志憲古。已嘗勅所司重修會典。則一統志亦將以次而及之矣。開局秉筆。固皆一代之長材茂學。必有所見以廣聖意者。愚猶以爲彰往緒。揚休烈。以紹諸無窮。當屬諸一代之宗工。而其體裁。宜依仿禹貢周官之書。序山川。必先其原委。于田土物貢。尤必著其詳。而民風土俗。則略用漢地理志。及後世圖經之法。序官職。必先其體統。於建廢沿革。悉皆存其故。至於臣下論建。亦如歷代書志通攷之類。兼存而並志之。又竊謂修書之臣。高帝之時。多延天下有文學者。如梁寅徐一夔之徒。皆以儒士在局。今拘於科目。一不可也。蘇洵修禮書。必欲明實錄。以昭來世。今動有避諱。使人無從考實。二不可也。自古爲書者。多出一手。今局務既開。議論紛沓。分門著撰。文體不一。三不可也。古之文章。必先體制。今之文章。馳騁浸淫極矣。而不要於古雅。

體裁不明，義例不立，四不可也。明興以來百七十年，豈無遷固之徒，以勒成一代之典哉？愚生狂僭及此，惟執事寬之。

第二問

王者既以其身致天下之治，尤必思所以繼其治，而詒以萬世之業。故天下之本在於太子。太子之教不可不豫也。三代尚矣，其遺法至今猶存。禹有典則，而啓敬承。湯有風愆，而太甲終允德。文武有謨訓，而成康代爲有周之令主。誠以天下之大，生民之衆，天命之隆替，祖宗之繼墜，咸有賴於一人。故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太子之謂也。太子之教，萬世之所係也。恭惟皇天眷佑我皇上，篤生元子，正東宮之號，螽斯繁衍，廣藩輔之封。皇子賴天，能勝衣，將出閣講讀，宗社休嘉，臣庶均慶。遠稽古典，近考制度，斟酌損益，以適萬世之中，以裨我皇上感德至意者，不獨文學法從之臣有是心，而亦江湖之士所同也。愚所望於今日者，固三代之事而已。漢唐宋其何足以云。今者六傳之設，賓客之制，崇文崇賢，府坊館局之建，官則備矣，而非古之三公三少之舊也。帝範之書，戒子之篇，元良之述，承華要略之制，教則詳矣，而非古之典則之詒也。古法之存於今者，惟周制爲詳，其可考者，在二戴之記，及所稱明堂青史氏之記。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日而就寢室，太史持銅御戶左，大宰持升御戶右，比及三月，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太史緼瑟而稱不習，所求滋

味非正味。太宰倚升而言曰：不敢以待，有士負之禮，有擇於諸母之禮，有知妃色就學之禮，有記過之史，有徹膳之宰，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工誦箴，警誦詩，百工執藝事以諫，有三公三少，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故成王之生，仁者養之，孝者繼之，四賢傍之，而德成也。後世官非三代之官，而教非三代之教，始以爲之法者，旣無周密詳悉之慮，而其爲言，又無躬行心得爲之本，而官僚並建，辭旨諄復，徒一時之美觀耳。漢高祖文帝之盛，所崇用者，叔孫生、晁錯之徒，卒使惠以懦怯廢事，景以任刻殘物，武帝開置博望苑，以通賓客，賓客多以異術進者，而太子後遭巫蠱之禍，唐太宗教其子者甚悉，而聚虜之恥，實以身誨之。宋時家法雖嚴，而其所以爲教，亦不切於身心性情之實。夫漢唐宋所爲天下計者，未嘗不甚詳，而根本之地，如此其曠略，此宜其立國僅僅至此。我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洪謨遠慮，莫非三代之法，而萬世之計，立國之初，庶務倥傯，首建大本堂，圖史充牣其中，招延四方名賢，爲太子講論經理，敷陳治道，又爲昭鑒錄，使知前代太子諸王之善，可爲法，而惡可爲鑒，而成祖文皇帝，又爲文華寶鑑，蓋爲學而不知先代之故，則不足以有所感發而懲創，成祖之書，一本太祖之意，雖一事之善惡，皆在所錄者，固以身爲天下之所係，善惡起於幾微，而治忽之端在於此，尤不可以不嚴也。今日欲舉三代之典，繼祖宗之志，亦宜有可言者焉。愚敢條其所當急者，其一曰：選官僚。昔太祖不設專官，而以公卿兼領，以

防後世離間之患。夫銜雖列於朝班。職則專於訓導。不宜徒取文學。而用道德可爲師表者。家承庶子。皆宜選用吉士。以備其職。二曰慎與處。太子雖有宮官。而其所常與處者。則保母內侍小黃門之屬。女子小人。導以非心。尤宜防慮。擇於淳德謹厚者。而使之漸涵灌漬於德義而不知。三曰禮師傅。大尊卑之分懸隔。則官屬不得盡其忠。昔懿文太子之于宋濂。仁宗宣宗之于楊士奇。其相親禮。往復辨論如家人父子。蓋太子有子道。臣道不宜闊略。相師友之禮。以成乖隔之患。其四曰明實學。世儒率謂天子之學。與韋布不同。文當進講。不過採摭經中數條。以備故事。夫豈所以深探聖奧。必先專一經。以次而及其餘。五曰辨儀等。蓋富貴之極。惟其所欲。故周官有王后世子會不會之文。所以撙節。使之不過。今宜飲食衣服。悉有制度。又使太子諸王。禮秩必異。所以防微杜漸。固萬年之基。蓋天下之事。莫大於此者。執事幸採而聞之於上。

第三問

三代之樂。不傳於世。見於遺經。廡有可考者。君子追尋缺軼於千百載之下。因其辭以求其意。得其意而後以足會其辭。然必其有以深探古人之心。而會本末源流於一。而後可以斟酌古今。擬議制度。以爲復古之漸。而未易言也。當天下無事之時。世之君子。輒言曰興禮樂。夫禮樂豈易興哉。自漢以至於今。數千百年。明君良臣。相與咨嗟太息。講求掇拾。卒無有復三代之舊者。而

儒者又從而卑其說。以爲禮以養人爲本。少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蓋謂隨世可以制作。而不必盡合於三代。而不知三代之禮樂舍焉。則天下無所謂禮樂者。蓋三代之制。皆非一世之事。自其初累世相因以爲治。而馴至於大備。雖代有變革。而不過進退損益於其間。故異世而不可不襲者禮也。其所不相襲者。禮之末也。殊時而不可不沿者樂也。其所不相沿者。樂之末也。夫以三代之聖人。皆因於累世之故。故其樂易舉而可行。至於後世蕩然矣。又無聖人者以起之。而欲稽考於既廢之後。豈不難哉。樂之所從來久矣。黃帝使伶倫斷大夏之竹兩節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鳴。比黃鍾之宮。而生之以爲律本。故後世皆宗黃帝之樂。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濩。大武之舞。分樂而序之。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祀地祇。奏姑洗。歌南宮。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以九變而致天神地示人鬼。固九韶六英六列之遺也。黃帝之清角英招。其本聲固在於此。世人自莫能察。而徒知求太古之音於洞庭之野。而不知周家之威。固已備六代之樂。而周官豈其僞書哉。說者謂其所序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此律之相吹者也。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此律之相生者也。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此律之相合者也。樂之變數。皆用其

宮之本數。黃鍾在子。子數九。故九變而終。夾鍾在卯。卯數六。故六變而畢。林鍾在未。未數八。故八變而止。其究以感天神地示人鬼焉者。非如昔人天社虛危類求之說也。至和之氣。寓諸器而託諸聲。感應自然之理。無所不通。分天地人者。所從言之異也。虞書商頌。推之固有合焉者矣。文中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鳳凰何爲而藏乎。蓋聖人之制。隨時不同。而非截然爲數代之樂。成房兼而用之。以六代之樂配十二調。每樂二調。以一陰一陽相對而爲之合。其感動神示。自有不容已者。故曰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如影之象形。響之應聲。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惡者天降之以殃。其自然者也。他書所載師文師開之鼓琴。師涓之寫濮上元聲。其感薄陰陽。通於物類。要其理有不可誣者。惜乎周衰。王者不作。天地之氣不應。而淫過凶嫚之聲。競以相誇。浸淫於後世。先王之制。遂不可考。漢之制氏。僅能得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其後河間獻王所得雅樂。天子但令太常以時存肄。不令奏郊廟。其郊廟及所奏御。皆俗樂淫聲。西漢一代文章之盛。名卿才士輩出。而卒莫有能興禮樂者。而亡國新聲。代變日增。自此以往。豈復可冀耶。前世號知樂者。如荀勗阮咸張文收萬寶常王朴諸人。卒亦未有以見之於用。而牛宏何妥鄭譯李照阮逸范鎮司馬光之徒。紛紛莫決。而士大夫之議。常與工師之說相悖。固有所謂訂正雖詳。而鏗鏘不協韻。辨析可聽。而考擊不成聲。偃偃焉如瞽無目。而以手摸指索。狀物之形難矣。此

無他。先王之制既廢。後之人雖欲罄心思而測度摹擬於千百載之上。不可得也。故樂者。漢以前有司掌之。無不知其義。漢以後儒者求之。而卒莫得其數。有傳與無傳之異。又無先王以制之也。雖然。樂者千世一理而已矣。不以有傳而存。不以無傳而亡。其始在於人心。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情動於中而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千古之人心不亡。則千古之人皆可以制樂。而世之論樂者。不求夫樂之本。而區區於樂之數。夫其數可知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本末一以貫之矣。後之人不察。而殫精於壁濇尺度之間。較量於累黍多寡之際。致疑於鍾律洪殺之節。紛紛於五聲十二律變宮變徵之異。夫樂誠不可以舍器數。而沒於氣數之中。則其力愈勞。而其數愈失。蓋亦反其本矣。太史公曰。神使氣。氣就形。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莊周曰。奏之以天。徵之以人。行之以禮義。建之以人情。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樂。無言而心悅者也。古者百姓太和。萬物咸若。聲律身度。五音天音也。八聲天化也。七始天統也。休養者老。而冬食孤子。勃然招樂。與大鹿之野。然則明君在上。休養生民。陶以太和。萬物之生各得。而天地之沍不作。然後吹律以生尺。命神警以寫中聲。以黃鍾爲聲氣之元。則太和薰蒸。八風順序。鳳儀獸舞之治。可復追矣。不然。雖使置局設官。招選天下知音之士。以究研律呂之精。無不符於先王。此爲警史之事。而非治天下之本也。

第四問

王者之興必有一代之臣以輔翼天下之治而成宏濟之功。夫有是君而無是臣則上常患於不得其下而君之事無所寄。有是臣而無是君則下常患於不過其上而下之才無所展。然天將以開一代之治而啓其明良之會。既生是君使之致摧陷廓清之功則必生是臣以致協謀參贊之力。蓋天下之勢亂極而治天之愛民之深必不使之終於此也。故聖人之生以安民也而聖人之於天下又非一手一足之烈也。必得是人足以辦吾事者故賢臣之生以佐聖也。自古大亂之世未有無聖人而可以致治者亦未有無賢臣而可以宏化者。如雲龍風虎氣類自應相須而成相待而合而烏知其所以然哉。堯以前如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之徒非經所見不可得而論矣。虞書所載九官十二牧班班可考者三代而下以革命而有天下則有如成湯有一德之伊尹而後有升陞之師武王有鷹揚之太公而後有牧野之會至於畢散周召之徒皆以聖人之德奔走後先禦侮疏附詩書所稱有大功以配享於先王暨其子孫藉其休以有國者數百年蓋其感不可及矣。三代而下漢高起布衣誅秦蹙項以有天下而淮陰絳灌之徒摧鋒陷陣以致其百戰之功而其時稱蕭何韓信張良此三人者爲尤烈。光武承王莽之亂奮迹南陽恢復舊物則有鄧禹。吳漢賈復寇恂馬援馮異彭岑來歙之徒宣其力。唐太宗舉兵晉陽平隋之亂則有劉宏基李勣。

李靖房元齡杜如晦之流致其勳。宋太祖受周之禪。去五代戰爭之患。致天下於太平。則有趙普潘美曹彬之輩。殫其謀。天下不可以無君。故立之君。立之君不可以無臣。故生之臣以佐之。有堯舜三代之君。則必有堯舜三代之臣。有漢唐宋之君。則必有漢唐宋之臣。天之愛民久矣。不如是。何以戡定禍亂。克成太平耶。慨自胡元入主中國。天下腥羶者垂百年。旣而運窮數極。天閱斯人之亂。於是生我太祖高皇帝於淮甸。以清中原之戎。拯天下之禍。而援生民之溺。數年之間。定金陵。平吳會。克荆襄。闔廣。胡夷不戰而竄息於狼望之北。固宇宙以來所未有之勳。而聖人獨稟全智。功高萬古。神謨廟算。有非他人所能贊其萬一者。而一時諸臣應運而生。皆起於淮甸之間。乘機運會。以成不世之勳。有若高祖之豐沛。光武之南陽者。此豈人之所爲哉。蓋將以開我國家億萬年無疆之治。故聖祖龍興於上。而諸臣景附於下。乘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而昭諸鼎彝。銘諸策府。有非一時之所能殫述者。其大勳光宣炳煥於天地之間。如中山武寧王以下六王者。其功尤烈。天下之人。至今能道之。他如朱文正李文忠。咸以內外之親。而郭子興郭英吳良正廖永忠永安之徒。則以父子兄弟。後先致力。效死於其間。大抵數總大軍。以不殺爲威。而沉毅好謀。定大事於一言。武寧之功爲大。而開平之窮虜於漠北。黔寧之收功於滇南。此方面之功之最著者。其他或撫一城。或定一方。或專城而秉鉞。或分閫而受寄。或敵愾以怒寇。或殄滅以爲期。孰非體天

地好生之德。勤皇祖安集之命。有功於方夏。而惠於元元者乎。國史之所紀載者。固莫得而覩。而往往見於儒臣銘章碑志之間。此愚生之所竊識其萬一者。因念百六十七年。父子兄弟。長養太平之世。方內無兵革之禍。戎虜之警者。固我高皇帝天覆地載之功。諸臣匡持輔協之力。不可少也。書曰。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於上。敷聞於下。惟時上帝。集厥命於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此之謂乎。今太廟既已配享。而功臣廟又有特祠。金書鐵券。山河帶礪之盟。於今不替。邇者皇上。又興滅繼絕。開廟藏覽。舊記以昭元功之侯。籍使開平寧河。岐陽誠意之賞。復延於世。我國家之酬諸臣者。可以無憾矣。顧承平日久。爲其子孫者。或驕溢於富貴。而不能體乃祖乃父之心。時陷法禁。從而棄之。又所不忍。而未免有厚德掩息。遘東布章之譏。則高皇帝之大誥武臣。文皇帝之鐵榜訓戒。今日誠不可不申明而訓勅之也。書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不敢動用非德。敬以爲今日獻。

第五問

古之爲天下者。養民之生。後之爲天下者。聽民之自生。夫聽民之自生可也。又從而取之。取之可也。而不求所以爲可繼之道。則我之取者無窮。而民之生日蹙。民蹙而我之取者。將不我應。

國計民生兩困而俱傷。其何以善其後。是不可不深思而熟慮之也。我國家建都北平。歲輸東南之粟。以入京師者數百萬。舳舻相銜接於江淮。加以方物土貢。金帛錦繡。以供大官王服者。歲常不絕。其取於民不少矣。而比年以來。民生日瘁。國課日虧。水旱薦告。有司常患莫知所以爲計。然惟知取於民。而未知所以救菑捍患與民莫大之利也。大抵西北之田。其水旱常聽於天。而東南之田。其水旱常制於人。蓋其地有三江五湖之灌注。而東南又並海。有隄防蓄泄。雖恆雨恆暘。而可以無虞。故昔之言水利者。先焉。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震澤卽今太湖。周禮所謂具區五湖。蓋地一而民異也。爾雅具區。郭景純云。吳越之間。有具區周五百里。故曰五湖也。其言五湖。猶江之言九江爾。春秋越與吳戰於五湖。豈太湖之外。復有四哉。其所謂具區。洮隔彭蠡青草洞庭。及季氏圖彭蠡洞庭。巢湖太湖鑑湖爲五湖者。非也。禹治揚州之水。西偏莫大於彭蠡。而東偏莫大於震澤。欲寧震澤之水。在於疏其下流。三江入於海。而後震澤無泛濫之虞。震澤固吐納衆水者也。西北有宣歙蕪湖。荆溪。宜興。溧陽。溧水。數郡之水。西南有天目。富陽。分水。湖州。杭州。諸山。諸溪。奔注之水。滯聚於湖。而由震澤。吳江。長橋。東入松江。青龍江。而入海。溧陽之上。古有五堰。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宜興之下。有百瀆。以疏荆溪所受之水。江陰而東。有運河。泄水以入江。宜興而西。有夾苧干。與塘。大吳等瀆。泄四水。此治其原委之法也。三江東南泄水之尾閘也。三江之

流不疾。則海湖逆上。日至淤塞。而下流不通。此吳淞江之疏導。不可不先。而凡太湖以下諸江之入於海者。皆不可以不加之意也。昔宋單錕嘗疏東南水利書。蘇文忠以爲有利於民。條其事於朝。而亦莫能行之者。大抵承平日久。人習於苟安。稍有建國家之計。必以爲迂遠動衆而不可用。故經國之慮。每至於格而不行。夫自漢以來。天下之用。不盡於東南。至唐宋而東南之民始出其力以給天下之用。然自吳越竊據於此。乃能修水利以自給。外以奉事大國。而內不乏於朝府之用。是以其國不困。而民猶足以支。及天下全盛。江南不熟。則取於浙右。浙右不熟。則取於淮南。於是圩田河塘。因循隳廢。而坐失東南之大利。以至於今。夫錢氏以一方用之。惟其治之也專。故常足於用。今以天下用之。惟其治之也泛。故常不足於用。嗚呼。以天下之大而無賴於東南。則可以坐視而莫爲之所。以天下之大而專抑給於東南。其又何可不考其利病而熟圖之也。先朝周文襄公。夏忠靖公。治之常有成績矣。然百餘年來。已非其故。有司案行修舉故事。已漫然莫知其故迹之所存矣。至又委之國貧民困。夫國貧民困已矣。任其困而貧也。則將何時而已乎。夫亦延訪故老。徧考昔人之論。而求今日之所宜。又不必專泥於古之迹。而惟視夫水利之所順。蓋古今天時地勢。陵谷邱淵。代有變移。必欲鑿空以尋故迹。吾恐力逾勞。費逾廣。而迄不可就。反爲苟安目前者之所嗤笑。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而已矣。五堰百瀆。可復則復之。白蜺安亭青龍江。可開則

開之或爲縱浦或爲橫塘或置沿海堙身堙置斗門使渠河之通海者不涸於潮泥堤塘之捍患者不至於摧壞而又督成水利之官常時相視禁富人豪家碾磗蘆葦菱荷陂塘壅礙上流而倣錢氏遺法收圖回之利養撩清之卒更番迭役以浚之而後利興而可久害革而民不困不然如近者嘗浚白茆會幾何時漸就湮塞此可懲也今夫富人有良田美莊猶不使之荒蕪而加意焉况東南以供法下之費乎抑是法也非特可以行之東南也齊魯之地非古之中原乎數日不雨禾俱槁死黃茅白葦一望千里父子兄弟束手坐視相率而爲溝中之瘠凡以溝渠之制廢也謂宜少倣古匠人溝洫之法募江南無田之民以業之蓋於古吳則通三江五湖於齊則通蓄濟之間於滎陽下引河東南黃洪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而朔方兩河河西酒泉皆引河關中津渠靈輒引諸水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溉田萬餘頃豈獨三江五湖之爲利哉舉而行之不但可興西北之利而東南之運亦少省矣天下之事在乎其人毋徒委之氣數而以論事者爲迂也

隆慶元年浙江程策四道

問自昔帝王立極垂統爲後世計如禹有典則湯有風愆文武有謨烈其子孫能敬承之故夏商皆饗國長世周過其歷至於八百年漢唐而下蓋莫能比隆焉我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誕

受多方。在御日久。萬幾之暇。輒親述著。睿思元覽。自身心以至於天下國家。無一事不有垂教。而祖訓一書。爲聖子神孫慮。尤諄悉矣。其大經大法。世世遵守。昭如日月。固不待贊述也。乃若微言至論。爲今日聖天子之繹思者。可得而詳言之歟。我世宗肅皇帝憑几之言。告戒深切。皇上孝思罔極。遵承末命。改元一詔。風行雷動。乃至荒陬絕徼。含齒戴髮之民。靡不拭目以觀德化。伏讀詔旨。稱郊社等禮。各稽祖宗舊典。斟酌改正。有以仰窺聖天子法孔之盛心矣。詔條所列。固首奉皇考之教。中間與皇祖之訓相符契者。亦可述其概歟。夫臣子爲君父陳烈祖之訓。蓋忠愛之至也。卽有大美而弗彰。何以仰答鴻庥於萬一乎。諸士子具悉以對。將爲爾聞於當守。

帝王之御天下也。欲垂萬世之統者。必欲其謀慮之遠。欲保萬世之業者。必致其嗣守之勤。謀慮以垂統。仁之周也。嗣守以保業。敬之至也。是之德業光昭。而心源繼續。顯承丕大。而佑啓無疆。自古有天下者。其祖宗肇之於前。而子孫繼之於後。所以長世而不替者。用此道也。請因明問而陳之。昔唐虞之際。以天下相授受。而示之以精一執中之旨。彼其平時。都兪吁咈相告語於一堂之上者。無非此道。然猶咨命之諄諄者。試以天下重器。不能不爲之長慮也。故以天下與人。而并其治之之道與之。斯知所以與天下矣。受人之天下。而并其治之之道受之。斯知所以受天下

矣。不然，徒以天下相傳，則非堯之所以授舜，舜之所以授禹也。夫三聖人面相授受，而猶如此，况祖宗之天下，傳之子孫，而不能爲之長慮乎？誠念今日得之之難，而他日保之之尤難，故垂訓以爲子孫計者，不容不詳且切焉。是故聖有謨訓，明徵定保，禹惟有是訓也，而其子孫能敬承之，有夏之歷，至四百年。聖洋淨洋，嘉言孔彰，湯惟有是訓也，而其子孫能克從之，有商之歷，至六百年。文武宣重光，奠麗陳教，故子孫嗣守大訓，無敢昏渝，有周之歷，至八百年。蓋禹湯文武爲其子孫慮天下者，如此其周，而啓太甲成康所以保天下者，如此其至也。我太祖高皇帝受命自天，奄有華夏，聖武神文，天經地緯，削平僭亂，海宇乂安。登天下之賢俊，相與修明政刑，暇則又親灑宸翰，睿思所及，動輒成書，如存心省躬諸錄，以至孝慈女戒昭鑑，其大者如三編大誥，資世通訓，洪範之註，及又以意命羣臣纂修實訓律誥職掌禮諸書，自古帝王著作之盛，未有如此之富也。若祖訓錄，特爲聖子神孫深遠之慮，尤詳且切矣。嘗自敍以爲創業之初，備嘗艱苦，人之情僞，亦頗知之。自平武昌以來，豫定律令，頒而行之，至於開導後人，復爲祖訓一篇，立爲定法，大書揭於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謄稿而定。我子孫欽奉朕命，不負朕垂訓之意。天地祖宗，亦將孚佑於無窮矣。於是頒賜諸王，且錄於謹身殿，乾清宮，東宮壁。因顧侍臣曰：朕著祖訓錄，所以垂訓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爲此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紬繹六

年始克應編。後子政孫守之。則永保天祿。大哉皇言。誠萬國聖子神孫所宜欽承而敬守之者也。是書之目。有曰聖訓。首章又有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故。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其篇袂簡要。而條貫歲靡。綱領宏大。而精微具悉。歷世保之。以爲大訓。至於朝廷之典章。百官有司之所行。有不待盡述者。請舉一二明言之。有曰凡古帝王以天下爲憂。守成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爲心。則宜永受天之眷顧。夫聖祖起自布衣。同時僭王叛國。芟夷殆盡。海內曠然。尤宜惴惴然。懼天下之起而相軋也。况自古承平之久。無常靜之國。而南面之奉。可以娛耳目悅心意者。交引於前。人主能時懷警惕。而淵涓蠖蟻之中。此心卓然清明。則宴安之欲不生。而慮周於天下。豐孽之萌。無所作矣。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又謂憂常在心。則民安國固。蓋惟望風雨以時。田禾豐稔。使民得遂其生。又謂四方水旱。當驗國之所積。優免稅糧。歲雖無災。擇地瘦民貧。亦優免之。夫聖祖雖在深宮之中。乃至祁寒暑雨。靡不關心。當時庶事草創。建都封邑。征伐四方。用度廣矣。而免租之詔。無歲不下。今天下宴然而大司農往往告乏。歲一不登。議改折帶徵。有司且相顧以爲曠恩矣。使閭閻不被免租之惠。民何以聊生。聖主顧畏民巖。思小民之依。簡劭農之官。廣蠲貸之澤。則海內之民樂生矣。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考又謂帝王居安常懷警備。動止必詳人事。審服用。仰觀天道。俯察地理。皆無災變。然後運用。夫聖

祖躬擐甲胃。出入兵間。及爲天子。猶謹備之如此。人主必當儼神明之居。慎出入之際。端拱穆清。正容謹儀。和鸞之節。清道而行。開延英閣。以登魁磊耆艾之士。朝夕燕見。紬繹顧問。考古驗今。則聖德日修。天眷日隆。亦不勞心於非意之防矣。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又謂平日持身之道。無優伶近狎之失。無酣歌夜飲之歡。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窺恣之專。又謂內府飲食當用之物。設局於內。職名既定。要在遵守。故當時日歷聖政記。所稱妃后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掃除之役。本朝家法。超絕前代如此。至今陰教修明。后宮順序。尤望體聖祖述。周體設局之義。修掖庭永巷之職。使戴金貂之飾者。有濟濟謹孚之美。無戲敖驕恣之過。左右勅正。則王爵天憲。不至旁落矣。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又謂四方諸戎。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無故興兵。致傷人命。但諸戎與西北邊境。至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以謹備之。今日之西北之戎。其上策在於不攻。其無策在於不善守。謹備邊塞。驅而出之中國。禦之道。惟此而已。若欲開邊隙。以快心於狼望之北。必無幸矣。聖祖嘗戒諸王遠出。開平謂守邊之要。未嘗不以先某爲急。故朕於北鄙之胡。尤加慎密。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我世宗肅皇帝。導揚末命。告深戒切。我皇上改元一詔。實奉皇考之教。明詔所謂仰惟永命之昭垂。深望繼述之兼善者也。夫郊社等禮。所以遵祖訓者。莫大於此。若

夫言官加恤錄之恩。方士致左道之辟。宗室解甸人之繫。若盧施寬釋之仁。百司嚴黜陟之典。銓選破資格之條。冗員申裁省之令。郡縣別望緊之差。沒虜布招懷之惠。殫敵造上功之簿。至於重貪墨之罰。督勘覈之報。舉大臣之贈諡。加閒散之名服。聽監司之薦辟。所謂推類以盡義。道變以宜時。有難盡述者。明詔又曰。各地方官以武備爲不急。以玩寇爲苟安。將賊盜妖逆隱蔽縱容。不早撲滅。往往釀成大患。祖訓所謂憂天下者。明詔得之矣。又曰。天下軍民十分窮困。國用雖詘。豈忍望常徵派。四方聞之。孰不感泣。田租逋負。改折蠲免。與夫大官之所贈派。尙方之所趣辦。繕部之竹木。兵曹之子粒。多所停罷。則祖訓所謂憂民者。明詔得之矣。又曰。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朕加意節省。自有餘。又令戶工二部科道稽查各監局庫段。正軍器香蠟等物。祖訓所謂內府設局。與周禮天官之義合者。明詔得之矣。若夫求賢納諫。不一而足。凡可以正士習。糾官邪。安民生。足國用等項長策。仍許諸人直言無隱。此卽祖訓所謂防雍蔽而通下情也。然則與皇祖之訓。蓋無不相符契者。宜天下之人。如蹶而起。如賸而聞。含齒戴髮。靡不拭目以觀德化之成也。顧愚生猶惓惓於皇上之繹思者。實臣子忠愛之忱不容已耳。書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陰歷年。欲正以小民受天永命。愚竊以爲今日聖天子頌焉。

問。我祖宗列聖。世有實錄。表年紀事。撰述功德。以爲信史。邇者皇上深詔近臣。纂修世宗肅皇

帝實錄載筆之臣必此仰體宸衷勒臣鉅典然竊以先皇帝享國最久年載曠悠又無前代記註之書編摩搜輯成一家之言若有未易然者矣夫實錄之名何所起歟抑古之論史每難其事昔劉子元與宰相言二史不注起居而歐陽永叔論日歷之廢蓋近代爲史之通患而子元又謂史有三長至會子固序南齊書其論美矣二子之言後世多稱之可得而備述歟茲者先皇帝彙進史館方當下之學官諸士子皆得而與知者宜以所聞著之於篇其毋讓焉

經綸世道者立一時之功纂述先猷者垂百世之訓大哉國史所從來久矣上古帝王繼天立極功德與天地同流其不可傳者與化而往矣其可傳者獨賴有史以存之故巍然煥然之迹亦與天地而同久雖在千百世之下而神明之號天下之人皆得指而稱之何者其托於史者無窮也夫垂徽名而記往號昭遠古而示方來史之所繫其重如此邇者明詔纂修我世宗肅皇帝實錄通行海內博採遺事明問特舉以策諸生敢不具述所聞以對夫左右史以記言動自夏殷以前已有之周官大史小史外史御史皆史官之職事而諸侯各有國史迄於戰國紛爭秦滅典籍而史官尙存漢武帝以司馬氏爲太史東京則班固爲蘭臺令史劉珍等著述東觀皆天下之選故史記兩漢書冠絕後代自後史館著作莫不妙簡其人雖其文辭不能方駕前古亦各一時之美而陳壽以下悉倣漢書之體往往類萃諸家別錄而斷代以爲正史正史之外自唐武

德間。房元齡許敬宗敬播等相與立編年之體。而實錄之名自此始。太宗以下十五帝。每至易位。必纂實錄。惟獨宣懿之後。以亂故缺。然及五季宋元皆因之。而後之爲史者。以之爲依據。至我朝列聖相承。一如前代故事。每世必命纂修。固已敷宣景耀。崇闡大猷。金匱之藏。永世作典。祖宗之洪業。眞與天地永久矣。我皇上嗣登寶位。甫當朝廟之日。卽降綸音。特命纂修實錄。天下皆仰聖人孝思罔極。繼志述事之大也。洪惟我世宗肅皇帝。以上聖之資。撫中興之運。上比列聖二徑五宗。饗國獨爲長久。嘉靖以來四十五年。振古之事。曠世之勳。特異疇昔。包括旁羅。錯綜銓次。在於今日。實爲重難。嘗考國初。猶設起居注。而大明日歷聖政記。則學士宋濂所撰。其序以爲幸得日侍燕閒。十有餘年。書之頗爲得實。使他日修實錄者。有所採掇。以傳信於來世。自起居之官不設。而史館論撰亦鮮。則今之修史。可以藉手者。蓋寥寥矣。夫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史家所因。惟在博採。自司馬氏猶取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班書。則世皆以爲司馬遷王商揚雄歆向之筆。自古以來。未有不裒聚衆家而成者。故唐宰相撰時政記。史官撰日歷。而宋則宰相主監修。學士主修撰。兩府撰時政。三館修起居注。此等之類。今並廢缺。而欲以責成於一旦。蓋因仍者之易爲力。而創造者之難爲功也。我先皇帝大制作。大建置。固昭無揭。諸日月。天下之人所共知之。若夫深宮祕庭。動靜起居。羣臣不能記也。聖性之淵懿。聖德之精微。如堯之安

安如舜之濬哲。羣臣不能測也。至於類取諸司供報。博採羣臣墓銘家狀。夫進退百官。剖決章奏。裁處萬幾。錢穀甲兵。四夷之事。百官有司。典籍雖在。視諸故府。似乎有徵。然曹分局別。歲殊月改。綴緝穿聯。欲無牴牾。固亦勞矣。而一時臣工人品之淑慝。心迹之疑似。殊功偉德。非常之事。姦宄凶慝。擣杵嵬瑣之形。墓誌家狀。不足盡也。蓋古之爲史者。易於有所因。雖遷固之才。不能無因而爲也。今之爲史者。難於無所述。雖有遷固之才。無以自見矣。當唐宋之世。史官尙未放失。而劉子元爲蕭至忠言五不可。其一謂漢郡國上計。太史以其副上丞相。後漢羣臣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爲廣。今史臣惟自詢采兩史。不注起居。百家弗通行狀。若今之起居廢失。得無如劉子元之所論乎。歐陽修以爲史官職廢。其所撰述簡略。百不莫一。至於事關大體。沒而不書。加以時政日歷。起居注。例皆積滯相因。故追修前事。歲月旣遠。遺失莫存。聖人典法。遂成廢墜。若今之追修積滯。得無如歐陽修之所論者乎。然則所貴良史。裁酌體例。旁采異聞。攷求真。是發憤討論。使歸於一。古人有言。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先朝之事尙在。所見則已異於所聞。與所傳聞遠矣。抑嘗讀武帝本紀。侯志表傳。皆史遷當時撰述。而班固陳宗尹敏孟冀。共成光武本紀。後漢列傳載記。當時紀志。蓋不廢也。自實錄專行。則紀志殆廢。此尤史家之闕典。竊以爲實錄之外。宜用擬古遷固之書。此不當待後世而定也。先皇帝大禮。郊祀九廟明堂。先聖祀典。籍田

親錄章服禮儀河渠刑法諸所興建散入紀年難以會通當令首尾貫串包絡彙粹可做司馬遷八書而爲之宰相百官報罷不常可做公卿志表爲之羣臣之惡善四夷之叛服則列傳載記皆不可廢此卽一代之史非直俟數百年之後而爲也徒恃實錄一書所軼多矣此方今史館之所當議者也愚又謂漢史成於班固唐歷緝於吳兢柳芳崔魏唐書成於吳兢韋述休于烈令狐峒宋國史凡三書後洪邁復請合爲九朝而續通鑑長編成於李燾本朝二百平歷列聖而未有統會之史此亦方今史館之所當議者也抑劉子元又云史有三長才學識有學無才如愚賈操金而不能殖貨有才無學如巧匠無榱桷斧斤不能成室善惡必書使亂臣賊子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會子固爲南齊書目錄序云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而後其任可得而稱也噫能如子元之論得爲良史矣若子固所稱則又追遷固而上之蓋唐虞三代之史官也茲者明詔採取遺事諸生幸得躬逢其盛惟時金馬石渠之彥宜有其人愚生草茅下士獨能誦習舊聞而已述作義何敢僭及之

問古者國有大事必合天下之議所以集衆思也王通氏著續書嘗曰議其盡天下之公乎夫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黃帝堯舜尙矣三代之下惟漢

近古請舉漢之議者。其或是或非。或罷或行。亦有可論者乎。夫匡衡張譚郊社之說。何據。賈禹
韋元成祖廟之議。何本。董仲舒師丹之請。建限田。何罷而不行。祝生唐生之請。罷鹽鐵。何議而
不用。公孫卿壺遂司馬遷改朔之議。何取。賈讓關並韓牧王橫治河之策。孰得。先誅先零之謀。
何以卒從。趙充國罷邊塞置吏卒之請。何以卒用。侯應此皆漢之大事。而有國家者之所當攷。
昔韓退之非三代兩漢之文。不敢觀。諸士之皆通經學古。以待有司之求。必有能及之者。請言
之以觀所學。

欲盡天下之理者。必并天下之智。欲并天下之智者。必兼天下之謀。并智合謀。而天下之公
盡矣。天下之公盡。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古者國有大事。常令議臣集議。不專於一人。不徇於一說。
惟其當而已。是故大臣之言必用。小臣之論必庸。衆思之集必繹。一夫之見必伸。故邱山積卑而
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併而爲公。此古之帝王所以用天下之議也。王通氏論帝制。恢恢
乎無所不容。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千變萬化。而吾守中焉。故曰議其盡
天下之公乎。漢制大夫掌論議事。有疑未決。則合中朝之士雜議之。自兩府大臣下至博士議郎。
皆得盡其所見。而不嫌於以小臣與大臣抗衡。其道公矣。若明問所集。皆一時朝廷之大務。然非
當時能詢採博議。盡天下所欲言。何以粲然著於簡策如此。請爲執事言其略。古之帝王郊祀天

地以冬日至於地上之圜邱。以降天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邱。以出地祇。故祭天於南郊。就陽位也。祭地於北郊。卽陰之義也。漢之郊祀多襲秦。故武帝巡祭。天地諸神名山金泥石記。淫誣甚矣。成帝初。匡衡張譚始建南北郊之議。以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之所饗。宜就正陽太陰之處。於是始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漢二百年間。郊祀不經。文帝賢主。猶拜灊渭之會。相如文士。獨留封禪之書。匡衡能本周禮。正一代之大典。論者或恨其不能盡復三代郊祀。明堂配天之文。然其所論建亦偉矣。禮王者受命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之太祖之廟。五年而再殷祭。則毀廟。未毀廟之主。合食於太祖。父爲昭。而子爲穆。孫又爲昭。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以其始受命而王。故尊以配天。而不爲立廟。親盡也。太祖以下五廟。則親盡迭毀。示有終也。漢之祖廟。至元始之際。大禮未備。貢禹始發之。韋元成已議罷郡國廟。又本禮經所云。而建議如此。惟獨以高帝爲太祖之廟。而孝文以後。皆以承後屬盡宜毀。故許嘉劉向更議。以文武皆爲宗。漢二百年間。祖廟無准。賈生通達。不著宣室之對。劉向博雅。附會家人之語。元成能依古義。垂一代之大法。論者猶疑其五廟七廟廟數之殊。然其所考據亦正矣。自秦用商君之法。開阡陌除井田之制。漢初不爲限制。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愈困。故董仲舒欲稍近古。限民名田。以塞兼并之路。師丹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可致太平。今未可詳。請略爲限。武帝方事

四夷內興功利宜未及此而丁傅董賢隆貴用事詔書雖下亦寢不行然至後魏孝文獨用李安世均田之法則仲舒師丹之說其果泥乎後之有天下者能知此意則井田雖未可復而均田之法亦可少倣也自齊用管子之術正鹽筴斂山澤之利漢初以屬少府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筦其利郡國多不便昭帝始詔賢良文學之士問民所疾苦教化之要九江祝生等抗言皆願罷鹽鐵酒榷均輸毋與天下爭利云以儉約而桑宏羊獨以爲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竟不果罷自此迄於永平尋罷尋復然後魏宣武嘗采甄琛弛禁之表則賢良文學之議其果迂乎後之有天下者能知此意則鹽筴雖未可廢而取利之法亦不當甚密也漢自襲秦正朔晦朔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張蒼明習歷而仍水德之謬公孫臣建改朔而信黃龍之誕百年紀歷之廢甚矣司馬遷倪寬等始謫帝王創業改制不復用傳序則今夏時也三代之統絕而不序請定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爲萬世則是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洛下閔運算轉歷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昔孔子論爲邦言行夏之時馬遷之議實本於此此古今治歷者之不能易也漢自武帝塞瓠子其後河復數決大爲東郡害平當領河堤奏買讓之策桓譚典羣議集關並韓牧王橫之論一代治河之說備矣賈讓謂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之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水有所休息內欲徙冀州之民

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勢不能復遠汎濫。讓之此策。視諸說最高。昔大禹治洪水。惟順水之道。此古今治河者之所當知也。夫中國之御夷狄。非以極兵勢也。誠盡謀而已。西羌之反。朝廷發兵及屯田者六萬人。酒泉太守辛武賢欲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趙充國獨以爲胡卽據前險。守浚阨。必有傷危之憂。獨欲捐罕开之罪。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方是時公卿議者不同。而充國獨守便宜。璽書切責。堅不爲動。卒不煩兵而自解散。諸羌罷騎兵。留屯田。以待其敝。大抵西羌之反。其萌在於解仇。充國急赴罕开之約。使先零不得先其約。此所以坐而得勝算也。故制胡之要。若使羌胡得締其交。非中國之利也。漢自單于入朝。加賜皆倍於黃龍時。旣自以親好。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請罷邊備塞。以休天下人民。時羣臣以爲便。而侯應以爲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里。草木茂盛。本冒頓依阻其中。來出爲寇。至武帝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設屯戍以守之。如罷備邊戍。卒示胡貊之大利。夫雁海龍堆。天之所以紀華夏也。炎方朔漠。地之所以限內外也。國家苟與胡貊共地利。而無藩籬之限。則中國坐而受其困。由此言之。中國之要害。所當固守而不可失也。夫郊祀宗廟。井田鐵鹽。歷律河渠。夷狄舉漢之大事。而崇論竑議。概具於此。今廟堂方有郊祀宗廟之議。而天下田賦未均。鹽課折閱。歷紀漸差。授時之度。徐沛歲有治河之役。兀良哈之屬夷。翻爲外應。受降城之古地。棄爲虜巢。則此

數者。正今日之所宜攷。毋謂漢卑而不足法。因是而亦可以略追三代之遺文。古義所謂法後王者。謂此也。

問。六經之教。未嘗專以仁爲言。至論語一書。孔門之論仁始詳。今觀孔子之答問者數矣。而皆不同何歟。夫若然者。則仁宜可以人人而至也。然孔子之所許者。蓋鮮矣。當時惟稱顏子。三月不違。若仲弓。冉有。子貢。西華門人之高等。令尹子文。陳文子。春秋之賢大夫。孔子概稱之。而獨不許以仁。顧惟於微子。箕子。比干。而謂之三仁。於伯夷。叔齊。而稱爲得仁。至管夷吾。伯者之佐。而亦曰如其仁。抑又何歟。夫以仁之難造如此。而又謂博施濟衆。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則仁與聖猶有等歟。後之學者。皆以爲孔子未嘗言仁。而特與弟子言其用功之方耳。其果然歟。如此。則果何以謂之仁乎。士人自知學。卽讀論語。而不求其意。祇見諸說之紛紛。而無所取衷也。茲欲會而通之。必有至當不易之論。試言其大旨。以觀自得之學。

甚矣仁之難言也。非言之難。而體會之難。能體會之。而自得之於心。則能以其所不同。而求其所同。以其所言。而知其所不言。雖聖人之於學者。隨人異施。不可以一端求。會而通之。而至精至粹之理。一而已矣。夫惟天下之論仁者。病於不能自得之於心。而徒言之求。是以若彼其紛紛而不一也。執事發策以孔子之言仁爲問。欲觀學者自得之學。愚生何知焉。雖然。論語一書。童而

習之。敢不摭拾以對。昔孔子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志欲有所爲於天下。而時不能用。退而追述三代之禮樂。序詩書易春秋。以備王道。成六藝。夫子自以爲學天下如此盡矣。夫子旣沒。而門人記其微言。以爲論語。顧若稍不盡。同於前古聖人者。蓋其平日獨以仁之一言爲教。則皆先聖人之所未嘗數數然者。雖其孫子思傳之。亦不盡用其說。孟子稍稍言之。而復以仁義對舉。又非若夫子當時之獨指而專言之也。蓋嘗思之。夫子以仁聖並稱。而又有仁人之號。則其所謂仁者。夫亦以其人品之至精至粹而已矣。夫如是。故以仁聖並言之。而當時學者。雖其才器不同。而其學於聖人。固其志舉欲造於至精至粹之地。是以諸子之間。仁特詳。而夫子之告之不一。要其因才成就。而使之造於至精至粹之地者。則一而已矣。世之君子。見諸子之間。而夫子告之其不同如此。遂疑其所謂仁者。支離而難合。散漫而不可求。而不知其所以至之者一者也。惟其才器不同。引而進之各異。譬之於水。其可以導之於江者。引之以至於江。導之於河者。引之以至於河。導之爲淮漢者。引之以至於淮漢。及其不已。而至於海一也。夫子之門。顏子仲弓子貢子張樊遲。司馬牛。人見其皆入聞夫子之道。而不如其才器相去遠矣。然夫子皆不逆之。隨人以爲之成就。使此數子者。能遵其教。而莫不可至於仁。是乃夫子之善教也。使是數子者。夫子獨舉其一。而皆告之。是使樊遲而欲爲顏子。夫子必不若是之誣也。然而此數子者。亦皆可至於至精至粹之地。

者何也。若孟子之所謂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和，孔子聖之時也。伯夷伊尹柳下惠，夫豈方於孔子。顧謂之聖，則亦造於至精至粹之地而已矣。譬之於玉，爲玫爲瑰爲琳爲珉之不同，而追琢之成器一也。故夫子於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齊，而皆謂之仁，豈可同哉。管夷吾者，能以功利之術，使諸侯歸齊，而不能勉其君至王也，而以爲如其仁。管仲之仁，豈又與微子諸人可同日論哉。夫子之門人，可與語聖人者，惟顏子與夫子皆步皆趨，皆言皆辨，皆亂矣，而獨所謂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未能與化爲一也。然亦已進於仁矣。夫子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與之同其出處，則則謂克己復禮者，蓋以有天下之事告之，故以爲天下歸仁也。若仲弓出門使民，而至於邦家無怨，則南面諸侯之任而已。顏子與仲弓同居德行，而相遠如此，其爲仁者不同如此，而况子貢以下哉。子貢之聘於諸侯，所以有大夫士之交也。子張之問政，所以言恭寬信敏惠也。樊遲之不知禮義，信以成德，所以言先難後獲也。司馬牛多言而躁，所以言訥言也。然於是數者而進之，豈不亦皆至於仁哉。夫人之才器有大小，至於至精至粹之地爲難。故孟

子以伯夷叔齊伊尹柳下惠爲聖，而夫子亦以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齊爲仁。夫子之所謂仁，孟

子之所謂聖也。然數子者，夫子告之則如此，而造而至於實難。故雖果如子路，藝如冉有，不佞如

雍，禮儀如赤，使之治國家，理人民，立朝著，夫子皆許之，而不許以仁，以其至於至粹至衡之地爲

難也。當時之大夫，忠如子文，清如文子，使之事伯朝，去亂國，夫子皆許之，而不許以仁。以其至於至精至粹之地爲難也。若夷齊讓國逃隱，微子箕子比干之，或去或奴或死，積仁潔行，以自靖自獻於先王，豈不至於至精至粹之地哉？管子者，聖人蓋未之許。若曰其於仁者之功特如之而已，然則是數子者，夫子特進之而已，終莫能至也。夫仁之精微與聖同極，而他日子貢問博施濟衆，乃以爲何事於仁，而必以聖當之，似若夫子之優聖而劣仁，而不知其義，蓋以爲博施濟衆者，聖人身外之事業，立人達人者，仁者切己之實功，子貢未可驟以唐虞之事許之，亦勉以忠恕而已矣。故曰賜也，非爾所及也。雖然，夫子之於仁也，豈終日爲學者濟言之如此，蓋皆因其有問，隨其人而告之。孟子之所謂答問者也。當時高弟弟子如顏子之外，曾子未嘗問仁，而一貫之唯，豈不亦謂之仁哉。而後之儒者，又謂夫子平日蓋未嘗言仁也，特言其於以爲者仁而已。然則夫子之論仁當見於何書？曰夫子於繫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又曰元者善之長也，此夫子之所謂仁者也。雖然，夫子豈有隱哉。凡平日之所以問答者，皆此理也。宋張敬夫嘗類聚夫子之論仁，以爲洙泗言仁錄。朱子不取，謂聖人之言，隨其所在，皆有至理，不當區區以言語類求之，可謂得其旨矣。後之學者，去聖愈遠，其尊聖人爲太過，至或舍其終日應用，與所以進德修業之實，而欲於虛空想像之中，求所謂仁者而名狀之。夫天下皆知佛老爲空虛之說，以惑世，而後之儒者，

不求切實之功。舍夫子之所謂仁。而於空虛想像之中。求所謂仁。此亦何以異於佛老之說也。

浙省策問對二道

問。今之浙省。古會稽并鄞郡之境。儒林之盛。著于前史。古未暇論。自洛學浸被東南。而浙士有親及程氏之門。與受業于其門人者。其人果可稱歟。朱子集諸儒之大成。陸子敬崛起江右。二家門人傳受之緒。其可述歟。其與朱子並時而起者。果亦有聞于道歟。其能纂述朱氏之學。亦有可言歟。其以文章名世者。于道亦有所得歟。諸士子生長斯地。景行先哲久矣。顧相與論之。執事先生。以浙中道學之傳。下問承學。顧愚非其人。何敢與聞于斯。然古者祀先聖先師于學。所謂先師。卽其國之賢者。明有所嚮仰也。浙之諸君子。愚生亦竊識之矣。昔楚威王有問于莫敖子華。子華對以楚之先令尹子文。以至蒙穀五臣之事。楚王太息。嘉其能善語其國之故。吾浙之儒者。所謂齊魯諸儒。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敢無述焉。蓋嘗謂士之所以自成者。莫貴於學。學莫貴於聞道。知所以求道矣。而後知其所以爲學。知其所以爲學矣。而後能有以自成。其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難也。秦漢以下。其經學文章功業節行。稱於天下。代不乏人。而大要歸於不知道。而以氣質用事。故其所就不能庶幾於三代。蓋千五百年。而宋河南程氏起而紹明之。其澤流被於閩粵間。此朱子所由以得其傳者也。至於兩浙。又河洛閩粵所漸被者也。然程子之

門。惟游楊謝號稱高第弟子。而吾浙之士及門者。周行己能發明中庸之道。浙中始知有伊洛之學。而劉安節戴述知求成己之方。以文行推重。而元承天資近道。敏於問學。此門人之尤章著者也。自龜山載道東南。學者多從之。遊而宋之才能。得程氏正脈。揄推明中庸大學論語之旨。王師愈從受易論。朱子稱其有本有文。德望爲東州之冠。此受業於程氏之門人者也。自羅從彥從學於龜山。再傳而爲李侗。侗授之朱子。學者以爲程氏正宗。陸九淵起於江西。超然有得於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二家議論。初有不合。其全體大用之盛。皆能不謬於聖人。其學皆行於浙中。輔廣徐僑。初事呂祖謙。後從朱子。僞學之禁。學者解散。廣不爲動。而五經解詩童子。問多所發明。僑以朱子之書滿天下。不過割裂掇拾。以爲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能得其所以言者。蓋鮮。其學一以眞實踐履爲本。葉味道對策。率本程子。告人主以帝王傳心之要。然朱子門人。黃幹爲最著。何基師事幹。得聞淵源之義。王柏捐去俗學。從何基。基告以立志居敬之旨。金履祥事王柏。從登何基之門。論者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而履祥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己者也。其後許謙學於履祥。其學益振。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自基以下。學者所謂婺之四先生。以爲朱子之正適者也。子靜之門人。則楊簡篤學力行。爲治設施。皆可爲後世法。清明高遠。人所不及。而袁燮端粹專精。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能精思慎守。則與天地相似。舒濂刻

苦磨勵。改過遷善。沈煥人品高明。不苟自恕。朱子嘗言與子靜學者遊。往往令人自得。蓋浙中尤尊陸氏之學。則慈湖其倡也。二家門人相傳之緒。於婺之四先生。四明之楊氏。可謂光明俊偉。能紹其傳者矣。雖末流門戶各異。而朱子所謂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者。其爲篋出千古。不可誣也。今推原程子之學。自龜山至於朱子。朱子之後。爲婺之四先生。象山之學。雖行於江西。而慈湖爲最著。則伊洛閩粵江西之學。豈復有感於吾浙中者哉。虞集有云。汝南周氏。繼顏子之絕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於會子之學。以成己而教家。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顏會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因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耳。然則所謂道統者。其可妄議哉。此可以爲二家傳授之定論也。呂東萊以關洛爲宗。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陳傅良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精博。陳亮才氣高邁。心存經濟。王禕以爲考亭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而廣漢張子。東萊呂子。皆同心戮力。以閑先聖之道。而當其時。江西有易簡之學。永嘉有經制之學。永康有事功之學。雖其爲說不能有同。而要皆不詭於道者。豈不皆可謂聖賢之學矣乎。此與朱子並時而起。皆有得於道者也。至於項安世。黃震方。逢時。史伯璿之徒。無慮數十人。皆發明朱子之道者也。至於以文章名世。如黃潛。吳師道。吳萊。柳貫。皆爲一代之儒宗。而貫與師道。皆學於許文懿公。而文獻公巍然獨任斯文之重。見諸

論著一本乎六藝以羽翼聖道謂文辭必原於學術揆之聖賢之道無媿也宋景濂實出文獻公之門遂爲本朝文字之宗而國初設禮賢館景濂與麗水葉琛龍泉章溢浙右儒者皆在焉國朝崇尚理學實於是始則今日論先正之有功於斯道者豈可分道學文藝爲二科哉抑士之相與爲斯學者非苟爲名也欲以明道也故天下貴之道苟明施之於世特舉而措之耳宋之君子不能大有爲於世蓋天命不欲興三代之治而世莫能究其用也而景濂獨謂諸儒後先相繼推明闡抉疏闢扶持理無不章事無不格雖聖賢復生於後世無以加矣卒未有能繼其說而大有爲於天下以爲其有志者鮮也夫豈盡然耶愚生特於浙中道學之傳敢因明問及之而道統之傳尙未之悉也伏惟進教焉

問禹之跡遠矣尙書獨載九州所至蓋已周四海之外而昔人乃云禹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終非禹行遠不能造也及學者言禹事多奇怪史稱禹蓋會諸侯江南計功會稽及杜元凱注左傳以塗山在壽春會稽與塗山豈二事歟會稽固今浙江之境也至少康封其庶子於此以奉禹祀號爲於越由此越世世爲君王矣果眞禹之遺烈耶入其地有觀河洛而興思者諸士子皆越產必知其國之故請言之

昔之聖人開闢宇宙以濟生人萬世之下皆仰賴其功德而思慕之况禹治水造地平天成

萬世永賴之功。而含氣之屬。雖在四海之外。猶知慕之。况當時會羣后之地。子孫封守之國。有不知誦述之者乎。夫人之景慕。有同地而知思之者矣。有百里之外而思之者矣。有數千里之外而思之者矣。是其人之德之相去之遠也。雖然。以其人足爲數千里之外思之。而又同地。則其思之何如也。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三河天下之中。帝王之跡多在焉。後世之人。考尋其故。紀載其事。惟恐失之。太史公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至長老皆各稱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又南登廬山。觀禹跡九江。遂至於會稽。上姑蘇。望五湖。東窺洛汭。大邳。逆河行淮。泗濟澤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至龍門。至於朔方。壯哉子長之遊。其所感慨有餘思矣。宜其爲書。能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成一家之言也。夫唐虞堯舜之處。今去之數千載。而天下之人皆能識之。以其功德之盛。利天下於無窮也。則夫遊觀聖人之地者。雖數千載。宜不能無感也。自黃帝以來。帝王莫不有都。軒轅之都。涿鹿。顓頊之都。帝邱。高辛之都。偃師。帝堯之都。平陽。帝舜之都。蒲阪。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而黃帝披山通道。未常甯居。東至岱宗。北逐獯鬻。西至崆峒。南登熊湘。往往無常處。及尙書載舜五載一巡狩。至周猶因之。則三代天子。其遊常徧於五嶽矣。蒼梧九疑之間。紀舜之跡尤著。歷世久遠。而前古聖人之跡具在。而帝王世紀。皇覽之書。其述備矣。禹受治水之命。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行跡所至。蓋周四海之外。而

世之論者，乃以爲山海經皆禹之所親至而紀述之，以爲東至轉木，道出九津，青羌之野，攢樹之所，揭天之山，鳥谷青山之鄉，窮髮帶方之國，南至交趾，孫濮繒橘之域，丹粟沸水之際，南族黃支之堵，不死之望，西過三危之阨，巫山之下，飲露之民，奇肱之國，北至大正之谷，夏海之窮，祝粟之界，禹疆之里，積水積石之山，此皆荒誕不可稽考，張騫之窮河源，班勇之記西域，不能覩也，大抵上古久遠，故作者不經之論多託之，而學者言禹事尤奇怪，羽淵之龍紀其父，石紐之生本其初，台桑之合著其配，觀河伯而受括地，見六子而獲玉匱，得黑書於臨胸，覩綠字於濁水，桐柏有鬼神之書，宛委出五符之要，秦數著陽行之跡，應龍有尾畫之詭，其荒唐不根甚矣，而屈子猶勤其問，郭璞直信其真，不知洪範錫禹九疇，禹乃取其陰陽之數，自一至九之序耳，豈實有神人爲之手授乎，惟會稽之會，雖不載於書，而經傳猶有所據，蓋禹會諸侯江南計功，非五載巡狩之常典也，傳稱禹望九山之南苑，宛中者，則意在此久矣，故爲是非常之會也，而禹之事終於此，故百姓哀慕之至今，而左傳會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預以爲塗山在壽春北，酈道元以禹會諸侯，防風氏後至禹殺之，王肅家語塗山有會稽之名，則杜預之說非矣，而羅泌路史，乃謂致羣臣於鍾山，晉灼言會稽茅山，故越絕春秋言禹登茅山，朝羣臣，乃更名會稽，今會稽有禹村墟也，又云禹採水至大越，上茅山，今會稽在越中，而防風氏之國，在今武康，則會稽亦非茅山矣，禹之會羣臣，

非今之所謂會稽乎。然云至大越而上茅山，豈今之會稽，卽古之名茅山，而非建康之茅山也。吳錄云：本名茅山，一名覆釜，蓋禹改之爲今名也。括地志云：石笥山一名玉笥，又名宛委山，卽會稽一峯也。在今會稽縣之東。而太史公言上會稽探禹穴，所謂禹穴，卽在會稽山中。而近世解者，乃曠絕數千里，而取巴蜀之禹穴，亦誤矣。禹旣終於會稽，故會稽之人思之，是以少康封其庶子於此，以奉守禹之祀，號爲於越。此越之有國所以始也。然傳至十數，而中間國絕，民復奉而君之，是爲甌越東越。故越北界有禦兒鄉，萬歲歷之說，其事亦頗怪。蓋越人之慕思禹，而欲得其子孫之爲君如此，其後勾踐爲王，而與吳戰，夫椒之敗，保棲會稽，得范蠡大夫種爲之臣，乘夫差之驕，黃池之會，以兵襲其國都，卒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故春秋於越入吳，當是時，越小國幾霸天下，越垂絕而復興者，亦以越人之慕思禹，而欲其子孫之不亡如此。其後王子搜患爲君而逃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玉輿。王子搜之丹穴，卽禹穴也。方吳越之戰，迎之檣李，敗之姑蘇，敗之夫椒，棲之甬東，檣李卽嘉興之醉李城也。夫椒卽太湖椒山也。甬東卽勾章之東海中洲也。後數世，王無疆爲楚所滅，盡取故吳地至浙江。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南海上，蓋越人之慕思禹，雖敗散而猶戴之爲王爲君也。南海，今台州之南海也。無疆之長子，後去瑯琊，其次子蹄，守甌餘之陽，猶受楚封焉。無諸保泉山，漢

立爲閩越王。其季餘善與孫搖。又以海東隅地稱王。號三越。其地猶在今會稽之域。則雖至漢世。而越人之慕思禹。而猶戴之爲君也。太史公序越事。蓋反福嘆禹之功大矣。滌九川。定九州。至於今。諸夏又安。乃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強國。北觀兵中國。而推稱禹之遺烈。其論東越列傳。則謂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爲君王。勾踐一戰稱伯。至餘善滅國。而其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尙封爲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爲公侯矣。而又嘆禹之餘烈。蓋越之世祀。視三代之後。最爲久長。實以神禹治水之功在萬世。子長之論。不可誣也。愚生生長越中。覽臨安之勝。觀錢塘之江潮。思宋建炎百五十年都會之盛。每慨然太息。况思禹之績。有吾其爲魚之歎乎。承明問。敢述所聲。要之其所懷者遠矣。非誇胥臣之多聞。子產之博物也。謹對。

河南策問對二道

問。古之君子。因時會。竭忠讜。建竑論。卓然有稱於世紀。諸史傳多矣。今不暇概舉。姑取其最著者。與諸士子論之。或舉世共稱。而不無疵議。或一時救弊。而未爲通方。或言可經常。而足以行之後代。或意義深遠。可爲世主法誡者。夫通達國體矣。而其學出於申商。潛心大業矣。而其術流於災異。經明少雙者。被阿諛之譏。然其言可廢歟。博物洽聞者。泥五行之傳。然亦有可采歟。語當世理亂。晁錯之徒。不能過其果然歟。志在獻替。其所論辨。通見政體。可備述歟。至於竭誠

奉國而理歸切要。優之政論爲孰是。論諫本仁義。而炳若丹青。平生力學所得。而爲世龜鑑。方之申鑒孰優。夫學者稱道古昔。所以規摹當世也。數子之書繁矣。抑可以擷取一二。足以爲警誠而備世務者。庶幾於魏相條陳。晁董之對。蘇軾進讀陸贄之言。用以觀經世之學。

論天下之士。非才不足以達當世之務。非識不足以周事物之情。非誠不足以據獻納之忠。務不達則其幾莫能中也。情不周則其致莫能極也。忠不據則矯激以沽名。懷隱而多避。徇私而少公。怯懦而不盡。其言莫能信也。甚矣人臣之於君。於其得言之時。亦莫不有言。而嘗失之。是三者猖狂叫號。以自試於萬乘之前。而不自度。且以售其欺冒之姦。故井竈不可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語於道者。束於教也。持寸挺以撞萬鈞之鐘矣。不振矣。世之說者曰。諫之道。天下之難。爲欲以觀其所易。而閑其所難。然後上下恬然而雍睦。又以爲臣能諫。而必能使君之納諫。而後爲能諫之臣。此與韓非之說。而憂其不合者。何以異。是皆懼撓人主之逆鱗。而天下無忠義之言矣。要之君子遭時違會。立人之朝。其才足以達是。其識足以周是。其忍不爲明主言之。故知而不言。言而可盡者。非所以立人之朝者也。是所謂謂吾君之不能爲堯舜者也。執事發策。舉前代之論諫者以爲問。夫一世之君。則一世之臣。不知其幾也。當時陳說者盡多矣。而史之所載。彰彰者僅是。以史之所載。累而積之。蓋多矣。而執事所舉者。又僅是。雖

然言而中其幾。極其致而忠誠足以感移人主。垂法後世者。又少也。如執事之所舉皆其人也。夫謂舉世共稱不無疵議者。豈不以賈誼通達國體。而出於申商。董仲舒潛心大業。而流於災異。匡衡被阿諛之譏。劉向泥五行之傳乎。漢高祖時。同姓寡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諸侯王僭擬逾制。奴匈數盜邊。賈誼陳治安之策。皆當世切務。而或謂其明申商之學者。獨以論諸侯王宜用權勢法制耳。然衆建諸侯。實事之當然也。與晁錯削七國異矣。本二代之所以長久。謂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論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太子正矣。或謂誼與晁錯皆明申韓。而錯則以人主之所以尊顯功名揚於後世者。以知術數也。而以術數教太子。蓋保傅之篇。便後世知三代教太子法者。誼啓之也。豈可與晁同論乎。漢初制度疏闊。謀欲改正朔。易服色。正官名。興禮樂。謂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秦置天下於法令刑罰。而德澤無。一有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夫刀筆筐篋之間。非徒漢事然也。雖後至今數千年如此矣。劉向稱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伊管未能遠過。可不謂然乎。武帝舉賢良文學之士。仲舒以賢良對策。皆傳經義。本天道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故聖人法天以立道。天地之性人爲貴。知自貴於物。又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此孔氏之遺言。七十子之後莫能述也。論

聖王之禮樂教化。欲令當世人主改絃而更張之。與賈生之旨不異。而仲舒之淵源深矣。自漢興以來。天子與其大臣。皆好尚黃老。至孝武始興文學。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實自仲舒發之。故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至於今學者守之。雖然。自恣苟簡之治。百世未能變也。道同六藝。用世操術。則異者又未必軌於聖人也。班固稱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爲羣儒首。其不謂然乎。漢儒傳經。皆有家法。而匡衡明經說詩。當世少雙。所以其論奏粹然儒者之言。曰朝廷者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易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潔。則民興行。寬仁和惠。則衆相愛。曰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化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曰審六藝之旨。則天人之理可得。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羣臣。動有節文。以章人倫。夫端本養性。審藝治內正儀。皆人主之大法也。衡能爲此言。而史譏其持祿保位。被阿諛之旨。與孔光等同讎。以爲恭顯用事。不能犯顏直諫。則然也。然傳先王語。其醞藉亦足稱賢矣。劉向博聞通達古今。作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綜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與孟軻荀况司馬遷董仲舒揚雄並稱。

而譏切王氏。尤發於至誠。蓋自恭顯之世。其忠懇已見於封事矣。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覽歷世之治亂。必以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因論當世人主。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繆戾乖刺。文書紛糾。毀譽混亂。榮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是時恭顯用事。善類蒙僇。永光之詔。亦自謂邪說空進。事亡成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孝元固已自知之。卒以優游不斷。墮宣帝之業。可謂來世之永鑒矣。向之學在洪範傳。推迹行事。比類相從。緣箕子之意。著天人之應。世儒亦未可妄論也。夫謂一時救弊。未爲通方者。豈不以崔實語當世理亂。而有政論之作也。漢之儒者言教化。自賈誼董仲舒匡衡劉向皆極論之。而王吉亦謂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議科指。可世世行也。以意穿鑿。各取一切。而質樸日衰。恩愛澆薄。東京以後。尤競察察。鍾離意宋均魯恭第五倫之徒。當以爲言。而杜林亦譏後世不能以德。而勤於法。吹毛求疵。詆欺無限。桃李之饋。集以成罪。家無全行。國無廉夫。而仁義之風替矣。崔實獨著論。謂漢承百王之敝。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皇路傾險。欲峻法以求治。以此爲亂世之藥石。仲長統稱其書。以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右。將不以其達權救弊。爲一時之所急耳。若以此施於宦戚縱橫之日。是固其宜也。實之政論。夫豈通方之論耶。夫謂言可經常。可以行之後代者。豈不以荀悅志在獻替。而有申鑒之作也。當建安之時。政移曹氏。天子拱手。而悅自以時然所用。作申

鑒五篇其所論辨。通見政體。謂致政之術。先屏四惡。乃崇五政。而以僞亂俗。私攘法。放越軌。奢敗制。爲四惡。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爲五政。悅之論非所以施於漢末。顧自以抱王略而不得志。爲奏以發之。要其所施設。皆平世法也。可謂言簡而事該矣。攷其正俗之論。謂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貞定而已。在上者審定好醜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文察實。無惑詐僞。以蕩衆志。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章。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己也。肅恭其心。慎修其行。而民志平矣。漢氏所以凌遲。恣感宦之權。成鈞黨之禍。夫豈不由於此。卽匡衡言四方楨幹。瀏向譏朝廷舛午。皆此意也。悅之申鑒。豈非經常之法耶。晉初士大夫。祖述何晏老莊之論。朝廷皆以浮誕爲罪。武帝創業。法度廢弛。劉頌竭誠奉公。每有論奏。該覈政體。謂法禁寬縱。積之有素。未可一旦以直繩下。然至於矯世救敝。自宜漸就清肅。如行舟雖不橫截。迅流。然當漸靡而往。稍向所趨。然後得濟也。其救時矯世。非急迫之論。異於徒事一切。敢於斷割者矣。又謂聖王之化。執要於己。委務於下。居事始以別能否。因成敗以分功罪。而羣下無所逃其誅賞。尙書統領天綱。歲終校簿。賞罰黜陟之。今權不歸於上。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細過繆妄。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無立人矣。爲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謹密網以羅微罪。奏劾相接。狀似盡

公而撓法實在其中也。故聖王不善碎密之按，而責凶猾之奏。頌之斯言，實末世通患所以然者。彼持天下之衡，而未能公天下之大觀，以爲如此足以塞區區之責也，亦類俗吏之所爲耳。由此言之，頌欲矯弊，而不必任嚴切之法，所以爲賢於實者也。儻之政論，則頌爲是矣。唐德宗時，陸贄上言諫諍之道有九弊，以好勝人，恥聞過，騁辨給，銜聰明，厲威嚴，恣彊愎，爲君上之弊，以詔諛，顧望，畏慄，爲臣下之弊，論朝廷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不考實而務博防，求精太過，嫉惡太甚，程試乖方，取舍違理，循故事而不擇可否，而覈才馭吏之三術，則拔擢以旌其異能，貶黜以糾其失職，序進以謹其守常，其欲人主悔禍新化，要在舍己從衆，違欲遵道，遠愆佞而親忠直，推至誠而去逆詐，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掃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其道易知而易行，在約之於心焉耳。唐史稱其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爲後世法，炳如丹青。蘇軾以爲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如贄之言，開卷了然，聚古人之精英，爲治亂之龜鑒者也。雖房杜姚宋克致清平，考其道德仁義之旨，蓋過之矣。其論興亡之際，謂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於德，非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而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欲，不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者事之微也。信哉。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嘆曰：損益其王者之道歟。贄

於天命人情之際。可謂論之剴切者矣。宋嘉佑間。司馬光上言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明武。以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爲人君之仁。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爲人君之明。唯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爲人君之武。其論御臣之道有三。曰任官信賞必罰。謂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故天下飾名以求功。巧文以逃罪。欲博選在位之臣。各當其任。有功則增秩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又以祖宗開業之艱。歎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爲功。從而救之者難爲力。作惜時。無遠慮必有近憂。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作謹微。華而不實。無益於治。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光自謂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所學。盡在是矣。又謂五規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也。宋之仁宗。可謂漢唐以來之令主矣。當此時。韓琦爲宰相。君臣皆賢。迄不能如光所言。豈以其分量有所止。雖四十年深仁厚澤。無以進於二代之隆。爲可惜也。蓋嘗讀其保業之規。言天下得之至艱。守之尤至艱。自周以來。離而合。合而復離。五代生民之類。不盡者幾希。太祖始建太平之基。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五百餘年而已。承祖宗艱難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人主撫全盛之運。知易離難合之天下。土崩瓦解之勢。常伏於至全至安之中。誠不可一日而不兢兢業業者也。唐自失河北。以天下之力。終不能取燕雲十六州。沒於契丹。宋南北遂至

抗衡。迄不能自支。折而入於北。若奄有唐宋所不能有之士。其不爲尤重也哉。所謂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人也。其所以愛吾人保吾土。誠不可一念自放者矣。夫陸贄司馬光。其言固皆可。以爲萬世之所取法。而申鑒之言。亦不能易也。文有博有約。固不得以優劣論之。執事欲取數子之書。爲可垂警誡而備世務者。愚於前所陳。蓋亦得其略之。昔者嘗誦而論之。雖其言散見於史傳。而天人性命之理出焉。詩書禮樂之道存焉。治性正身之則著焉。端本善俗之幾昭焉。朝廷之所以順治。百官之所以得職。王化之所以隆。國是之所以定。天命去當。人心向背。皆繫於此也。夫謂意義深遠。可爲法誡。則劉向山陵之奏。與陸贄司馬光論天命保業。此其尤諄切者也。至於財賦兵農。□□之大務。諸疏皆有之。以明問之所未及。亦未暇盡述也。夫此數子者。固皆一代之偉人。其論議著於本朝。載於後世。視小儒齷齪曖昧。勉強綴論。而中無所有者。眞秋蟲之鳴也。夫大人之言遠。小人之言隘。正人之言直。邪人之言隱。仁人之言恕。賊人之言刻。智人之言明。昧人之言窒。米鹽博辨。非當施於人主之前也。銖稱寸度。非可以規天下之大也。蓼菜成行。瓶甌有堪。量粟而舂。數米而炊。非治萬乘之國也。如此之類。常形於奏牘。則人主之聽覽。耗矣。故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驎驪駒。一日千里。捕鼠不如狸狔。言殊伎也。鳴鶉夜撮。蚤察毫末。書出臆目。而不見邱山。言殊性也。故非有天下之才。與天下之識。而忠足以犯人主者。其言必不

文。而其行必不遠。噫。安得起諸君子。而與之言天下之事哉。愚生狂愚。亦頗有感於今世之務。願不敢以言未及而言之。然竊有慕於魏相誅軾之條。陳進譚。不勝忠愛之惓惓也。

問。今河南置省。大梁包鄭衛梁楚。潁川南陽之地。前代人才之盛。難以盡舉。姑取當時任事。爲豫冀之產者。各舉其概。與諸士子論之。俱逢角逐之秋矣。或運籌帷幄。辭萬戶之封。或崇明王略。拒九錫之議。其心跡何似。並遇咸豎之難矣。或依違順旨。定左袒之功。或守正嫉邪。嬰滅頂之禍。其道誼孰得。負蒼生之望均也。一以致山桑之屺。一以致淮淝之捷。其名實孰當。際中興之運同也。一以成述作之能。一以成應變之務。其功名孰優。屬時多難。或負高志而不能免。陳濤斜之敗。或有膽略而不能拒。封邱門之入。其才略孰勝。遭世治平。識量英偉。定社稷之策。臨時果斷。有大臣之風。其德業孰隆。諸士子尙論古人。凡此者固所宜究心。况其鄉之先哲乎。其悉述以對。

任天下之事。貴乎善應天下之變。而非其才德之全。不足以當之。才德純備。是以能受之。至大而不驚。納之至繁而不亂。以輔世成治。能使天下不傾。而自居其身於安全之地。其在我者則然。而使其所遭之數有不然者。是固君子之所不能必也。書曰。若有一箇臣。斷斷令。無他技。此德之有以兼乎才者也。徒德而已。則惟魯樸鄙之徒也。不可以語才。書又曰。不敢替厥義務。率惟謀。

從容德。此才之本乎德者也。徒才而已。則輕儇疾捷之徒也。不可以語德。夫欲以任天下之事。出於是二者。皆不足以有成。世因以爲才德不足以集天下之事。而又求夫小才涼德用之。何怪乎天下事日以廢壞而不振也。昔成周作洛宅於土中。謂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詩曰。嵩高維嶽。峻極於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人才之感。固有以哉。如伊尹太公申伯仲山甫。卓然爲王者之佐。而管仲子產百里奚孫叔敖。皆有聞於世。孔孟蓋論之矣。今特因明問。略舉漢以來遭時遇主。經綸世故。史傳所記者。謹掇拾以對。張子房當秦楚之際。以家世相韓。爲韓報仇。擇可以委身者。遂從高帝。漢之天下已定矣。子房不受萬戶之封。願從赤松子遊。或謂子房不終事漢者。爲韓也。夫誅秦滅項。子房之志已畢。移以事漢。何損於義。而必去之。獨其爲道恬澹。薄視人世之功名。而有飄然遠舉之志耳。荀文若遭漢室之亂。聞關河冀以從曹氏。奉迎鑾駕。徙都於許。魏之大業垂成矣。文若不從。九錫之議。畢命壽春。或謂文若之死。非爲漢也。夫士之死。亦非容易。使其甘爲曹氏佐命。何以輕於殺身。獨其爲才所役。度天下無可以盡其用者。而自托非所。昧明哲之智耳。蓋世之於子房也。病於予之過。其於文若也。病於絕之深。善乎史氏之言曰。智算其所研疎。原始未必要終。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成仁之義也。其論當矣。陳丞相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祖。常出奇計以救紛糾之難。迨諸呂擅王。無能有所匡正。而阿意順

旨。呂氏之權。由此以起。然能將相合謀。因間而發。遂定宗廟。蓋其從高祖在兵間。不憚爲詐。卒以此成功。可謂應變合權矣。夫所貴於成天下之事。使皆若王陵之言。未必能逆折其勢。不過謹疾杜門而已。其後將何以有爲哉。陳仲舉處桓靈之時。有清世之志。樹立風聲。抗論僭俗。爲天下正人所依歸。而宦豎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仲舉與聞。喜合謀誅廢。以清朝廷。天下雄俊。莫不延頸企踵。以思奮其智力。而謀之不遠。致太后有雲臺之遷。凶豎得志。士大夫皆喪其氣。而邦國殄瘁矣。徒能死天下之事。而智不足稱也。夫戶牖功成而不免於譖。仲舉身殞而不失於正。善乎史氏之言曰。以仁爲己任。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民心。漢氏亂而不亡。百餘年數公之力也。其論卓矣。殷深源識度清遠。爲風流談論所宗。屏居不就徵辟。而時人擬之管葛。以其出處。卜江左興亡。及其入秉國鈞。乘季龍之殂歿。實關河蕩平之機也。而出領中軍。師次山桑。會無禦胡之策。蹙國喪師。華夏鼎沸。豈非名之浮於實者乎。謝安石高臥東山。本無處世之意。而諸人每恨其不出。爲蒼生憂。及見登用。鎖以和靜。禦以長算。苻氏率衆百萬。次於淮淝。京師震恐。夷然無懼色。指授將帥。大致克捷。勁寇土崩。中州席捲。江左奠安。豈非實之能副其名者乎。雖然。深源之清微雅量。固自爲衆議所歸。而桓溫尤忌之。溫亦謂人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斯言不誣矣。或以安石比王導。則誠然。而以深源並王衍。不無少貶也。張燕公於玄宗。

最爲有德。及太平用事。納忠倦倦。所與祕謀密計甚衆。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善用人之長。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尙儒術。開典學士。修太宗之政。皆公有以倡之。開元文物彬彬。公之力居多。故天下稱其文。姚元之尤長吏道。決事無淹思。三爲宰相。常兼兵部。屯戍斥堠。士馬儲械。無不諳記。帝方躬萬機。朝晨詢逮。他宰相畏威謙憚。惟獨元之。佐裁決。以得專任。承權感干政之終。紀綱大壞。而能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才。故天下稱其通。雖然。元之雖喜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然天資權譎。計出張說於相州。罷魏知古爲尙書。而東都壞廟之對。幾於佞矣。故燕許並稱。其文章眞爲無媿。而姚宋齊名。君子不容無優劣也。房瑄自成。都奉冊靈武。亟見任用。以天下爲己任。知無不爲。參決機務。諸將相莫敢望。旣而以賀蘭之譖。分軍討賊。師敗於咸陽。唐世名儒。皆稱其有王佐之才。然將兵固非所長。一與賊遇。遂至喪師。前史稱其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爲名宰。而用違所長。遂陷浮虛比周之罪。桑維翰專晉。當草創之初。藩鎮多不服。維翰勸其主。推誠棄怨。以撫之。訓卒繕兵。務農通商。以安中國。羽檄從橫。從容指畫。神色自若。當時齊王捨維翰之謀。信景延廣之狂策。遂被俘虜。抑維翰屈意事虜。所謂毛羽未成。不可以高飛。蓋其勢不得不然耳。又嘗讀唐史。稱瑄之廢。朝臣多言瑄謀包文武。可復用。雖瑄亦謂當柄任爲天子立功。其喪師亦以監軍之促戰。非其罪也。惜夫一蹶而遂不復振。人比之王

衍陸機謬矣。桑維翰兩秉朝政。出揚光遠。景延廣於外。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居使平世。都將相。其勛業豈小哉。嗚呼。士之不幸。遭隆阨會。身名俱殞者。則房桑二子是也。宋自仁宗之世。天下號稱治平。韓富二公與范希文歐陽永叔。一時並用。世謂之韓范富歐。魏公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朝廷多故。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而與范歐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富鄭公爲相守典故。行故事。傳以公議無心於其間。而百官稱職。天下無事。史臣稱魏公相三朝。立二帝。垂紳正笏。不動聲氣。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議社稷之臣矣。又稱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比當世。富公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兵革。與文潞公皆享高壽於承平之秋。至和以來。共定大計。功成退去。朝野倚重。由此言之。二公之功名蓋相當矣。嗚呼。世之幸而遭際太平。福德俱全者。則韓富二公是也。抑中州之人才。此特因執事所問及者言之。若賈生之通達。蔡邕之文學。張衡之精思。卓茂之循良。李膺之高節。黃憲之雅度。鄧禹之功勳。有不可一二數者。孔子嘗在衛。則衛多君子。光武起南陽。則南陽多功臣。至如程氏兩夫子。傳千載不傳之道統。而許文正公自得伊洛之學。有開世太平之功。皆今河南境內之產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願因程氏以求觀聖人之道。而志伊尹之所志也。謹對。

書安南事

安南自黎利立國之後。世修職貢。正德十一年。安南王黎暉。爲其下陳嵩所弒。國人立其兄子譔。陳嵩逃據諒山。累年討平之。嘉靖元年。莫登庸立譔弟應。而專有其國。會天子新卽位。詔賜外夷使者。至龍州界。移告諒山衛。無所答。知其國內亂。未達而返。其後登庸鳩殺黎應。立己子登瀛。僭號改元。而黎譔死清源府。國人奉其子寧爲世孫。十五年。天子以皇子生。諭少傅言。頒詔高麗安南。時安南不賓貢者二十一年。兩廣大臣歲歲牒問。未得其要領。天子慨然。欲發兵誅之。而雲南人亦奏安南人武嚴威犯邊。於是少傅言言。天子繼天立極。君主華夷。安南負固爲逆。久不來庭。無所逃於天討。太宗皇帝之兵。初分兩道而入。蓋安南地域。東起廣東之欽州。迤西歷廣西之左江。至臨安之元江爲界。而廣西龍州所必由之道。憑祥州則其要害也。西則由臨安經蒙自縣河底之蓮花灘。至其東都。四五日程耳。大司馬九伐之法。賊賢害民則罰。負固不服則侵。放弒其君則殘。蠹茲有苗。實負三罪。上干天討。自速滅亡。聲罪正名。可傳檄而定矣。明年黎寧臣鄭惟僚。潛走京師。奏言登庸逆亂之故。乞正天討。譯問惟僚言。往者憑祥州關隘梗阻。海東長慶高平安平歸化安西沿邊州峒土官。以非安南。故所往來不爲假道。惟僚挾宗圖奏章。入商舶中。隨風飄至占城。餘二年。始得來見天子。議者以朝廷方欲興師。而使者忽至。恐有詐。請遣人到邊牒驗之。而置惟僚錦衣衛密室中。惟僚奏去國日久。不知國內存亡。牒間恐泄事機。賊將生計。曠日彌

月是絕世孫之望。阻國人之心。而顯惟僚不爲國之罪也。逆徒文書多於憑祥。上下凍龍州。昔惟僚帥師攻諒山。使黃公顯迎朱埴。朱埴者。故國王所遺告急使也。可問憑祥州人。某年月果有諒山衛官黃公顯將兵會上官李珠。攻上琴行廬社。以水牛黃牛謝李珠。可驗鄭惟僚藜氏臣也。天子於是再下廷臣議決攻討之計。

書郭義官事

郭義官曰和者。有田在會昌瑞金之間。翁一日之田。所經山中見虎當道。策馬避之。從他徑行。虎輒隨翁。馴擾不去。翁留妾守田舍。率一歲中數至。翁還城。虎送之江上。入山而去。比將至。虎復來。家人呼爲小豹。每見虎來。其妾喜曰。小豹來。主且至。速爲具飯。語未畢。翁已在門矣。至則隨翁帖帖寢處。冬寒臥翁足上。以覆煖之。竟翁去。復入山。如是以爲常。翁初以肉飼之。稍稍與米飯。故會昌人言郭義官飯虎。鎮守官聞欲見之。虎至庭咆哮。庭中人盡仆。翁亟將虎去。後數十年。虎暴死。翁亦尋卒。嘉靖癸丑。翁孫惠爲崑山主簿。爲予言此。又言歲太旱。禱雨不應。衆強翁書表焚之。有神憑童子怒曰。今歲不應有雨。奈何令郭義官來。今則不得不雨。頃之澍雨大降。然翁平日爲人誠朴。無異術也。予嘗論之。以爲物之驚者莫如虎。而變化莫如龍。古之人嘗有以拳之。而佛老之書。所稱異物多奇怪。學者以爲誕妄不道。然予以爲人與人同類。其相戾有不勝其異者。至

其理之極。雖夷狄禽獸無所不同。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學者疑之。郭義官事要不可知。嗚呼。惟其不可知。而後可以極其理之所至也。

書張貞女死事

張貞女。父張耀。嘉定曹巷人也。嫁汪客之子。客者嘉興人。僑居安亭。其妻汪嫗。多與人私。客老矣。又嗜酒。日昏醉無所省。諸惡少往往相攜入嫗家飲酒。及客子娶婦。惡少皆在其室內治果。殺爲歡宴。嫗令婦出徧拜之。貞女不肯。稍稍見姑所爲。私語夫曰。某某者何人也。夫曰。是吾父好友。通家往來久矣。貞女曰。好友。迺作何事。若長大。若母如此。不媿死耶。一日。嫗與惡少同浴。呼婦提湯。見男子驚走。遂歸母家。哭數日。人莫得其故。其母強叩之。具以實告。居久之。嫗陽爲好言謝。貞女。貞女至。則百端凌辱之。貞女時時泣語其夫。令謝諸惡少。復乘間從容勸客曰。舅亦宜少飲酒。客父子終不省。反以語嫗。輒致撈掠。惡少中有胡巖。最桀黠。羣黨皆卑下之。從其指使。一日。巖衆言曰。汪嫗且老。吾等不過利其財。且多飲酒耳。新娘子誠大佳。吾已寢處其姑。其婦寧能走上天乎。遂入與嫗曰。小新婦介介不可人意。得與胡郎共寢。卽懽然一家。吾等快意行樂。誰復言之者。嫗亦以爲然。謀遣其子入縣書獄。嫗嘗令貞女織悅。欲以遺所私奴。貞女曰。奴耳。吾豈爲奴織

悅耶。嫗益惡之。胡巖者四人登樓縱飲。因共呼貞女飲酒。貞女不應。巖從後攫其金棧。貞女皆且泣。還之。貞女折椽擲地。嫗以已椽與之。又折其椽。遂罷去。頃之。嫗方浴。巖來共浴。浴已。嫗曰。今日與新婦宿。巖入犯貞女。貞女大呼曰。殺人殺人。以杵擊巖。巖怒走出。貞女入房。自投於地。哭聲竟夜不絕。明日氣息僅屬。至薄暮少蘇。號泣欲死。巖與嫗恐事泄。繫諸床足守之。明日召諸惡少酣飲。二鼓共縛貞女。椎斧交下。貞女痛苦宛轉曰。何不以刃刺我。令速死。一人乃前刺其頸。一人刺其脅。又極其陰。共舉尸欲焚之。尸重不可舉。乃縱火焚其室。鄰里之救火者。以足蹴其尸。見嚇然死人。因共驚報。諸惡少皆潛走。一人私謂人曰。吾以鐵椎椎婦者數四。猶不肯死。人之難死如此。貞女死時年十九耳。嘉靖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也。官逮小女奴及諸惡少鞠之。女奴歷指曰。是某者縛吾姊。某以椎擊。某以刃刺。嫗罵惡少曰。吾何負於汝。汝謂姑殺婦無罪。今何如。嫗尋死於獄。貞女爲人淑婉。奉姑甚謹。雖遭毒虐。未嘗有怨言。及與之爲非。獨亢然蹈白刃而不懼。可不謂賢哉。夫以羣賊行污閨闈之間。言之則重得罪。不言則爲隱忍。抑其處此尤有難者矣。自爲婦至死踰一年。而處汪氏僅五月。或者疑其不蚤死。嗟乎。死亦豈易哉。嘉定故有烈婦祠。貞女未死前。三日。祠旁人皆聞空中鼓樂聲。祠中火炎炎從柱中出。人以爲貞女死事之徵。予來安亭。因見此事。嘆其以童年妙齡。自立如此。凜然毛骨爲竦。因反覆較勘。著其始末。以備史氏之採擇。

張貞女獄事

初胡巖父子謀殺貞女。傭奴王秀故嘗與樞通。後已謝去。巖以金餌之。呼與俱來。本欲焚尸以滅跡。又欲誣貞女與王秀私而自殺。其造意爲此兩端。蓋今豪家殺人。多篡取其尸焚之。官司以其無跡。輒置不問。故殺人往往焚尸。爲吏者不可不知也。火起人來救之。巖裸身着草履。其衣爲血所濺。卒無衣易也。人或謂胡郎事如是奈何。巖疾視曰。若謂有何事耶。亟令汪客詣縣。且如所以誣貞女者。會汪客醉臥縣門外。而貞女父張耀已先入告之矣。耀弱人。其婦翁已得巖金。教耀獨告朱旻。及典史來驗。巖尙揚揚在外。爲賂驗者。貞女喉下刀孔容二指。尙有血沫噴湧。件人裂其頸。謾曰無傷者。盡去其衣。膚青腫寸斷如畫紋。脅及下體皆刀傷血流。市人盡呼冤。或奮擊件人。縣令亦知件人受賂。然但薄責而已。一日令晝寢。夢金甲神人兩膊流血。持刀前曰。殺人者胡鐸胡巖也。不速成此獄。當刺汝心。令驚起。問左右。知有胡巖。巖父胡堂。令因謂堂鐸聲近訛也。逮女奴鞠之。遂收巖等。先是樞貲千金。悉寄巖家。巖以是益得行金求解。時有張副使罷官家居。與丁憂邱評事兩人。時時入縣。縣令問此兩人。張顧邱曰。老法司謂何。邱曰。殺一女子而償四五人。難以申監司也。蓋令多新進。不諳法律。又獄上御史。常慮見駁。損傷聲譽。故以惑之。令果問計。兩人教令以雇工人姦家長妻律。坐王秀足矣。以故事益解。巖等皆領擊。方俟十五日再驗貞女。

遂釋巖等會令至學。諸生告以大義。令方慚悔。回縣。趣召巖等。巖等自謂得釋。兩人亦坐縣治前。候獄定。卽持金回也。令忽縛巖等。以朱墨塗面。迎至安亭。且遣人祭慰貞女。兩人相顧變色遁去。安亭市中。無不鼓舞稱快。時吳中大旱。四月至于六月不雨。及是大雨如注。巖復賂守卒。斃嫗于獄。欲以絕口。且盡匿其金。令亦疑巖所爲。然但薄責守卒而已。先是貞女之死。數有神怪。至是暴嫗尸于市。汪客夜持棺欲竊斂之。鬼數百羣逐汪客去。令猶以兩人言。欲出爲從者。會女奴指周綸實以椎擊貞女。鞠問數四。不易辭。令無如之何。獨貸朱旻。旻是夜實共殺者。不獨于戶外竊聽而已。獄已具。兩人猶馳赤日中。泊舟所居數里外。竟日相謀。邱曰。我至大理。此獄必反。張對人稱巖。猶曰。胡公。其無人心如此。貞女之外祖曰金炳。炳父楷。成化乙未南宮進士第二人。爲涪州知州以卒。貞女死時。炳家近。先往見其尸。得金。遂不復言及。母黨之親。多得其金。雖張耀亦色動。其族有言而止。予論貞女事已詳。又著其獄事以志世變。卽此一事。其反覆何所不至。獨特猶有天道也。嘉靖二十七年七月書。

貞婦辨

張貞婦之事。邑宰訊鞠之。詳傳爰之。當昭昭揭日月於天下矣。或疑貞婦之未得爲烈也。曰。其遜于母氏也。胡不自絕而來歸也。曰。義不能絕於夫也。有妻道焉。遂志而亂倫。非順也。曰。其來

歸也。胡不卽死。曰未得所以處死也。有婦道焉。潔身以明汙。非孝也。然而守禮不犯。齟然于泥滓之中。故以淫姑之悍虐。羣兇之窺闖。五閱月而逞其狂狡也。曰其犯之也。安保其不汙也。曰童女之口。不可滅也。精貫日月。誠感天地。故庶婦一呼。桀夫披靡。水不能濡。火不能爇。蓋天地鬼神。亦有以相之。不可以常理論者。夫事有先後。迹有顯闇。要之至于死而明矣。屈子之沉湘。賈生猶病其懷此故都。文山繫于幽燕。王炎午生祭之以文。彼賢者猶不相知如是哉。雖然。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聲異辭。貞婦之事。今日所目見者也。謂不得爲烈者。東土數萬口。無此言也。彼爲賊地者之言也。嗚呼。綱常與天地終始。而彼一人之喙。欲沉埋貞婦曠世之節。解脫羣兇滔天之罪。吾不知其何心也。作貞婦辨。

書里涇張氏妾事

嘉靖三十四年冬。倭賊退屯海上。予得間返安亭故廬。時寇氛尙未息。而三四年來。吳中之士女被戮辱者多矣。亦往往有女子之義烈者。予方欲咨訪論著之。而未及也。安去亭二十里。近夏駕浦。地名里涇。有婦張氏。其夫死。夫之弟攘其田廬。逼嫁之。婦遁逃兄所。夫弟偵其兄出。刳以如所許。陸氏者爲婦。婦卽絕食。陸氏婦女老嫗日與居。說之不答。十月晦。竟縊死。予嘗讀漢史稱荀采事。采爲陰瑜妻。十九而寡。父更許妻同郡郭奕。父僞病篤。召女扶抱。載之至郭氏。女命張四

燈與奕相見。因勅左右辦浴。入室揜戶。以粉書扉云。尸還陰。陰字未成而絕。今婦之死於陸氏與采同。然采高陽天下名族。荀慈明之女。知書學問。爲是易也。田里之婦。區區不失其志。難矣哉。命也。婦不死於賊。邂逅迫脅。與遇倭者何以異。婦之夫弟歸其屍。葬於故夫之旁。以成還陰之志。予友廣平尹張德芳書來告予。予問之里涇人。良然。遂書之。

言解

言惡乎宜。曰宜于用。不宜于無用。言之接物。與喜怒哀樂均也。當乎所接之物。是言之道也。終日而談鬼。人謂之無用矣。以其不切於己也。終日而談道。人謂之有用矣。以其切於己也。夫以切於己而終日談之。而不當于所接之物。則與談鬼者何異。孔子曰。庸言之謹。非謂謹其所不可言。雖可言而謹耳。道之在人。若耳自口鼻。見之者不問。有之者不言。使人終日而言吾耳若何。吾目若何。吾口與鼻若何。則人以爲狂謬矣。實有耳目口鼻者。不待言也。飢者言食。而飽者不言。寒者言衣。而煖者不言。昔者宰我子貢。習聞夫子之教。而能爲彷彿近似之論。其言非不依于道。而當時擬之以爲言語之科。夫學者之學。舍德行而有言語之名。爲宰我子貢者。亦可恥矣。曾子曰。唯顏子如愚二字。不爲無實之言。而卒以至於聖人之道。孔子曰。予欲無言。聖人之重言也如是。聖人非以言爲重者也。四時行。百物生。聖人之道也。

解惑

嘉靖己未會闈事畢。予至是凡七試。復不第。或言翰林諸學士素憐之。方入試。欲得之甚。索卷不得。皆歎然失望。蓋卷格于簾外不入也。或又言君名在天下。雖橫海窮微。語及君。莫不襟袵獨其鄉人。必加詆毀。自未入試。已有毀之者矣。既不第。簾外之人。又摘其文毀之。聞者皆爲之不平。予曰。不然。有舉之而吾得焉。是舉之者勝也。而擠之者不勝也。有擠之而吾失焉。是擠之者勝也。而舉之者不勝也。有譽之而吾得焉。是譽之者是也。而毀之者非也。有毀之而吾失焉。是毀之者是也。譽之者非也。彼其人若非且不勝矣。而又何足與辨乎。彼其人既是且勝矣。而又何可與較乎。夫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人不得而舉與擠也。不得而譽與毀也。是有天命焉。實未嘗舉也。未嘗擠也。未嘗譽也。未嘗毀也。昔年張文隱公爲學士主考。是時內江趙孟靜考易房。趙又爲公門生。相戒欲得予。甚而不得。後文隱公自內閣復出主考。屬吏部主事長洲章懋實云。君爲其鄉人。必能識其文。而章亦自詭必得。然又不得。當是時。簾外誰擠之耶。子路被愬於公伯寮。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沮于臧倉。而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故曰。有天命焉。晉樂廣嘗與客飲酒。客見盃中有蛇惡之。歸而疾作。時河南廳事壁上有畫漆角弓作蛇形。廣以盃中蛇卽角影也。復置酒問客所見如前。廣因告所以。而客疾遂愈。今或者

之言皆盃中之蛇類也作解惑

道難

嘗周之時去先王未遠孔子聘於列國志欲行道晨門荷蕢沮溺丈人之徒皆譏之孔子不以爲然而道竟不可行其與學者論政未嘗不歸於道如答仲弓子張之問仁皆言政也諸子有志於治國而春風沂水之趣終不及會點故孔子舍三子而與點者以此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至論君子小人皆以學道爲主則孔氏之門雖所施有大小其與孔子之治天下一也自管仲申商之徒以其術用於世其規畫皆足以爲治然皆倍于道故莫不有功效而禍流於後世後世言治者皆知尊孔氏黜百家而見之行事顧出於申商之下天下當積世弛廢之餘一旦欲振起之而無所主持如庸醫求治療離劑亂投欲如申商一切之術已不可得矣永年蔡先生之守蘇州其志汲汲于爲道務在節用愛仁傲周官州黨族閭屬民讀法之政而時進學者與之語道吳故大郡先生獨常從容于吏治之外有春風沂水之趣然習俗安於其故或竊有異議先生稍不自安於心卽悠然長往學者與小民之暮愛如失父母而余門人沈孝年已及艾有原憲之貧先生獨喜其論經有師法時延進存問以二千石之重念及蓬蓽之士其留意境內之人才若此余爲令吳興竊拜先生之下風不敢以今世之吏自處而鄧析之徒爲謗日甚先生之門時亦有

傳其言者。唯先生不然。曰：歸君以大道治縣。汝輩何以述此言。予曾不能如先生之所許。然同心之言。未可以爲世人道也。余官邢州。去永年百里。先生還家。久始知之。因造其廬。留飲食共語。略不以官爵爲意。獨言及爲守事。不覺悵然。以不克盡其志也。時風雪滿庭。送予出門。約明春共游太行。余以入賀留京。尋有滁州之命。欲還過永年。與先生別。作道難以爲贈。

懼讒三首

班孟堅爲蒯通傳贊云。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臞謀桓而魯隱危。樂書構卻而晉厲弒。豎牛奔仲叔孫卒。邱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湮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疎陷親。可不懼哉。自漢以來。其如此類。覆邦家者何限。然小人之害君子。而國與身亦受其禍。故史得而載之。若人有陷人於不知之中。如射工沙虱。使人與國家受其陰禍。而世莫能言之。已又逃其人刑天譴。此尤可痛也。

唐史載盧絢嚴挺之。皆爲明皇所屬意。李林甫竟以計去之。使明皇若初不知此兩人者。至於人主之所不及知者。林甫能容其進乎。德宗時。李希烈反。欲遣使而難其人。盧杞薦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遂陷魯公。竟爲希烈所殺。小人之於君子。鄉上之所惡。則

毀以害之。鄉上之所善，則譽以害之。杞之於魯，公是也。人主非至明，安得不墮其計哉。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覲面目，視人罔極。君子不幸與之遇，能自全者鮮矣。

韓文公爲人坦直，計無所致惡於人。爲國子博士，相國鄭公賜之坐，索其所爲詩書，卽有讒於相國者。又有讒於李翰林者，語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君子之致惡於小人，豈有知其所以然哉。文公作釋言以自解，旣自云不懼，而何爲作此文累數百言。以此見文公懼讒之深也。

甌喻

人有置甌道旁，頃側墮地，甌已敗。其人方去之，適有持甌者過，其人亟拘執之曰：爾何故敗我甌，因奪其甌，而以敗甌與之。市人多右先敗甌者，持甌者竟不能直而去。噫，敗甌者向不見人，則去矣。持甌者不幸值之，乃以其全甌易其不全甌，以其不全甌易其全甌，事之變如此，而彼市人亦失其本心也哉。

性不移說

人之性有本惡者，荀子之論，特一偏耳。未可盡非也。小人於事之可以爲善者，亦必不肯爲。於可以從厚者，亦必出於薄。故凡與人處，無非害人之事，如虎豹毒蛇，必噬必螫，實其性然耳。孔

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聖人之言。萬世無弊者也。易曰。小人革面。小人僅可使之革面。已爲道化之極。若欲使之豹變。堯舜亦不能也。

重交一首贈汝寧太守徐君

昔博昌任彥升好擢獎士類。士大夫多被其汲引。當時有任君之號。及卒。諸子流離。生平知舊。莫有收卹之者。平原劉孝標。泫然悲之。乃著廣絕交論。余以爲孝標特激于一時之見耳。此蓋自古以來。人情之常。無足怪者。今世取士之制。主司以一日之知。終身定門生之分。而諸省解試。類以御史監臨。主司之權。遂移于簾外。往往州縣官皆得閱卷。其所取士。亦謂之門生。太倉陸虞部子如。昔在嚴郡。有事浙闈。所得士三人。其二人則汝寧太守長興徐子。與岳州守餘姚金某也。虞部旣沒。二子鳴陽鳴鑾。頗不能自振。汝寧前奉使吳中。尋訪其家。厚加存卹。今年虞部故時第宅。爲人所侵。汝寧書抵岳州。復爲書展轉訟理。卒得其直。劉子所謂羊舌下車之泣。卽成分宅之惠。于今見之。天下知篤門生分義者多矣。然不能不以形勢爲厚薄。其于二十年不忘于旣沒之後者。蓋未之見也。二子念無以報。其從父兄明謨。爲求余文以爲贈。夫汝寧敦行古道。其于爲義。不啻毫毛。何足復稱述于其側。雖然。客有謂信陵君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也。吾知汝寧之能忘。而二子烏能已于不可忘哉。作重

交一首。

乞致仕疏

奏爲乞思致仕事。臣於嘉靖四十五年蒙恩賜同進士出身。除授某官。隆慶二年四月內朝覲回任。今蒙陞授某官。於某月日領到吏部文憑一道。卽離任至原籍某府某縣。不意痰火忽作。延醫調治未痊。見今病勢侵尋。不能前邁。伏乞聖恩容臣休致。念臣髫鬣勵志。白首不衰。僅獲第於九科。叨食祿者二載。涓埃未碣。覆載難酬。及其未死之年。敢忘圖報之志。成漢二史。作唐一經。或能發揮盛德。傳示來世。

問。兩浙天下重藩。涵濡至治。生民樂棄。蓋二百年於茲矣。獨以承平日久。吏治剝弛。釁孽或萌。殆不能不爲民病焉。以田賦言之。豪右之兼併。里甲之攤稅。其間欺隱飛詭。姦宄四出。今欲求經界之正。丈量之法。果當舉歟。以差役言之。官司之征派。應辦之煩仍。其間賈緣規避。弊累百端。今欲行均平之政。雇募之法。果當因歟。自倭夷入寇。民間徵調日廣。邇者雖穩裁減。猶未銷兵以蠲外加之賦。竝欲議兵食之省。而鍊土著之民可乎。自礦徒爲梗。州郡繹騷尤甚。邇者稍已。怙息旋復糾衆。尙隱內訌之憂。茲欲杜攘奪之源。而嚴封山之令可乎。夫丈量似矣。而增稅猶恐。概及下田。不知何以合夫。遂人辨野之規。雇募似矣。而輸直猶恐。累及貧戶。不知何以得於司徒。保息

之道。士兵似矣。變或不測。事當豫防。既濟衣衾之戒。其可思乎。築塞似矣。利之所在。人不畏死。甘人厲禁之守。其可復乎。此四者皆爲民病。誠宜蚤慮而亟圖之也。善救者譬如良醫之療病。病已去而人不知。否則投之或誤。未免重困。所以救之者非也。是知變革之道。必斟酌劑量。識化裁之宜。而後可以與此。士於窮居。天下之務。當無不究心者。糾是爲鄉土之患。諸士子必能悉其利弊。毋徒諉之不知也。

問。我太祖高皇帝。自始初建國。庶事革創。卽命世子以師事宋濂。又選國子生國琦王璞等。侍太子讀書禁中。其後大本堂之建。制度文物盛矣。而對詹同等議東宮官欲用勳德老成之士。於時羣臣當其選者。可得而言歟。至於皇太子侍園邱。侍文華殿。侍文樓。無時而不致其訓戒。太祖之留意國本如此。列聖御極。其所以設教置屬。果能盡得聖祖之意否。聖天子慈愛隆至。近日廷臣出閣之請。尙以皇太子年齡未許。夫明堂保傅之篇。莫不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所謂少成若天性。尤今日之所當急也。卽舉出閣之儀。而今之東宮官屬。與講讀儀注。果足以爲盡諭教之法歟。昔賈生少年。常爲文帝陳之。此亦爾諸生今日之所當知者。言之毋讓。

問。國家有非常之災。天之所以警戒人主。使修德以保大業。而受多福也。今天子承統繼祚。寬仁恭儉。天下延頸以望至治。邇來災異頻仍。豈上天垂象。示所以仁愛之至者歟。今歲洪水泛

濫瀾漫數千里。而大江以南。海水震蕩。沿海居民。漂溺者以百萬計。於洪範五行。推其事類。以爲貌之不肅。故曰貌傷。則致秋陰而常雨。然至於江河橫流。海水飛溢。其變不止常雨之應而已。漢世如董仲舒。卮頡之徒。皆能推陰陽以納說。時君學者。或以爲流於術數。假經託義。非吾儒之正道。然前世因天變。下詔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今天下之事。可言以告吾君者多矣。諸世子抱憂世之志。其各以意對。

問。昔者孔子與其門人論學。其後七十子之徒。以此友教諸侯。而漢興六藝。皆有各家以師法相授受。更千百年而學者不廢也。至宋周子出。而河南二程子從之受業。同時有張子與二程並稱。以爲上接孔氏不傳之緒。至朱子又獨得程氏之正傳。則漢以來諸儒學者。固置之不足道也。然如程門高第弟子。謝楊呂游之徒。皆親有得於其師者。而朱子往往病其悖於師說。至其同時如陸子靜。其所造已極於高明。而鵝湖論辨。終不能有合。今之論學者。所以培譎不相入。爲此也。夫道一而已矣。千古之人心不異也。何獨爲聖人之學者。直有此紛紛也。願聞諸儒之失。與朱子之所以獨得者。

問。胡虜爲中國患。吾所以備禦之者。常屈於力之不足。二百年強盛之中國。卒未有以得其勝算。能幸其不來而已。然此乃上古之所不臣者。猶可言也。若閩廣在吾強域之中。其聲名文物。

與齊魯不異。非秦漢之時比也。而數年以來。叛命者踵起。雖告捷屢至。而出沒如故。非復如先朝斷藤峽入寨之類。可以旋就撲滅。今幾爲吾腹心之疾矣。議者謂不患於無兵。而患於無財。不患於無財。而患於無將。又謂慎選牧守。則能招諭散解。雖不必選將可也。其果然歟。宋儂智高反嶺南。得狄武襄而後平定。漢李固薦祝良張喬爲刺史太守。則不發兵而交趾九真自寧。前代得人之效如此。今廟朝疇咨。廷臣論薦。自以爲極當世之選。而智勇之將。循良之吏。毋乃猶伏而不出歟。抑得人如先朝之韓襄毅王新建者。於今日果可必其成功否乎。其有以告我。

問。楊子雲太元。惟弟子侯芭能知之。雖劉子駿班孟堅。蓋莫能測也。然桓譚以爲勝老子。張衡以擬五經。至范望之徒。皆以楊子雲爲聖人。抑豈無見而云然耶。則吳楚僭王之譏。吾未知其果然否也。至司馬溫公又謂元之書。要以贊易。非別爲書以與易抗衡也。然則今之學者。皆知讀易而不能信元。則其所謂學易者。亦毋乃無所得耶。夫侯芭者。諸士子之鄉人也。故以太元與諸士子論之。

問。我太祖高皇帝。再造區宇。創業之初。經綸萬務。若不遑給。而紛紛著作。上追典謨。以遺聖子神孫者。龍圖延英之所度。不啻富矣。姑舉一二。爲諸士子言之。嘗以祭祀爲國大事。念慮之間。儆戒或怠。無以昭神明。命禮官及儒臣編存心錄。又將饗太廟。致齋武英殿。命東閣大學士吳沉

等。輯精誠錄曰：存心曰精誠。聖祖所以嚴事上帝神明者至矣。其大旨與其條目可舉而言歟。夫以我太祖之於祭祀如此。其於深宮之居。褻近之御。肯少肆耶。蓋卽其對越神明之心也。自古帝王著作多矣。以儒者之學。接堯舜禹湯文武之統。此所以亘千古而莫及也。二書實今日經筵勸講之所宜先者。諸士子莊誦久矣。宜敬陳之。

問。邇者洪水爲沴。四方奏報日聞。詔命所在賑貸。德意至厚也。夫先生九年之積。今日不可冀矣。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亦有可酌而行之歟。管子書云。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贖人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夫聖人居至高之位。乃能軫念人之無糧賣子者。則當時之民。其必不至於死也。呂成公有言。天下古今不同。古人可行之法。皆已施用。今但舉而措之耳。試舉前代之救荒。宜於今者有幾。其若堯湯之世。能念人之無糧賣子者否。昔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有若告以盍徹乎。夫饑而用不足。而告之以徹。尤今世之所謂迂者也。然散利薄征。實荒政之首務。徒散利而不薄征。又不若不散之愈矣。今議賑貸。未嘗不行。而曰免民田租。則動以國計爲言。然則必使百姓受其實惠。以不負我聖天子哀愍元元之意。如何而可。

問。程子答張子定性之書。以爲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其論至矣。然易傳解良之辭。

謂止於所不見而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則猶若張子之恐。其累於外也。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程子以爲才思卽是已發。不知戒慎恐懼亦已涉於思否。呂氏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楊氏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皆若有悖於程子之言。至於李愿中學於羅仲素。而知天下之大本有在於是者。是卽得之楊氏者也。則呂楊之說亦未易可訾矣。抑程子所謂內外兩忘。與外順虛緣。出怒不怒之言。何以辨。艮卦之傳。與息緣。反照。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者何以殊。才思卽已發。與可使如槁木死灰者。何以異。夫學者於佛老。皆知闢之矣。至吾儒心性之學。常不免與之相涉者。凡此皆諸君平日所嘗體驗。而析之於毫釐者。願聞其說。

問。劉向稱賈誼通達國體。古之伊管未能遠過。又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孝文一代之賢主。其始未嘗不深知誼。而卒爲東陽絳灌之徒所排。棄誼長沙。武帝始三策仲舒。乃以爲江都相。後亦見嫉於公孫宏。再相膠東。竟廢於家。昔人稱賢才之用舍。繫國家之治亂。誼雖不用。無損於文帝之治。武帝以汲長儒之廷爭。而上所傾向。乃在於宏湯。使仲舒列於九卿。其亦何所救乎。卽二子得君如伊呂。其果可以追三代之治乎。抑班固言誼之所陳。孝文略見施行。仲舒居家。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問之。及武帝推明孔氏。罷黜百家。立學校官。舉茂才孝廉。皆仲舒發之。則二子於當時。蓋未爲不遇也。而誼乃至自傷。比於屈子之沉沙。而後世尤以仲舒不用爲

武帝惜何也。

問。孔子贊易自庖羲氏。刪書自帝堯。此以前未之及也。雖好奇如司馬子長。亦斷自黃帝以爲史記。然圖緯所載。世猶傳之。秦皇九皇之稱。或亦見於史記。管子謂古封泰山七十二家。春秋緯有十紀之名。其亦可信歟。或謂古有渾沌氏。蓋天地之始生。如屈子天問。淮南子所稱多僑梳。然皆無有及於此者。至如稀韋冉相容成之號。又何所徵歟。孔子種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論十三卦。制器向象之始。則上古有天地。其漸有帝王。固理之必然者。而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之書。當孔子時。前古之書。猶有存者。何孔子皆棄而不錄歟。宋司馬溫公爲資治通鑑。而道原劉氏。與溫公深相契合。然通鑑不敢續獲麟。劉氏作外紀。乃始於盤古氏何也。以諸君於書院中方讀外紀。試相與論之。

問。周官之法。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以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周公之所以經紀天下者詳矣。國初斟酌前代之制。定爲里甲。實本於此。今天下編戶不具。黃籍無稽。流冗與土著雜處。見丁著役。牌面沿門。輪遞之法。比郡罕有行之。所以姦宄竊發。四夷交侵。夫豈不由於此也。夫周官自鄉大夫。至於閭胥。無非教民以孝弟睦姻敬敏任卹。漢置三老。猶有此意。我太祖高皇帝。手諭教民。榜文固在。今欲遵行。

令鄉老教民決訟。議者以爲不可行何也。夫不遵奉典憲而徒取壹切以務聲名。豈國家所以任屬長吏之意。茲欲求化民成俗之效。何道而可。諸士子爲我言之。

問。周官宗以族得民。昔之聖人。其治天下而篤于敦本。故其民維繫而不可解。夫氏族之始。宗法之立。其可詳歟。宗法廢而譜牒重。歷代爲譜學者可數歟。魏起北方。胡爲而獨重高門。唐尙文雅。胡爲而更崇氏族。袁誼柳玘。豈非世家之賢者乎。今譜牒亡矣。宗法豈可得而復乎。與諸士子論道而及此。毋以爲迂也。

問。兵之所圖畫者。地形也。古有九塞。猶在中國之間。若夫北紀與胡虜爲界。夷夏之大防。莫嚴於此矣。秦漢取河南地。因河爲固。議者不以爲上策。何歟。魏晉之世。戒夷雜處。江統郭欽嘗論之矣。以魏武之英略。不知慮此何耶。魏之六鎮。唐之三受降城。源懷之所論。張仁愿之所營。果周秦之故塞歟。石晉以十六州賂契丹。中國失勢。以太宋祖太宗之烈。不能爭尺寸。終宋之世。武功不競。卒貽青城之禍。抑其故何也。我國家逐驅胡元。中國之勢尊矣。然朔方故郡。統萬舊城。虜得以居之。在廷碩畫之臣。時有論建。而未能復也。諸士子籌之於今日。必有勝算。

問。兵衆之所聚。必有行列。司馬法。軍旅什伍之數具矣。管夷吾作內政。所以輕於變古者何也。世言陣法。蓋本黃帝握奇。而公孫宏范蠡樂毅之說。果得其意歟。諸葛孔明演之爲八陣圖。後

世惟晉馬隆隋韓擒虎甚明其說李靖傳之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李筌配四正四奇之位於八卦而裴緒新令有九陣圖其說可得而詳歟孫子曰紛紛紜紜鬪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兵之至妙非陣莫能也而筌又以爲兵者如水水因地以制形兵因敵以制勝能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則筌雖爲圖而其說乃又出於圖之外固知兵者之所不可不究也願有聞焉。

問古語云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將者三軍之司命也人主求天下之士而尤難於得將才而兵法言論將之道有所謂五才十過八徵其求之可謂詳矣又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又曰將之所慎者曰理曰備曰果曰戒曰約其責之可全謂矣然昔君臣之相遇風雲感會定分於俄頃如湯之聘伊尹於莘野文王之載尙父於渭濱其果詳而求之歟齊桓登管仲於車中秦穆用百里奚於牛口其果備而責之歟古之人相遇如此之盛也今天下嘗病將才之難然恐有之而不能得也孔明不遇先主終老於南陽而已桓溫顧王猛而別求所謂三秦豪傑者豈豪傑之伏而不出其坐此歟抑雖終日與之居而莫識其人也請質之諸士子以觀其所以自待者

問自戰國力政而言兵者始籍籍矣其書大抵不出權謀形勢陰陽伎巧四種而已而後世又有所謂三門者何歟夫兵者不過以智鬪智智饒者勝以力角力力雄者強宜無事乎至高之

論也。今其書乃類言大道者。如所謂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又曰。精誠在乎神明。戰權在乎道之所極。又曰。神明之德。正靜其極。誠如其說。則古之爲將者。必聖人而可也。其果然乎。又謂度量數稱。則兵之法。何又本於六律也。至如荀卿子之議兵。呂覽之言簡選。淮南之敍兵略。諸士子亦能通其說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則兵者在於禮樂刑政爲至粗者也。今能達於此說。則知兵之非至粗也。願聞其旨。

問。兵者天下之至變。其安危存亡。常在反掌之間。繫計之得失明矣。請以前史論之。成安君之禦漢師也。果用李左車之言。則淮陰將遂困井陘乎。吳王濞之向關中也。果行田祿伯桓將軍之計。則條侯遂委關東乎。董卓專漢。命梁衍獻規於皇甫義真。若從之。其能就格天之業否也。夏侯懋鎮長安。魏延進計於諸葛孔明。若用之。其能成搗魏之勳否也。淝水之捷。苻秦奔潰。謝安石何以不知乘之。渭橋之勝。關中幾復。宋武帝何以不知取之。檀淵之幸。議者讀寇忠愍拘小信而不亟徼夷。否則能使隻輪不返歟。朱仙之捷。議者謂岳武穆守小忠而不能矯詔。否則能使中原廓清歟。諸士子來應武科。一劍之任。主司者不以此相期也。當必有獨明將帥之大略者。姑舉一二以相試焉。

問。古今言兵者。莫過孫子。其書於兵之情變。無所不盡。後之用兵者。猶至方不能加矩。至圓

不能加規矣。嘗試舉其類。如司馬懿不取小利而斬文懿。此能而示之不能也。班超詭言散衆而降龜茲。此用之示之不用也。韓信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兵陽襲安邑。遠而示之近也。岑彭西擊山都。而潛兵渡沔。以敗張楊。近而示之遠也。耿弇攻西安。而拔臨淄。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也。鄧艾據洮城。而困姜維。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也。徐晃飛矢而下韓範。拔人之城而非攻也。陶侃函紙而擒溫邵。屈人之兵而非戰也。若此之類。豈習其法而一一規合之歟。抑其書足以待無窮之變。而自不能出其範圍也。夫果人之巧妙自與之合。則孫子之書。亦可無用歟。驃騎將軍言。願方略何如。不至學古兵法。其然乎。試爲我言之。

問。孔子之在當時。人皆知其爲聖。魯三桓蓋僭竊之尤者。而孟僖子臨歿。使其子師事孔子。季桓子病。輦而視魯城。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得罪孔子。故不興也。嘗讀其言而悲之。然晏嬰子西。號爲春秋賢大夫。當是時齊楚之君。欲裂地以封孔子。而子西沮之不遺餘力。何也。然西猶知以孔子爲聖人。特自安于僭陋耳。若晏子肆爲詆譏。何其無忌憚也。其後司馬氏父子稱良史。猶祖述其餘論。以爲儒者不可用。至于後世。往往陽尊孔子。而實陰用老聃申韓之術。以治天下。晏子之論。何其爲禍之遠也。蓋千載人心學術之辨。在于此。願與諸子論之。

問。昔稱吳興山水清遠。士大夫皆慕遊其地。其民風土俗之淳。載于圖志者可攷矣。今時若

與古異者。將世變之不可挽歟。抑治之教之者不至也。漢內史之辦租賦。渤海之化盜賊。京兆之治告訐。此其彰彰著聞者。豈今時獨不可能歟。其方略化道。見于班史。可得而聞歟。夫爲吏者固不敢鄙夷其民也。將求所以移風易俗之方。何道而可。諸士子爲我言之。

問。我太祖高皇帝。初定金陵。姑蘇實爲強敵。自得江陰長興。而蹙吳之勢成矣。耿元帥實建取邑之功。遂留鎮其地。血戰者十年。使上無東顧之憂。卒殲巨寇以集大勳。其經略備防之策。可得言歟。洪武十七年。上親定功臣次第。功高望重者八人。長興侯次居第六。及功臣廟六王之下。又有十五人。而長興侯不與何也。已卯真定之援。其死生大節。世亦莫得而詳焉。諸士子爲其邑人。宜知其故。其爲我言之。

問。先儒有言。士之品有三。有志于道德者。有志于功名者。有志于富貴者。今天下之人。大抵出于科目。夫志于富貴者。不足言矣。先朝講明道學。如吳康齋。輔相三朝。如楊文貞諸公。多不盡出于科目。今之所謂道德功業。非科目無稱焉。是果足以盡羅天下之才耶。然如二公者。求之科目。蓋少也。夫科目不足以盡天下之才。則天下之才果何所在。豈士之不得于此。遂不能立德而著功名也。亦有謂科目敗壞天下人才。其果然歟。諸士子皆邑之俊彥。今茲來試。其所以自待者。

于士之三品何居。願聞其志。

三 書啓文

上徐閣老書

四月十四日。進士歸有光。謹再拜獻書少師省公閣下。有光幸明生公之鄉。相望不過百里。自少已知嚮仰。而無由得一接其聲光。庚子之歲。舉於南都。而所試之文。乃得達於左右。顧稱賞之不置。時有獲侍而與聞之者。輒相告以爲幸矣。子之見知於當世之鉅公長者如此。自後數試於禮部。遇明公之親知。未嘗不傳道其語以爲寵。有光之試。又輒不利。退而歸耕於野。以爲古之人有生同世而不相知者矣。有知之而異世者矣。不知者恨其同世。知之者恨其異世。今獲與明公同世。而又知之。而明公方在日月之際。有光之蹇拙蔽翳。無復自振。以爲今已矣。無以望明公之門矣。是同世而有異世之感也。往歲海虞瞿內翰見訪。以爲子之不遇不足憂。卽徐公當國。子之進有日矣。今幸而適明公之當國。又幸隨多士之末。而自獲舉以來。幾又二月。不一望明公之輝光。此有光之所以食不甘味。寢不成寐者也。有光嘗讀易。觀消長變更之際。雖聖人不能無懼。而漢唐宋之君子。每履其際。其氣不能不動。其色不能不形。而天下不能無驚以疑。蓋以少不順而激爲大變者有之矣。今明公處之宴然。而風俗世道爲之潛易。如寒暑雨暘之至。而人不覺此。

古之大臣之所難也。又嘗讀史見漢文帝疎賈誼之少而問馮唐之老。光武下馮衍之賦而隆桓榮之經。兩漢風俗洽體超軼後代。實在於此。今明公於科舉之際。稍示意嚮。而海內枯槁之士。已于焉樂觀明公之化矣。於此之時。稍有蘊抱。誰不欲爭自濯磨。以自致於明公。不肯沒沒而已也。况有光被知于數十年前者乎。今茲輒有干於闈人者。獨以數十年之知。而不一見於明公。明公以數十年之知其人。而不見其一來。其亦不能無怪也。昔會舍人鞏上范資政書云。士之願附於門下者多矣。使鞏不自別於其間。固非鞏之志。亦閣下之所賤也。有光素慕鞏者。故不量其不能如鞏。而欲學鞏之自別焉。平生頗有所撰述。去家時不及哀窆成編。囊中得雜稿十九首。謹以爲贄。明公試覽其文。知其非求於世者也。干冒尊嚴。伏增惶恐。有光再拜。

上瞿侍郎書

有光少年時試白下。始識閣下。深相慕愛。及先後舉於有司。閣下一日奮飛九天之上。顧猶不忘布素。見其潦倒。常所隱惻。往張文隱公爲考官。閣下與同事。榜出而有光落第。見公於邸第。公忽忽不樂。對客曰。吾爲國得士三百人。不自喜。而以失一士爲恨。又謂有光曰。吾閱天下士多矣。如子者可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者也。在館閣中。子之鄉惟瞿太史深知之。成都趙孟靜知之。公再爲考官。再見之。其言亦如是。又曰。吾不能得子。二君者終必能得子矣。文隱公歿。有光年往

歲徂仕進之心落然。然猶不敢自廢罷。徒以文隱公垂歿惓惓之望。亦恃在朝如閣下相知者。有所嚮往耳。間得奉顏色。閣下所以接引。而如隱惻者尤甚。前歲始獲筭。適閣下賜告還鄉。孤旅之迹。煢煢無依。隨調爲吏吳興。夏初入覲還。幸遇閣下於京口。所以道生平慰藉益勤。吳與西古鄆南屬。在山水窮僻。龍蛇虎豹之與處。黽勉二載。拊循孤窮。以不負孔子之訓。諸姦豪大猾不便者。亟騰謗議。當道憐之。未加黜謫。然羽翼摧殘。形神慘沮。方圖所以自解而去。因見閣下加獎拔之語。以爲士固伸於知己。自此意氣復生。方將刷飾於塵垢之中。奮拔於泥塗之內。振迅於阨塞之區。躍然如卽拜下風。侍君子覽感德之光輝。邇者除書忽下。缺然失望。顧已長貧賤。今備朝籍爲六品官。豈求逾分。然窺測當道者意嚮。蓋薄示之謫遣。而往時讒搆之說益行矣。計此時除書之下。閣下甫到京。席未及暖。國家之議。未有所及。進賢退不肖之志未行也。夫君命無所逃。然朝廷之命官。亦量其才器之所任。士君子處世。亦自度其力分之所堪。而今以爲治縣之不能。而使之佐郡。非其任也。自知夫治縣之不能。而冒以佐郡。非所堪也。苟而赴之。其爲自欺而欺君甚矣。天子新卽位。天下之士起廢者數十人。皆出於膏肓沉沒之中。赫然光顯。有光自顧。垂髫荷先朝教養之恩。貢于成均。薦於京兆。無歲不與計偕。望天就日之誠。白首而不摧挫。先皇帝末年始收之。無今同舉進士者。大半超拔。而有光在諸進士之中。復不得比數。以是知其命之有所限。而才之

無用也。夫以閣下之知己而有光不護自伸，則無可望者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士之出處，進退遲速，有幾，自非知幾之君子，徘徊疑顧之間，其受中傷多矣。以閣下之知，未及舉而小人讒搆之說亟行，知君子之道莫勝也。其機械且復藏於冥冥之中，未知所究，安敢望榮進之塗哉。夫志士去國，不毀其名，荀卿、屈原、賈生、黃仲舒之徒，去其國而猶全其名，如此四子者，生於今之世，猶難矣。所以復敢瀆於閣下者，非復有望於榮進，亦欲使之得全其後世之名而已。夫能愛惜天下之人材，不得進而成就之，使致其功，抑使退而成就之，使不失其名，此爲閣下知己之大賜也。今已具疏請告，以爲小官之去就，亦當有禮，不宜黯默以受讒人之搆陷也。又在縣時，獲保舉者二，應建諸詔，得恩封，款求勅命，願一言主者，使先人蒙恩地下，人子之志願畢矣。無任懇戀之至，不宣。有光再拜。

上萬侍郎書

居京師，荷蒙垂盼，念三十餘年故知，殊不以地望逾絕而少變，而大臣好賢樂善，休休有容之度，非今世之所宜有也。有光是以亦不自嫌外，以成盛德高誼之名，令海內之人見之，有光晚得一第，受命出宰百里，才不逮志，動與時忤，然一念爲民，不敢自墮於冥冥之中，拊循勞徠，使鰥寡不失其職，發於誠然，鬼神所知，使在建武之世，宜有封侯爵賞之望，今被挫誣如此，良可憫惻。

流言朋興，從而信之者十九。小民之情，何以能自達於朝廷，賴閣下桑梓連壤，所聞所見，獨深知而信之。時人以有光徒讀書無用，又老大不能與後來英俊馳騁，妄自測疑，不待問而自以爲甄別已有定論矣。夫監郡之於有司之賢不肖，多從意度，又取信於所使咨訪之人，祇如不覩其人，面望其影而定其長短妍醜，亦無當矣。如又加以私情愛憎，又如所謂流言者，使伯夷申徒狄復生於今，亦不免於世之塵垢，非餓死抱石不能自明也。昨者大計羣吏，僅免下考，今已見謂不能爲吏，又使匍匐於州縣，使益困迫，而失其所性，輾轉狼狽，不復能自振於羣毀之中。夫以朝廷愛惜人才，當使之無失其所。如有光垂老不肯自摧挫，以求進於天子之科目，至三十年而不退却，一旦得之，使之從百執事齒於下列，不敢望公孫丞相桓少傅，僅如馮都尉白首郎署，亦足以少答天下之士，彈冠振衣，願立於朝之志矣。今之時獨貴少俊耳，漢李太尉嘗薦樊英等，以爲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少年，無一宿儒大人，可以備顧問者，悵然爲時惜之。有光願何敢自列於昔賢之所薦，而番番良士，膂力旣愆，我尙有之，以爲國家用，老成長厚之風，此亦當今公卿大臣之所宜留意者也。有光今已摧殘至此，夫士之所負者氣耳，於其氣之方盛，自以古人之功業不足爲，其稍歉則猶欲比肩於今人，其又歉則視今人已不可及矣。方其久詘於科試，得一第爲州縣吏，已爲逾分，今則顧念養生之計，欲得郡文學，已復不可望，計已無聊，當引而去之。譬行舟於

水值風水之順快。可以一瀉千里。至於逆浪排天。篙櫓俱失。前進不止。未有不沒溺者也。不於此時求住泊之所。當何所之乎。茲復有瀆於閣下者。自以禽鳥猶愛其羽。修身潔行。白首爲小人所敗。如此人者。不徒欲窮其當世之祿位。而又欲窮其後世之名。故自托於閣下之知。得一言明白。則萬口不足以敗之。假令數百人見譽。而閣下未之許。不足喜也。假令數百人見毀。而閣下許之。不足慄也。故大人君子一言。天下後世以爲準。有光甘自放廢。得從荀卿屈原之後矣。今茲遣人北上。爲請先人勅命。及上解官疏。并道所以輕於冒瀆。無任惶悚不宣。

上王都御史書

有光聞天下之人材。其爲君子小人。皆有一定之性。古之所謂知人者。非苟知之而已也。始知其如此。則其終身不能易也。伯樂之於馬。卞和之於玉。如令馬非絕塵。玉非連城。二人者必不顧。如令二人者顧之。而馬與玉豈有變哉。馬與玉而有變。則天下亦不號爲伯樂卞和矣。故以爲人之賢不肖有定。而古之知人者。決於一見而終其身不易。彼有改節易操者。必其始非眞性。有矯而爲之者。特其號爲知人者之不至焉耳。孔子曰。舉爾所知。蓋謂已知之矣。則其舉之不疑也。故大臣之相其君。其平日常有意於天下之人材。一旦而任事權。而舉平日之所知。蓋優然而有餘。是以能佐國家成光明之業。其聲名永與天地無窮。若夫取之於臨時。處極貴之地。而欲以週

知天下之人材不能如其取於素之爲裕也。有光不材，不敢附於當世之賢者。念始初閣下爲縣時，相知最深，蓋不謂其不肖也。閣下清明直亮，少所許可，而獨於有光而加顧。自此閣下爲郡二千石，數歷外省，及陞中丞，治河漕濟州淮揚間，有光數往來京師，道所歷，閣下未嘗不垂顧念。閣下非有私於有光，以爲爲國家急於當世之人材如此。前歲得舉進士，閣下方召入爲司徒，時與諸進士旅見，閣下獨加禮，異於尋常。今歲入覲，閣下府第深嚴，有光一再見，然不拒逆而進之。閣下不以基貴輕天下之士，而猶惓惓於其素知者如此。有光自以諸生文學，不辦治縣，而事多泥古，與世乖忤。監郡及臺省大吏無相知者，其考宜殿而獨免於過謫，則閣下之於有光，信乎如古。人所謂的然昭晰，自斷於丙，而了於冥冥之中，此士之所以伸於知己者也。然不能不惴惴自懼，恐其有改節易操，而有負於閣下者。有光之爲縣，不敢自附古人，然惟護持小民，而姦豪大猾，多所不便，遂騰謗議。顧今小民之情不聞於上，故有光之受讒構無已。夫今銓部之所取信者，監郡監郡之刺舉，未盡出於公與明。漢人有言：陛下以使者爲腹心，使者以從事爲耳目。尚書之平，而決於百石之吏，此亦今世之弊也。且監郡所薦舉，無不極其褒美，語其治行，雖古之龔黃卓魯，不能有加。然古之吏，皆積久而成，今並布衣諸生少年，遠者僅二載，何治之卓卓如此。夫果能如此，則其縣治矣。何遷代之後，其凋殘猶故也。如此則其考舉刺，亦有類於謾欺者矣。况監郡之外，復

有采取流言飛文，一被口語，無自全者。閣下清德重望，彈壓百吏，凜然風裁，監郡者不敢爲欺謾。其刺舉必公與明，其譏說亦無自至于臺省。然唐虞之世，賢聖在朝，猶有譏說壬人，以周之盛，而寺人畏讒，則雖登明選公，舉世咸仰閣下贊翊聖朝之盛，而寧獨無有光前之所論者。念三十餘年，受知於閣下，今仕塗顛隕於礫金毀骨之日，至閣下務委曲而全濟之，此所以有伯樂卞和之喻也。又念前世宰相，未嘗隔天下之士，世多議韓退之上宰相書，然退之非重爵祿者，顧三代之盛，上下之交常通，而於吾君吾相，有可以情告者，如王介甫平生高介，天子之所不能屈，嘗其窮而上宴相之書，自言其勢之所宜憐者不諱也。况有光以閣下之素知，若有所隱而不告，不又幾於有負於閣下哉。自古一士之不過至微，而後人之追論其世，乃以一士之故，而歸咎於當世之公卿大臣者多矣。今日之遷自於銓部，非閣下之所及知，第以爲縣旣已無狀，復勉而佐郡，益違其性，而志氣未沮，如敗軍之將，沒世不復，欲從閣下乞改一文學博士之官，以養老親，顧自初登第時，已有此意，恥於求乞，而有所不敢。若至今日，乃言之，似近於時窮勢迫，慕繼祿位而不知止，故敢以不肖之軀，求解而去。官雖微而出處進退宜明，是以竊有求於閣下，使知有光之仕宦，雖顛倒狼狽，未嘗有負於閣下平日之知，伏惟憐而哀之，使得全其身名以去，不墮落於讒人之口，不勝幸甚。瀆冒尊威，不任惶恐之至。

有光竊惟天下之事變不可測。而其勢之所趨。必有端而可見。古之所謂大臣者。必能默察其微。而制之於無迹。故天下常固而不傾。微不能制。制之於既形。事已然而後持之。猶可以力振。而不至於亂。夫惟有天下之材與氣。足以運量一世。而不肯隨時委靡者爲能。然夫不制之於微者。非其不能也。方其時而任未及我也。迨其既形而及我。不能制之於其微。而制之於其形。則視其微者爲力尤難。而後見君子之材與氣。夫如是。故天下之勢。方且將渙而復。濟其權。方且四出而有以收之。天下宴然。饗其治安。非古之大臣。何以能此。自古天下無二百年無事者。先皇帝厭代。新天子承統。繼緒四海之內。忻然望治。此世道升降之機也。若求其微而制之。則當在先皇帝之世矣。今不敢論其微。而論其形。夫天下神器不可失也。天子之大臣。能爲天子持其權。不使至於旁落。朝廷清明。官府一體。而後天下之事。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惟吾之所爲。以求承平之理。若其權稍落而不收。則天下之事。無一可爲者矣。天子新卽位。進用二三大臣。而明公爲首。天下莫不翹跂以望明公。今日之所弛張錯注。而今天下之勢已形矣。天子端冕深宮。而以萬幾責成臣下。聖度曠然。有天道爲而不宰之盛德。然其權恐有窺竊於其旁者。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又曰。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此所望於明公朝夕陳戒於吾君者。明公一日釋位而去。天

下愀然失望。以爲天下之勢莫能爲天子持之也。且今天下之治體可知矣。世之說者以爲三代各有所尙。而我國家之政尙嚴。蓋未有考其實者。太祖承勝國之後。其嚴有時而用。自永樂以後。大抵朝廷之政日趨於寬。歷五聖至于孝宗。仁恩淪浹。號爲本朝極盛。武宗之時。宦佞盈朝。盜賊陸梁。強藩竊發。天下號稱多故。而元氣未索。則以國家百餘年。至我孝皇培養之深也。先皇帝威福自操。廷臣時有誅戮。而天下之治未嘗不在於寬。今天子仁恕慈愛。天下莫不聞。而朝廷之政反若急促而無聊。近衰世之風。此不可不憂也。夫祖宗之法。未有可以輕變者。宋至熙寧之世。承積弊之後。當宜改絃更張之日。神祖以英睿聞世之資。銳然有爲。始用王荊公爲新法。而天下之士羣起而爭之。君臣力行不顧。沿至紹聖以後之紛紛。而國勢遂不可爲。今日朝廷遵守成憲。未嘗下一令更一事。而使者所至。日求變法。遂至朝令夕改。國異家殊。凡祖宗均田賦役之政。著在令甲者。悉非其舊矣。宋之君臣相與力排天下之議。以求變法。以天子宰相之勢。終不能以力勝天下。而刼持以必行。今一使者。輒能改祖宗之法。行之一省。天下轉相慕效。國家典憲蕩然。生民惶惶。未有所定。且廷臣建言者。爭出一事。爲新奇可喜之論。鑽求刻鏗。無所不至。公卿懼違其意。每輒下所司行之。大抵皆希合當世。以爲迫切之政。民何以堪之。嘉靖累數十年不赦。改元一赦。此天地解而雷雨作。曠世之恩也。有司拘牽文義。罪人不得赦者。什五。免租之文虛被。而遣使勞

午謀求更甚於前。謂之理財。而財愈乏。謂之治兵。而兵愈耗。謂之馭吏。而談詭佞捷姦諛鬼瑣者。爭先而爲謾欺。有廉察之虛名。而售排陷之險計。有薦奉之浮詞。而致結納之私情。有幹辦之小能。而行速化之謬巧。今天下之勢。既未有所持。而政之紛紛如此。一切歸於刻鑿。而財匱兵弱吏弊。而韃夷窺伺。盜賊縱橫。率束手而無策。徒以支吾目前。爲不終月之計。故有光謂今天下之勢。不能制之於微。而制之於形。必有天下之材氣。負天下之重望。如明公而後能當之。今明公優遊謝事。以坐觀天下之變。是豈天子所以首擢明公。與天下之所以望之之切乎。昔者嘗奉明公之教。謂讀易而深有得於消長進退之理。竊謂明公以此行于一身可也。若六十四卦。天道之運。週環無窮。而乾復姤坤。一否一泰。一損一益。世道之升降在明公。不可辭也。有光仕進屯蹇。九試於禮部。晚爲明公所甄錄。而黽勉爲吏。以古人自期。不敢負明公之教。行之二載。湖山夷鬼之鄉。頗知信饗。而動與時忤。排搆乘之。明公嘗語及往時興化守之被讒。至廷論以發小人之姦狀。今讒口方張。孤危之迹。無大人君子以爲之依。自分無所復用於世。已投劾而歸。欲以餘年。發明先聖之遺書。又面受明公論春秋之大旨。卽當從事此書。稍加論述。俟有所成。重趼造門。以求是正。惟明公不拒而進之。方遣人赴都。求請勅命。併上乞骸骨疏。特迂道候起居。輕瀆威重。無任隕越惶恐之至。

上趙閣老書

有光自少應舉，連蹇不遇，常恨生當太平之盛，徒抱無窮之志，而年往歲徂，烝然無所嚮往。時張文隱公知之，時時稱之於人。張公垂歿，以不能薦達爲恨，然有光嘗侍於公，間聞公論當世之士，獨亟稱明公，謂不惟於文章絕出，他時爲國家建宏業者，終有賴焉。有光之鄉人在明公門下者，亦頗言鄙人姓名，爲明公之所垂記。雖以文隱公之故，然士固有相知者，則有不待付授言語相屬而相契合者矣。會明公忤時宰，屏居西蜀者十餘年，有光始獲舉進士，在京師，思明公而不可見，徒念岷峨之高，江水之長，悵然而歎。幸與明公生同時，而顧無由一見，以爲今世則已矣。徒若讀書而慕古人於百世之下，夫古之人往矣，而以爲能知我者何也？蓋以我之知之，而知古人之生於今，必能知我也。明公之知之，則且同時矣，而不得一見，猶若異世然。此有光之所歎恨也。旣而爲吏越中，明公始復登朝，及入覲，以爲可以得見矣，而明公又以南邁。有光時尚在京師，一日，天子忽出手詔，還明公於朝，是時海內之士，試都下者，四五百人，皆歎天子之明聖，能知人如此。明公能自結于天子之知如此，有光又私自喜道之將行也。文隱公之知人不謬也。有光之羈窮，得所依歸也。當是時，官程迫促，又不能迎拜明公於馬首，昨春自越還，遇瞿文懿公於鄉，言入朝時，與明公嘗以鄙人爲薦，有感於流言者，從中毀之。瞿公因言今世薦士之難，吾與趙公，知

子深矣。力足以薦士矣。尚格而不行。語畢。黯然不樂者久之。夫瞿公鄉里遊從之舊。耳目日相接。固宜其不能忘明公在萬里之外。偶知於數十年之前。其不能忘而汲汲如此求之。於古未有其比也。茲以入賀來。聞京師人皆道明公數相薦引之語。乃益自感傷。以爲百世之下。士之不遇。而聞明公之於有光如此。亦當有感慨而悲泣者矣。今以有光數十年之嚮慕。一旦得見。令人不復徒念岷峨之高。江東之長矣。此生幸甚。第以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自顧其中。枵然無可以爲世用者。而州郡之職。又非其所任。孔子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有光於今日。益恐有負於明公之知。進退惶悸。伏惟明公有以處之。又竊謂君子之所以無求於世者有二。蓋不知我者。不當以求。既不知我矣。雖求之。未有能知也。知求之而無益。故不求也。知我者。不必以求。既知我矣。無待於求之。苟待於求之。則非知也。故不必求也。夫然則明公已知之矣。今所以復有言者。以往年爲史。差知自愛。亦自謂能使繆寡孤獨。不失其所。顧不惟勞效不得上聞。而持衡之人。用三人之言。格天下之士。使士之有志。不負朝廷爲生民計者。徒以不能詭隨趨附。橫被中傷。乃令瞻蔽歿世而不見。使後之欲爲循良者。以爲戒。何以厚天下風俗。而返漢代長者之風。此尤可痛也。人才之在世。有難言者。以小才而議大謀。必厚貲。以邪人而察莊士。必重誣。如使賈誼董仲舒。陸贄之徒。生於今之世。必不能與時文薄伎爭長矣。汲黯鄭當時之治郡。必以無能見罷矣。惡直

醜正羣飛刺天。屈子之直行而受謗。荀卿之大儒而逃讒。蕭望之之經師而拘持。必不免矣。巧捷者自進。長厚者自詘。寡淺者自升。崇虛者自晦。此卓犖奇偉之士。所以不見於世。而天下之所以憂乏才者若此。茲者天子特以明公爲相。復改任銓部。詔旨皆從中出。天下想望丰采。士莫不鼓舞踴躍。自矜奮。明公必有以把握天下之大機。與二三元老。經綸密勿。同心一德。凡所施爲注措。上以仰答聖天子之知。下以慰天下士大夫生民之望。若古之巫咸。傳說回輪元化。昭揭日月。光輔中興。流聲名於史策。時者難得而易失。遭時際會。亦何容易。有光自度已無用於世。而區區所見如此。略爲明公陳之。非爲一身之進退也。若身之進退。則在明公而已矣。若使狸搏牛。使虎捕鼠。固所不可。至謂憐其無用。姑使之苟一日之祿。如先王之世。所以處侏儒。戚施。聾瞽之人者。亦非有光之所安也。君子伸於知己。而詘於不知己。是以冒瀆而忘其僭越焉。

上宋明府書

竊惟明府蒞任以來。布以公平之政。杜請謁之私。此明府行古人之道也。有光豈敢以今世之人自處。然所以數數有瀆于左右者。聞之新宮災。子產三日哭。防墓不修。孔子泣然流涕。今先世之塋。爲姦民窟穴。樹木已盡。斬刈。垣表已盡。平夷。柳道壅絕。祭享無塗。窳窳之旁。穿方殆。曷。擴根之表。灰埃蓬勃。幽靈憤恨。會不及馬。暨夏畦之鬼。有莫大之責。負不孝之名。不可一日自立于

世。此所以食不甘味。臥不安寢者也。向者幸垂明聽。勒令掃除。德意甚厚。奈盤據之徒。多是衙門老役。合併數家。設爲厚餌。誘買族人。以爲地主。雖有明限。安堵如故。此等之人。蔑人子孫。據其墳墓。恬然如此。所以明府有施及泉壤之恩。而至今壅而未施也。律于發塚之條。如知情買賣器物。磚石。薰狸。平園之類。纖悉必具。先王豈以死者之故。而病生者哉。蓋愛吾之親。故愛人之親也。敬吾之親。故敬人之親也。不如是。則孝子仁人之情。有所鬱而不遂。含忿積恨。復仇相殺之事。必多于天下矣。昔柳子厚在嶺外。獨謂先墓無主。晝夜哀號。懼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楊文貞公居京師。遺宗人子弟書。惟以墓木爲念。鄉先達司馬虞公。每歸省。未及到家。先造塚上。有光不肖。爲世所棄。幸守墳廬。而城闈之內。步武之間。塚土不保。非特樵牧之害。狐兔之傷而已。又念宗門零落。而諸父兄。尙守殘經。服儒衣冠。二世之邱隴。坐視毀傷。會不泚然。俯仰天地。亦何顏乎。惟明府哀念焉。

上方參政書

月日。鄉貢進士歸有光。再拜上書行省大人執事。恭惟執事以碩德崇望。特膺簡命。分司圻甸。蓋近世行省宰相之職。而於古則君陳畢公保釐之任也。古之君子。自其平居爲小官之時。以至於卿相。其身之所至。常必欲識天下之賢人才士。不必其職分之所當。而其心未嘗一日而忘

也。三吳古稱人才之地。執事之來。蓋已數月。其亦可以知其人矣。而未聞焉。夫豈無其人。亦或時勢有所不暇於此也。有光讀書學聖人之道有年矣。有司不以其不肖。貢於禮部。屢進而屢誦。然而天子之大臣。往往亦知其爲人。欲一見之。而卒未敢見也。以爲士之所守者在是也。而天子之大臣。乃不以爲罪。而亟稱之於人。則有光之所以自信者。其又可知也。今自執事開府以來。不肖之跡。兩及門矣。執事亦察其子所爲耶。去歲鄉里惡少。妄引戶籍無端之辭。以相鉤陷。當此之時。有光蓋以罪人見也。執事不以爲罪人。而使之揖讓于庭。以盡其所欲言。以此見古之大臣之度如此也。而有司者不察。以爲上官所受之詞如此。告者必直。被告者必負。方欲攬撫以入其罪。而無所得。則蔽之以逃竄之罪。誠以數十人之所告。無所當也。而上官之人。又不可以罪。則於其間。苟得一罪。以爲可以解而已矣。其於愛惜人才。培養士氣。未嘗念及也。反令無賴小人。得氣以去。善人啞啞如此。可爲太息矣。執事於獄詞之上。亦有所疑焉。而不欲變者。豈非以事體纖微。更爲回駁。非所以委任有司之意。此又古之大臣之度如此也。今者復有迫切之情。告於執事。伏惟少垂察焉。孟子曰。同室有鬪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雖閉戶可也。今非鄉鄰之疎。而有同室之戚。重以孤寡然。氣勢無依。煇煇之慘。縣命晷刻。著得一言以聞於明公之前。以救其垂絕之命。雖被戮辱。不敢以自諉也。然此亦今世之人。苟可以自諉者也。明公可以知其無所爲。

矣。往者夏忠靖公周文襄公之在吳也。入與天子唯諾於殿庭。出與小民從容問難。以求其瘼如家人父子。而後天下之人。知朝廷之近。而天子之親也。故曰。庶民近天子之光。又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若二公可謂大臣矣。今之有司。乃小民望之所謂如天如神明者也。由此言之。所謂大臣者。非明公而誰。天下無道。亂獄滋豐。貨賄多有。孔子作春秋。明一王法。莒牟夷。邾庶其。黑肱。區區竊土地爲穿窬之事。皆具文而直書之。誠以風俗世教之所係。雖微而不可忽也。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明主罔與成厥公。有光今所陳。亦所以求盡匹夫匹婦之情於明公之前而已矣。明公毋罪其瀆焉。

答唐虞伯書

有光啓。虞伯足下。向日張氏女子事。因一時人心憤憤。竊恃知愛。輒移書相曉。欲望少伸匹婦之冤。僕愚且賤。平身未嘗敢與有司之政也。茲復承教以所不及。顧愚何敢復言。但吾兄致疑於其間者。竊恐惑於先人之言。而未察於衆人之論。大率安亭數百戶。自七八十歲老翁。下至三尺童子。言烈婦之冤。有詳有略。其謂守義而死一也。言諸兇之惡。有詳有略。其謂朋淫殺人一也。至於當時下手惡少。主名自在。明察之官。反覆參訊。可得其實。况以十二歲女奴爲佐證。據以成獄。豈有冤者。夫四五兇人。挾淫姑以爲主。共殺一女子。如屠犬豕。往來蹤跡。口語籍籍。豈爲難

察之獄。天道昭然。暗室屋漏。誰謂無人知之哉。所慮獄詞參錯。終得逃死。亦恐非的然之見。僕以爲一吏胥之事耳。今天下斷獄。有不得其情者矣。未有不得于詞者也。情苟得矣。何患於詞之不定。諸兇因奸強逼而殺。雖其始謀奸而非謀殺。其後實謀殺而不止謀奸。何謂非同謀。律有造意同謀之文。何謂非律意。天下之事。當一觀以曠然度外之見。若夫拘攣顧慮。牽於流俗之說。情可賞矣。而曰法不應賞。情可罰矣。而曰法不應罰。往往支離膠擾。節目日多。刑賞乖錯。徒爲文具。人心世道。日趨於下。真可歎也。或又疑烈婦之死。以羣兇之威力。不能保其不污。夫烈婦苟失節矣。必不至於死。誠死矣。一死自足以明之。今號爲丈夫者。媵阿脂韋。小小利害。遂以瀾倒。區區婦女。抗志於羣污之中。卒以死殉。然後復云云。真所謂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此天地正氣。淪沒幾盡。僅僅見於婦女之間。吾輩宣培植之使之昌大。不宜沮抑之使之銷鑠。此等關係世道不淺。若使爲善者以幽微而不錄。爲惡者以宜文自營脫禍。則天下之亂。何所極哉。前書倉卒。頗有牴牾。今續上紀事一首。稍爲詳覈。此皆出于衆人之論。僕初無喜怒於其間。願以爲天下之公理如此耳。所望吾兄共成此鄉邦之美事。然亦顧其力之所及者爲之而已。草草不次。

與李浩卿書

益舟還。備道諸公之義舉。欣慰欣慰。向日紛紛。只爲元兇漏網。烈婦受誣。此千古之恨。以此

發憤更不思及其他。今諸公旣如此旌揚。則此女當暴白於天下。誠大快也。僕與此里之人。忽見天清日月。更亦復有何事哉。僕與足下數十年相知。未嘗不黯黯而居。默默而處。今日豈欲揭日月求聲譽於海濱草野之中。惟記事一首。乃僕自以爲必可傳者。少好史漢。未嘗遇可以發吾意者。獨此女差強人意。又耳聞目見。據而書之。稍得其實。但世人知文者絕少。要以示千百世之後耳。益舟云。虔伯亦疑此文與獄詞不相合。此殊不可解。足下可取熟勘。豈有不合者。况史家自宜直筆。豈可窺時人向背。如是則古無南史董狐矣。張耀前日已有印板。僕已囑其勿遽出。令收在益舟家。送去二冊。大率爲相知者。不宜秘之。卽如前兩書亦然。但亦望且勿示人。恐益爲不知者所議耳。昨已作書道此意。爲卽欲西還。恐不能卽見足下。復爲縷縷。本意只爲烈婦。其餘皆是末節。僕雖遭人唾罵。亦不須復計也。爲知己者。故不覺多言至此。

與嘉定諸友書

有光頓首。諸公足下。僕爲奔車所傷。苦腰痛久臥城中。此因亢旱。家人乏食。扶曳到安亭。見里中人爭言張烈婦事。驚愧累日。嗟乎。烈婦已矣。今日彰善癉惡。固有司之事。而發揚之以助有司之不及者。亦諸君子之責也。聞貴邑張侯。慨然欲正爲惡者之罪。且將申明旌別之典。衆庶欣欣有望。茲者獄久不決。而檢驗之官屢出。竊恐元兇漏網。而烈婦之心迹無以自明。僕之不佞。得

托交於下風。夙欽諸公之高誼。以爲可以明白頌言之者。唯諸公而已。竊望於釋菜都講之餘。不恤一言。以申烈婦之寃。以救東南數千里之旱。唯諸公留意焉。而或者之論。以爲致人於生可也。致人於死。仁人之所不爲也。不思生者可念。則死者何辜。烈婦之死。極其慘酷。凡有人心者。皆欲鬱而食之。元惡大憝。暴戾恣睢。據人之室。竊人之財。殺人之婦。此而不誅。則人將相食。國家之典法。亦爲無用矣。或又以爲賞罰有司之典。士不得而與焉。夫平嘗一政事無所與可也。邑有大寃大獄。有司方垂公明之聽。而士懷隱默之心。則亦無貴於士矣。居今之世。耳目所及。可以忿疾者何限。顧非力之所及。則已。僕以爲烈婦之事。諸公有可言之義。輒緣春秋之義。以責諸公。又恐道遠。諸公不能詳。敢述所聞云。

答俞質甫書

人至。得初一日所惠書。感激壯厲。三復浪然雪涕。嗟乎。質甫則既知之矣。豈待于千百世之後耶。僕自謂處下賤之地。如啗啞聾聵。了無所知。與乃分之宜。昨偶發憤一言。不幸遂有喜事之名。然實在于耳目之近。臨時感觸。出于意之所誠。然而不能已者。僕又必欲得足下發其幽光。施之論述。非特求繪藻之工。爲文章纒纒然。覺美矜炫于世而已。顧其志意有足深悲者。柏舟綠衣之篇。彼其所處。以今日視之。尙爲人道之常。而作者爲之憂傷怨憤。反復歎息。蓋深悼其不幸。

而美其志意之不倫。聖人遂因而存之。以爲千百世之法。况今日之變。萬萬于此。故欲與足下顯其行事。使千百世之後。略知今世之人。亦有出于柏舟綠衣女子之上者。雖攸斃彝倫。反道敗德。恂愁煩冤。而天下之公理。猶在人心。不至泯滅漸盡。而天地之所以不至覆墜者。有此耳。詩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夫彼已甘就屠剔。剖割以遂其志。此豈有顧于後世之榮名者。要之僕與足下之心如此而已。如足下卒爲撓讓。僕何望焉。

與宣仲濟書

有光頓首。仲濟足下。自足下之寓吾崑山也。僕始得一見。以爲溫然君子。旣而聞宣烈婦之事。益慨歎以爲此卽向所見宣生之姊也。及觀足下所撰述數百言。凜然如見其人。又喜烈婦之有弟可託以不朽也。僕向許作傳。因循未及論次。茲當遠役。須俟少暇爲之。夫烈婦之所自立者難矣。此理在天地間。昭昭耿耿。千萬年不滅。傳與不傳。此是吾輩事耳。如烈婦則何暇於此。向與浩卿語及旌表。令人憤懣。使者徒知藉天子命作威福。甯復知紀綱風化爲何物。此亦非一日矣。然龍逢比干。當時亦何嘗旌表哉。人去草草。明當奉晤不一。

答顧伯剛書

有光頓首。伯剛足下。比承厚意。非言所能謝。更辱教誨。以順應之說。捧讀數過。深用歎服。論

語之書。孔子與其門人論學者最詳。其答諸子之問。仁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曰。其言也。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皆自其用處言之。未嘗塊然獨守此心也。易大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人心本與天地爲一。三代以後。直爲不能。易簡不能與天地相似。日用動作。至於所以爲天下國家。往往增私長知。用計用數。無非吾性之贅疣。故其治也。非三代之治。而其亂也。其極至於三代之所未嘗有。來教推順應之說。而以禪授放伐言之。可謂發明無遺蘊矣。但以忠恕於一貫。有精粗之異。竊恐猶有所未安。所謂吾道一以貫之。孔子之所以爲一者。蓋特有所指而未發。其實指忠恕而爲言也。曾子因門人未達。始復明言之。若言夫子之道。只是忠恕一件以貫之耳。無他道也。子貢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恕所以終身行之。卽忠恕所以一以貫之也。豈可區別爲聖人之一貫。而謂之精。學者之忠恕。而謂之粗哉。忠恕本無聖賢之別。而在學者工夫分界。自有生熟之殊。賢人所以近於聖人。聖人之所以與天爲一。卽此忠恕而已。子獻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此子貢能服膺夫子之教而行之。故夫子深喜之。而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先儒乃以爲非子貢所及。忠恕之事。苟子貢不能及。而何望於後之學者。道之在天下。易簡而已。聖人則從容自中乎道。學者則孳孳修復乎此。均之盡乎心而已。所謂充拓得去。天地變化。草木蕃。其實一忠恕也。故一以貫之。而後可以終

身行之。豈可斷截忠恕二字。顛獨以爲學者之事耶。承下問懇懇。併以鄙見請質焉。有光白。

與潘子實書

有光頓首。子實足下。頃到山中。登萬峯。得足下讀書處。徘徊惆悵。不能自歸。深山荒寂。無與晤言。意之所至。獨往獨來。思古之人而不得見。往往悲歌感慨。至于淚下。科舉之學。驅一世于利祿之中。而成一番人材。世道其敝已極。士方沒首濡溺于其間。無復知有人生當爲之事。榮辱得喪。纏綿縈繫。不可脫解。以至老死而不悟。足下獨卓然不惑。痛流俗之沉迷。勤勤懇懇。欲追古賢人志士之所爲。考論聖人之遺經於千百載之下。以僕之無似。至廬誨語累數百言。感發之餘。豈敢終自廢棄。又竊謂經學至宋而大明。今宋儒之書具在。而何明經者之少也。夫經非一世之書。亦非一人之見所能定。而學者固守沉溺而不化。甚者又好高自大。聽其言汪洋恣肆。而實無所折衷。此今世之通患也。故欲明經者。不求聖人之心。而區區於言語之間。好同而不尙異。則聖人之志。愈不可得而見矣。足下之高明。必有以警憤憤者。無惜教我。幸甚。

示徐生書

徐生倬學于余四年矣。世學之卑。志在科舉爲第一事。天下豪傑。方揚眉瞬目。羣然求止于。是。生非爲科舉文。不以從予。予不爲科舉文。亦無由得主。然予之期于生者。世未之知也。今年正

月。予遊金陵。生爲書數百言。汲汲乎恐其志之不遂。而憂予之去。而失所助也。予未有以答。及是。予將計偕北上。生愈不自聊賴。復爲書乞所以爲學者。夫聖人之道。其迹載于六經。其本具于吾心。本以主之。迹以徵之。燦然炳然。無庸言矣。心之蒙弗亟開。而假於格致之功。是故學以徵諸迹也。迹之著莫六經若也。六經之言。何其簡而易也。不能平心以求之。而別求講說。別求功效。無怪乎言語之支。而蹊徑之旁出也。生其敏勵以翼志。靜默以養實。檢約以遠恥。凝神定氣於千載之上。六經之道。必有見乎其心矣。苟唯浮逞譁輯。與庸同事。而口舌是恣。曰吾有以異於人人。則非獨生欺予。予亦欺生也。因書以勉生。且以貽二三子。

山舍示學者

有光疏魯寡聞。藝能無效。諸君不鄙。相從於此。竊以爲科舉之學。志於得而已矣。然亦無可必得之理。諸君皆稟父兄之命而來。有光固不敢別爲高遠。以相駭眩。第今所學者。雖曰舉業。而所讀者。卽聖人之書。所稱述者。卽聖人之道。所推衍論綴者。卽聖人之緒言。無非所以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而出于吾心之理。夫取吾心之理。而日夜陳說於吾前。獨能頑然無概於中乎。願諸君相與悉心研究。毋事口耳剽竊。以吾心之理。而會書之意。以書之旨。而證吾心之理。則本原洞然。意趣融液。舉筆爲文。辭達義精。去有司之程度亦不遠矣。近來一種俗學。習爲記誦套

子往往能取中高第淺之徒轉相放效更以通經學古爲拙則區區與諸君論此於荒山寂寞之濱其不爲所嗤笑者幾希然惟此學流傳敗壞人材其於世道爲害不淺夫終日呻吟不知聖人之書爲何物明言而公叛之徒以爲攫取榮利之資要之窮達有命又不可必得其得之者亦不過酣豢富貴蕩無廉恥之限雖極顯榮祇爲父母鄉里之差願與諸君深戒之也

與陸太常書

前在京師天下士待選吏都者幾千人莫不相慶幸以爲當今選用至公請託不行士以昧通者無道進海內清平可望以陸公之在銓曹也及執事爲太常尋以言罷天下之士莫不缺然失望僕山野迂愚之人居京師不知造請而吏部門第嚴扃雖有敬仰之心亦無由而至焉幸拜今命于內庭始得望見又得隨行于露寒鷓鴣之間執事不鄙爲道生平相知之素及相汲引之意言雖不行而受執事之賜多矣執事又過稱其文有司馬子長之風子長更數千年無人可及亦無人能知之僕少好其書以爲獨有所悟無怪近世數代之史卑鄙凡猥不足復自振嘗有志規摹前人之述作稍爲刪定以成一家之言而汨沒廢棄今老矣恐此事遂已也瞻望咫尺未遑詣見歲忽云暮感愴知己之言特人申候草草不盡

與趙子舉書

丁未歲龍老主考。吾兄在刑曹。得承款晤。至庚戌。吾兄以艱去。遂不復相見。龍老復主考。撤簾後。僕見之里第。時孫祭酒在坐。相與歎息。臨送出門。有不能相舍之意。京師諸公皆云。龍老兩主試。不以子爲拙。而每以失子爲恨。此古人之所難矣。龍老云。逝以龍老之心爲心者。惟有吾兄而已。不自意間闊如此。二十餘年來。如墮淵海。沉沒至底。平生倔強。亦無有望世人相憐之意。而不能忘情于兄者。思龍老不得見也。自別後。龍老旣亡。以爲大戚。而妻子相繼夭歿。江上之居。尋遭倭奴剽掠。遂棄之荆棘中。薄田歲不收。重有輸糧之累。祖父土尙未卽空。而先人復以去年四月中沒。五內痛割。齊斬之不葬者。殆至五六。亦人世之所未有也。獨愛嗜古人書。今皆已荒廢。嘗于汴中得周易集解。因悟古人象數之學。微見其端。亦復不能究竟。近世多欲重修宋史。以爲其簡帙之多。夫苟辭事相當。理所宜多。何厭于多。僕于此書。頗見其當修者。以爲不在此。有志數年。而書籍無從借考。紙筆亦未易措辦。恐此事亦遂茫然矣。玉城兄有滇南之行。道經貴陽。必獲相見。托此爲問鄉里故舊。如玉城長者。亦不可多得。吾兄奉璽書殿此南服。有分陝之重。望譽日隆。不日當膺簡召。非鄙人之所敢贅述者。伏惟爲國自愛。不宣。

答朱巡撫書

有光備員下吏。實荷曲成。頃者叨冒內補。繫銜罔寺。僚長牽率以姓名通。方以僭越悚惕。蒙

俯賜報答。茲又承手札。捧函不任感戴。今天下第一所患。爭出意見。以求革弊。而弊愈生。數年以來。士大夫殆成風俗。夫水澄之則清。撓之則濁。以撓求清。必無此理。明公以寬靜坐鎮之。此吳民之福也。下吏愚鄙。所以盡忠門下。且爲桑梓之計。不過如此。伏乞採納。幸甚。

上王中丞書

前歲自吳興還。卽求解任。其爲疵賤淺鮮。於進退比數。於當世士大夫。眞如所謂江湖之雀。渤澥之鳥。會何足以爲多少。豈宜辱聞於門下。然以明公之在位。欲使天下之士。皆得其所。有光又受生平之知。使若甘自錮於明時。不一言以受其汶汶。亦爲大愚。而有負於明公矣。顧前所爲書。言語麤鄙。不知忌諱。乃辱俯賜教答。不惟不加之按劍之疑。而復有抱玉之喻。捧函跪讀。不勝感歎。今世王公大人之于貧賤之士。與之相答應如響者少矣。於今世而復見古人。使有光之爲書者。亦遂不愧于古人。眞足以爲有激於天下也。敬受誨言。勉自策勵。於五月內已至邢治。頗詢訪其職司之所宜爲。則校牧之事。縣皆有令。以與民相親。而能知其疾苦。且今邢之馬政。頗便於民。而令實能辦之。郡不過以文移爲所由而已。郡若欲有事。反爲擾民。而徒委之縣。則無一事而民與有司皆安之。此乃以無事爲事者也。因自喜其職之易稱。顧官舍迫隘。又無書齋。連日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度曲柳爲架。亦可度書數千卷。庭中鞭笞不行。簿書稀簡。可以終日閉門。怡神養

性。賴明公在位。使得苟祿。免於罪戾。以去。爲幸甚大。因遣人受所得誥命。附此候謝。無任惶恐。

與會省吾參政書

沈比部過浙。奉短啓。想已得達。不才爲縣無狀。付之天下公論。不敢因緣故知。以求蓋覆。有
如心論不明。天下之責。亦有所歸。不肯擾擾置之胸中。而復向人哀鳴也。今猶有瀆聒左右者。向
去縣時。縣學諸生保留。朱大順以爲首被斥。此尤可笑。陽司業出道州。太學生李償何蕃。舉旂闕
下。集諸生三百餘人。乞留。如此李償何蕃可。盡斥耶。王莽時。吳章得禍。弟子多更名他師。云敵獨
自劾歸。殮葬之。莽最兇暴。猶以敵有義。擢爲諫大夫。今之爲暴者。何甚于莽。然彼非有仇于朱生。
惟于鄙人。加嫉惡之甚。故無所不至也。明公掌憲越中。豈容一夫濫寃。如令朱生還業。亦可使東
海無大旱矣。若區區則惟所處之。詩云。伊誰云從。惟暴之云。暴公不敢斥也。伏惟諒察。

與林侍郎書

昨進造。承款待過厚。忘其隆貴。而念三十年故人。極增感嘆。有光蓋有所欲言者。自以有塗
汙之負。而不可以瀆高明之德。因含嚙以退。還別以來。又自悔恨。士固有所托。苟以謂素知者而
不告之急。非也。自爲縣。奮勵欲希古人。嗚嗚之民。稍慰拊之。知嚮風矣。蓋不必以威刑氣勢臨之。
從之者如此之易也。獨其異類。莫可馴擾。其在上者。旨意各殊。雖強與之歡。而若以膠合。終不可

附麗以故往往多謬始知今世爲吏之難在此昨得稍遷何敢薄朝廷之官爵而知其所繇來有不善者以故謹避之方覺心閒而無事可以自安于田里而彼士之爲不善者蜩起小民有尸祝之情而有司起羅織之獄姑以吏胥爲名微文巧詆實行排陷之計昔韓穎川以循吏而推校蕭長倩之放散官錢吏被迫脅以自誣服馬季長儒者爲梁冀書李子堅獄辭則李公死有餘辜今彼愛書出于豪猾怨仇之手者何所不至故士欲以廉名則以貪污之欲以仁名則以殘敗之信口而言信手而書幾無全者矣使下得以誣其上賢者爲不肖之噬嚙人情風俗以得勝爲雄高而閭閻之情無所自達此可大懼也古之聖賢論出處之義歸于自潔其身有光何能黯黯以受此莫公省中大官于鄙人亦雅知之更藉左右重言庶幾其可信非敢望營進而期于潔其身此亦士之自處也伏乞諒察

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論今年水災事宜書

有光生長東南祖父皆以讀書力田爲業然未嘗窺究水利之學聞永樂初夏忠靖公治水于吳朝廷賜以水利書夏公之書出於中秘求之不可得見獨於故家野老搜訪得書數種因盡閱之間採其議尤高者彙爲一集嘗見漢世國家有一事必令公卿大臣與博士議郎雜議始元中諸儒相論難鹽鐵及宣帝時桓寬推衍之至數萬言而感稱中山劉子九江祝生之徒欲以究

成治亂定一家之法。有光所取水利論。僅止一二。然以爲世所傳書。皆無逾於此者。郊大夫考古治田之跡。蓋浚畎澮。距川階防溝。遂列澮之制。數千百年。其遺法猶可尋見如此。昔吳中嘗苦水。猶近年少雨多旱。故人不復知其爲害。而隄防一切廢壞不修。今年雨水。吳中之田淹沒幾盡。不限城郭鄉村之民。皆有爲魚之患。若如郊氏所謂塘浦闊深。而堤岸高厚。水猶有大於此者。亦何足慮哉。當元豐變法。擾亂天下。而郊氏父子荆舒所用之人。世因以廢其書。至其規畫之精。自謂范文正公所不能逮。非虛語也。單君諱本毗陵人。故多論荆溪運河古跡。地勢蓄泄之法。其一溝一港。皆躬自相視。非苟然者。獨不明禹貢三江。未識松江之體勢。欲截西水入揚子江上流。工緒支離。未得要領。揚州數澤曰具區。其川三江。蓋澤患其不蓄。而川患其不流也。今不專力於松江。而欲涸其源。是猶惡腹之脹。不求其通利。徒閉其口而奪之食。豈理也哉。近世華亭金生綱領之論。實爲卓越。然尋東江古道。於嫡庶之辨。終猶未明。誠以一江泄太湖之水。力全則勢壯。故水駛而常流。力分則勢弱。故水緩而易淤。此禹時之江。所以能使震澤底定。而後世之江。所以屢開而屢塞也。松江源本洪大。故別出而爲婁江東江。今江旣細微。則東江之跡滅沒不見。無足怪者。故當復松江之形勢。而不必求東江之古道也。周生勝國時。以書干行省。及都水營田使司。皆不能行。其後僞吳得其書。開浚諸書。境內豐熟。迄張氏之世。略見功效。至論松江不必開。其乖謬之甚。

有不足辨者。尋周生之論。要亦可謂之詭時達變。得其下策者矣。有光迂末之議。獨謂大開松江。復禹之跡。以爲少異於前說。然方今時勢財力。誠未可以及於此。伏惟執事秉節海上。非特保障疆圉。且以生養吾東南之赤子。生民依怙之者切矣。邇者風汎稍息。開疏瓦浦五十餘年。湮沒之河。一旦通流。連月水勢泛濫。凡瓦浦之南相近二十餘里。水皆向北而流。百姓皆臨流嘆誦明公之功德。蓋下流多壅。水欲尋道而出。其勢如此。不復其道。則瀾漫橫暴而不制。以此見松江不可不開也。松江開則自嘉定上海三百里內之水。皆東南向而流矣。頃二十年以來。松江日就枯涸。惟獨崑山之東。常熟之北。江海高仰之田。歲苦旱災。腹內之民。冥然不知。遂謂江之通塞。無關利害。今則旣見之矣。吳中久乏雨水。今雨水初至。若以運數言之。恐二三年不止。則仍歲不退之水。何以處之。當此之時。朝廷亦不得不開江也。天下之事。因循則無一事可爲。奮然爲之。亦未必難。明公於瓦浦實親試之矣。且以倭寇未作之前。當時建議水利。動以工費無所於出爲解。然今上數年遣將募兵。築城列戍。屯百萬之師於上海。事窮勢迫。有不得不然者。若使倭寇不作。當時有肯捐此數百萬以興水利者乎。若使三吳之民。盡爲魚鱉。三吳之田。盡化爲湖。則事窮勢迫。朝廷亦不得不開江矣。弘治四年五年大水。至六年百姓饑疫。死者不可勝數。正德四年亦如此。今年之水不減於正德四年。尙未及秋。民已嗷嗷矣。救荒之策。決不可緩。欲望蚤爲措置米穀。設法賑

濟。或用前人之法。召募饑民。浚導松江。姑且略循近世之跡。開去兩岸茭蘆。自崑山慢水江迤東。至嘉定上海。使江水復由蹇口入海。放今年滯蓄之流。備來年存至之水。亦救時之策也。有光蹇拙。非有計慮。足以裨當世。獨荷執事知愛。盡其區區之見。或有可備末議者。伏惟裁擇之。幸甚。

寄王太守書

昨承明府論及水利。勿遽辭別。不及盡言。有光非能知水學者。然少嘗有意考求。見盧公武郡志。止抄錄事跡。略無綱要。今新志因之。而近來言水利者。不過祖述此耳。嘗訪求故家野老。得書數種。獨取郊氏二三家。斷以爲專門之學。遂彙錄成書。非能特有所見也。唯以三吳之水。滯於太湖。太湖之水。泄於松江。古今之論。無易此者。故著論以暢前人之旨。嘗又讀禹貢注。三江者。訖無定論。惟郭景純及邊實之論爲是。故定以爲三江之圖。明府見論。謂吳淞江與常熟縣無預。有光所論三吳之水。非謂常熟一縣之水也。江水自吳江經由長洲崑山華亭嘉定上海之境。旁近之田。固藉其灌溉。要之吳淞江之所以爲利者。蓋不止此。獨以其直承太湖之水。以出之海耳。今常熟東北江海之邊。固皆高仰。中間與無錫長洲崑山接壤之田。皆低窪多積水。此皆太湖東流不快之故。若吳淞江開濬。則常熟自無積水。然則吳淞江豈當與許浦白茅並論耶。明府又謂揚子江錢塘江何與於吳中水利。愚意特欲推明三江之說。蓋自來論吳中之水。必本禹貢三江既

入之文。自孔安國以下。以中江北江爲據。既失之泥。班固韋昭桑欽。近似而不詳。故當從郭景純。唯三江之說明。然後吳中之水可得而治也。經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先儒亦言三江自入。震澤自定。文不相蒙。然吳淞一江之入。震澤底定。實係於此。經文簡略不詳耳。誠恐論者不知此江之大。漫與諸浦無別。不辨原委。或泥張守節顧夷之論。止求太湖之三江。用力雖勞。反有支離湮汨之患也。但欲復禹之跡。誠駭物聽。卽如宋郊亶時之丈尺。時力亦恐未及。而水勢積壅爲害。欲求明府先令所在。略據今日河形。開挑茭蘆。使自崑山夏駕口至嘉定柵橋。尋入海之口。則江水有通流之漸矣。今春量撥賑饑之穀。召募饑民。或可卽工。又旁江之民。積占茭蘆。皆以告佃爲名。所納斗升之稅。所占卽百頃之江。兼之漲灘之稅。亦多吏胥隱沒。官司少獲其利。昔宋時圍田皆有禁約。今奸民豪右。占江以遏水道。更經二三年。無吳淞江矣。若責所占之人。免追花利。止令隨在開挑。以復舊跡。則官不費。而奸有所懲矣。有光二十年屏居江上。未嘗敢獻書當事者。異日呂公有意水利。然以平日非相知。不敢有所陳。前以分司舊職。因開瓦浦問及。而明府親屈二千石之重。敦行古誼。虛懷下接。且惓惓以吾民之魚鱉爲憂。故特有言耳。然區區所望於明府。有大於此者。昔魏王召史起。問漳水可以灌鄴田。子何不爲寡人爲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爲也。王曰。子誠能爲寡人爲之。寡人盡聽子矣。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爲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籍。

臣雖死籍。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諾。使之爲鄴令。史起因往爲之。鄴民大怨。欲籍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由此言之。興一世之功。不當恤流俗之議也。區區之見。要以吳淞江必不可不開。卽日渡江。違離節下。豈勝瞻戀。因還舡附此。不宣。

遺王都御史書

某屏居山野。不敢復自通於當世士大夫。雖承明公顧念。不遺衰棄。而亦不能少伸侯謝之情。負罪何可言。茲輒不自量。以鄉里細民之情。冒有陳瀆。惟明公採擇焉。往歲漕卒與嘉定之民鬪時。巡院適在彼境。見其不直。頗加懲艾。遂至負恨。以單詞赴臺。陳訴其糧米不無糠粃之雜。而亦不盡然也。明公以軍國重計。不容有所縱貸。然猶顧恤民隱。不加深究。吳人莫不忻懼鼓舞。歎頌明公之德矣。邇者檄下。欲以嘉定縣糧赴郡治交兌。民情頗有不便。譬之驕兒之於慈母。有不得其所欲。不能不呼號而隨之。此某之所以不自量而代爲之言也。嘉定負海。去郡治二百里。所往來以潮汐爲候。又經歷太倉昆山而後至。此法一行。民間又增轉搬折耗之苦。將來之弊。有不可勝言者。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爲都輸將徭使遠者。不出五百里而至。諸侯地方百里中之爲都輸將徭使遠者。不出五十里而至。考之禹貢。古之輸百里二百里。蓋所必計也。今江南爲國家奉地歲漕。自在水次。達於京師。二四千里。費無不出於民。雖假之漕卒。其實民輸之三四千

里也。今又加之二百里。又比古之天子諸侯之輸矣。夫漕卒舊法領兌於嘉定。彼以泛舟之便無分毫之損也。而嘉定交兌於蘇州。復有雇船之役。增數倍之費矣。國初罷海運爲轉運。其始直隸蘇松常浙江杭嘉湖之糧送至淮安。鎮江廬鳳淮揚之糧送至徐州。徐州山東兗州之糧送至濟寧。而以裏河船遞送至京師。此所謂轉運也。當時民以爲不堪。故改定於淮安瓜州水次。增加船脚耗米。對船貼兌。與軍領運。此所謂兌運也。民猶以爲不堪。故又改定於本府州縣附近水次交兌。而增加漕卒過江脚耗。自此民不復送至瓜淮。而漕卒自至所在州縣支運。此所謂長運也。國家立國歷一百餘年。因革損益。務求以便民。蓋至於長運而其法始定。疑未可以輕改也。此法一動。恐後之議者。以蘇州不可復議瓜淮。瓜淮不可復議徐州濟寧。未知今日之民。可以堪此否也。夫以米石加兌五六斗。是以石五六斗而運一石也。况過江脚價日增月益。不知其幾。而後乃以長運代民之兌運。民之所以得宴然於境內。而使軍自至者。非能役之也。實增加耗之米雇之也。軍之所以不得不至者。實厚受其雇而爲之役也。明公考求其故。必不肯容易改易於其間者矣。若夫糧米插和及爭訟小節。明公稍加振飭。所在孰敢不奉令。况戶部每年奏差主事監兌。奉有專勅。監兌能舉其職。則明公可以無問矣。亦不至啓長運爲兌運之漸也。國家殫天下之力以養兵。一旦有事。兵者至於無所用。而獨驅民以戰。而天下之民竭蹶以奉天下之兵。不知其已也。是

故有可痛者矣。漕卒號暴，賴所在有司與之牴牾，僅可少支。今明公意有所偏重，卽異日之放縱，無所不至。有司承風，莫敢誰何。民猶以羊而禦狼也。瀕海州縣，自經倭奴剽掠之餘，十室九空，而加編海防，賦調日廣。至辛酉之水，吳中千里，皆爲巨浸，爲百年所未有之災。當時撫院，不會奏鑷，至今易銀征賠未已。鄉民離農畝，日在官府聽候比較。晝夜捶楚，流血成溝。質鬻妻兒，投命貴室。廬舍折毀，蒿萊遍野。蓋有所不忍見者。明公甘棠之愛，在於吾民。今日領天下財賦，百姓嗷嗷，尚望於常格之外，加以曠蕩之恩，而嘉定之民，如以驕子得罪於慈母，可以少戒，而不可以深懲之也。况兌運一事，所繫非淺，是以少效狂瞽之言，伏惟矜恕，幸甚。

論三區賦役水利書

有光再拜，謹致書明侯執事。竊承明侯以本縣十一十二十三保之田土荒萊，居民逃竄，歲漙日積，十數年來，官於茲土者，未嘗不深以爲憂，而不能爲吾民終歲之計。明侯戚然於此，下詢芻蕘，有光生長窮鄉，譚虎色變，安能默然而已。竊惟三區雖隸本縣，而連亘嘉定，迤東沿海之地，號爲岡身，田土高仰，物產瘠薄，不宜五穀，多種木棉，土人專事紡績。周文襄公巡撫之時，爲通融之法，令此三區出官布若干疋，每疋准米一石，小民得以其布上納稅糧，官無科擾，民獲休息。至弘治之末，號稱殷富，正德間始有以一人之言，而變易百年之法者，遂以官布分俵一縣，夫以三

區之布散一縣未見其利而三區坐受其害此民之所以困也夫高阜之地遠不如低窪之鄉低鄉之民雖遇大水有魚鱉菱芡之利長流採捕可以度日高鄉之民一遇亢旱彌望黃茅白葦而已低鄉水退次年以膏沃倍收瘠土之民艱難百倍也前巡撫歐陽公與太守王公行牽耗之法但於二保三保低湮水鄉特議輕減而於十一十二十三保高阜旱區却更增賦前日五升之田與槩縣七八等保膏腴水田均攤三斗三升五合此蓋一時失於精細而遂貽無窮之害小民終歲勤苦私家之收或有不能及三斗者矣田安得不荒浦安得不積此民之所以困也吳淞江爲三州太湖出水之大道水之經流也江之南北岸二百五十里間支流數百引以灌溉自傾水利不修經流既湮支流亦塞然自長橋以東上流之水猶駛迨夏駕口至安亭過嘉定青浦之境中間不絕如綫是以兩縣之田與安亭連界者無不荒以三區言之吳淞既塞故瓦浦徐公浦皆塞瓦浦塞則十一十二保之田不收徐公浦塞則十三保之田不收重以五六年之旱溝澮生塵嗷嗷待盡而已此民之所以困也生愚妄爲執事者計之其一曰復官布之舊乞查本總先年案卷官布之徵于三區在於某年其散於一縣在於某年祖宗之成法文襄之舊稅一旦可得而輕變獨不可以復乎今之賦役冊凡縣之官布皆爲白銀矣獨不思上供之目爲白銀乎猶爲官布乎如猶以爲官布則如之何其不可復也古之善爲政者必任其土之所宜以爲貢文襄之意蓋

如此。卽今常州府有布四萬疋。彼無從得布也。必市之安亭。轉展折閱。公私交敝。有布之地。不徵其布。而必責其銀。無布之地。不徵其銀。而必責其布。責常州以代輸三區之銀。則常州得其便。責三區以代輸常州之布。則三區得其利。此在執事言於巡撫一轉移之間也。其二曰復稅額之舊。牽耗之法。係蘇州一郡之事。生愚未敢僭及。姑言今日之易行者。前王公已定耗法。均攤之田。三斗三升五合。歉薄之田。二斗二升。旣而會計本縣薄田太多。而三十六萬之外。乃增餘積米數千。王公下有司再審。歉薄之田。均攤數千之米。此王公之意。欲利歸於下也。有司失於奉行。如三區者。終在覆盆之下。而所存餘積之米。遂不知所歸。欲乞查出前項餘積。作爲正糧。而減三區之額。復如其舊。此則無事紛更。而又有以究王公欲行而未遂之意矣。夫加賦至三斗。而民逋日積。實未嘗得三斗也。復舊至五升。而民以樂輸。是實得五升也。其於名實較然矣。旣減新額。又於逃戶荒田開豁存糧。照例開墾荒田事例。召募耕田。數年之間。又必有甦息之漸也。其三曰修水利之法。吳淞江爲三吳水道之咽喉。此而不治。爲吾民之害未有已也。先時言水利者。不知本原。苟徇目前。修一港一浦。以塞責而已。必欲自源而委。非開吳淞江不可。開吳淞江則崑山嘉定青浦之田皆可墾。議者不究其本。因見沿江種蘆葦之利。反從而規取其稅。自角直浦索路港諸地。悉爲豪民之所占。向也私占而已。今取其稅。是教之塞江之道也。上流旣壅。下流安得而不閼乎。生愚

爲區區之田而欲開吳淞江似近於迂然恐吳淞江不開數年之後不獨三區而三州之民皆病也若夫開瓦浦溉十一十二保之田聞徐公浦溉十三保之田此足支持目前下策也生愚聞之古之君子爲生民之計必不肯拘攣於世俗之末議而決以敢爲之志况此三區本縣蕞爾之地在明侯之宇下得斗升之水可以活矣伏願行此三策庶幾垂死而再甦之其有德於吾民甚大又今旱魃爲災明侯昔日車馬所過潞河人跡所至之處禾稼僅有存者至於腹裏無復青草近經秋潦往往千畝之田枯苗數莖隨水蕩漾而已救荒之策免租之議此如拯溺救焚尤不可緩者又今三區無復富戶所克糧役不及中人之產賠販之累尤不忍言乞念顛連無告之民照弘治間例及太守南岷王公新行事例免其南北運庫子馬役解戶之類此亦可以少紓目前之急也唯明侯留意焉

與傅體元書

昨見子敬寄來丁田文字不論文之工拙但依違兩可主意不定不會說得向來本意有負使者郡太守採訪之盛心更望足下與子敬從老吏根究利害作一議借前箸籌之或尚可濟天下之事不在大此法起於一二小夫淺見街談巷語顧九和在告熟聞此言後來入閣銳意更變霸州出其門下特承迎之主意原不好吳民被其流毒二十年今不攻其本却從枝葉上說殊不

可曉。卽如撥役時，必不能復使之出銀。今出銀便禁不得他撥役。祖宗以來一百七十年，不見有司于撥役外增一役。如何議書冊不過二十年，乃至增銀自七釐七毫至四分有奇。此亦易曉。原本實在變法。光甫如何却極口稱贊他取于下有漸而不偏，用于上有經而不過。如此又何容別議耶。如此論新法，而反回護金陵也。吾等心知其害，承有司虛心訪問，又不端言，與小民同其暗啞，甚爲可歎。平生爲時文，不肯學黃口兒語，以致困窮。今垂老無用世之望，已矣。諸公壯年，于天下事不可不隨事究心。庶他日立朝，爲有用之學也。

與王子敬書

寄來文字皆看過。但說丁田，開口便不是病源。只因王太守變亂其勢，必至有今日之弊。今皆說其法盡善，止爲後來行之不善，却是附和書冊。非當時與諸公原議。不若察院原來文書，反無偏主，便可依他說。松常鎮用舊法，如何民無他議。惟此何故紛紛，利害便見矣。不攻其本，止就末流上說，甚好笑。縱如新太守復舊七釐八毫，不點差，只恐一二年後，點差增加。復如今日也。朱子嘗言論新法者不爲不多，能識其本原，中其要害者甚少。宜介甫詆以爲俗也。論天下事多類此。如何可哉。只是吾輩說不出。官是西北人，如何曉得。欲入域商議，爲往來不便，亦懶作文字。姑俟月盡相見議之。陶節婦傳，昨大風中爲作得。乘筆更似嚼冰雪也。藁在敬甫處。

論禦倭書

某廢棄山林之日已久。天下之事。非分之所宜言者。顧自以世受國恩。身在江湖。不敢一日而忘魏闕之下。况今倭奴逆天悖暴。實吾父兄子弟百年之仇恥。辱明公惓惓下問。一得之愚。敢不自竭。伏見天子哀憫元元。誕布德音。明公以股肱耳目之重臣。膺茲簡命。俾執玉帛。告祭東海之神。清語昭格。百靈效順。龜鼈小醜。當知無遁逃之所矣。昔裴晉公李中丞嘗受視師之命。不旋踵而元濟就擒。劉稹受首。克成淮蔡澤潞之功。况我聖朝之威靈。萬萬於有唐。而明公之所以自待者。豈自處裴李之下哉。固宜詳延博採。不遺於芻蕘之賤也。某不敢爲泛說。以瀆明聽。姑就今日用兵之勢言之。自倭奴入寇。於今三年。虔劉我人民。淫污我婦女。焚蕩我屋廬。有司嬰城而自保。軍衛莫之誰何。盼盼焉視彼重裝滿載。得氣而去。徒諉曰無兵猶可也。今各省之兵四集。無慮十萬。屯聚境上。區區殘息游魂。滅此而朝食可也。而至今相持。未見有必戰之計。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故善者果而已矣。孫子曰。久暴師。則國用不足。鈍兵挫銳。屈力殫財。則諸侯乘其敝而起。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今若是不幾於鈍乎。豈老子之所謂果乎。議者謂此寇不宜與之戰。在坐而困之。此固一說也。然窮天下之精兵。散甲士於海上。曠日彌月。而久不決。則所謂困者在我矣。是不可不察也。則今日之計。宜於速戰而已。然兵有分有合。徒厚集其衆於一。而不爲

之列屯要害。廣布形勢。則賊之所在。必視吾無備之處。而爲之走集。是宜觀地之要。以擬其潰。吳越之地。瀕於大海。海口之可通者。數路而已。旣不能把扼。而使之突入三江五湖之間。要害之可守者。數處而已。又不能按據。而使之橫潰。則將何爲而可也。某以爲賊在川沙。兵之所向。能保其敗於東。不潰於西耶。攻其外。不潰於內耶。故太湖之口可屯也。三泖之口可屯也。吳淞江之中道可屯也。某嘗循行江上。問所貴瀉瀆壘者。知昔人禦寇之遺跡。卽如此壘。正在蘇松二府之中。賊得至此。則蘇州松江諸縣無日不危也。故爲屯壘。不獨可以拒賊之入路。又可以爲州縣之聲援也。昨者黃岡涇之捷。斬首之多。以前所未有。然賊復東出。則賊鋒雖挫於五湖之上。而蠻烟復接於九峯之間矣。由此言之。分屯其可後乎。往賊攻州而府不救。攻縣而州不救。劫掠村落而縣不救。府如無州。州如無縣。縣如無村落。僅僅自保於一城之中。如與人鬪而東其手足。絕其黨而孤立。如之何能自存也。幸而此賊在於抄掠而已。設有長驅之志。孰能禦之。是唇齒俱亡。首尾衝決矣。即使徒以保城爲功。而置百里生民於度外。爲人父母。何以爲心。况京畿千里之地。蕩然無藩籬之限。兵之失勢。莫甚於此。此其不可一也。凡王者之師。未有不分別其逆順。離散其黨羽者。今聞浙亡命與諸島之夷。固所必誅。若吾民所在。被其係累而髡之。以爲前行。以餌吾師。嘗聞我軍斬首夷二百餘。其間止有一二爲真賊者。則臨陣之際。豈可不辨其真僞。明購賞格。開示丹青生。

活之信。古之用兵，能使賊爲吾用，而今驅之使爲賊，此其不可二也。聚天下之兵，而軍政不立，斷斬不行，鹵掠不禁，前者方陷陣，後者已奔佚，是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進生之計，且所謂營壘行陣間諜兵械，與夫分數形名虛實奇正之說，兵家之所常言，悉置而不講，此其不可三也。故今日之兵，在於決機，而屯以佐其勢，又當戒飭州縣之吏，不宜以閉塞城闔爲上策，百姓之逃歸者，不可逆以奸細而禁錮誅戮之，至於誅賞軍令之大，今之所調，雜以夷獠，宣示中國之紀律，不可爲蠻夷所笑，如是而戰不勝，賊不滅者，未之有也。然今雖以殄滅爲期，而經略措置，非數十年不能安寧，且夷性貪狼，狃於鹵獲之利，雖有懲艾，不能保其不來，夫自正統以來，殆將百年，及今而發，如人之疾病，一旦發作，豈得遽止，故宜考求宣德正統之間，前之所以侵盜而無已，後之所以頓息而不來，則有以知其故矣。永樂中，廣寧伯鎮守遼東，築城金線島之西北，夜見東南海島中火光，卽知寇至，邀擊之，擒斬無遺，以是寇不敢入境，蓋彼懸度大海，經以旬月，非風候不行，又不能多齎糧餉，賊未到岸，往往饑罷，兵法無負於水而迎客，無迎水流，獨於禦倭，宜反而用之，必迎水逆擊，不使上岸，此必盡之術也。舍是則由外海而入內海，由海入港，由港入城郭，如今日必至之害矣。謂宜振飭祖宗之法，自廣閩浙淮以至遼東，修沿海列衛之政，則兵不必別調也。舉都司備倭之職，則將不必別選也。不然而恃客兵，客兵不可久居，設使撤還，賊將復至，周旋不已。

是兵無時而息也。而民亦殫矣。議者又謂宜開互市。弛通番之禁。此尤悖謬之甚者。百年之寇。無端而至。誰實召之。元人有言。古之聖王。務修其德。不貴遠物。今又往往遣使奉朝旨。飛船浮海。以與外夷互市。是利於遠物也。遠人何能格哉。此在永樂之時。嘗遣太監鄭和一至海外。然或者已疑其非祖訓禁絕之旨矣。况亡命無藉之徒。違上所禁。不顧私出外境下海之律。買港求通。勾引外夷。釀成百年之禍。紛紜之論。乃不察其本。何異揚湯而止沸。某不知其何說也。唯嚴爲守備。雁海龍堆。截然夷夏之防。賊無所生其心矣。某身罹寇難。以與鄉邑父老熟計之。此言或有近於理。幸賜採擇而行之。

上總制書

竊惟我明有天下幾二百年。諸夷恭順。四邊寧謐。足稱盛治。惟東夷時或倡狂。然其氣雖猛。悍性尚蠢直。弓矢之外。別無利兵。中土頑民。固亦有爲之嚮導羽翼。而衣食好尚。大相殊絕。又北地苦寒。無物產不通貿易。故亦不過千百之什一耳。所以來去倏忽。無久安常住之想。而京師輦轂之下。聲勢甚重。防衛甚嚴。官屬衆而蓄備富。號令一而賞罰明。凡所猷爲。罔不如意。然猶不能不慮宵旰之憂。庚戌之事可鑒也。若今倭寇之變。則大有不然者。性鷙而狡。兵巧而利。高皇謝絕朝貢。今上禁通市舶。慮至深遠矣。夫何官絕私通交往。習熟向導羽翼。反數倍之。中原虛實。瞭在

賊目故敢於深入。自壬子歲三月繹騷至今。餘瀾抵吳。直犯淮揚。燒劫奸淫。眇無忌憚。誠有國之大辱也。乃今因糧於墟落。籍兵於傭軍。築舍鑿河。略無去意。其聞風效尤者。日增月益。警報洶洶。滋不可聞。而有司類皆庸懦。方其臨逼。卽束手兢兢。幸其稍退。便高枕泄泄。豈惟無使之隻輪不返之意。雖欲驅之出境。不可得已。况兵燹之餘。繼以亢旱。歲計無賴。萬姓嗷嗷。顧又加以額外之徵。如備海防。供軍餉。修城池。置軍器。造戰船。繁役浩費。一切取之於民。議及官帑。輒有擅專之罪。然此亦適中有司之計。蓋官帑有限。而取之於民者無盡藏。得以恣其侵漁耳。夫東南賦稅半天。下民窮財盡。已非一日。今重以此擾。愈不堪命。故富者貧。而貧者死。其不死者。敝衣枵腹。被苛斂。皆曰與其守分而瘦死。執若從寇而倖生。恆產恆心。相爲有無。無足怪者。若非頃者大爲蠲盜。恐此輩不外而倭。卽內而盜矣。未必皆斯民之過也。某頃以試事在留都。聞寇自蕪湖遷迤南下。直抵安德門。舉城鼎沸。某時亦不免周章。及詢之。不過捕寇五十餘人而已。不覺仰天浩歎。推胸飲泣者久之。夫留都自府部科道而下。庸流冗員。姑置勿論。其雕轂華韉。錦衣肉食。平日自謂高出羣類。莫可仰視者。奚啻千人。乃亦寂無善計。知填關閉門。追夫守塚。與窮鄉下邑無異。自此之外。一切以爲迂談。以愚見言之。大內雖多重寶。終是遺宮。若孝陵則我高皇帝體魄所藏。神靈所守。萬一土城失守。少有侵蝕。百司庶府。將安用哉。况京軍除孝陵及江北諸衛。雖殘缺之後。尙有

十二萬丁而官舍軍餘數當倍之。既不使之出戰，又不使之守城，徒令市井貧民裹糧登陴，一夫每日官給燒餅二枚，計費銀一百餘兩，每夜自備油燭七條，計費銀七百餘兩，典鬻供備，常從後罰，寃號之聲，盜於衢路，則平昔養軍果爲何耶？及京淪落東歸，則聞此寇復竄吳界，凡諸有司名雖統兵出境，實皆各自擁護，殊無互爲策應之意。間有奮勇前驅者，豈真具有成算，非迫於嚴刑，則誘於重賞，而文武官屬又皆在數里外，並未嘗有臨陣督戰者，故往往以孤懸取敗，卒亦不聞有不相赴援之誅，是進者死而退者生，前者苦而後者樂，號令之不一，賞罰之不明，承襲蒙蔽，一至於此，可不爲之痛心哉！議者咸謂窮寇致死，吳民柔脆，且不知兵，本難爲敵，嗚呼！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今將旣不選，兵復不練，其于陣法奇正，懵然無知，而漫使之格鬪，是誠所謂驅羣羊而攻猛虎也。今日之責，惟君侯爲重。今日之權，今惟君侯爲重。指顧之間，勇怯立異，呼吸之際，勝負頓殊。惟君侯其圖之。且東南財賦出于農田，農田繇於水利，某嘗謬撰一書，及承渥州侍御，委纂圖攷其源流利害，亦頗究竟。今以倭寇往來，乃於湖流入海之道，悉行堰壩，冀梗爲塞，殊不知此寇離海深入，原不甚賴舟楫，而清流旣壅，渾潮日漲，水利不通，農田漸荒，外患雖除，內亂必作。有憂國憂民之深念者，恐不當若是之舉一而廢百也。伏惟君侯德高望重，謀深慮淵，昔秉文衡，多士欽式，今本兵柄，萬師協心，恩數如春，威行如秋，東南之民，如離水火而登衽席，脫仇讎

而依父母更生之望。端在今日。某本韋布諸生。不當冒越。第曩會以文藝濫辱獎與。今君侯專制武備。正某等先後疏附之時。矧目擊危變。身懼艱虞。黔廬赭山。剝膚傷骨。亦嘗冒風雨。蒙矢石。躬同行伍者四十餘晝夜。頗能發縱。昔李白自謂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亦竊有焉。公怒私憤。義不容默。故壬子之秋。妄作備倭議。癸丑夏五。更作紀事實錄。不識忌諱。多所觸忤。翼以裨時政之萬一。有司間亦行之。而未能盡也。茲敢復綴所聞見。僭瀾崇覽。伏惟君侯少鑒。按劍之威。亮其懃懃之衷。不計蕪陋之詞。得賜少垂察焉。則曷勝幸甚。

與沈養吾書

來書極荷相念之至。山妻在殯。便欲權厝。又大草率。以此遲疑累日。幸少平靜。而賊勢日橫。十一日始攢于西園。方工未訖。前晚有沙船泊市中。市人皆驚恐。夜走不絕。天明始定。今亦惴惴然如在邊塞。望候風塵。卽爲走計耳。宅內生聚。不下百口。一舉足皆有流離之苦。不得不稍鎮定之。所論賊勢正如此。東南承平日久。吏無知兵者。若使知古方略。一太守縣令能辦之矣。今嬰城自保。不發一矢。忍以百萬生靈餌賊。令賊得氣。將來蔓衍。未知其所極也。聞蔡操江奏倭寇。不過三四十人。皆蘇松人欲反耳。徐閣老以闔門百口。保無此事。又聞近日任少府獲賊帥于蔡衙前。未知信否。有便更乞寄示。賊據新城。陷上海。今其意在南翔。專候若到南翔。卽攜家行矣。匆匆殊

不盡。東倉之勝，足以少創之。昨日焚燒上海略盡，其勢未已也。欽甫時相見否，并爲致意。

崑山縣倭寇始末書

倭寇之變，起自上年三月初旬。雖絡驛無虛日，亦惟騷動緣海，尙未敢深入。猶懼歸途之有梗也。乃今糾合旣衆，嚮導旣明，又知吾民不素習，兵不預備，遂眇無忌憚。今年四月初七日，警報直抵崑山，官民闐然。方填門塞關，爲守城之計。而都司梁鳳，適承撫按文檄，統處兵八百來守。茲土，士民倚爲長城，詎意其貪懦無狀，坐受宴犒，托言屯札該境，遙爲聲援。竟爾招搖遠去，分兵四逸。半從鹽鉄，半從周市，沿途剽掠，吾民驚竄。自是要害無守。十三日午時，賊船五十餘隻，賊徒三千餘人，逕泊新洋江口，直犯東門。肆力攻圍，煙焰燭天，哭聲動地。其接踵而至者，又無慮二三四倍。夜則桅燈如列星，旦則吹螺舉號，蜂附雲集。較之他處猖獗尤甚。而梁鳳乃于十六日自常熟復入郡城，若不與聞者。十七十八等日，賊遂造雲梯二十餘乘，攻擊東北二城，勢極危迫。賴官民悉力拒守，幸以不破。當夜，卿士大夫蠟書募敢死士，縋城而下。自間道往請救于代巡孫公。十九日，卽蒙復委梁鳳提兵應援。而梁鳳又復遷延六日，方至崑山縣西九里橋，索取軍需，聲言每名要銀五兩，乃始進兵。奈此時民窮斂急，本縣素乏羨餘，不能一時卒辦。意不相愜，復退屯兵真義地方，偶與賊遇，勉強一戰，貪其輜重，反致大敗。火藥銃礮，半被虜去，而遺落田野，爲村民僉辟等。

所埋藏者。又不可勝數。設使天不佑民。盡以藉寇。其聲勢又何如也。是日又復遁入郡城。詭言吾軍一至。賊徒盡散。民不被殺。屋不被燒。麥盡刈而苗盡栽矣。一時上官咸謂信然。遂不復以崑山爲意。賊覘知援絕勢孤。二十四日復以雲梯三十餘乘。攻東南東北二門。是時不獨燕尾劍稜勁鉞。加以佛郎鉛錫大銃。一時合發。城中辟易。危急十倍于前。不得不再行請救。而孫公惑于梁鳳先入之言。頗有難色。差官張國維頓首號泣。具道梁鳳不才之狀。乃益以沂邳及山西兵三百餘人。本府義勇二百人。復遣梁鳳統之以行。其答卿士大夫書。則有兵雖可用。將官懦怯。某再三責以大義。而翁公則有促之不進。爲之奈何等語。愚意其使貪使過。責後效以蓋前愆。未可知也。時太倉陶指揮所募款兵適至。又命二守督率併進。意在刻期剿滅。而梁鳳逗留如昔。自初七日受檄出師。越四日尙駐維亭。本縣旣備糗糧。旋復臭腐。且動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爲詞。雖張公亦莫得而誰何也。賊乘此間。又于初八日聚衆四千餘人。雲梯無數。布列東西城下。百計衝突。傷害甚多。而官民拒守益力。殺死賊徒數亦相當。至昏時賊始稍退。復移屯城西林中。蓋富室佳園。惜不忍毀。故遂爲賊巢耳。次蚤皆負門扇。接造飛梁。碾駕衝車。直逼城中。發掘瓮石。鐵椎扣門。聲如雷震。百萬生靈。命在頃刻。而人心愈奮。爭出死力。用生芻松脂麻油。澆燬衝車。更從樓上穿板。灌注灰湯。墜擊殺其魁名二大王者。及夥賊數人。賊始退去。是時闔城士女。搖動驚惶。綏溺而死。

者數人引領援兵。復不見至。初十日夜分。生員龔良相。徐倬。傅繼善。奮義冒死請兵。十一日黎明。馮梁帥于六市鋪面。距縣尚三十餘里。反覆哀懇。而梁鳳驕蹇有加。賴張公督促前進。疑兵踴躍。東向。氣雄志烈。不負狼名。梁帥徐徐既至。有司選地扎營。梁鳳乃稱該地四面阻水。不可遏敵。復退屯九里橋外。疑兵孤懸。勢難野宿。姑納城中。待梁并進。府縣文牒祈請再三。方至開門延入。欲加慰勞。已先計縱沂兵逸去。爲媒擊之地矣。方議出攻。乃又妄申本縣按兵不發。于是憲符嚴責。十五日張二府督梁鳳合兵大舉。本縣義勇導引款兵。直搗賊窟。血戰方酣。而諸兵遙望賊來。卽麾奔潰。多自溺水。甲騎鎧仗。半爲賊有。款兵益進。殺傷賊徒二十餘人。而後援不繼。致有陣亡擠水之禍。于是更令逃軍。造爲厚款薄沂之謗。欺罔上官。致使是非不明。功過莫辨。假令有司誠有厚薄。亦不過視上官意向。而士卒得以厚薄爲去留。則將焉用彼帥哉。其失機誤軍之罪。恐不可推托于厚薄也。儀部王主政。不忍官民懼此荼毒。受此萋菲。挺長冒險。仗義執言。乃至暴沒。皆憤憤不平之所致也。人之亡云。邦國殄瘁。時事如此。可勝嘆哉。其原蓋始于當道先有款兵防衛無錫。以厚其故人。而梁鳳亦不欲強顏再入崑境。各戾初心。遂相搆煽。殊不念崑山之與無錫。均爲朝廷根本之地。况上游土崩。下流瀾倒。又必然之勢也。豈宜有所徧重哉。是時我軍雖未收全功。而款兵聲已讐服賊胆。遂相引去。殺遺民。燒遺屋。數十里烟火不絕者。又四五日。以泄其餘憤。蓋

自四月初七日至五月廿五日。孤城被圍凡四十五日。臨城攻擊。大小三十餘戰。以不教之民。當日滋之寇。內無張巡許遠之略。外無蚍蜉蟻子之援。城之不陷。皆天也。其六門並攻。被殺男女五百餘人。被燒房屋二萬餘間。被發棺塚計四十餘口。是皆就耳目之所睹。記者言之。其各鄉村落。凡三百五十里。境內房屋。十去八九。男婦十失五六。棺槨三四。有不可勝計。而周知者。君門萬里。未能遽達。雖密邇當道。豈皆盡得其實哉。互相蒙蔽。以期遠罪。賊何幸而民何辜也。彼梁鳳若始能不離該境。則賊安敢遽爾深入。中能力戰不退。則賊豈敢直擣郡城。終能如期急難。則賊豈敢衝城鑿穴。貽崑山之禍者。梁鳳也。乃又飾詞。駕罪。欺天乎。欺人乎。更有大可怪者。其款兵先登。殲障。其淪死者。皆緣邳處二兵。爭先奔潰。擠入洪流。性不水善。又甲重不能振拔。遂至胥溺。非汨水而被淪者。此情可矜。法所應恤。彼二兵正當正其望風奔潰之罪。以示懲勸。乃今與款兵一體加厚。何其顛倒之甚耶。嗚呼。處敗軍若此。良民無故被殺者。流血成川。積骸如山。又將何以待之哉。嘗考吾崑山自有國以來。未嘗被兵燹。有生聚而無教訓。故今遭此。皆錯愕相顧。束手無策。不得已爲堅壁清野之計。縱賊猖狂。莫之敢抗。其受禍亦獨慘於他處。今之急務。莫若廣濠塹。造月城。築弩臺。立營寨。集鄉兵。時訓練。鑄火器。備弓弩。積薪米。蓄油燭。其周迴近城林木。須斬去。里許。以絕埋穴。塋塚有礙城隍者。宜量給地價。爲遷葬之費。而十家爲甲之法。尤所當嚴。其男子十五歲。

以下凡成丁者。盡今編報。排門粉壁。每甲推長一人。稽其出入。若有面生可疑。雖係商賈。非累年土著。無父兄承傳者。亦須根究。庶使內賊不出。外賊不入。而奸宄之徒。無從造孽矣。至于撫疲民。蠲逋稅。勘荒田。尤時政之大端。而動支官銀。又便宜之要術。蓋事有常變。有輕重。處常則倉庫爲重。而武備爲輕。處變則軍旅爲重。而財用爲輕。况居官行法。自有大體。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所謂公罪者。正今日動支官銀以濟時艱。而爲法受惡之類是也。况旣上官文移。則操縱由己。雖不宜冗濫。又何必拘拘常格。而自取窘縮哉。且安富之道。周官所先。勸借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以有限之大戶。而欲應無窮之巨寇。吾不知所稅駕矣。凡此數事。果能斷自乃心。豫有成算。則用足兵強。形勢險固。人心堅勵。進可以攻。退可以守。賊來犯境。便當橫出四郊。與之一決。又何必填門塞關。懸懸之外援。望不穫其用。而反受其害。如今日之冤憤哉。愚忝與守城。與賊來去之日相終始。目擊慘毒。所不忍言。姑記其始末。以備他日邑乘之紀錄。其他處置。略具備倭議中。有民社之寄者。尙其鑒此衷悃。毋以出位爲罪。幸甚幸甚。

四 送序文

送吳純甫先生會試序

子爲童子時。則知有吳純甫先生。長而登先生之門。悅而忘其歸也。蓋世之所謂慷慨魁磊之士。吾必曰先生焉。先生精於學。邃於文。熟於事。少時爲縣大夫。郡邑長者所推重。當道者往往歎息。期以大用。指日以望。旣而摧抑頓挫者幾三十年。先生自負瓌偉。不見施設。獨喜爲人言之。人無賢愚。見者傾倒。自少年學子。稍知向方者。必引而進之。士之有志者。亦皆歸先生。每從嘉林脩竹間。紆衾方履。笑詠相隨。殆無虛日。時有質辨。剖析毫髮。議論蠶起。羣疑豁如。雲披雨霽。天清日明。其於天下之利害。生民之得失。常有隱憂於其間。天子中興。慨然有志於三代之治。詔書數下。所以修明千百年之廢典者不一事。悉先生之所嘗言者。故與先生遊者。皆去爲顯官。先生獨爲諸生。揖讓進退自若也。嘉靖辛卯。先生始發解。於是將上禮部服。王官有日矣。皆喜先生之遇。而又惜其晚也。然君子之論。不施於早晚之間。而施於遇不遇之際。不以徒遇之爲喜。而以得所遇之爲樂。予惟國家以科目收天下之士。名臣將相。接踵而興。豪傑之士。莫不自見於其間。而比年以來。士風漸以不振。夫卓然不爲流俗所移者。要不可謂無人也。自餘奔走富貴。行盡如馳。莫能爲朝廷出分毫之力。冠帶褻然。輿馬赫弈。自喻得意。內以侵漁其鄉里。外以芟夷其人民。一爲官守。日夜孜孜。惟恐囊橐之不厚。遷轉之不亟。交結承奉之不至。書問繫於吏牒。餽送急於官賦。拜謁勤於職守。其黨又相爲引重。曰彼名進士也。故雖榮然肆其恣睢之心。監察之吏。冠蓋相望。

莫能問也。居無幾何。陞擢又至矣。其始羸然一書生耳。才釋褐而百物之資可立具。此何從而得之哉。亦獨不念朝廷取之者何如。用之者何如。爵祿寵錫之者何如也。豈其平居無懇惻之意歟。將富貴之地使人易眩失其守歟。世之所倚重者。盡賴此輩。而如是彌望。君子蓋以爲世道無窮之慮焉。初先生與余論天下事。予未嘗不竦然又默然有感也。以爲在位者。皆以此爲心。則天下可以無事。然而先生不遇也。今先生遇矣。得一人於千百之中。不可謂無獲也。障流波於奔瀆之日。不可謂無力也。以其向朝言者而從事焉。則猶饑渴而飲食之也。夫趨俗之士。師師持正之士。謬謬。夫謬謬非幸也。然天下之事。彼不爲而此爲之。倡者一人。隨者十人。則固當有聲氣之同者。若是而相與持天下之勢。君子又以爲世道無窮之幸焉。故予謂先生不謂之晚。而如先生乃可謂之真遇也。若彼碌碌者徒。雖襁褓而朱紫。日唯諾於殿廷。吾不之謂遇也。因書以爲別。

送夾江張先生序

昔者天下初定。士之一材一藝。咸思所以奮起樹立。以自見於世。而上之所以甄別進退。激揚風勵之者。靡不至。天下之小官。其名嘗達於天子之庭。朝而爲善。夕以聞於朝。而旌擢之命加焉。夕而爲惡。朝以聞於朝。而誅削之令加焉。故懷不肖之心者。懼而不得逞。有一命之寄者。皆以自愛而不輕棄其身。夫是以能鼓舞變化一世之人材。而賢者恆自下僚崛起。卓然爲天下之望。

蹋冗無能之徒。終身沉淪而不敢有分外之思。承平既久。士無賢不肖。率以資敘。交馳橫鶩。布列天下之要位。以行其恣睢之意。窮閭之民。愁苦籲告。而扳援憑藉。巧文掩護。時得忠勤之褒。至於仁人志士。不幸偃蹇於卑服。竭力以行其所志。而蒙其恩者。交口贊頌。上之人猶掩耳弗聞。而獨以其意制輕重於其間。公論在於下而上弗知。有識之士。所以掩鬱喪氣而長歎也。吾師夾江張先生。司邑之教。寬和樂易。不設防畛。而介然之操。不爲勢利之所沮屈。周知士之所急。時以從容數語。洞析其情。而先生之愛士。與士之愛先生。不啻如家人父子。邑之人自薦紳先生。下至於市井之童稚。皆知其賢。迺者有同州之命。莫不咨嗟歎息。爲之偏訪士大夫之宦游長安者。知其風土之不逮吾吳中。而以爲憂。又以爲先生之賢。宜得顯擢。使出於格例之外。而顧復奔走於常調。是所以益抱無涯之恨。而傷公論之未明也。夫天下之官。上自公卿。下至於州縣之吏。其等級不知有幾。而數之至於學官。此豈有意知其可否而黜陟進退之者。然則又烏能知吾邑人之情之如此也哉。予爲弟子員。事先生於學官者四年。見先生再遭子婿之喪。孀女寡婦。年老撫抱幼孫。客居萬里之外。先生之官。又世之所謂窮苦寂寞而無聊者。而處之裕如。未嘗有愠色。則區區計較於毫毛之間者。非先生之情。獨予與邑人之情不能已者。如此也。

送李廉甫北上序

西川子與余同庚也。同業也。又相善也。今冬予爲考官所黜。而西川子以易舉爲第三人。予蓋釋己之憂。而爲西川子之喜。雖然。西川子將仕矣。至京師。天子臨埽而策焉。廟堂賢公卿矚目以待焉。服官而執事焉。一言之善。一事之得。天下有被其福者。一言之否。一事之失。天下有被其禍者。國家聚天下俊乂。冠冕而祿食之。非以爲西川子榮也。西川子今又不若吾徒平日相與肆意侈志。時有悖繆。口耳出入而已。有利害將不及於里閭也。予於是釋己之憂。而爲西川子之憂。西川子淳謹和易。與之居終日無忤。推其心於忠君愛國油然也。而予惓惓之心。猶有不得已者。西川子旣東裝矣。予病不能從。祖道。則使人調之曰。異日子得賜告而歸。予將以舊言驚之也。

送王汝康會試序

吳爲人材淵藪。文字之盛。甲於天下。其人恥爲他業。自髻鬣以上。皆能誦習舉子。應主司之試。居庠校中。有白首不自己者。江以南其俗盡然。母歲大比。棘圍之外。林立京兆。裁以解額。雋者百三十五人耳。故雖方州大邑。恆不能三四數。至或連歲無舉者。有司以爲恥。若吾王子之家。乃歲占其一人。往年汝欽進士。光州大夫。伯仲相繼。震耀於閭里。其疎屬不論也。斯亦奇矣。初予與王子居留都下。賓朋環坐。王子母論及試事。輒言文而不言命。以爲是舉若探諸囊中。予頗怪訝。其言旣而服其決也。吾知其進於禮部。亦若是焉耳。抑吾聞之君子。不頌人以已然。而譽人以所

嘗得請言服官之道可乎。夫道之用散於天下，人與己而已。人不知己，不足以行志；己不知人，不足以及物。徇人以通者，其失則流；固己以私者，其失則傲。故君子有忠恕之術，所以一人己，廣德意，事上澤下，而達其仁於天下也。自科舉之學興，而學與仕爲二事，故以得第爲士之終，而以服官爲學之始。士無賢不肖，由科目而進者，終其身可以無營，而顯榮可立望。士亦曰吾事畢矣，故曰士之終，佔畢之事，不可以蒞官也。偶儷之詞，不可以臨民也。士之仕也，猶始入學也，故曰學之始。夫是以不得於預養，而倉卒從其質之所近。其柔者異懦而不立，而剛者又好愎而自用。佞者渙忽以自謀，而直者矯激而忘物。寬者廢弛而自縱，而嚴者凌誅盡察而無所容。如是而曰古今之變道之難行，夫豈其然乎？君子之仕，以任事必觀其勢，以達志必盡其情，以振法必歸於厚，其剛也似柔，其直也近佞，其嚴也以爲寬也。若是所謂忠恕之術，推而行之，無古今也。夫誦詩三百，而可以授之政者，非徒以博物洽聞之故也。蓋涵濡於三百篇中，而其氣味與之相入，則和平之情見，而慈祥愷惻之政流矣。唐虞知人之目，教胃之方，思欲得而用之，皆取於是也。是以其氣長，而其量宏，畀之以富貴，而吾亦有以受之矣。富貴之於人，其不至不能強，其至不能拒，故有以受之。吾見若百川之注大海而不盈也，王子與予有姻婭之親，予故不解其言之複云。

送縣大夫楊侯序

大夫同安楊侯之宰崑山也。毀斥梵宇，創造書院。進有光等數十人於堂，時加訓迪，不以政繁爲解。衆方相與飭勵，蹻然有思奮之心。而侯以徵書北上，於是諸生恍若有失，相顧慨歎而言曰：古之善爲政者，能合衆私以成其公，使爲民者樂其教化之實，而士者慕其禮，衆能私之，故無不徧也。侯有愷悌之政，平夷靜息，民以順習，頃者患稅籍之紊，豪猾緣以飛走，莫詰其端。侯爲之按畝出稅，搜刮伏匿，深爲百年之計。是侯有大賚於民也，而民相與私侯於田畝。侯以學校修廢舉墜，惟力所及，呈藝較課而上下之，無有所偏愛。是侯於諸生無不至也，而諸生相與私侯於學宮。如吾數十人者之不肖，而侯不鄙夷，甄陶獎誘，深荷知己不倦之意。而吾數十人者，復相與私侯於書院，則侯之行也，獨不可以致其私於侯乎？有光曰：稱頌美德，非所以報知己也，欲以一方之故而滯賢者，非所以示廣也。愚願有陳於侯焉：天下之事，不知者不可以言，知之而不當其專者，不可以言，知之而又當其事，可以言矣。東南之民，何其憊也，以蕞爾之地，天下仰給焉，宜有以優恤而寬假之，使展其力，而後無窮之求，或可繼也。比者仍歲荒歉，主計者若捧水然惴惴焉懼，有所滲漉，有司之奏報日至，而徵督日促，經二大赦，流離轉徙之民，日夕引領北望，求活於斗升之粟，而詔書文移，不過蠲遠年之逋，非奸民之所侵匿，則官府之所已徵者也。民何賴焉？東南地方，物產雖號殷盛，而耗屈已甚，非復曩昔，並海之區，惟賴水利蓄泄，而專官雖設，漫無所省，今民

水旱一仰於天。譬之植菓者，必有以栽培灌溉之，而後從而收其實。今則置之磽瘠之地，蔽其雨露，而牧之以牛羊，蓋取之惟恐其不至，而殘之惟恐其不極，如之何其不困也。今民流而田畝荒蕪，處處有之，雖以侯之愛民，支左持右，然掣於前而肘於後，其不能如侯志者多矣。天子興致太平，制作禮樂，一宮之廢，動以萬計，有司奉意承命，未嘗告之，而獨不肯分毫少捐，以與民爲千萬年根本之計，何也？昔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史無可見之事，而獨稱其薦賈誼者，夫誼以少年書生，混迹窮巷，吳公何以知之？至觀其論天下大計，乃知誼之言必有以當吳公者。由此言之，使誼未用，則誼之策，吳公必能言之矣。愚以是私於侯可乎？衆曰：然，遂書之。

送何氏二子序

自周至於今二千年間，先王之教化不復見，賴孔氏之書存，學者世守以爲家法，得以治心養性，諱明爲天下國家之具，而孔氏之書更滅學破碎之餘，又不復可以得其全，其有足以意推而較然不惑者，不過什之三四而已。而儒者先後衍說，作爲傳註，有功於遺經爲甚大，然在千載之下，以一人一時之見，豈必其皆不詭於孔氏之舊，而無一言之悖者？世儒果於信傳，而不深維經之本意，至於其不能必合者，則甯屈經以從傳，而不肯背傳以從經，規規焉守其一說，白首而不得其要者衆矣。間有不安於是，則又敢爲異論，務勝於前人，其言汪洋恣肆，亦或足以震動一

世之人。蓋漢儒謂之講經。而今世謂之講道。夫能明於聖人之經。斯道明矣。道亦何容講哉。凡今世之人。多紛紛然異說者。皆起於講道也。予以爲聖人之言。簡易明白。去其求異之心。而不純以儒者之說。闕之。必有庶幾於所謂什之三四者。南陵何氏二子。自蕪湖浮江而來。千里而從。予於荒野寂寞之濱。予常以是告之。二子未嘗不以予言爲然也。歲暮辭予而去。惜二子亦方有事於進士之業。而未暇於予之所云。然二子要爲知予。而其志意非苟然者。昔楊子雲作太玄以示劉歆。歆歆號博極羣書。予猶怪其無一言論雄之見非。而直以後人覆瓿爲憂。顧於歆之意何如耳。後之人奚暇論耶。至雄之弟子侯芭。獨知好雄書。予非爲雄之學者。而士之知與不知。則千載同此慨也。

送宋知縣序

宣宗章皇帝時。蘇州守臣。以吳中賦重。抗疏爲民請命。一時雖未及大有恢張。以沛曠蕩之恩。而詔新裁減。德意甚美。時又專委重臣。經地物貢。其法至爲纖悉。此非樂爲是繁碎。亦因土之宜。順民之性。不得不然也。歲久弊滋。吏胥緣以爲姦。議者不深惟立法之意。務爲一切以求簡便。名曰未嘗紛更。而實大變祖宗之舊。衆從而和之。以爲眞得變通之宜。而三吳之民。陰受其禍已數年矣。稅籍日以亂。鉤絞日以密。催科日以急。而浦負日以積。故爲吏吳中者。督賦爲尤難。宋侯

之爲崑山也。寬不廢法，威不病民，承弊壞之餘，稅辨而民以和，而侯尤深言舊制之宜復，爲書白於大府。大庶未能行也。於是侯以徵書北上，嘗爲天子近臣，得條上天下事，此可後乎。蓋國家仰給東南，以區區一隅，供天下財賦之半。至於今而力竭氣盡，已不勝其弊，又重之以紛更，譬如人衰老而服烏喙，其亦難以久矣。夫法之沿也，不可易變，法之變而不善也，不可不復，或謂紛更已定，懼再更之難，豈不大悖哉。崑山之東鄙，土瘠而民尤貧，均稅以來，困蹶益甚，歲復薦饑，侯加意撫恤，向之逃亡者，鵠形鳥面，爭出供役，而于侯之將行，莫不悲哀，如失父母，嗇矣富人，哀此犛獨侯之德政，於是尤著。其父老以予之寓東鄙也，乞文以送之，惜予不文，無以道父老之意，獨述其所聞見，以贊侯之行云。侯南陽人，時嘉靖二十四年八月也。

送郡太守歷下金侯考績敘

吳郡爲太伯建國，秦置守而屬之會稽，迄漢中葉，人物財賦，由於東南，唐以降繁盛極矣。今爲王畿千里甸服之地，太守比古實內諸侯，尤號尊重，呈紀分野，環以大海，匯以具區，原田沃美，生物鬯遂，水陸之珍，包匭筐篚之貢，纖縞茶縮空方之輸，三服官者不論也。一歲中漕挽委輸至四百萬，鄉邑之秀，鳴珮執玉，接武天朝，四方之賓，奉符乘輅，絡繹于傳舍，名爲列郡，隱然一大藩云。是以任是職者，必天下之選，金公以濟南名儒，奮跡甲科，爲材御史，奉使持節，風行閩嶠，天子

憂憫元元。思維股肱之郡。根本之寄。疇咨在庭。無踰於公。俾以臨治焉。歲在壬子。當報政之期。於時清風徐來。駢駕初發。州縣屬吏。相率祖道於都亭。某周覽閭閻之墟。緬懷前政如韋應物白居易之風猷遠矣。國家稽古爲治。妙選良二千石。二百午來。鴻名大德。媲美前古。稱於父老之口。代不乏人。然當天下無事。休養滋殖。累世熙洽。吏治寬緩。節日疏略。雖賦役繁重。而蠲貸之政屢下。是以爲郡者。得優遊其間。慕向前史循良之治。煦嫗覆育。以達其茲愛之心。至於上計述職。得與文學法從。錫宴賦詩。而璽書屢下。用周漢增秩進律之典焉。今承平日久。吏治抗傲。疆場靡寧。詔使旁午。責數年之逋負。於俗奢民貧。災殫彫瘵之餘。寬之則廢上之供。急之則傷民之命。自非識時通變之材。其於上下損益之際。未與調劑之不失其宜也。公於是時。鎮以寬靜。處以宏簡。不震不竦。能使上安而下服之。可謂難矣。某常有事郡中。望公進止肅肅。詩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又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公其有焉。自惟生長濟西。去歷不二百里。鄰里晚進。仰止德聞。非一日矣。今承乏爲吏。得與趨走之末。瞻望德容。每事依以爲師法。誠恐此行。用漢刺史入爲三公之例。留之臺省。則何以慰吾吏民之思誠。是以與諸屬吏。道其所以。而書之以爲序。

送郡別駕王侯考績序

周官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

法六曰廉辯。夫善能敬正法辯六者。於吏事可謂盡矣。而必以廉爲本。蓋非廉不足以弊羣吏之治。是故吏之廉者。非獨無傷於民財而已。推其所爲。無非利於民者也。吏之貪者。非直傷於民財而已。推其所爲。無非害於民者也。何也。廉吏之所出。不以己私與之。則盡廉讓之爲也。能徇人之情者也。雖偶有失焉。亦一二而已矣。貪吏之所出。必以己私與之。則盡攘奪之爲也。不能徇人之情者也。雖偶有得焉。亦一二而已矣。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天下有道。則吏莫肯爲不廉。此孔子所以謂之先變者也。吳爲東南材賦之數。歲漕之所入。常以一郡當天下之半。地大物阜。號爲殷富。往者倭夷。自外海轉入吳境。仍歲侵擾。天子震怒。數誅易撫臣。調天下兵屯海上。師出逾年無功。民旣苦侵暴。又有供億之擾。吏復乘時以爲姦利。蓋蠻夷之禍。固本吏治之所致。迨軍發繁興。黠猾擎攫。利端無窮。則吳之子女玉帛。不獨填委于滄波浩渺之中。而亦潛輸于刀筆筐篋之間矣。自前歲橋李告捷。倭亦不復大至。稍稍向北海以去。民始得暫息。然海防未撤。警報不止。尙未有息肩之日也。故嘗以爲欲虜夷之無侵害。在於使民得安其生。欲民之得安其生。在於吏治之良。求吏之良者無他。亦無總於寶貨而已。天子與二三大臣。重惟東南之寄。慎選牧守。得雲中溫侯。宣布詔條。振舉綱維。威愛並行。百姓喁喁。有太平之望。而廬陵王侯。實爲之佐。時屬邑長吏多缺。計到官以來。在郡之日少。而單車往來。遍歷所部。東自瀕海。旁緣大江。涉五湖之區。久

者經年。近者數月。最久至于崑山。百姓以爲非能屈侯以百里之寄。乃復見漢世郡太守刺史行縣故事。而加親且久者也。侯爲人清廉不擾。真有却金暮夜。飲食泉而不易之操。是以百姓悅而安之。屈侯於縣。本非所望。而人情狃習。反若所當然者。則於其去也。其能不戚戚以悲乎。於是鄉進士有光等。餞於江之浒。以爲是不能忘者。民之情也。而擒辭以述侯之盛美。吾徒之職也。遂書以序其行。

送南京虎賁衛經歷鄭君之任序

國家更前代樞密之利。以五都督統天下兵。留守四十八衛。京軍分隸之。而錦衣等上十二衛。無所隸屬。爲環衛之師。天子之親軍也。虎賁蓋其一焉。虎賁氏自周有之。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守閑宮門。從遣徵事四方。以爲行衛。在漢則屬之光祿勳。與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爲八校尉。虎賁中郎將。插兩鷓尾。紗縠單衣。虎文錦袴。爲武衛之貴選。國家存其舊名。而職掌無所異。自永樂建都。六宮百官皆選於北。然皇祖宮寢。官司留於南者如故。而兵衛亦無改焉。依阻長江。控引南北。祖宗之慮遠矣。承平二百年。不特諸曹職務清簡。而禁旅靜閒無事。其佐幕之官。日乘馬具名刺相過。從飲酒遊山而已。自頃上海之警。江淮之間。往往騷動。則留守百司。亦有不能一日宴然者。况環衛之重寄乎。臨安鄭君。初佐太湖縣。以能治劇。調吾崑山。崑

山在海上當寇衝。君選練民兵，教閱有法，蒞事未幾，承檄造舟于閩，越歲始還，而京慕之檄又至。蓋以上官素知君，故遷轉之亟，縣人雖惜之而不能留也。以君之才，往贊戎政，其必有以自見於有事之日者矣。抑定鼎之初，所置十二衛四十八衛，皆天下精兵，皇祖所以仆楚舉吳，廓清海甸，收閩越，取中原，拾宋撥秦，制趙拔燕者，乃今部伍殘闕，至無兵可補，其廢壞之由，與所以當修復之故，不可不思也。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又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願君以爲居保釐之任者告焉。

送太倉守熊侯之任光州序

昔儂知高反嶺南，有衆萬餘人，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風走。天子以謂縣官素不設備，而責守吏不以空手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法。凡失守者皆奪兩官，惟能任屬大將，使盡其材能之所宜，卒走智高，嶺南以平。國家太平日久，東南吳越之區，山川秀美，物產饒富，民老死不見兵革，吏以期會鞭笞集賦稅而已，不過三年，輒得京曹官以去，故天下士集於吏部，皆指以爲樂土。一旦倭奴來海外，憑陵內地，則大江以南之州縣，無不騷動，吏非素備，嬰城自守，惴惴不能保，當是時朝廷雖有命將，而吏以罪罷去者，時時有之。議者謂宜責守城之事於有士之職，而戰勝共武之服，有將帥在也。吏或失守，當如皇祐之詔，今熊侯守太倉，太倉東邊海上，賊入境卽犯之，如

是者三年而城不陷。宜在褒賞之科。而爲使者所劾。落職爲光州固始縣幕官。吳中士大夫莫不歎惜之。昔嶺南之賊。敢於攻城。而今海島之賊。利於掠野。故城之能全者不難。而太倉之城爲賊衝。其全爲獨難。而侯之賢。尤著聞於人。侯爲人凝然有器度。雖倉卒擾攘之際。能從容以不亂。羽新狎至。而安閒自若。武夫捍卒見之。帖然不敢出聲。此亦才氣有過人者。而州民之所恃以爲安者也。天下無事。使者乘勢作威福。以升黜州縣之吏。唯其意之所之。而民之好惡莫恤也。若軍興之際。賞罰注措。一舉手搖足之間。而死生存亡於是焉繫。而猶以科意行之。不知其何以爲心。海上之役。於今三年。百萬之師。每戰輒衄。原野暴人之骨。川澤流人之血。東南之禍亦慘矣。由其道而不變。吾不知其所窮也。方賊之初至。有姦人爲間。挾大吏以謀賺城。病高指顧。萬目所見。侯先其未發。使人擒之。大吏媿汗。開門夜走。若非侯破散其謀。賊必據太倉城。其禍當不止於今日矣。前年之秋。賊乘西風歸島嶼。餘黨數百人。爲官軍所圍。假息南沙。或以爲窮寇。宜開其一角。使者不從。檄侯與諸帥固守。迫歲暮。諸帥皆去。侯自度力不能獨支。亦解圍以歸。賊得乘船而逸。使者之所以劾侯。以此兩事。夫南沙之責。當有所分。若姦人爲間。乃侯之所擒。而反謂侯薦其人於大吏。凡所刺舉。以好惡變亂失實類如是。於是侯將行。其素所獎跋。士州學生張元蒙等來告。謂予素知侯。不可無一言。吾聞侯待罪虎丘寺口。以登臨爲樂。窮五湖之勝。已而受帥府之檄。使還州。

募兵州人父老前後歡呼如見父母而侯以罷官臨其州之人自以無媿色予乃區區若爲之自疏者蓋以爲吾東南無窮之慮所不能不致其怨憤之辭實亦州人之志也

贈陽曲王公分守太倉序

陽曲王公爲郡之三年遷河南按察司副使治兵毗陵尋詔以常鎮舊并蘇松命公復還理所於太倉公職任師帥以文學飾吏治至是忽寄兵戎之任而朝野無異議若其素然者常以請人材之於世其具有不同苟以受民效職不過文書獄訟食貨兵戎河渠之事其治辦往往亦多可觀然此特自奉以來所謂吏事而已古之所謂大任於天下要以讀書學古識治務知大體之爲先有非俗吏之所能者是以不屑於文書獄訟食貨兵戎河渠之事而可以無所不通公起進士守河南某州日與諸生講論文學其佐大名亦然三遷至吾郡郡號人材淵藪公獎進人士孜孜不倦當兵荒彫瘵之餘能以寬靖無事而治以此推之將屯百萬之衆可以知其不勞指麾而有餘裕矣海內承平日久一旦外夷內侮豈武力之未競所以治之道未盡也昔任延爲會稽都尉聘謂高行待以師友之禮遣功曹奉謁修書記於龍邱先生郡中士大夫爭往歸焉後爲九真武威所至立校官興儒學而傲外蠻夷保塞匈奴獐羌絕不敢出儒者之於兵戎豈異事哉公以壯年名位日進身爲大吏而問學如諸生此古大臣宰相之事也有光無所用之世未嘗敢交

州郡而公特加優禮。雖孤栖江海之間。自以得所嚮依。自公在郡。歲一再見。已如朝夕見之矣。其在毘陵。歲不一見。如旬日見之矣。常恐一旦遠去。而今返駕於吳。蓋枯槁沉溺之中。津津然如有生氣。以有光之於公如此。凡士之於公可知也。今歲禮部會試。及對大廷。魁天下者皆吳士。公長育作成之效。已見於此。而明堂棟梁之材。公所甄識。猶或有未盡出者。自此將乘運而起。爲國家社稷無窮之計。豈區區吏事之所能及哉。公提調所貢士王執法。以公之至太倉也。郡士大夫皆往爲賀。執法門下弟子。獨宜以文字贊述公之盛美。以有光有一日之長。又最如公者。推使言之。而爲序云爾。

送吳郡別駕段侯之京序

自東南有倭夷之警。朝廷于額外增設官吏。無慮百數。今年撫院奏行裁省。悉送上部。別駕蒲州段侯。以海防至當行。時屬縣崑山缺令。侯方署其事。某年民便安之。而不忍于其去。吾鄉之進士二十有四人。按故事有贈行之文。不以有光無似。辱使序之。蓋天下之所須者才也。才不足以當其任。與之百里之地。踏踏焉常若無所措。其握持膠固。自以爲能有所執。而大者往往廢弛。頽靡而不自知其明與力。僅至於其小者。而敝蹇強戾。不勝其恣睢之習。民何以堪之。蓋孔子之門。論爲政詳矣。取其果與藝與達者。宜若非政之所先。然非是三者。莫能得乎人情也。故嘗論牧

民者。譬之操舟。使之張則張。使之翕則翕。以能得乎風與水之情也。不然。未有不敗者也。侯有通敏之才。於賦籍兵瑣。一覽悉記。獄訟大小。無不立決。而取舍操縱。皆合於情。故自士大夫至閭閻之小民。咸便安之。侯嘗令嘉祥矣。又倅淮陰矣。然以治克者治淮。以治淮者治吳。風土習俗。夫豈盡同。其達乎人情一也。故常論牧民者。譬之父母之生子。爲之擇乳母焉。其乳母或以他故去。而鄰母代爲之乳。猶乳母也。又恢爲之別求乳母。則過矣。古之守令。有假有守。有攝。然久之卽眞也。郡丞常行縣事。亦何不可哉。而必選令。此亦法之過也。侯河東儒者。每至庠舍都講。諸生服其經學。而其門人多貴顯於朝者。先是數年間。崑山令缺。栗侯永祿。任侯環。李侯敏德。王侯如瓚。皆以別駕來署縣。惟王侯泰和人。而三公皆上黨同縣。崑山之人。並稱其賢。侯今繼之。又賢也。今太守王公。以盛德年少在任。公陽曲人。而參佐以下。大抵皆出山西。一時之感。非偶然者。蓋平陽蒲坂。先生遺教。其君子有深思焉。豈非吾吳民之福哉。而繼侯署縣者。別駕周侯。又絲州人也。余固惜侯之去。喜崑山之人。又得侯同官同地者。夫晉之君子。其施於吾民者遠矣。

送陽曲王公參政陝西序

陝西省治。故長安周秦漢隋唐之所都。昔人稱其被山帶河。四塞以自固。而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雖三河天下之中。王者之所更居。然古今建都之形勝。無逾關中者。太初高

皇帝初定天下。嘗幸汴。幸洛。將幸關陝。時以擴廓帖木兒。李思齊。張思道之亂。戎馬蹂踐。所過皆空域。千重無行跡。而金陵廟祐已定。遂爲帝都。亦其時與勢不得不然也。永樂北遷。而萬世之業定矣。然以長安爲大省。建布政司。則前代行省之官。蓋周之師保萬民。寄任不輕也。司有使其貳爲參政。卽前代之參知政事。宰相之亞也。拊循教化數千里之地。非獨漢京兆馮翊扶風之任也。今天子哀憫元元。作與吏治。未及三載。考績之期。特行黜陟之典。於是陽曲王公。以按察司副使分司江南。遂晉是官。予素受教於公。輒附于古贈言之義。以贊公之行。蓋王者以六合爲家。其根本在生民。非必其行在所當軫念也。長安浩穰。稱爲陸海。河山土地。無改於昔。今之蹙耗甚矣。豈非任岳牧者之責乎。昔鄭國渠白渠兩渠之饒。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至唐杜佑以爲大歷初所漑田。比於漢減三萬八千頃。是時長安尙爲京師。而佑言已如此。誠如杜氏計復此兩渠。勸農置官。嚴修障塞。積穀繕兵。以收漠南之地。漢唐之盛。豈不庶幾哉。昔宋慶歷初。是時天下全盛。范文正公請城東京。議者以爲迂。其後乃思其言。先朝邱文莊公。亦以幽燕迫近胡虜。而漕河易壅。欲重山後之守。尋前元海運之法。今以關中百二之險。誠使膏壤千里。百姓殷富。而漢唐河渭之漕。故在於此。以爲國家之陪京。此萬世之慮也。公蚤貴而好學。方有志于經世。而其治吳。寬靖文雅。清廉慈愛。吏民歌思之。余不容以頌述。獨以迂愚之說贊公。仰答天子之寵遇云。

送童子鳴序

越中人多往來吾吳。宇以鬻書爲業。異時童子鳴。從其先人遊崑山。尙少也。數年前。臚舟婁江。余過之。子鳴示命以其詩。已能出人。今年復來。吾友周維岳見余。爲念其先人相與之舊。謂子鳴旅泊蕭然。恨無以卹之者。已而子鳴以詩來。益清俊可誦。然子鳴依依於余。有問學之意。余尤念之。嘗見元人題其所刻之書云。自科舉廢。而古書稍出。余蓋深歎其言。夫今世進士之業。滋感。士不復知有書矣。以不讀書而爲學。此子路之佞。而孔子之所惡。無怪乎其內不知修己之道。外不知臨人之術。紛紛然日競于榮利。以成流俗。而天下常有乏材之患也。子鳴於書。蓋歷能誦之。余以是益竒子鳴。夫典籍天下之神物也。人日與之居。其性靈必有能自開發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書之所聚。常有如金寶之氣。如卿雲輪囷覆護其上。被其潤者不枯矣。莊渠先生嘗爲余言。廣東陳元誠。少未嘗識字。一日自感激。取四子書終日拜之。忽能識字。以此知書之神也。非書之能爲神也。古人雖亡。而其神者未嘗不存。今人雖去古之遠。而其神者未嘗不與之遇。此書之所以可貴也。雖然。今之學者。直以爲士梗已耳。子鳴鬻古之書。然且幾於不自振。今欲求古書之義。吾懼其愈窮也。歲暮將往錫山寓舍。環歸太末。書以贈之。

送狄承式青田教諭序

予與承式同舉於鄉。試於禮部。皆不第。而承式獨以祿養爲急。徘徊都下。送予出崇文門外。謂當得官浙中。因約余遊錢塘西湖。遠則在天台鴈蕩之間。欲爲東道主人。然又數不果。今年始得處之青田。青田在萬山中。足以讀書談道。優游自適。而浙東學者。近歲浸被陽明之教。爲致良知之學。承式爲人敦朴。不喜論說。而中有自得者。今爲人師。不容默默。亦將出其所有。以考論其同不同何如也。浙東道學之盛。蓋自宋之季世。何文定公得黃勉齋之傳。其後有王會之。金吉父。許益之。世生爲葵之。四先生。益之弟子爲黃晉卿。而宋景濂王子充。皆出晉卿之門。高皇帝初定建康。青田劉文成公。實與景濂及麗水葉景淵。龍泉章三益四人。首先應聘而至。當是時。居禮賢館。日與密議。浙東儒者皆在。蓋國家興禮樂。定制度。建學養士。科舉之法。一出於宋儒。其淵源之所自如此。近歲以來。處之科第。至闔郡不見一人。或者遂目爲深山荒絕之區。而不知假令縣歲貢數十輩。豈盡謂之才賢得人耶。以的粵區區二百年。有文成公爲帝者師。不可謂之乏人也矣。天下承平日久。士大夫不知兵。一旦邊圉有警。束手無策。徒望之勇猛強力之人。如此則古所謂合射獻誠於學宮者何事耶。文成以書生。當方谷珍起海上。毅然建剿滅之策。佐石抹元帥。擒殄山寇。卒以保障鄉里。挈全城以歸興王之運。其文武大略。且未可以一鄉一國之士槩之矣。承式入公之里。而再其子弟遊。能無慨然有感矣乎。夫山川之氣。積二百年。當有發者。况以先王

之道六經孔孟之語訓迪之將見括蒼之士必有文武忠孝出而爲國家之用者矣。

送熊分司之任滇南序

嘉靖四十一年秋熊公以河南按察司副使太倉兵備擢雲南布政司右參政州學生張端復其先大夫思南守與公雅善公嘗厚恤其家且以受知于公久以州人之懷公也屬余爲贈行之序夫官與民利害相係久矣其官制簡者其民必靜其官制繁者其民必擾而法嘗自簡而趨於繁人情非好爲自用以訾毀前古而必以己之所爲爲是特出於因循變易不覺日與古異趨至其聞古之道未嘗不慨慕而欲追復之也漢置郡太守其屬有都尉典兵禁備盜賊亦時省罷併職太守其後頓設刺史監之或臨遣光祿大夫博士循行天下然不常有而郡國寇盜所遣大將亦絕少今制州郡之上命使日增以故職公不能有所展往往監臨無慮數人皆不過代的行事而已江南爲畿輔近年以來復以省司來制內郡非祖宗之舊蓋權時之宣云公初以進士守太倉適有倭夷之寇廷議以公寬仁直諒遠邇畏愛可當東南之寄稍遷郡丞遂以按察司臨制諸郡議者以爲官制雖變古而公以一人歷數官皆民事兵馬之職而終始不離太倉之境如漢加魏尚爲雲中太守龔舍爲泰山祝良爲九真而張喬爲交趾刺史之比自公居官任職島夷不再侵瀕海清晏此前代刺史郡守之明效也於是公在吳十有二年始有滇南之擢吳民咨嗟以

不能復留爲。恨余意廟堂以公資望旣高。姑藉此以爲召入內臺之地。卽滇南不可久矣。抑令制常以部院大臣循行天下。吳民望公再駕。如往時周文襄夏忠靖二公。吾知滇之民不能與吾吳民爭公也。今天子二三大臣。維新庶政。必因民所宜。雖爵制不必盡合於古。而如前日之任公者。可謂得古之遺意矣。滇南雖去京萬里。而公楚人也。自巴黔以西。無隔滇道者。今其地風土清淑。四時景候如春。而花草妍麗。中州無有。百姓安樂。葉榆西洱之間。無犬吠之警。直臥以治之而已矣。詩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元袞及黼。又曰。樂只君子。福祿綏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余日以望於公焉。

送計博士序

昔者先王以道術教天下。自周之盛時。詩書禮樂以造士。蓋其來已久。而後孔子修而明之。所謂博學於文者。博此而已。博而約之以禮。所謂一以貫之者也。孔子平日教人以講學者。非能會乎是而別求所謂道也。其弟予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可謂彬彬乎其盛矣。孔子旣沒。各以其所能。教諸侯之國。世主亦知崇尚之。蓋於是時。始有博士之官。遭秦滅學。其官猶不廢。漢得以因之。武帝表章六經。置五經博士。其後世加增廣。迄於東都。遂有十四博士。太常總領之。當其盛時。石渠白虎之會。天子親制臨決焉。蓋秦漢之際。六學殆幾於絕。然猶僅存而復著。天之於斯文。

若有陰翊於其間，而國家運祚亦賴之以維持，其所關係豈小哉！漢以後數百年間，朝廷之官世有變更，而唯博士獨常置。賈馬王鄭之學大行於魏晉之後，而梁之皇甫偉、稽仲都、周之熊安生、沈重、陳之沈文阿、周宏正、張譏、隋之何妥、二劉，皆以博士名當世。至貞觀正義之行，則前代諸家不復兼存，而其說始歸于一。學者徒誦習之以希世，而唐之儒林衰矣。宋之大儒始著書明孔孟之絕學，以輔翼遺經。至於今，頒之學官，定爲取士之格，可謂道德一而風俗同矣。然自太學以至郡縣學，學者徒攻爲應試之文，而無講誦之功。夫古今取士之塗，未有如今之世專爲一科者也。苟徒以應世之文，而未能明其所以然，吾恐國家之於士，其用之者甚重，而養之教之者猶未具也。夫苟習爲應試之文，而徒以博一日之富貴，士之所以自爲者亦輕矣。知其所以講誦而求自得之，則雖孔子之教不出乎此。夫天下學者欲明道德性命之精微，亦未有舍六藝而可以空言講論者也。柳州計君之來教崑山，以寬仁化導學者，未一年用高第入爲國子博士。余歎計君之賢，庶乎有志於舉博士之職者，爲序以贈之。

送蔣助教序

全州蔣先生教崑山六年，入爲國子助教。崑山之學者四百餘人，從兩先生祖道郭門外，而請予爲文序之。國家文治熙洽，宇內萬里，士無遐邇，皆通明六學，彬彬然出爲王國之用。故先生

來自嶺表。司教圻甸。今又進陟天下之成均。以其教於一邑者。推之天下可知矣。古者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秀異者。移國學於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大學曰造士。而後爵命焉。今州縣之貢舉。近古遞升之法矣。而太學之官屬。亦取郡邑博士之高第。夫豈亦因其意而爲之歟。三代教養之制。不可復詳。而遺書之存者。猶可以知其一二。自宋之大儒。以戴記所載大學篇。爲古大學教人之法。其說以古之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始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而後天下平。其爲格致之論。條理甚析。而近世之說。乃又有不然者。夫學於太學。而不知其所以爲教。則所以爲治國平天下者。果何道也。天下之士。方謹然以爭矣。至以前之所爲說者。以應有司之求。而以其所自爲說者。爲私門傳授之奧旨。而有司者無與焉。豈不悖於建學立官之意哉。今世貢舉之格。要以爲一定之說。徒習其辭而已。苟求其意。則六經聖人之言。有非一人之說所能定者矣。漢之儒者。號爲專門。至於都授大會。異同紛紛。務求其是。而不主一偏。故有石渠白虎之論。是乃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天子憲天稽古。數十年來。郊邱宗廟明堂之禮。多所裁定。而車駕親御太學者再矣。而予獨疑今之六館之條格。猶牽於選悞之議。而月書季考。非所以作成天下之人材。以仰體天子所以崇化厲賢之意。而徒得猥瑣流俗之徒。習其辭者。以應有司之格焉。非所以興四方太平之原。禮禮

作樂鎮撫四夷之具也。予太學弟子也。故於先生之行。而私以質焉。

五 祭文

祭方御史文

嗚呼。庚子歲有光與公孫元儒。聯名薦書。是年九月。同榜之士。使予爲文以壽公。予序公爲兩京御史時。猶見古所謂柱後惠文冠者。因略論數年間天下之事。詹事陸文裕公讀之。以爲知言。今俛仰又二十年矣。公孫蠖屈於南宮之試。予亦瓠落於東海之濱。當是時。公蓋相期以天下之士。而今何如也。嗚呼。富貴壽考。公則已矣。後生小子。嘆歲月之如流。而長年者之不能待。所以不知其涕之無從也。尙饗。

祭王方伯文

惟公早歲。奮跡甲科。踔厲風發。令聞孔多。始蒞永康。民戴其德。疆理其田。石不可泐。分部南都。以釐餘皇。奔走江湖。啓虛不遑。武寧王家。勳貴無二。獨繩其私。卒屈以義。于越之臬。遂視南海。離政旣通。黎亦知悔。受節章貢。威棱日著。帝用簡在。命端臺敍。公起諸儒。武服之共。愛人下士。所向有功。桃源華林。大帽狂獬。旌旗一麾。首駢頸繫。帝嘉其休。俾藩於滇。乃以將父。弗究其年。自公

之歿垂四十載。士習異懷。孰知敵愾。海島小夷。敢騎我疆。於今九年。我武未揚。故老流涕。思得公等。適會里社。薦公鼎彝。惟公孝友。宗黨所稱。况復才傑。起慕後人。公有令孫。辱之交遊。敬進斯文。以侑醪羞。尚享。

祭王儀部文

嗚呼先生。早歲而孤。懿惟賢母。以訓以諫。年踰弱冠。飛翔南都。大音不諧。連城屢劔。七上春官。每進蚺躅。鄉里輕侮。見謂爲迂。先生弗顧。猶來于于。遂被首薦。冠絕羣儒。向之嗤者。自愧齷齪。吾峴名邑。世產瑾瑜。南都大魁。陸與張瞿。先生接跡。夢兆前符。貢于大廷。夏璉商瑚。清華之職。奉常所需。稍陟儀曹。廓然天衢。天胡中道。頓蹶駒駘。嗚呼先生。今也則亡。人生之變。且異夕殊。惟我吳越。山海隩區。二百年來。不聞鼓桴。一朝海上。有此倭奴。先生過家。仗節紆朱。方榮畫錦。忽聞惕呼。捐金散糈。以卹荷殍。厲志循城。卒全其郭。衆口鑠金。武夫睚眦。先生仗義。往明其辜。遂懼毒暴。俄焉告徂。八年輦下。首邱於吳。莫逃者數。天其可呼。歲之正月。歸先公墟。凡我親交。出租於婁。有肉在俎。有酒在壺。先生有知。啜此清沽。嗚呼尚享。

祭朱公靖公文

孝皇御極。十有八年。覆冒區宇。其仁如天。思遲多士。六策臨軒。唯峴爲縣。僻在海壖。三選大

魁公出其間。豐芑之遺。于今再傳。皆爲公相。燦爛星躔。公獨難老。齒德莫先。公之初登。屬世休明。在漢廷中。年如賈生。濟濟振鷺。談道虞黃。石渠天祿。經史是程。公守純質。不競於榮。卒以資穀。乃躋六卿。旣長天官。居於洛京。召公之誥。未老而行。永賁邱園。今譽日隆。海內企望。天子臨雍。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三朝禮建。比古榮躬。云胡不憇。遽爾告終。帝用震悼。贈卹實崇。人臣之寵。其有始終。哲人云亡。朝野所恫。奠此糶酒。以告殯宮。尙享。

祭顧方伯文

有光於公。少荷許與。迺以濩落。有負相知。昔卷衣之復。方當計吏之僭。不得致撫棺之情。今葬紉之發。適拘巫史之忌。不能供復士之役。然生辱委重。俾論序其文章。歿又僭踰。獲撰次其行事。穆叔有云。是三不朽。於以答公。亦無媿矣。敬陳河酌。告訣堂筵。庶幾明靈。鑒此享侑。

祭周孺亭文

昔恭簡公倡道於星溪。而一時學者之雲集。會日月之無幾。而微言之頓息。唯先生發揮遺旨。儼師門之典則。公以先生之少恢廓。而屢箴其微窄。然自公之云亡。門人學徒。何啻伍侯倍譚。而先生依繩循矩。以無失。蓋終以有所至。而無間於參魯與商也。之不及。唯先生之孝友溫良。眞鄉里之矜式。讀書養親。歲不出於戶閭。與古之篤行君子。實並駕而無慚色。中耿耿欲有所爲。外

靖恭而簡默。使之立乎廟廊。雖不出一語。猶足以儀刑其德。何天命之不佑。而使之老於行役。今歲之春。吾邑同黨之士。蓋二十餘人。並哀然以北。旣無拔茅彙征之期。而有北風攜手同行之戚。孰知先生中道而返。而又罹此極。嗚呼。先生之不幸。蓋有繫於邦國。而身世之可悲。又何異於一吠。覩旨酒之在尊。共陳詞而灑泣。嗚呼哀哉。尙享。

祭外舅魏光祿文

有光七歲。爲公之壻。不幸先妣早逝。中間多故。婚姻失時。以公之仲女之賢淑。周旋六年。遽從先妣於地下。藐然三孤。置之今妻之懷抱。以撫以育。辛勤萬端。而婚姻往來。如先妻之存。未嘗有間。可謂邢遷如歸。衛國忘亡也。蓋死生之際。難矣。重以不肖。連蹇困頓。自辛丑以來。四殿南宮。鄉里親戚。以爲嗤笑。公慰藉懇懇。未嘗不以遠大爲期。至於生平迂拙。不能與世俛仰。而數十年中。屏居野處。隔越百里。造請或不以時。公未嘗責望禮節。幾微見於辭色也。公可謂淳德君子矣。去年冬雨雪中。公使人至江上。遺以綿炭。今年四月。人自公所來言。公聞吾妻病。方開龜視吉凶。又聞公疾革。數問吾妻。其見念如此也。不意間一月而公之訃至。吾夫妻相對泣下。然吾妻死者數矣。以是先令女甥星夜奔公之喪。而吾妻尋亦至於大疾。如劍之痛。旦暮日新。加以形體羸弱。死傷相繼。疾病憂虞。比聞公之變。則又驚悼痛恒。以至於今。不勝哀苦。氣息奄奄。行五六步。忽自

僵仆。獨念公之卒。踰二月矣。禮有殯聞喪。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所以至於踰月者。病也。扁舟百里。勉強匍匐。以拜公之前。冀公一舉吾之觴而已矣。哀哉。尙享。

祭顧文康公夫人文

嗚呼。女婦之職。不出閨中。及其崇貴。與皇家通。維文康公。大科奮跡。四十年間。遂躋崇極。富壽康寧。當世所少。夫人配之。與之偕老。赫赫我皇。統壹聖真。考禮肄樂。制作紛紜。既秩殷典。百神咸侑。文康雍雍。在帝左右。猗與夫人。象服是宜。朝于兩宮。從后之居。太室穆穆。佐上册寶。金章玉牒。夫人是導。西苑臨臨。庀其蠶事。鞠衣翟車。夫人則侍。邈然千載。大禮曠墮。夫人際之。見所未覩。匹婦之微。一命爲多。有美夫人。如山如河。生有誥命。一品之貴。薨有奏訃。賜之葬祭。潭山之原。從文康止。天子之賜。恩深極矣。凡厥富貴。莫不有終。維我生人。誰能不恫。尙饗。

祭葉夫人王氏暨世德夫婦文

嗚呼。夫人以司馬之愛女。衡州之賢配。宜膺受多祉而壽康。以石野之才賢。宜紹文莊公之休光。而孺人之慈孝。有以奉姑相夫子。以觀其後之繁昌也。三十年間。庭內雍雍。人曰文莊公之門。尙有典刑。一朝變故。搆此痛冤。萱堂旣空。蕙帳靡存。奄及主鬻。懷寶沈淪。遂以窳窳之事。貽厥嗣孫。嗚呼。哀哉。嶢嶢霜天。千里元沍。慘慘令母。攜持子婦。帷幃相屬。往卽長路。吁嗟造物。爲幻羣。

庶人生婉好。誰不樂處。回首百年。皆非其素。如一葉飛。千林空樹。惟是積德。可以相付。我懷文莊。聿起遐慕。猶有孫謀。永世無斁。尙享。

祭張貞女文

自古女子之見於史傳者多矣。或自閑於安平無事之時。或蹈難於感慨卒然之頃。惟貞婦之所遭。殆人生之未有。以淫姑之內主。值凶徒之慘會。魑魅魍魎。見形於清晝之中。豺狼虎豹。聚毒於深夜之際。入地無穴。叫天不聞。備百端之荼毒。竟一死以自明。惟彼兇徒。漫天之惡。恃其多財。力能使鬼。懸千金於市中。謂三尺之可賣。豈知神明之吏。綠夢寐以求形。童髻之女。坐公庭而辨貌。實人心之共憤。信天網之難逃。嗚呼。哀哉。死何酷烈。生何艱辛。獨任綱常。孑然一身。沈沈昏夜。炯炯者存。謂其不然。彼亦何人。誰無室家。誰無此心。

弔何氏婦文

何氏婦。鄒平王教授周君女也。始鄒平君教長興。婦與何生隨家長興。何生病。婦潛自割肱。合椒湯進之。良愈。鄒平君既遷官。生夫婦還崑山。一日婦病死。生與予亡妻有兄弟之戚。爲童子時。嘗來予家。予妻死。生亦不來。不意數年間。生亦有妻已死。見生言之。潛然淚下。爲文以弔之。惟孝子之獨行令。世或議其爲奇。苟毀身以全親令。又何乖於民彝。斯前之所傳令。在人子固有之。

至於今而創見令婦爲夫而自刳夫與父其一道令夫孰謂其非宜殘肢體以事君子令謂白首其相隨胡淑婉之速化令忽自背而先馳致夫君之徬徨令形於槁而面鰲且出門而難歸令夜涕泣於空帷惟夫病之可念令尙無愛於玉肌何暇舉而不顧令乃又遺之以離悲自今其被疾而致羸令又誰爲之憂危彼萬族之相托令各得其偶以嬉嬉夫人生之有妃匹令固百年以爲期何中道而自失令行忽歎其化離子昔嘗歷此變令悅日遠而星移憶何生之垂髦令悼往昔而傷咨况同事而相感令不知夫進淚之淋漓

祭外姑文

昔吾亡妻能孝於吾父母友於吾女兄弟知夫人之能教也蠶食之養未嘗不甘知夫人之儉也婢僕之御未嘗有疾言厲色知夫人之仁也癸巳之歲秋冬之交忽遭危疾氣息掇撥猶日念母扶而歸寧疾旣大作又扶以東沿流二十里如不能至十月庚子將絕之夕問侍者曰二鼓矣聞戶外風淅淅曰天寒風且作吾母其不能來乎吾其不能待乎嗚呼顛危困頓臨死垂絕之時母子之情何如也甲午丙申三歲中有光應有司之貢馳走二京提攜二孤屬之外母夫人撫之未嘗不泣自是每見之必泣也嗚呼及今兒女幾有成矣夫人奄忽長逝之日聞計有光寓松江之上相去百里戴星而往則就木矣悲夫吾妻當夫人之生旣以遺夫人之悲而死又無以悲

夫人夫人五女。撫棺而泣者。獨無一人焉。今茲歲。輜車將次于墓門。嗚呼。死者有知。母子相聚。復已三年也。哀哉。尙享。

祭妻祖父母文

橘泉先生趙氏夫人。既葬之後三日。孫壻歸有光。始獲奔祭於墓。泣而言曰。嗚呼。吾妻之歸。予蓋晚。而事公與夫人最久。於諸孫中。特加憐愛。吾妻嘗言。公夫人所以勤閔。以昌厥業者甚詳。癸巳之歲。吾妻邁懼屯疾。屬公夫人之歸。輦將駕。猶扶攜至家。迨疾轉亟。一日九死。乃始昇歸。迢迢至家二十里。懼不能至而死於中途。且以不得送其祖父母爲恨。今歲吾舅始爲公夫人啓攢。卽窆。忽忽七年矣。於乎。人生離合。倏焉而來。倏焉而去。方其數盡。何有於壯。何有於老。同返於冥漠之鄉。高墟之原。公夫人藏焉。馬鬣新封。草芽已茁。樵夫晝歌。猿狖夜號。公夫人不能起。吾妻又不能歸。已乎傷哉。千古之恨。

謁宋文貞公墓文

維年月日。具官歸有光。謹以瓣香拜謁唐宰相宋文貞公之墓。唐有天下三百年。惟貞觀開元。號爲盛治。賢相並稱姚宋。而屹然正直之氣。可與公媲者。獨始興文獻公而已。有光自初束髮。知讀唐史。嘆天寶以後。何其亂也。生民之禍極矣。使公與曲江尙在匡持之。唐之國祚歷年。豈可

量哉。信乎國以一人而興也。今者備員茲土。下車之初。以吏事過南和。聞公墓在此鄉。而魯公碑刻尙存。因迂道齋宿縣邸。來致景仰之私。嗟夫。公之直道。有國者一日而無此。則相率靡靡。以馴至於亂亡而不覺。三季之後。若同一軌。此予心之耿耿。徘徊於公之墓下。而不忍去也。謹告。

祭楊忠愍公文

維年月日。具官歸有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贈太常寺少卿。諡忠愍楊公之靈曰。昔我世皇。繼天作后。多歷年所。疇咨左右。中歲好道。穆然在宥。有臣怙寵。咨爲姦宄。父子持權。瀆亂天下。一旦殘夷。天威不假。天下以此。感嘆先皇。神武雄決。蓋代之英。在古權姦。鮮不害國。今則自斃。繫皇不惑。天亦助明。與古異勢。社稷之福。可保萬世。惟忠愍公。撲其方熾。誠款懇惻。辭引主器。冀以覺悟。憫不顧避。賊臣切齒。文致死地。臨命賦詩。時在俄頃。季子就醢。冠纓必整。叔夜彈琴。顧視日影。公何從容。造境愈靜。亦維前歲。虜薄都城。犬羊號呼。噬嚙生氓。廟議失策。以冀緩師。公亦抗疏。慨然論之。爭國重輕。利害必明。抵掌鳴劍。志絕殊庭。時已犯忤。重被考掠。折指鋸骨。會不畏燥。間關萬里。諍諤不已。志士求仁。必趣於死。先皇之英。亦自公啓。龍駕歟忽。未及褒美。天子明聖。思繼先志。思綸首建。加官賜諡。俾延世賞。勵其後人。剖心封墓。天下歸仁。嗚呼。自古正士。常見憎嫉。邪人害正。千古若一。方公侘僚。遠集何日。觀彼妾媵。嘿嘿自託。不忍大姦。因時發憤。遂震羣耳。

如雷之聞。雖彼黨人。稱公忠義。衆口相和。誰敢云異。房子之邑。公之所生。奕奕新廟。薦祀馨香。公言不亡。公有詩章。報恩皇家。猶有英靈。搗詞告祭。以寫吾誠。嗚呼哀哉。尙享。

告祭崑山縣山神文

某等少聞長老言。昔時方谷珍之亂。神有顯應。遙見山之草木皆兵。賊以畏懼而遁。然無文字可考。獨以民間每歲四月十五日爲賽會。奉神以王者之儀。比年官府間歲有禁。而秩祭如一日也。自至元間迄今二百年。復見海水沸騰。吾民肝腦塗地。而有司嬰城以自守。境外無蚍蜉之援。民旣無所恃賴。則所以日夜皇皇。獨依於神而已。願假神靈默佑於冥冥之中。殄此妖孽。使吾民復得安其田里。父子祖孫。世世如前二百年報謝於神。則神之休亦永無窮也。尙享。

告崑山縣城隍神文

惟神不獨保護縣邑。又以爲能司禍福之柄。故民之趨走奉祭無虛日焉。今倭寇臨境。凌劉我民。其慘毒極矣。神必思所以庇覆之。吾邑人孝弟力田。鄉里齒讓。於吳郡七邑之中。號爲淳古。而比年以來。風俗日漓。相廝相刃。以至於今。殆有不忍言者。識者已預知必有今日之事矣。然神聰明正直。福善禍淫。神之所司。豈其假手於犬羊。以縱其噬嚙。而淫及於無辜之良善耶。民之事神勤矣。纖芥之事。無不有求於神。今縱其犬羊以噬嚙於民。而神不聞知。此神之所恥也。惟神鑒

之。

御史中丞李公哀詞

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御史中丞李公。先是以病請告還鄉。是日行次鄆州之安民山而薨。公爲人和易修潔。爰自登朝。敷歷內外。二十餘年。未嘗有所摧挫。以至爲大官。會天子新建紫宮。載度宏規。及西苑平臺。神仙開年之殿。公連歲採運。大工迄成。召歸院中。登庸始峻。而遽殞逝。朝廷莫不痛惜之。大宗伯太常方將請卹。置定諡議。而喪還於吳。余與公少親善。同志業。公治五經之餘。獨好司馬遷班固書。以余之駭稚樸陋。而公常傾鄉之。每得一語。忻然誦之。以爲有會於心。雖世所競。俳優軋茁。銑豁虬戶。爭爲古文名高者。了然獨能辨之。議者以公爲善處世。以能至大官。余獨知公蓋有得于古。而直用文雅緣飾之。是以人望之而敬。與之處而親也。公久官。余介居江海。隔越二紀。僅一再見。見所嘗見於公者。必道公語。今年春。余試南宮。見所嘗見於公者。公益貴。余益困。而語稱益加。公方在告。余一往不見。初謂公貴人不願往也。公顧亟呼余。從人至榻前。勞問慇懃。手書兩及。墨跡猶新。不謂遂爾永別。余未渡淮時。再夢見公。覺而訊之。以爲不祥。不意其果然也。迺始以數年之別。不一見公爲恨。雖公之書。亦云昔子產與申屠嘉。同學於伯昏瞽人。嘉謂子產倚其相於夫子之門。今公乃與余遊於形骸之內。而余反索公於形骸之外。公賢子

產而余媿申徒矣。嗟夫！士於顯晦之際，固不能無情。公今已矣，世之所謂利勢者，今則廓然漠然，而獨公之知我者，炯然在也。余可不致其哀乎？余方遭先府君之喪，古者朋友有緦麻之服，以其服哭之禮也。其詞曰：

昔甯戚歌于牛口，令桓公舉火于昏夕。騷明踟躕于堂下，令以何道而能識。管夷吾之見逐，令鮑子終不謂其無能而致黜。信精志之日通，令何顯晦之殊識。歷星紀之屢周，令誠款款其如昔。豈以人言爲毀譽，令忽朝云而暮易。彼其中有然者，令寧徇世而拘迹。嗟天道之難測，令公遂與化而俱寂。余唯窮聲而恂愁，令莽馳驚而不知其所極。年洋洋以日往，令將誰使乎宗之。奈何乎古之人不作，令恍不知涕之無從。

思質王公誄

思質王公，韓杼，字民應，吳郡太倉人。南京兵部右侍郎倬之次子。歷官至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遼薊軍務。嘉靖三十八年，以吏兵之辭有連，其明年十月朔，被禍京師。長子山東按察使司副使世貞，次子進士世懋，並解官，號誦冤痛數絕。明年春，喪還吳。吳士大夫哀之，僉謂余宜爲詞，載于素旌。迺作誄曰：

粵昔姬代，徂靈而衰。子晉登假，厥有支遺。繫王垂姓，綿世洪丕。秦薊魏錯，奮鉞乘麾。漢庸吉

駿名賢曩曩。睢陵貴胄。仍晉台司。惟始興公。邁勳江左。六代輝華。鳴玉襲組。將門相門。世無與伍。
逖矣胸封。迄唐踵武。瑯琊之別。分水有譜。夢聲廣學。爲吳始祖。洎先司馬。連理擢英。兩枝之允。繩
繩科名。惟先司馬。懿行徽聲。佐時嘉績。樹位九卿。分祿養族。建及孤矜。鄉歸其厚。沒世稱仁。公生
神秀。先公愛子。早馳備譽。克紹休美。羽儀初升。牙角歛起。天馬騰翔。今限疆里。峻嶷大僚。日緝王
旅。公之勤公。先公之施。天之報之。宜厚其祉。命也如何。猝見傾圮。嗚呼哀哉。初爲大行。主諸有經。
有國之卹。言共其旌。厥車告虔。抒帝哀誠。惠文嶽嶽。大璫珠懲。聿巡南楚。去吏蜚螟。察理冤獄。活
者千人。滔滔江漢。千里風生。神州攬轡。獨當夷兵。崇其危堞。奠我帝京。遂參中臺。東山拊循。攝機
而謀。建立三城。咸寧逆節。折其勾萌。帝警海魚。命之南征。洪波血戰。渤海朱腥。越岷煦德。布路泣
行。迺帥雲中。遏虜修亭。營有新竈。旁見烟青。帝曰汝孖。常在行間。惟汝賢勞。其週我邊。閃閃朱旗。
戾於薊門。殺獲首虜。歲有報聞。罔不應格。茅社宜分。疇邑未及。懼此大屯。嗚呼哀哉。歲之暮春。犬
羊犯威。軼我郊圻。疾如風雷。繼饑糧盡。翳翳窮壘。師以左次。時其氣衰。嗚呼哀哉。疆場之事。何歲
不有。命也如何。公懼其咎。我思感衰。如轉圜走。先公鼎貴。公仍其後。兩世同官。復凌其右。繼以二
嗣。才猷日茂。鬼神忌之。誰能無詬。嗚呼哀哉。惟帝惟天。命之攸制。亦旣惠之。又復蹶之。亦旣珮之。
又復劓之。其始榮之。復乃悴之。榮則義之。悴忽墜之。昔也何順。今也何整。誰爲推之。誰爲擠之。誰

獨徘徊。誰當橫厲。蒼天茫茫。莫詰所謂。大運幹流。隨之以逝。公之許國。致命則遂。有子繼承。不隕其世。必復其始。其有以慰。嗚呼哀哉。

招張貞女辭

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夜。嘉定男子縣羣入張貞女室。以椎挺亂擊。膚肉寸斷不死。乞死。乃用屠豕法。繫手足刺頸。宛轉久之。血出盡乃死。貞女居亂家。姑引羣賊。日闖帷牆間。志意皎然。卒及于難。時年十九。楊台州作招貞女辭。用以風司土者。予訪其意。而殊其辭云。

魂令歸來乎。北有高樓。連昏烟令。憶昔二八。爰來嬪令。魂獨守此。甘苦辛令。夫雖不夫。寧敢嗔令。房櫳空虛。月西淪令。機杼軋軋。靡昏晨令。胡爲委棄。苔生菌令。蟲絲胸戶。滿埃塵令。床頭刀尺。纖手親令。遺掛在壁。皆所珍令。魂令歸來乎。

魂令歸來乎。南有列屋。父焉居令。少小攜持。事遨嬉令。母爲剪髮。親畫眉令。出門辭母。行道遲令。丁寧污澣。莫後時令。小妹呼姊。泣化離令。倚閭今過。黃昏期令。當年蜀采。猶在筍令。羅襦粲若。嫁時遺令。烏違故林。何所如令。魂令歸來乎。

魂令歸來乎。夫門淪喪。慘傷神令。闔房腥臊。走鹿麕令。父母恩勤。養我身令。修容誇質。徒悲辛令。旁皇中野。誰爲鄰令。白日黯慘。元雲屯令。青草漫漫。不見人令。羣鬼啾啾。亂流燐令。柔軀雅

步忽遽巡令。眇眇默默。將安遵令。魂令歸來乎。

魂令歸來乎。東有穹祠。門廉肅令。朱火粲粲。麗文木令。黃金鎧甲。光煜煜令。雲中鼓樂。來逆復令。神女迅衆。齊懽睦令。靡顏感鬢。被綺縠令。芳馨雜糅。紛郁郁令。遨遨闔闔。驚輕數令。邑宰敬恭。虔尸祝令。閒安宏覩。永宜屋令。魂令歸來乎。

六 墓誌銘

南京車駕司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諱懋。字子培。其先出自郟伯。宋之南遷。由關中來。徙居太湖包山。後徙嘉定。遂爲嘉定人。會祖播。祖鎧。家世力田。父法。歲貢入太學。不肯祿仕。教授鄉里。君少墮井中。覺有神人扶舁之。得不死。天資絕出倫輩。年二十。舉南京鄉試。考官以試題得罪。盡罷是年所舉士。後得旨入太學。間一科。乃得會試。又六年。始中進士。授福清知縣。縣古東侯官。依阻山海。徵召不時至。君廉明仁恕。豪右帖服。符下爭趨。無敢後者。先是常熟陳君明近。爲福清。民愛之。蓋三年。又得張君。二君皆吳產。閩人以爲美談。甌寧李家宰罷家居。君獨不往謁。李公憾以爲輕。已丁外艱。服除。李公復爲冢宰。例起服官試吏部。試已自持案出。君獨不肯持。留一案於堂下。李公以問堂吏。知爲君益怒。遂

調孝豐。孝豐鄆郡。山地險惡。數反。以故置新縣。君以德懷柔之。田有不均。丈量以寬貧戶。其豪相戒曰。明府善政。不可撓也。礦賊數百人爲亂。君檄止調外兵。獨部署縣人捍禦。賊皆散走。時倭夷鈔兩浙。州縣皆相效築新城。樓櫓雉堞相望。孝豐獨不肯。曰。縣皆山。賊何以至。奈何困吾民也。縣中清靜無事。時時登天目山。攀蘿緣磴。躋其絕頂。慨然賦詩。有高世遠舉之志。陞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大司馬南昌張公器重之。南京歲造馬快船。畿輔及江西湖廣積逋。料解八十餘萬。朝廷以空名勅降兵部。兵部歲遣其屬公廉者上其名。齎勅以往。至是君以選行。始至一郡。却餽遺。於是兩省望風肅然。無敢以私奉君。君至則與其官長議所便。惟恐傷民。凡歷三十餘郡。周行數千餘里。觸冒毒暑。還至巴陵而病。歲已暮。過家謁母時。已陞駕部員外郎。欲移告不及而卒。時嘉靖三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享年四十有三。君嫡母李氏。性嚴少所假借。君奉其母邵氏。與其配李氏。事之甚謹。財產悉以讓其弟。葬其父族人許易墓。地已治塋兆室屋而悔之。君卽移他所。無怨言。有貧士與君舊識。至孝豐入謁。迎延上坐。衣服垢穢。人所不堪。酌酒賦詩。竟數日。復資送之。故所喜馬思學。殷子義。以道義相重。比君貴。顯待之愈厚。及卒。兩家妻子皆爲流涕。自楚還。舟中蕭然。獨有文書數篋。未上兵部。太倉兵備副使熊公來視其喪。篋中有金二十餘兩。財具棺斂而已。嗚呼。君可謂賢於人遠矣。子元煥尙幼。不能治喪。弟楚奉太夫人之命。葬於橫涇先塋之左。以殷

君所爲狀來請銘。予故善君。泣曰。予何忍而不爲銘。銘曰。

關西溯祖世大梁。名與伊洛道相望。太湖山中暫飛槍。聿來東海著南翔。蓄潛元懿生鸞鳳。兩宰山縣如桐鄉。尚書七兵使命將。清風颯颯吹瀟湘。性資寬宏復清強。仁孝靄然厚懿常。生齡追促志徒長。皇天不佑喪厥良。刻貧幽石固其藏。悠悠千載餘芬芳。

中書舍人李君墓誌銘

君諱允。字成甫。少傅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南渠公之仲子。本姓呂氏。系出正惠公端。其後自河南再徙餘姚。以黃籍誤書呂爲李。因姓李氏。君高曾祖皆用少傅公貴。贈少保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妣皆一品夫人。母朱孺人。生君於京邸。七月而卒。君少失母。又多疾。祖母楊太夫人。嫡母夏夫人。保抱嫗撫之。稍長就學。少傅公尤加意訓督。蓋痛其母之早亡也。以縣學生升國子。嘉靖三十三年秋。北虜入塞。邊吏以兵驅之。虜大懲艾去。天子以公贊廟謨功。推恩蔭一子。君爲中書舍人。未幾授階從侍郎。滿考陞徵仕郎。贈母朱氏爲孺人。嫡母在而所生母得贈。蓋特恩也。爲中書五年。大官供酒膳。侍殿班。書金冊。遇萬壽節。有白金文綺之賜。三十八年。上冊封荆王吉王。武安侯爲使。君爲副使以行。祇事不受遺。宗藩敬之。尋請告歸。餘姚養疾。葬母於曹娥江之黃山。空方築堅。爲建祠而養其外祖母。且置後。施恩母黨。而自痛其母之蚤

亡。於是滿告辭少傅北上。是冬風雪異常。衝冒寒威。十一月陞見還職。病增劇。以二月壬辰卒。實嘉靖四十四年也。年三十有二。配邵氏。邵武知府某之女。封孺人。君尙未有子。正月他姬生一子於家。少傅公命之曰彭孫。報至。君病已亟。發書而喜。君天性孝友。爲人儷儷自將。長兄弟。並爲中書舍人。兄弟三人同省。當世榮之。君不幸蚤歿。而爲人才賢。不能無傷少傅之心矣。於是將歸葬於山之原。卜嘉靖某年月日。中書以某官某之狀來請銘。銘曰。

成甫子子。脩羽蚤頤。少傅仲子。承於休祉。錦衣內廷。競爽濟美。賢如子淵。壽亦如此。天厚其始。不厚其止。亦有遺息。繩祖之履。

外舅光祿寺典簿魏公墓誌銘

公諱庠。字子秀。其先李翁。居吳葑門之莊渠。依其姨母。因從其夫姓爲魏氏。而居崑山之真義。大父諱鍾。生二子。諱奎。字孟文。恭簡公之父也。恭簡公諱校。仕至太常寺卿。知名於世。諱璧。字仲文。公之父也。娶趙氏。宋周恭肅王之裔。公以貲入太學。選授南京騎驍衛知事。胡端敏公在南。部見之。歎曰。魏知事脩。謹。真不忝子才弟也。子才恭簡公字。端敏與恭簡故善。是以云。居官八年。日騎馬清都街。從其賢士大夫遊。衛幕閒冗。事莫足以爲也。會仲文翁病。上疏乞休。遂以光祿寺典簿致仕。始仲文翁已有田數百頃。公守成無所恢擴。而家日以大。四方士來造恭簡公。退卽公。

所飲酒。眠館致餐。禮無不備。有乞貸不能償。常折其券。故李氏之在莊渠。尚以百數。恭簡公歲廩米有差。公則傲而行之。真義亦名航頭。面婁江而東。遠大浦。多湖瀆。田肥美。居人數百家。吳俗若重役。上戶常巧免。移之下戶。無能存者。公獨自占其役。以是家家得休息。至今航頭號稱殷盛。太史公云。千里之內。賢人之富者。公其可以當之矣。公爲人清秀。望之恂恂然。人或曰。魏君若寒士。必當中朝清列。今坐數十困廩。累之矣。自太守二千石以下。莫不聞其賢。加獎歎焉。顧孺人年十四。家盡亡。來歸於公。仲文翁夫婦憐之。如己女。孺人亦曰。翁媪吾父母也。公赴官。獨請留養。而以他姬侍往。子女非其出。愛之均一。內外雍睦。無有間言。兄末有高士顧阿英居此里。魏氏其富與埒。而孺人姓與小字適符焉。公卒於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初四日。年六十有八。孺人卒於嘉靖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年六十有二。子男五人。希明。希哲。希直。孺人出。希正。希平。側室出。女五人。適鄭若會。歸有光姚員。孺人出。適顧夢穀。晉驢。他姬出。孫男女十七人。曾孫男女十一人。恭簡公之世。欲復姓未果。而嗣子鄉進士續。先從李姓。及公子希直中鄉貢。在禮部具牒復其姓。今皆爲李氏。諸子孫壻受恭簡公之業。多在成均及郡邑序。其娶嫁盡吳中大族貴官也。墓在高墟。始攢實以嘉靖三十三年月日大葬。有光娶公之仲女。痛其賢而蚤歿。所以致其無已之情者。惟公與孺人之壽考是祈。而今已矣。歲月遠矣。嗚呼。痛哉。銘曰。

易理以大恭簡昌之。世以有聞。惟仲文翁。精善利道。萬畝治畝。公克承之。恭簡是師。咸遂其仁。方數千里。德澤所浸。於古宜君。其世蔓延。其鮮其茂。共此荄根。有巍高邱。皇考之旁。新築元宮。日月吉良。既固且安。以福仍雲。

周君墓誌銘

君以嘉靖某年月日卒。先是其子詩。試禮部下第。還會大司成。奏言監學法久壞。天下士雲會京師。一旦不爲有司所錄。往往去居家自便。六館幾空。非所以爲太平之觀。乞下所在長吏。敦遣至京。脩舍法以幾化成之效。有不如詔者罪之。制曰可。於是詩在南雍。間歲不歸。不見君之歿。君歿又不以疾。可痛也。君之配先十年卒。詩與其弟諫。訓讓。啓攢與君合葬於縣郭外小虞浦之原。請銘于余。泣且言曰。先人少遭閔凶。孤露無依。寄於吾外家。與先妣誓志自立。從里師學。無所成。爲農賈又不能就。已而入縣書獄。詩時爲童子。縣令見其文而愛之。以是待吾先人。不與他從事比。然其教子。不爲一切。優游而已。先妣獨嚴迫。不少假貸。嘗曰。吾爲生良苦。汝宜自勉。吾見某某皆以貧賤發迹。汝能自立。無忘吾言。先妣尋卒。先人并白之事。身自爲之。前此不問也。蓋不欲使兒輩與聞。懼用志之分。詩所與游者。年皆與先人若。先人益和光如己友。蓋游吾父子間者。懽然無間也。念吾祖之蚤歿。每祭輒潛然淚下。歎處世之難。不敢少自安逸。比詩獲舉於鄉。始用自

適而詩方卒業太學待試於禮部。幾斗升之祿。而天之降割。遂至於此。自念家故微。先君先妣勸
一生之力。俾有田廬。使詩兄弟得專志於學。視前世以孤童自奮者。不及詩遠矣。而不一日養。尤
可痛也。願夫子賜之銘。按其友沈孝狀云云。詩語良然。君諱寔。字民服。年四十有九。孺人姓金氏。
年三十有八。葬以甲子正月日也。嗚呼。人子之痛。何有窮乎。余聞君爲從事時。巡撫都御史嘗捕
人。誤以同姓名。繫南京司寇獄。論死。其父老矣。且無子。訴于縣。君爲言。縣令卽日上狀白其寃。取
其人還。其所全活類是。稽之於古。後當有興者。是爲銘。

李君墓誌銘

鄉進士李憲卿之父曰李君諱玉。字廷珮。祖某。父某。母某氏。世耕岷之羅巷村。君始入城中
爲杜氏壻。學書不就。爲懸掾。亡何又謝去。見其子儵然玉立。聰明異倫。撫而歎曰。吾數十年謀所
以爲吾業者而不得。吾家良田。其在此也。吾耕之種之而食其實矣。於是日令與邑中賢俊游。所
以優給之者良至。不令纖毫經憲卿心。嘗家困於輪役。君力爲營搆。人見憲卿衣必潔。食必腆。經
書史必備具。以爲其饒裕得自寬。不知其實不紓。雖憲卿亦莫知也。嘉靖甲午。憲卿中鄉貢。高等
明年。而君以病卒。歸有光曰。世俗競驚於其所欲得。而日張其力所不能。其可以得爲者。漫焉而
無省。敝敝於一生之勤。心疲業廢。趨死而後已。亦可悲矣。李君淳厚人也。視夫驚疾以趨利。萬不

及一而能量其所不能而遽止，挾其所能而專以無怠，而卒有以享其成。人謂李君之受數畸薄，幾及於顯融而委去之，予之論則不然。李君之壽，斬於五十，假令憲卿不第，其甯以無死了，及有以見之，茲乃所以食其勤子之報也。君生於成化丙午，其葬也以卒之年某月日，子卽憲卿，孫男女各二人。銘曰。

朱瀝之邱君所止，委社於後，卽其身孰生與死。

居君墓誌銘

吳學生居鼎重，以嘉靖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喪其先府君。明年四月初二日，嫡母柴孺人亦卒，皆權厝于崑山朱地村。至是其生母陳氏卒，而二女又相繼以夭。鼎重妻顧氏，復以嘉靖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前死。鼎重乃卜地于三十保鱗字圩之原，葬其父母妻，以二殤祔禮也。蓋期月之間，遭三喪，與改葬者凡六，輜車相屬，道旁觀者，莫不嘆息淚下曰：若居氏之死者如是，而世猶多人何也！抑世人之擾擾，而君獨可以死耶？君諱懋，字士勉，其先吳邑人。祖諱某，父諱某，生四子，君最少。故里人皆以行次呼之，爲舉子不就。居田野，飲酒放浪以自娛，爲人性剛，于世少可。嘗以事忤太守王儀，儀使兩人舉以撲幾死，而辭氣終不撓。初無子，已而鼎重稍長，遣從師問學。君亦折節求賢士與之遊，禮意曲至，嘗望得其一言以教之。鼎重爲文，見許可卽喜，甚于華袞之

榮攜其子赴試。所至陽羨海虞奇勝之處。往往與故人相遇。邀呼飲酒。及御史考校日。晨起夜寢。候伺如諸生。鼎重試失意。歎叱累日。蓋鼎重能自立矣。而君竟以死。得年五十有七。柴孺人祖贈應天府尹諱晟。父諱奎。從父奇大。皆舉進士。奇官黃門。累遷至京兆。居九卿間。家世赫奕。孺人獨守貧素。撫鼎重如己子。視其妻如弟。鼎重婦髮始覆額。入門愛之如女也。而妾婦亦事之謹。門內雍和。人以爲難云。卒時年六十有一。陳氏年五十有六。其葬以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銘曰。吁嗟居君。知爲儒之難也。綺紈之習。傲以安也。玩琦之辨。讒以謹也。夫婦慕賢。志獨專也。不食其報。付諸天也。

詹仰之墓誌銘

仰之姓詹氏。諱高。年二十餘。自休寧來客於崑山。客四十餘年。年六十二而卒。夫仰之所事者。機利也。其於文章。非能學而知之也。顧生平好之甚於知之者。至忘其所事。迨於死而後已。世之論者。必知之而後能好。而仰之之好。甚乎知。豈其出於性然耶。爲賈與爲學者。異趨也。今爲學者。其好則賈而已矣。而爲賈者。獨爲學者之好。豈不異哉。初仰之從予友吳秀甫遊。秀甫死數年矣。仰之且死之歲。亟來見予。予與之談秀甫之爲人。恍然如生。相與爲淚下。然其意欲有所求者。而不言也。一日仰之沐浴。整衣冠。召其所與厚者。與之訣。料檢其篋中文字數十卷。付其子。遂卒。

予悲仰之志。會其子岩秀昆秀。以其喪歸休寧。問其葬曰。某年月日某原也。因與之銘曰。

詹氏出於詹侯。其後有詹父詹嘉詹何詹尹。而唐宋間有奉忠公五大將軍。以忠勇秩於祀典。今爲休寧五城之詹。然近世貴顯者蓋少也。雖然賢如仰之也。而予爲之銘。夫亦烏用貴顯者耶。

朱肖卿墓誌銘

君世家安亭鎮。其地于崑山嘉定兩屬。故君爲崑山人。亦爲嘉定人。安亭有二沈氏。昔時有沈元壽者。慕宋柳耆卿之爲人。撰歌曲教僮奴爲俳優。以此稱于邑人。卽君之族。君之考曰朱翁。朱氏之外孫也。君以故亦冒姓名曰朱傳。而字肖卿云。始朱翁好俠。見惡人必摧困之。而右助其良者。里小人莫敢忤朱翁。朱翁老而無子。年六十餘矣。連舉君昆弟三人。君其仲也。翁初自傷。已得子則喜甚。三兒髮稍長。日挾以出。走馬射雕村落中。蓋自誇說其有子也。然翁竟及其子之成人以卒。君貌頎然。黑而髯。任氣役人。欲學其父。然不如其父時。其父時安亭號爲富庶。正德以來。戶口日耗。田荒不治。故家廬有存者。君以大戶。奔走兩縣無寧居。故雖強力莫能振。君卒于嘉靖十九年月日。年五十有二。娶陳氏。男子子三人。果。善繼。善述。復沈氏。女子子二人。適某某。沈果以是年月日葬某原。果讀書好古。其妻宋太師王文正公之二十二世孫。予妻之妹也。予是以往來

安亭而嘗與果遊。于其葬也。爲之銘。銘曰。

維岷東境。昔稱繁盛。吏失其政。人以疲命。大小偃偃。奔走四迸。君于其間。二目爛然。怒氣填填。欲奮而顛。吁。奈何乎天。

歸府君墓誌銘

府君姓歸氏。諱椿。字天秀。大父諱仁。父諱祚。母徐氏。嘉靖十五年正月初八日卒。年七十一。娶曹氏。父諱永。太母高氏。嘉靖十年三月十九日卒。年六十八。子男三。雷。霆。電。女一。適錢操。孫男五。諫。縣學生。謨。訓。皆國學生。讓。幼。女三。曾孫男六。以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庚申日。合葬於馬涇。實。濱。涇。按歸氏出春秋胡子。後滅于楚。其子孫在吳。世爲吳中著姓。至唐宣公。仍世貴顯。封爵官序。具載唐史。宋湖州判官罕仁居太倉。其別子居常熟之白茆。君白茆已數世矣。由湖州而下。差以昭穆。府君我會大父城武公兄弟行也。府君初爲農。已乃延禮師儒。教訓諸孫。彬彬向文學矣。府君少時。亦嘗學書。後棄之。夫婦晨夜力作。白茆在江海之壖。高仰瘠鹵。浦水時浚。時淤。無善田。府君相水遠近。通溪置牖。用以灌溉。其始居民鮮少。茅舍歷落數家而已。府君長身古貌。爲人儻好施舍。田又日墾。人稍稍就居之。遂爲廬舍市肆。如邑居云。晚年諸子悉用其法。其治數千畝。如數十畝。役屬百人如數人。吳中多利水田。府君家獨以旱田。諸富室爭逐肥美。府君選取其磽

者曰。顧吾力不可。田無不可耕者。人以此服府君之精。蓋古之王者之於田功勤矣。下至保介田。駿遂師。遂大夫。縣正里宰司稼。設官用人。如是悉也。漢二千石遺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時趙過蔡癸之徒。皆以好農爲大官。今天下田獨江南治耳。中原數千里。三代畎澮之迹。未有復也。議者又欲放前元海口萬戶之法。治京師瀕海萑葦之田。以省漕壯國本。茲事行之實便。而久不行。豈不以任事者難其人耶。或往往歎事功之不立。謂世無其人。若府君豈非世之所須也。銘曰。

昔在顓頊。曰惟我祖。綿綿汝穎。感於荆楚。迄唐而昌。鳴玉接武。湖州來東。海魚爲伍。亦有別予。居白茆浦。曠然江海。寂無煙火。孰生聚之。府君之撫。府君頎頎。才無不可。實剛晦之。終古瀉鹵。黍稷藿蕘。有萬斯畝。曷不虎符。藏于茲土。

趙汝淵墓誌銘

宋熙陵九王子。其八爲周恭肅王元儼。恭肅王生定王允良。定王生安康郡王宗絳。安康郡王生南陽侯仲鏡。南陽侯生處州兵馬鈐轄士翮。士翮始遷嚴陵。士翮生保義郎不玷。又自嚴陵徙浦江。不玷生三觀。使武經郎善近。善近生武翼郎汝惺。汝惺生崇倓。自定王以後。至崇倓。始失其官爲士庶。崇倓生必俊。必俊生良仁。始自浦江徙吳。今長州之金莊也。良仁生友端。友端生季

永季永生同芳。同芳生纘。纘生四子。濂。潛。深。濱。潛者。汝淵諱也。汝淵於兄弟次在二。授室於崑山眞義里朱氏。汝淵年六十有六。卒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某日。朱孺人年五十五。卒嘉靖三十八年正月某日。生子男一人。世貞。孫男四人。和平。和順。和德。皆夭。最後生和敬。孫女一人。其葬以隆慶二年十二月某日。墓在長洲之某鄉。宋自青城之難。王子三千餘人。盡爲北俘。其散處四方。僅有存者。若周王之後。以詩書世其家。故譜系頗可攷。其在長洲。同魯其賢者也。同魯於汝淵爲再從父。汝淵夫婦孝敬。脩士人之行。世貞方將以進士起其家。世貞於予先妻魏氏。內外兄弟也。故屬予銘。銘曰。

宋失維城。宗淪于朔。哀哉重昏。鼎折覆餗。不仁之殃。迨其九族。存者予遺。逃竄而延。惟恭肅王。當世稱賢。宜其孫子。百葉以傳。宜君宜王。今爲士庶。亦脩于家。魚菽以祭。曷以銘之。不媿其世。

金君守齋墓誌銘

余少聞嘉定之漳浦。有君子曰沐齋先生。未及見而先生早世。後識其子于魏恭簡公之門。及居安亭。安亭去漳浦十里。與賢者之居相近。其芬馨若將可挹。而先生之從子太學生喬從。余遊。得時時語其家事。喬父守齋君。于是葬有日。來請銘。按狀金氏自縣之南翔徙漳浦。五世而至處士諱鑑。鑑生蒞。蒞生三子。長諱洲。是爲沐齋先生。其仲諱瀚。卽君也。金君耕漳浦十七世。世益

大而沐齋先生遂邁志爲儒者。與海內諸名士。廣東湛甘泉。浙右蔡我齋。山東王純甫。江西夏敦夫。及恭簡公遊。君爲力田治生。以資其宦學。先生舉進士。調永康令。尋改國子助教。復爲高邑令。所至清廉。無絲毫取于民。衣服器用。均悉從其家。送至官所。自永康入覲。唯須知冊役官夫四人。事畢所存冊笱架。亦還其縣。其在京師。終日杜門。一書不予人。平生食無兼味。或曰。先生非有待于其弟者也。人以是兩賢之。君與兄少同學。其師欲答君。兄卽悲泣。師每爲之止。其爲兄所愛如此。父可田翁性嚴。有所不樂。君卽長跪終日。雖風雲僵凍。不敢移膝。翁晚年有所愛庶子。君卽自構別業于祖居之北。千金之產。甘于遜讓。或疑其不能無憾。而君懼如也。初子喬未生。卽以沐齋先生之季子爲嗣。名之曰岳。撫愛如己子。而岳亦不知其非君出也。居常對人語其感兄之德。稱兄之賢。至不容口。世道淪斲。爲善者兢兢懼不能免。况先生之卓行。君不惟不艱阻之。又成遂之。可不謂之賢矣乎。君春秋六十有三。以嘉靖三十七年五月六日終。夫人顏氏。二子卽岳。喬。孫六人。應鵬。應龍。應鷺。應元。應麟。七郎。孫女一。其後七年。葬于漳浦西之新阡。爲嘉靖三十四年三月一日云。銘曰。

均爲同氣。孰嚙冰雪以居耶。孰混汗萊以墜耶。孰于于以閉安耶。孰斷斷以疲瘁耶。孰波馳以啜其精耶。孰坎止以食其糲耶。孰將百年之計耶。孰將千古之慮耶。吾不能知。知是墳者。先生

之弟耶

王邦獻墓誌銘

王君以嘉靖三十三年八月四日卒。享年六十有八。其明年十二月七日。權厝於度城之先塋。而以某年月日葬。予與王氏有姻好。其孤繼忠。又予友也。來請銘。予辭不獲。乃序而銘之。序曰。君姓王氏。諱璿。字邦獻。其先居岷山之澗山湖。二百餘年矣。有壽峯者。元季兵亂。播流六合。吳平之後。復返其居。壽峯生福。福生子昭。子昭生安。安生懃。懃生鄉進士鑑。鑑生漳。君之考也。初進士君拓落有大志。主平以經世自許。嘗大書忠孝二字於堂壁。故王氏忠孝堂。鄉里至今傳稱之。進士君一上春官。以病卒於京邸。君弱冠補博士弟子。已自感慨。思繼其祖之志。正德嘉靖之間。東南之民。困於糧役。感耗盡矣。自儒者皆躬自執役。君一任其僮奴。至於不自給。終不以廢學。凡六試於南都。而卒不第。君少有筋骨之疾。晚而加劇。年且六十矣。從諸生謁御史。躄躄行也。衆庭拜。獨伏地不起。御史使兩生挾以行。然其氣不爲衰止。久之而後謝去。則時時視其祖壁間書。泫然流涕。嗚呼。上所以欲求於下者。忠孝而已。而未必得也。下之所欲事於上者。忠孝而已。而未必遇也。王氏在沮澤之間。父子祖孫。以此相命。至於自首不遂。閭閻以沒世。可悲也已。君爲人仁恕。多所施予。人或負之。而不以爲懟。其形病而貌甚和。予與之處。可謂有意乎。其爲人者也。君母沈氏。

城武知縣存之女。娶任氏無子。同母弟杲生二子。繼忠繼孝。君撫教之如一。而以繼忠爲嗣。繼忠娶張氏。生二孫。文昌文光。初進士。君用詩舉。君治易。而二子今以春秋爲博士弟子。銘曰。

牧之良奧。生梓田之頻突。生鶉維忠。與孝後有馮。三世儒生。今其興。

李惟善墓誌銘

李瀚以嘉靖二十九年月日。葬其父李君。先期爲狀來請銘曰。君姓李氏。諱元。字惟善。高祖諱保。曾祖諱虎。祖諱宗。父諱英。縣學生。母袁氏。君以嘉靖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卒。年六十有九。配張氏。子男三。澈瀚灑。澈灑皆前死。瀚縣學生。孫男二。一鵬一鸞。女一。適宣應楫縣學生。曾孫男一。紹先。李氏世居嘉定守信鄉。君以贅故居新涇。涇四十年前爲荒野。今起爲市。商賈湊焉。瀚卜葬去。其居若干步。望張墓。狀如是。余昔嘗志張翁。言翁淳樸。無世俗機。得壻李君。任家督。日飲醇酒。無所問。李君之才。能豐其業。而取張氏族子潮爲己子。己生三子。皆姓張氏。而灑復爲潮子。聚是二姓。懼無間嫌。及翁年老。乃以潮後張氏。而歸其三子之姓。其始潮在諸子列也。今謂爲舅。涇以湄濁。混混其止。李君之謂矣。春秋樂道人之善。是宜書之。不一而足。銘曰。

吳淞東流。練水出。岸眩大海沃赤日。土岡陔靡聚千室。樹成吉貝。雜黍稷。有美丈夫。從孟姑。新涇之原生攸宅。考終卜藏。惟墨食。左爲翁阡。森鬱鬱。兩邱相望。無媿色。載詞于石。永不泐。

張克明墓誌銘

嘉定張君卒於嘉靖十九年月日。年七十有九。初娶孔氏。卒於弘治某年月日。年若干。再娶秦氏。卒先君一年。年七十有八。葬于其居之新涇。嘉靖二十年月日。孔孺人先葬在倪家浜。遷以附。君諱杲。字克明。爲人剛直無他腸。遇所不可憤發。怒已則懽然。鄉人爭來決曲直。至有所笞擊而能不怨。日飲酒。微醺輒睡去了。不以世事爲意也。兩孺人皆有婦道。君少孤貧。常賴孔氏力。生以自給。而秦氏恂恂無所忤。與君齊年。而俱享眉壽。人以爲難。然章無子。而孔孺人生一女。贅李元爲壻。元始壯能應家。君一以委之。遂至于豐殖。而君之弟某。有子曰潮。李元抱以爲己子。元又自生子。曰澈。曰瀚。曰灑。皆姓張氏。君旣卒。瀚流涕喟然曰。春秋書莒人滅鄆。爲此也。吾爲儒者。不可以不正。于是言于元。卒以潮爲後。而自別爲李氏。瀚始呼潮兄也。今謂爲舅。吾聞張氏之厚也。字其壻如子。教其外孫如孫。而李元之愛潮猶子也。至瀚裁之以禮。可謂變而得其中矣。銘曰。有女以養。有壻以幹。壘有後。以紹厥宗。有女之子。以匡其禮。吁嗟乎。張君其有子。

陳君厚卿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圻。子厚卿。世居嘉定之黃浦東海上。父諱廉。字汝界。寶源局大使。生君兄弟四人。而君最少。母黃氏先亡。而父亦已老矣。同縣馬梁。其妻李氏。陳之出也。意憐之。抱以爲己子。然

馬翁自有子。而君娶張氏。生一子。殤。歎曰。翁吾父也。必得翁孫以爲子。會馬翁子婦有娠。張孺人日候伺之。乃生女。曰吾德翁。卽男也。當子之。無用女也。婦又有娠。生男。孺人寢處馬氏室中。男生彌月。卽負以歸。夫婦愛之。當冬。月嘗以身藉之。不令著蓆。臥比就外。傳僮奴悉遣隨。而身自桔槔。張孺人爲人嚴毅。其子行步稍斜。必呼訓飭之。日督書課。而君性寬。常曰。兒富貴有命。不當瑣瑣喋聒。令人不自怡。然孺人中情深愛。每出一二里所。未嘗不垂涕也。君平生好義。先世遺產。悉讓其兄。盡復贖給之。外父母老而貧。養之終身。又撫育其孤孫二人。人有持官銀百兩。聞縣呼名。亟去。遺旅舍中。君後至。獨留守。俟其人還而付之。爲人乞貸。已而負之。君爲代償。其後有求。復與之。終不言前負也。初君以產讓其兄。後馬氏有分。復不受。自黃浦轉徙南翔。已又耕新涇之上。新涇近海。會颶風作。海水流漂。嘉定東門外。瀾望波濤無際。君自南翔行至新涇。不識徑術。忽浮忽沈。遂病數年。且死。呼其子索筆書曰。負某人物若干。又負某若干。吾死汝必償之。他人有負君者。不言也。取歷日指曰。某日吾當去。命奠告於先。至日。整衣而逝。嘉靖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也。年六十有三。張孺人後君十有四年而卒。實嘉靖三十九年十月初九日。年七十有五。卒之日。語其子曰。昔汝父之亡。某人嘗侮汝。然此人汝父固所善也。勿記其過。又曰。汝無忘馬氏所生。我死當益厚事之。蓋君夫婦之賢如此。非其子思彝來乞銘。予亦無由知焉。以此知世未嘗無卓行如古

人者。獨其汨沒於閭里。而不暴見於世也。學者皆言爲後必同宗。然吾以爲聖人之制。不獨任其天而已。不得已而有人爲輔相之功。所以爲相生養也。慈母如母。禮經略著其文。而古書亡不能盡見。可類推也。若陳君之事。向其厚也。思彝生以此事之。死以此葬之。而祭之。可矣。余爲銘。成思彝之爲子也。君始厝於新涇。今卜兆於縣東南依仁鄉之蘆涇。而以孺人祔。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也。銘曰。

厥德孔厚。而縻孕字。天若斬之。人以力致。白靦眸子。一氣相視。旣慈旣孝。有誠無貳。亦旣有子。以視其隧。天實報之。庶固不墜。

陸子誠墓誌銘

君姓陸氏。諱意。字子誠。居太倉州之東鄉。贈文林郎塾之子。嚴郡推官愚之弟。娶龔氏。龔氏居崑山之廟涇。孺人山東布政使理之曾孫。武岡知州震之子。武岡有三女。長適兵部右侍郎王公倬之子。都事愔。次適吏部左侍郎葉文莊公之孫夢泗。其季不出適。武岡以聘君而授館焉。陸氏世望族。故與諸家多有連。而武岡初倬聞之。漳郡攜子壻以行。及改調還。而君感南中瘴癘。至家而卒。時正德九年九月九日也。年二十有三。而孺人復從武岡之法所。居長沙零陵之間數年。武岡沒。而後孺人以其子歸陸氏。蓋去君之世四十一年而後卒。時嘉靖三十三年月日也。年六

十有九。于是其子明謨。傷先人之早世。而母寡居。鞠養教誨之勤。將合葬于太倉州花浦長涇之東源。而思圖其不朽。明謨少不能識君之遺事。詹事府主簿王君世德。君甥也。爲之狀。而王君時亦少。第言聞君之昆季。皆稱之爲陸氏之才子弟云爾。至述其從母。爲人慷慨好施予。平生屹屹無女子態。可以爲賢矣。予之從祖母與武岡君同祖。而諸姑多嫁東鄉。故能知兩家族姓之所自。明謨旣壯。嘗慨古人風節。尤喜吟詩。而詹事家方貴盛。以清銜守南京故府。一日掛冠洪武門而歸。其中必有過人者。予以其言可徵信焉。故爲之銘。銘曰。

適爲夫婦。不永其終。四十一年。言歸其封。一世之違。千歲之同。

王君時舉墓誌銘

君姓王氏。初名翱。後更諱羽。字時舉。世居海上。而以醫名家。少讀書論。必求其解。不解不肯已。有能者輒就問之。以故治人疾多愈。然不自以爲功。或譽之。輒言吾所以爲術。乃神農黃帝之傳。神聖之道。顧非盡讀天下書。通于天地之化。以參合于人。不可以爲。今所爲者。乃徒剽取億出以幸中者也。及人有酬謝與否。未嘗望之。性誠篤方嚴。終身不近非禮之色。居里中恆見憚。往往諸少年相羣聚戲。君至皆走匿。曰。朱文公來矣。一日出門。見童子泣于道。問之。曰。朝入市。失所持物。恐歸而見笞。問其直幾何。與之代償。已而童子挾所償來還。曰。朝所失已得之矣。君亦遂不

受童子泣謝而去。嘗自恨不讀書。見儒生文士。必悚然却立。意其中莫測也。其愛慕如此。初君之世。父弟翹始數歲。世父將死。呼君屬曰。儒學難爲。不如授以汝術。易了。令可爲生而已。君後不用其言。教之儒。期年。翹以選爲郡博士弟子員。雖不遇。然以文藝稱于士林。卒于嘉靖三十四年某月日。享年六十有二。娶嚴氏。生子男女皆五人。男用賓。用卿。用才。而享用文。女嫁某某。孫男女幾人。而君之昆弟亦五人。翔。翀。翎。皆弟也。翔無子。以用享爲後。于是翹來請銘曰。兄字吾如子。衣食教訓之四十年。翹無以報。兄歿時。會倭犯嘉定。又大疫。兄日未出。卽出診視。人疲。侵染以死。圍城中。而翹方走西南湖上。至死不相聞。以是爲終身痛。蓋來請銘三年矣。銘曰。

世載虛華。本實爲尻。海濱椎朴。士風亦澆。尙有古人。抱術以槁。吁嗟孝友。有墳其高。

陳處士妻王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王氏。陳處士諱可樂之妻。父諱士高。以歲貢入太學。三娶無子。元配某氏。生女子子一人。故處士受室成禮於王氏之廟。太學君落魄不事生業。家徒壁立。獨喜飲酒。孺人治女紅以資其費。卽賓至。酒醴羞膳。無不得所欲。太學君卒。乃歸於陳。未幾處士病瘵。生一子周歲矣。且死。顧謂孺人曰。伯兄無子。可以兒與之。孺人曰。養老字孤。吾事也。因泣下。截髮以自誓。時庚午之歲。大祲。道殣相望。孺人抱一歲兒。哭其夫。且汲飪以承迎二親。甚艱難也。卒以孝養終二親之世而

喪葬之命其子事其兄公如夫之教。內外相依倚爲命。以迄於有成。居無一畝之宮。在闔閭中人罕見其面。尼媪往來富貴家。與婦人交雜膜頌。尤數從寡婦人遊。孺人一切謝絕之。晚年目蝸眊。朦朧然甚不自得。醫至却之曰。吾手不能與人診視也。蓋年二十四而喪處士。六十有二而卒。時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也。於是棲居幾四十年矣。初處士之會祖諱翊。中乙榜進士。授膠州學正。歷應山王府教授。嘗爲會試同考官。崑山之士以易學登第。自應山君始。家世讀書。清貧節行。可慕尚也。孺人子一人。唐縣學生。孫二人。王道縣學生。次王政。葬以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在白馬涇隨字圩之新塋。其辭曰。

兩儀奠位。自初有民。陰陽會合。男女貞行。聖人因之。秩爲典常。法則天地。垂象咸恆。王道凌遲。關雎刺興。鄭衛靡靡。禮俗以傾。會齊於禋。天宇晦冥。孰知千載。是心猶明。懿矣淑婉。居然性靈。爭芬昧谷。競節高冥。有赫管彤。於昭汗青。子政作傳。元凱翼經。無微不顯。靡幽不呈。鑄辭於石。紹以前人。

太學生陳君妻郭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郭氏。長洲人。封鴻臚寺丞諱某之會孫。處士諱某之孫。太學生諱受益之子。歸陳氏。工部都水司郎中諱天貴之子婦。太學生大雅之妻也。年四十有四。以嘉靖三十四年七月二十

九日卒。太學君爲治葬事。遣其子良謨來請銘。初孺人始歸陳氏。太學日遊庠舍。不能治生產。幾無以自贍。孺人父母家在吳松江上。田肥美。歲多收。爲捐嫁時衣被財物買田廬。每歲之冬。卽往收穫。苦寒。迨春而面嘗皸瘃。凡賓祭補紉饅爨。一任其勞苦。時節縮而用其力。纖麗之服。珍華之飾。屏去不御。親黨有邀爲宴會者。曰飲酒非婦人事。輒謝之。辛勤二十餘年。家用可以給。而夫君以年貲貢入太學。滿次謁選。嘗爲州縣官。不日有祿養。而教育其子爲進士業。亦旣有成矣。一旦搆危疾。自知其不起。爲其子女從容敘述生平。言始爲婦以至於今。其勤勞如此。若操舟渡江。舟中之人。僅已登岸。而操舟者沒焉。因唏噓不自已。家人度爲憫。須若干直。孺人聞之。卽曰。吾不須此木。當若干直可也。又曰。吾生自謂盡瘁於爾家。然不欲費。但得片石。求能文者誌吾墓足矣。予聞而傷之。孺人以女子。有志於名後世。夫豈爲區區之名。卽其平生之志。有不容沒沒者。予讀谷風之詩。蓋夫婦之變也。其稱所以爲其夫者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無。黽勉求之。至於旨蓄以御冬。甚微細者。亦自言之。亶亶不厭。千載而下。可以見爲人婦者之心也。其亦可悉也已。孺人生子男二人。良謨長洲縣學生。良策尙幼。女子一人。適李春陽。吳縣學生。孫男女二人。其葬在武邱鄉。卒之明年正月二十四日也。銘曰。

郭氏巨族。居差方里。大臚馳封。亦以貴起。來嬪陳宗。實相厥美。致其蓄藏。勤慙自喜。悲彼禴

衣不能爲婢。一世之志。迫於短晷。不承其享。貽後之祉。

顧孺人墓誌銘

嘉靖二十七年。沈君子善喪其配顧孺人。又明年舉進士。官鄱陽。孺人尙在殯。尋以中憲之喪還家。明年治葬事。以孺人祔於崑山縣橫塘祖塋之次。實三十二年某月日也。子善先期來請銘。其子堯俞從予遊。每念其母。輒流涕曰。吾母賢。非夫子其誰宜銘。嗟夫。富貴壽夭。非所以論賢者。而賢者之志。不在於此。然世恆以是爲幸不幸。相與爲悲喜。亦夫人之清哉。沈氏世以詩書名家。中憲趾美前武三爲二千石。而孺人之考給事兄弟起海上。一時同官黃門。並貴顯矣。孺人託於兩家。得子善以爲之壻。孰不爲喜。然孺人未及笄。屬結事捐館舍。哭泣悲哀。幾不能以生。後每追慕顧念。有終身之悲。而子善爲諸生。悒悒不得意。孺人與共勞苦。有雞鳴警戒之志。及遊兩京大學。遂魁畿甸多士。又再試不利。比及第。孺人幾及見之。而先以死。蓋富貴壽歿之數。雖父子夫婦不能相及者。此其所以可悲也。孺人生而敏慧。數歲爲給事製小冠。給事喜爲冠。以出見客。常以格言教訓。孺人輒能記。其後每稱以最其子。爲人凝重。在父母側。不問不言。或竟日無一言。雖以憲嚴憚之。君所交遊。以文字學業相過從。卽喜具食飲。令盡懽。苟非其人。雖杯茗不時至也。見其子夜讀書。輒紡績與共燈火。用勸率之事。祖姑太宜人尤孝敬。中憲之官。太宜人老不能行。嘗

謂中憲有賢孫婦。卽汝面汝目在我眼前矣。其賢如此。蓋子善宦學之助爲多焉。給事諱濟。官刑科給事中。中憲諱大楠。官至惠州府知府。子善名紹慶。今爲鄱陽縣知縣。孺人生於正德四年七月十四日。得年四十。男子子二人。堯俞。堯典。女子子二人。壻王炳衡。王伯稠。後出女子子一人。妾出男子子二人。堯欽。堯文。昔雍門子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爲之增歎。嗚嗚流涕。不能自止。予銘孺人。蓋有傷心者。銘曰。

嗟夫人之婉好。宜其壽考。胡遽以夭。其行獨而不祿。嗟夫造物者。區區以此爲仇。夫孰能知其由。

潘府君室沈孺人墓誌銘

子少善潘。士英子實。子實自嘉定來崑山。居馬鞍山岩石之間。子亦時過子實。因獲拜潘府君。氣貌方壯盛也。喜飲酒。不屑事生產。而沈孺人者。清浦大族。清浦在縣東南海上。黃浦之東。蓋俗謂之江東沈氏云。孺人去膏澤。攻勤苦。以佐其家。又以其餘力。爲高樓夏屋以居。而子實得自恣游學。嘉靖某年月日。潘府君卒。其明年十二月。葬於脚襪涇之原。子嘗誌其墓。府君亡而孺人持門戶。如其存時。子實復益聚縣中俊彥。日與講肄。其縣人往往取科名貴顯於朝。或不幸困踣於時。亦以道義爲鄉人所重。皆子實之與也。人以是愈稱孺人之賢。而幼子士賢。亦力學爲諸生。

會倭奴犯境。子實家近海。最先被兵。遂奉孺人避居於安亭舍中。子家人皆得挹其慈範。明年寇益深。子實去之澱山湖中。孺人命舟益遠去之樵李。入其郭中。澱山湖王氏。子姻家也。是時從孺人行者皆獲免。不從孺人留者皆被害。其倉卒明智如此。兵後家悉燬。子實稍卜新居。始以不能具菽水養爲憂。於是計偕。留京師。選授處之龍泉博士。龍泉山縣。學宮皆傾圮。因留妻子待養。先之官除館舍。欲迎孺人。而孺人竟病卒。苟子實非苟仕者。千里就微祿以爲親也。而竟不能致。居官一日之養。豈不傷哉。雖然。使子實早取科名。亦不肯趨時以爲大官。雖爲大官。亦不必藉此以爲親榮。則今子實之所以事孺人者。蓋無憾也。予銘府君至是二十年。乃銘孺人。而予與子實亦已老矣。其又不能無感矣夫。其辭曰。

沈氏江東世名族。黃門柱後兩賢擢。孺人父緯。王父輔。世稱孝子。善慶渥。府居諱乾。用中字。士英世賢。二子續。女適金。詡徐。應元。張來之。配先母覆。孫男女七。曾孫二。允嗣。蟄蟄繁祉。福已未。臘月初五。七十有六。齡非促。微文志墓。襲前詞。明歲除日。祔夫麓。

周子嘉室唐孺人墓誌銘

震澤東出爲淞江。遠吳之境。而南故吳地。多以江名。子嘉世居江南。唐氏居江北。皆崑山之鄙也。相去二十里。故孺人歸於子嘉。時參知公已登進士。子嘉以兄故諸生。時爲廉吏。祿養不贍。

賴國家恩澤，得以安其閭里，無呼召之擾，視先世雖以貴高里中，而數苦徭賦，今可以無事，遂與孺人耕田常數百畝。孺人日饑百餘人，歲時伏臘賓親之費，不使子嘉有言，而悉自辦治，而事二大人極孝養。參知公宦游數千里外，有令兄弟，又有賢婦，得以無顧念。孺人產子，舅中憲公已病亟，聞之亦喜。初，晏恭人卒，孺人哭之哀，又哭中憲公而病，尋卒。子嘉痛之，十七年而不葬，曰：不敢薄吾妻也。又曰：始吾爲生之難，今稍裕而吾妻不及矣。於是以其年月日葬於千墩浦墓字圩之新阡。子嘉名大賓，男子子一人之榮，女子子三人，適某某，又男子子四人，女一人，繼齋出，孫男子一人，余與徐韜仲，皆子嘉之姑之子，故請韜仲爲狀，而余爲銘。子嘉謂皆外兄弟，可信其賢不誣也。銘曰：

孰爲之昉，不旣其養，自我爲士，或居其上，其命也夫。今見子之長，黍稷禋祀，其永享之。

方母張孺人墓誌銘

鄉進士方範循道之母張孺人卒，將葬，乞銘於予。其狀云：張氏世居崑山之水墟村，曾大父諱奎，大父諱佩，父諱錦，母潘氏。父少習舉子業，長爲郡從事，不久棄去，所生女子五人，皆聰明穎慧，而吾母尤凝重貞淑，頗習小學，列女傳，能了大義。嘉靖初，吾父以御史議大禮不合歸，久之先妣封孺人。范氏卒，遂以禮聘焉。先是范孺人方正賢淑，動協矩矱，人以爲女丈夫。吾母志操狷潔，

動止有則。族黨內外咸謂有范孺人之風。某年生不肖。先君乃悉以前所樹產歸伯兄。而攜吾母子。搆別室以居。吾母念先君所留鮮薄。懼弗給也。治生纖悉。僅僅取足。而恆宿儲甘旨。爲吾父微姻合朋之需。吾父得夷猶於江山綠野之間。情閒意適者。實吾母之助爲多。不肖方向學。吾父謂吾母曰。兒年少。勿以他好奪志。卽遠大可期也。庚戌之秋。吾父奄忽見背。吾母敬承父志。咨於伯兄。博訪名宿。延之家塾。餼幣饋遺。必加豐腆。早夜冀有成立。以慰先人於九泉。未踰年。則訟役交侵。吾母於是撫不肖泣曰。汝父不欲以厚貽汝。正爲今日。而人情若此。奈何。所賴以自立者。惟能讀父書耳。卽汝負先人之志。吾亦何以生爲也。遂相與大慟。不肖因悚惕痛勵。值倭警。家產蕩焚。吾母復鸞簪珥爲延師費。不足則又稍捐成業以資之。蓋自先君謝世。今十五六年中。經頓撼百出之苦。惴惴焉不敢一日之寧。惟是尊師教子。則愈久而愈切。時從伯兄課試。有不愜。輒令長跪。撻以大杖。吾母旣忿。不肖驚鈍。卽重憐之。卽投杖號泣。竟日。每夜篝燈課讀。而躬自辟繡。雖隆冬。近寒。戶外雨雪交作。猶淒然相對。不少假借。歲甲子。遭腹疾。三年不能起。丙寅疾益甚。是冬值五秩之誕。子姓姻戚。衣冠萃止。舉觴稱慶。吾母爲力疾強起。整衣登堂矣。而委頓不能勝。乃自歎曰。吾必死矣。然自汝父見背遺汝。中更多難。吾撫之。以至於今。吾卽死。不愧汝父於地下矣。越明年正月某日。終。得壽五十有一。子男一。卽不肖範。孫女一。幼未字。嗚呼。他人之母母耳。使範無母。其

能一日自存也哉。範今僅得成立，能備一日之養，而吾母已不能待矣。此所以抱終天之恨也。狀如是，余交方氏三世矣。侍御諱鳳，與其兄奉常公諱鵬，同舉進士有名。時稱二方，侍御性豪爽，然於范孺人頗嚴憚之。後與張孺人別居，甚相愛，舍其平生所爲業，更自建立，故循道稱其母之辛勤者如此。其伯兄則長史築，范孺人出也。又所爲延塾師，如吾友桐城趙中丞子舉、秦進士光甫及海虞二陸，皆相繼登科第，而循道復中鄉舉，將踵二父以起人稱孺人主中饋，極奉師之禮，故循道痛念其母，異於他母，良然。循道事孺人尤孝，葬在縣治馬鞍山之陽，故祖墓而爲別業。實隆慶某年月日，噫，其可銘。銘曰：

懿矣慈母，又有孝子。卜從其先，惟墨食遺後人祉。

張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張氏，太學生陸子徵之妻。武康令本枝之母，世爲長洲人。始尙醫張公，與子徵父如隱公皆出贅居祥符里，以故張公以女子子徵。子徵名煥，與其弟燦、子潛，兄弟皆有名。吳中子潛進士高第，入翰林爲給事中，而子徵久不第。子徵爲人博雅，善著書，好遊名山水，意興所到，獨自往來，不執何家事。家事一任孺人。孺人亦以爲治生纖翫，非丈夫所宜與知也。至於教子，孺人亦躬自督責，以故子徵得以遊閒，而諸子學皆有成。子潛給事中，言事被謫都勻，而其孺人又病死。

母胡夫人春秋高，每念其仲子得罪朝廷，竄萬里外，孺人獨共養。時以溫言慰解之。胡夫人乃喜。孺人初爲家甚纖，及本枝中鄉舉，仲季二子並遊太學，乃喟然嘆曰：「三子俱長，吾今可以無事事矣。」遂爲之析生，獨居一室，日唯焚香禮佛，又好觀北史遺文、隋朝故事，諸稗官小說家，數爲諸子言之。本枝迎養之官，孺人一日下堂，躓傷其左足而病，病良瘳，二子迎歸爲壽，尋以他病遂不起。元年甲子之二月某日也，年八十有一，子男三，長卽本枝，次培，枝翹，皆太學生，女一，適刑部主事查懋光，孫男四，某某，女四，會孫男女四。陸氏自冢宰公最貴，其族多著朝籍，其後出子徵兄弟，而本枝爲吏，以循良稱，其聞喪而還也，吳興人惜之，余與本枝同年，又同官，以是年之九月某日，葬孺人於貞山，故奉子徵之命來請銘。銘曰：

陸於長洲，厥世遠矣。冢卿之興，綦貴而圯。黃門續文，爲時宗工。太學博雅，允宜其兄。唯是名族，宜有令母。令母頌頌，德音則有。當其治主，束之若急。及有代人，脫焉如釋。來遊武康，象服裴裴。觀子循政，式盭其歸。順化委蛇，八十一終。勒詞元石，以貽無窮。

張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張氏，曾祖璠，祖錦，父沂，以貴雄海上。孺人年十七，歸沈君垣。沈君自少不能治生，遇有賦調，輒轉徙避之。孺人常槌髻單衣，步從其夫。至則與女奴共操作，終不以父母家有所覬望。

沈君時大困，意不能無懟。孺人俛嘿而已。母老且病，兄鴻臚君梓在京師，孺人日夕待湯藥，不去側。母以是安之。平生無疾病，一日之後園，右食指爲棘所傷，血濡縷，遂至大疾。嘉靖三十年十一月初一日也。年五十有一，殯殮不具。鴻臚君經紀其事，葬之吳塘之源，實以其年十二月初八日。子男二人，大有、大成，女一人，大有從予遊。予素知孺人之愛其子，每告歸必問所習。大有對之辨析，卽喜見於色。吾妻沈之自出，呼孺人爲嫂。然年最少，孺人嘗在他所，未嘗相見。先五月吾妻死，孺人獨曰：嗟乎！賢者固不能久。生於今世，因流涕累日。予屏居安亭江上十餘年矣，自遭此痛，回首平生，惘惘無可向人道者。或譏以私喪踰禮，而不知實有身世無窮之悲。聞孺人之言而爲之屢勸焉。及是大有來請銘，思其言尤悲，因序而銘之。銘曰：

嗟生之厚，而數之蹇，不伎不求。君子之選，生有令辭，是以銘於茲。

陸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陸氏，朱君良之妻，封吉安府推官諱峇之子婦。父諱桂，母王氏，伯父諱松，母朱氏，實吉安之女弟。孺人少時，伯父母無子，養以爲己女，欲爲朱氏重親，遂聘朱君爲贅壻。久之，致其橐於陸氏之族，曰：蓄者，曰女不可以爲嗣，壻不可以爲烝嘗，必欲爲後，蓄也宜。遂歸於朱氏。吉安爲諸生，布衣糲食，廬以自給。及長子舉進士，選調吉安，得推封，及爲監察御史福建副使，吉安始卒。

己又爲廣西廉使。爲河南布政使。而太夫人猶在堂。孺人終始孝養。雖其兄弟亦賴之。年二十得寒疾。自以終不能有子。爲置他姬。生三女子。己又生三男子。撫抱若一。生平無紛華之好。無夷鬼之惑。於治生尤纖。以此致饒。給云嘉靖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卒。得年五十九。男邦教。娶歸氏。予從女也。邦禮娶徐氏。邦治未聘。女適縣學生周履冰。楊承芳。張復祖。以卒之年十一月壬寅。權厝於祖塋。而以某年月日葬。履冰述孺人狀甚備。予爲採次其辭而爲銘曰。

三代詩書之所載。女子之行。非有怪特奇畸。而在於仁孝勤儉。而無忮忌之資。雖今世固有之。世人不察而不知。有其知之。視予銘詞。

張太孺人墓誌銘

太孺人張氏。故吳侯章君注之少室。歸化令若虛宗實之母也。章氏世海虞人。若虛曾祖珪。監察御史。祖格。大理寺卿。御史四子皆登朝。二季位至九列。而大理最賢。大理生注。以貲爲某衛千戶。始崑山之東鄙。曰安亭。有楊氏亦名族。大理故與楊翁善。遂以戶侯贅於楊氏。而楊女早亡。楊翁曰。女不幸。吾不可以失章甥。遂爲章甥娶洪氏女。如其女。戶侯以此卒居楊氏。然無子。以兄子榮爲後。太孺人在諸姬中。獨後生子。卽若虛也。已而戶侯與洪孺人皆亡。太孺人抱其子日夜啼泣。遂喪其明。倚兄子爲後者。而戶侯與兩娶皆葬安亭矣。若虛旣舉於鄉。太孺人撫几遠而行。

喜不自勝。及爲歸化令。不能之官。其孫太學生衡。已能自主其家。太孺人遂與其孫歸海虞。比若虛之喪。自歸化還。家人恐太孺人悲哀。不以告。竟太孺人死。猶以爲尙在歸化也。又三年。太孺人以嘉靖甲子五月二十七日卒。年八十有三。初太孺人十五而歸戶侯。久未有娠。他姬往往有娠。不育。太孺人又十五年。年三十始生若虛。他姬豐氏新寡。其父母欲嫁之。豐姬怒。斷其髮。哭曰。奈何以女與人食其荼。死又易之。荼獨貴如此乎。竟不能奪。太孺人其後遂迎豐姬與共處。兄子爲後者。後倅永州。先以單縣最當封。永州請移封其本生。若虛方貢在春官。意望其兄。而永州以若虛能自得之也。及若虛久不第。頗以爲慚。已調歸化曰。吾父母不得單縣封。當得歸化封矣。然竟不得云。於是衡以隆慶元年三月初六日。葬於虞山拂水巖先塋之側。若虛之葬在其北。余與若虛同學。又同舉。若虛娶陸氏。故王氏也。與余妻爲姑姪。故皆在安亭同居。王氏者數年。後離居矣。不得視其母子喪以爲憾。銘曰。

命也爲娣。又整而滕。傳世紹業。乃其功。母之愛子。望無窮。石巉水落。宰木叢。猿哀虎嘯。霜山空。生令不歸。死來從。

龔母秦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秦氏。諱清。父諱璫。祖諱恭。贈刑部員外郎。其丈夫曰龔君河。字順之。順之父諱乾。祖

諱絃承事郎曾祖諱理山東左布政使門人私諡爲清惠先生者也孺人初歸時舅祖方伯公已沒舅以編戶長鄉賦正德庚午歲大侵縣官不爲蠲貸盡責之長賦舅罄其產輸不足則盡室以逃孺人之旁舍追者至時方有娠天大暑閉密室中幾暈死順之常夜雨雪中行身被泥塗時就繫箠楚血漬衣孺人私取衣澣濯之不使其舅姑知順之時時出外獨黽勉事其二親撫教其兒孺人本儒家女其前世皆貴顯數更困阨能怡然安之晝夜紡織不怠性端肅雖老見男子常蔽第伯兄元氏知縣雷修謹之士每敬歎之始龔氏自宋殿中侍御史猗渡江南來遇異人得枯杏枝教以樹之復生則止居焉殿中君至崑山峻儀村植其樹果復生居六世而杏已大數十圍矣稍遷至十里所曰青墩又五世而方伯始顯故縣中稱龔氏之族最久及順之之世而青墩之故居始失之乃遷徙無常處嘉靖三十六年四月乙巳孺人竟卒於學宮之寓舍年七十二子二人邦衡邦伯女二人嫁王仁高岱孫男二人女二人曾孫男一人邦衡卽孺人避旁舍所妊者也少有雋材爲縣學生以春秋教授鄉里縣人尤以孺人之不逮於祿養爲恨時殯於學宮欲速葬故以六月丁酉葬小虞浦之新塋銘曰

殿中南徙歷四百春峻儀之族始大黃墩懿茲令母來嬪自秦有喬者木百歲爲薪生無處所沒有高墳勒銘幽石以俟後人

季母陶碩人墓誌銘

季母姓陶氏。崑山某里人。年二十一歸於同縣季君。生子男三人。鎬。龍伯。鉞。女一人。適杭成樂。孫男四人。曾孫男女二人。年七十一而卒。母少孤。鞠於其嫂。事嫂如母。及在季氏。撫其伯之孤如子。家常乏。以女工佐其費。至於充裕。母勤慙不休。龍伯讀書爲博士弟子員。諸公貴人愛其材。爭折節與交。龍伯亦數數造請。或頗誚之。然龍伯以爲士負意氣。立崖岸。不可於人。非通世之資。終直行其意不顧。其遊諸公間。禮數往來。必與之稱。門外常有長者車。客從季氏飲者。日十數人。費皆取於母。母終不厭。龍伯以此益自喜。龍伯工於應主司之文。雖更試不第。人不謂龍伯拙。而謂其必自奮。故龍伯不以自沮。而母歲歲以望。去年秋。母病。而龍伯婦支氏有娠。術者曰。子丑之月。以喜衝病。有瘳乎。母聞之。悅。屈指顧支氏曰。是已。是已。及支氏乳而得病甚。母驚悸撫膺曰。吾婦賢孝。婦死。吾亦死。頃之。支氏卒。母悲惋踰月亦卒。噫。可傷也已。時嘉靖十八年三月乙亥。遂以是年十一月庚申。葬於白馬涇之新阡。龍伯請予銘。銘曰。

質之淑令。又修能也。榮祿弗膺。令年不待也。育子之憫令。命奚在也。銘以藏之。永不壞也。

王母孫孺人墓誌銘

太湖東北復溢爲諸湖以十數。其東爲澱山湖最鉅。澱山湖東北折爲溪。復小匯爲度城潭。

蓋湖水之觀大矣。水欲盡而復匯。其境無窮而益勝。此吾吳之所以爲澤國。而饒於水如是。昔有隱德君子曰王復齋先生。與其子南陽先生居於潭上。父子並磊落奇偉人。予之曾大父城武公。雅善復齋先生。故至今子孫猶締婚媾之好。予歲時一至其家。多從中秋泛月湖中。或憩潭旁篁篠間。觀魚鳥之飛泳。主人爲擷嘉樹之實。採芳桂之英。淪茗清談。指點山旁竹木之間。二先生飲酒博弈之處。因登忠孝之堂。爲之慨然而數息。潭東北蓋王氏之世墓。墓之迤南。則南陽先生葬於是三十年矣。嘉靖二十有八年十月十三日。其子有親。始奉孫孺人祔焉。先期來請銘。而自爲狀曰。先君諱懋德。是爲南陽先生。先母姓孫氏。卽吾家度城之近地磧礮人也。外祖諱奎。外會祖諱源。先祖諱某。是爲復齋先生。舉進士試禮部未第而卒。不及見吾先君之婚娶也。祖母凌孺人。躬自督課。遣入縣學爲弟子員。先母來未半載。祖母卽付以家事。祖母性嚴厲。鮮當其意。先母能委曲將迎。常得其懽心。晚年遭疾。宛轉床第。幾及三載。先母親調藥食。扶持起居。終其身不倦。中年得痰疾。爲先君置妾楊氏。生一女。愛之不異己出。比先君病卒。共處一室。食則同几。臥則同衾。楊氏亦奉事惟謹。如女之事母。此人家之所難也。自先君早世。吾母在艱難疾病之中三十三年。於乎痛哉。其狀云爾。又曰。先母八十。吾兄弟爲壽。辱吾子爲文序之。吾子又誌吾從兄邦獻之墓。知吾家者唯吾子。且又能文。茲不可以辭。予乃銘曰。

潞山之東，度城之壤，爰有王氏，世居其間。庭有古木，堂有遺編，磧曠之孫，雲樹其連。來嬪夫子，亦婉其賢。中途背捐，疾疢纏綿。獨閱春秋八十三年，終從厥居。何後何先，白水瀾瀾。綠草芊芊，我著斯銘，積德之阡，家其大昌，子孫其延。

朱母顧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顧氏，世爲崑山人。高祖諱大本，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會祖諱良，祖諱恂，贈祖皆同。考諱鼎臣，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康。孺人爲國子生朱君諱端禧字子求之妻。子求祖諱拭，雲南道監察御史，考諱紱，贈禮部左侍郎，正德中，文康公在翰林，子求應例陞國子，與孺人偕入京居文康公館。會有詔國子生年未二十者令家食，及年以來，公意不忍子求行，卜之留不吉，卜行又不吉，公頗疑之，竟遣行。亡何子求卒於家，初子求有一男子子早殤，至是獨有一女子子，孺人撫孤事姑，再更三年，喪哀禮具至，已而女子子又亡，子求同母弟諱隆禧，禮部左侍郎，贈其考者也。先是以其仲子世揚爲孺人子，女亡而世揚又穉，乃攜入京從文康公居。時文康公已爲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公尤憐之，曰：吾女女而不婦，蓋喜其嘗在側也。公日向親用，累遷遂入殿閣，上遣中使至家，恩賜稠疊，公拜受，必呼夫人與女至，觀視嗟歎，蓋榮天子之賜，且有慰藉寡女云。夫人凝重有德。

孺人絕類其母。常代夫人居中饋。家人罕見其言笑。向夕屏居一室。獨與所攜兒對燈。火黯然。淚下。竟文康公世凡八年。公薨。隨喪還。遂老於朱氏。卒時年六十有七。嘉靖四十年二月七日也。子男卽世揚。初禮侍。有長子。後亡。以世揚少育於嫂。不忍奪其母子之愛。卒定爲其兄後。男子孫一人。鶴年。女子孫三人。以其年十有二月十七日。祔子求之兆。在縣城馬鞍山之陽。裏拱字圩之先塋。文康公及第三十年間。家無死喪哭泣。獨其女早寡。福蓋未能全也。余嘗論之。以爲孺人當豔陽桃李之時。獨兼霜雪之操。不媿稱宰相家女云。銘曰。

夫旣弱喪。又折其萌。父耶母耶。不救其傷。其命也耶。抱空依亡。懷哺其嬰。子耶孫耶。世有宗祊。其非命也耶。是爲銘。

沈引仁妻周氏墓誌銘

孺人姓周氏。崑山人。嫁同縣沈引仁爲妻。生子男三人。友恭。孝。引仁亡二十三年矣。恭亦已早死。孺人年六十有五。生孫男女五人。而後卒。時嘉靖二十一年四月四日。是月二十日。葬蔣涇之原。合引仁之兆。引仁之祖爲王安道家壻。安道者。故縣中名醫也。由此沈氏世傳其術。引仁少孤。孺人已歸卽當家。時引仁醫未知名。甚貧。囊內有以養其寡母。而外不乏者。孺人之力爲多。其後引仁醫大行。家稍裕矣。而病渴。日食斗米肉十斤。知是病者六年。醫旣廢。贈謝絕。無所得。於是

益困。諸所須必於孺人。晝夜勤瘁。事引仁愈謹。引仁齒盡落不能食。孺人嘗哺之。卽欲食。婦人所忌食者。亦哺之。無難色。引仁卒。竟撫二子。至於有立。二子能養矣。孺人猶自勞苦不遺餘力。引仁先有所貸負。年久主者往往棄責。或忘之。孺人皆疏記次第以償。比死棺斂之屬。悉手自整具。二子至無事。可以盡其心。惟悲哀而已。初引仁與其兄不相能。兄數苦之。嘗夜使酒。登屋大噪。盡去其瓦。其嫂卽來謝曰。兄狂乃爾。今毀瓦。吾爲葺之。其嫂固賢婦人。而孺人又賢。每事相爲和解。故引仁兄弟卒大懽也。嗚呼。孺人之所能。可謂人之所難者矣。銘曰。

嗟沈君。藝惟醫。有廢興。命與時。惟淑媛。實相之。閱百艱。勤若斯。爲女則。視銘詩。

唐孺人墓誌銘

太學生嘉定沈君煦之室唐孺人。其先自晉陽徙上海。四世自右副都御史瑜。其季子鏗生三女。而兩女皆歸沈氏。其長歸監察御史灼君之從父兄。而季卽孺人也。君同產兄弟六人。長兄刑科給事中炤。致政家居。奉母。時節率兄弟諸婦進拜堂下。孺人於其中尤稱賢孝。君卒業太學。孺人從居金陵。告歸久之。君卒。太夫人龔氏亦卒。四月中再遭大故。持喪有禮。子兆方童幼。保育勤至。兆多疾。每疾作。孺人輒不食飲。焚香膜拜。以祈福祐。教令紹續前業。復遣入太學。倭奴涉內海。孺人趣辦裝走入崑山。不數日故居悉燬。明年寇迫崑山。遂避居金壇。轉徙白下。久之營卒爲

亂都人恒擾。還居崑山。然卒不能至江東也。竟死崑山寓舍云。江東者在海上。渡吳淞江而東。故土人以此爲稱。有魚鹽蒲葦之利。沈氏世居於此。數百年巨室。兵燹爲之一空。孺人生貴。爲父母鍾愛。入沈氏又富貴。一旦失偶。嫠居四十年。老又遇寇。白首流播。可悲痛也。然自寇至。多見鹵掠。孺人獨有先識。故不及於難。臨死勅侍婢出所御服珥。分賜旁侍者。爽然不亂。以嘉靖四十二年某月日卒。年七十有八。子男兆也。女六人。孫男一人。先是嘉靖某年月日。權厝君於周溪。孺人從父江西按察司副使錦爲銘。於是兆作周溪塋。啓攢與孺人合窆焉。實嘉靖四十三年正月某日。君家世行事具唐詩中銘曰。

吁嗟沈君。不永其齡。孺人耄矣。所悲者生。孰是長違。而同斯墳。子則成矣。有以見君。人世哀榮。委之逝波。惟有懿行。載斯不磨。

毛孺人墓誌銘

余晚而知學。里中有周孺亭先生。積德累行。余師也。蓋其道行於家矣。於是將葬其配毛孺人。而手述其狀。示余請銘。按孺人姓毛氏。世居縣西南陳家墩。曾祖諱昱。祖諱忠。父諱震。字畏之。舉辛未進士。調新昌令。到官未幾。以疾引歸。新昌有子而夭。惟一女以許孺亭。孺亭方齠髻。往候焉。新昌執其手而訓誨之。無何竟卒。孺亭父南京刑部侍郎諱廣。時以御史言事再貶於沅。孺亭

從居深山中。三年而後歸。始葬新昌。而受室於毛氏之館。孺人少從女師。通古今大義。性端重而慈孝。事姑夏淑人甚有婦道。處娣姒間。油然無間言。人以緩急告之。雖空乏必得所欲。新昌爲後之子。於孺人爲從父弟。待之有加。嘗自悼終鮮兄弟。雖有疎屬。無所不厚。父有遺妾適人。而所適者亦死。孺人還之。孺亨以彼已自汙。意不謂然。而孺人曰。是燕人也。以吾父故南來。忍使之流落失所乎。卒養之終身。至於家之罷老不事事而餼者。常十數人。人有悖逆。怡然受之。或與孺亨相顧咨嗟曰。是安有此也。終不復言。孺亨舉進士。試禮部不第。還。卽相從觀書問古義。了不以得失動其心。方少年卽爲買妾。以廣繼嗣。久之未效。則增置者不一。而拊之人人各得其所。則又曰。胤嗣之續否天也。君宜知保壽祿命之原。孺人先得末疾。及是孺亨會葬他所。還而病發。已不能言。遂以嘉靖三十六年二月丁亥卒。年五十有三。夏淑人泣曰。前二日新婦聞釀熟。呼俾扶持以往。首斟以奉我。詎意其至此也。又曰。婦能順吾志。吾老矣。望其事我。今治其後事。痛何可忍。孺亨不事生產。孺人主調。張弛惟宜。至是殆不能以家。忽見其手書女教諸篇。因憶平日相警誡之語。悲感益甚。術者嘗謂孺亨子於相法當損妻。孺亨先聘魏恭簡公女。意謂當之矣。而章不能免也。初爲毛氏置後而不振。春秋祭祀。主之孺人。新昌有老母及嚴孺人。與孺人所生母。喪葬皆盡其誠矣。嗣子一人曰邦楨。以嘉靖四十二年九月甲申。葬於先公之兆。在縣北尉遲村。孺亨公之仲子。

名士淹嗚呼。有道者之言。余何敢殺其辭。銘曰。

同召毛原。世有數千。新昌之裡。有女以傳。而復不延。厥德之周。祿有不讎。嗚呼。生有賢哲。以爲迷。其奚尤。

魏孺人墓誌銘

太常卿夏公景始事成祖文皇帝。歷官四朝。知名海內。公長子承事郎諱鉞。鉞子諱景濂。景濂子諱承恩。後更諱槃。字思紹。孺人其配也。姓魏氏。考諱璧。妣姓趙氏。宋楚王元儼之後。夏氏自太常公時。富貴雄於吳中。其後復弱矣。而孺人兄諱校。是爲恭簡公。官亦至太常卿。爲當世大儒。兄諱庠。任南京光祿典簿。家富貴。幾與往時夏氏埒。孺人處內外兩家興廢之間。閉門獨處。寂如也。晚年兄與父母兄嫂相繼淪亡。日忽忽不樂。遂得疾以逝。是歲嘉靖某年月日。年若干。將葬。予表弟夏煥來請銘。初予之祖母。爲夏公之孫承事之女。承事沒後。外祖母張夫人依吾祖母以居。喪殯皆在吾家。祖母思紹之姑也。故思紹與母許碩人。尤往來親厚。雖孺人亦數至吾家。其後祖母謝世。吾始娶於魏。孺人吾妻之姑也。不數年。吾妻復歿。沒自此。吾與兩家。漠然無所向。回念吾祖母之亡。忽踰三紀。吾妻少矣。先孺人而亡。亦幾二十年。今而哭孺人。安得而不哀也。孺人生子男一人曰煥。女一人嫁某。孫男一人。某年月日。從其夫附於崑山城之東原太常公之兆。銘曰。

女耶婦耶。兩太常家。居太常里。從太常墓。後千百年。其藏永固。

葉母墓誌銘

葉裕居太湖洞庭山中。泛湖徒步。行二百里。從余遊。然又不常留。數往來江海間。所至語合。意卽止。數日飲酒高歌。甚懽。卽又去。江海間人皆以爲狂生。然與余言其母。未嘗不嗚咽流涕也。嘉靖三十二年五月十三日。母卒。且葬。來請銘。悲不能自止。余未爲銘。會有倭奴之難。裕亦去。三年不復見。予念裕平生好遊。連年兵亂。道途之梗。存亡殆不可知。一日忽復至。則又請其母之銘。悲泣如故。蓋江海間以爲狂生。而不知其於孝誠如此也。洞庭人依山居。僅值吳之一鄉。然好爲賈。往往天下所至。多有洞庭人。至於其父母妻子之懽。猶人也。而裕母其所遭異是。獨煢煢以終其身。裕年逾四十。尙未有室家。凡生人之所宜有者。皆無之。裕自言初生時。祖母旦夕詛咒。拜其祖之主。而字之曰。葉士貞。何不以兒去。母患之。寄之外氏。時葉氏居在澄灣。其外家在湖沙灣。東西相望一里所。外母抱裕。倚門望西山。夕煙縷起。裕思母。黯然淚下。裕每道此。尤悲也。母姓陸氏。卒時年六十五。裕後娶沈氏。生子一人。予憐其意。而爲之銘曰。

五湖洞庭。於是焉生。於是焉死。我爲是銘。其尙何恨。可慰幽靈。

伯妣徐孺人權厝誌

伯妣徐孺人。以嘉靖二十一年權厝於須浦之原。會大父城武府君墓域之外。伯父曰有光。汝爲之誌。於是小子涕泣頓首曰。纂述遺行。子弟事也。烏敢辭。迺誌曰。孺人姓徐氏。祖明。長壽縣教諭。父尙志。母朱氏。孺人之歸於我也。會大父城武府君歿久矣。而高大父承事府君尙在堂。吾伯父爲嫡長曾孫。縣人爲冢婦。所事大人以十數。循謹柔和。婦道無曠。內外莫得而議之。是時遭世熙洽。家門隆盛。小大愉愉。孺人新來爲婦。而伯父爲縣學弟子有聲。方淬勵進取。孺人未嘗得一日樂也。中更賦役苛擾。門戶萎蕪。孺人長持勤儉。遂以勞苦終其身。所御衣。少時所御者也。所用器物。少時所用者也。亦不至於乏。性尤靜默。歲遣二子入學。婦習女事。獨居一室。竟日不聞言笑。若無人焉。他婢妾有喧爭者。亦無所詬怒也。孺人母家。與吾家鄰比。先是朱孺人無恙。孺人諸姊妹時時過從會集。諸母恆歎羨以爲難得。孺人數有疾。常臥數日。輒起。嘉靖十九年二月一日。乃至於大疾。年止六十。於戲痛哉。初先妣與孺人先後來歸。先妣少孺人七年。而先妣早棄有光。遙遙三十年矣。每見伯父母雙雙。意慘然淚下。以爲吾兄弟無此悲也。今又復降割於吾兄弟。欲見吾兄弟又不可得矣。伯妣生子二人。有嘉有慶。女二人。孫男女五人。

姚生墳志

嘉靖十九年。姚生子英自嘉定來崑山。學於余友周士洵。是時生年十七。其秋試京闈不第。

後二年始復學於予。予一見其文，歎曰：未有如生知予之深者也。生居安亭東廡，病去不見者久之。以其冬十月甲辰死。嗚呼！生未見予而知予，予於生無數月之聚，而戚戚然嘗念生，此莫知其所以然者。生之志與文，宜不止此。其天耶？生有父母，其祖尚存且老矣，憐生依依，旦暮望其有成。生數之他郡試，試未嘗不隨也。故生死，其父母尤悲。將葬，予無以寄其哀，使生之友李汝節買石而書之，納諸壙中。

亡兒翻孫擴誌

嗚呼！余生七年，先妣爲聘定先妻，而以吾姊與王氏。一年而先妣棄余，余晚婚，初舉吾女，每談先妣時事，輒夫婦相對泣。又三年生吾兒，先妻時已病，然甚喜，呼女婢抱以見舅氏，臨死之夕，數言二兒，時時戟二指以示余，可痛也。蓋吾祖始有會孫，故其母字之曰會孫，余重違其母言，又以會孫不可以爲諱，故名翻孫。云：時吾兒生甫三月，日夜望其長成，至於今十五六年，見吾兒丰神秀異，已能讀父作書，常自喜先妻爲不死矣。而先妣晚年之志，先妻垂絕之言，可以少慰也。不意余之不慈不孝，延禍於吾兒，使吾祖吾父垂白哭吾兒也。吾兒之亡，家人無大小哭盡哀。今母之黨皆哭之愈於親甥，其與之游者相聚而哭，其性仁孝，見父母若諸母，尚有乳哺之邑，慈愛於人，多大人長者之言，故其死莫不哀。始余憐吾兒，不甚督課之，或以爲言，余獨自念，如吾兒當自

不待督課也。嘗試之三史，卽能自解。諸生來問學者，余少出令兒口傳，往往如所言，或入自外舍，輒就几旁展卷，視所讀何書，余閒居無事，學著書每一篇成，卽持去忻然朗誦，與之言世俗之事，不屑也。一日余與學者說書退食，方念諸子，天寒日已西，尙未午殮，使人視之，則兒已白母爲具食矣。洞庭有來學者貧甚，余館之。兒時造其室，視食飲殷勤慰藉，其人爲之感泣。余與妻兄市宅，直已讎而求不已。兒每從容言，舅舍大宅而居小宅可念，吾父終當恤之，他勿論也。余誤答一人，兒前力爭之。余初不省而後悔，答者聞兒死，爲之大哭。余窮於世久矣，方圖閉門教兒子，兒能解吾意，對之口不言而心自喜，獨以此自娛。而天又奪之如此。余亦何辜於天耶。歲之十二月，余病畏寒，不能早起，日令兒在臥榻前誦離騷，音聲琅然，猶在吾耳也。會外氏之喪，兒有目疾，不欲行，強之而後行。蓋以已酉往甲子死也。方至外氏，姿容粲然，見者歎異。生平素強壯無疾也。孰意出門之時，姊弟相攜，笑言滿前。歸來之時，悲哭相向，倏然獨不見吾兒也。前死二日，余往視之，兒見余夜坐，猶曰大人不任勞，勿以吾故不睡也。曰吾母勿哭我，吾母羸弱，今三哭我矣。又數言亟攜我還家。余謂汝病不可動，卽輦感甚苦。蓋不聽兒言，欲以望兒之生也。死於外氏，非其志也。嗚呼，孰無父母妻子。余方孺慕，天奪吾母，知有室家，而余妻死。吾兒幾成矣，而又亡。天之毒於余，何其痛耶。吾兒之孝友聰明，與其命相，皆不當死。三月而喪母，十六而棄余，之天於吾兒，何其酷耶。當

時足不踰闕外。而以旅死。其又何耶。術者曰。外氏之喪。以甲寅呼癸巳。吾兒癸巳生也。青鳥之書。
旒瑣拘畏。常以爲不可信。其又足以移禍福於人耶。禹鼎淪沒。九黎亂德。是何白日晦冥。邪鬼鷄
張。神奸傲擾。王虺封豕。長爪巨牙。暴橫於原野之間邪。何美好清淑如吾兒。使之摧折沈埋。必蒙
棋而鷲鷲者。乃享富貴而長世也。夫服仁義。稱先王。非獨世之所嗤笑。抑亦天之所嫉惡也。余禬
禬世路。落落無所向。回視三禩。韓子所謂少而強者不可保。而孩提者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吾於
世已矣。禬禮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是適子亦殤也。而春秋伯姬卒。傳
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於成人之喪治之。郎之戰。汪錡死。魯人欲
勿殤。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先王之禮。爲之大法而已。至於因時損
益。輕重之宜。一聽之於人。檀弓記會子問諸篇可見矣。夫禮之精微。不能一一而傳也。念悲。吾母
之志。而先妻於是眞死矣。故字之曰子孝。而以成人之喪治之。蓋吾祖吾父之所痛。國人之所許。
而先妣之志之所存也。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夫延陵季子之葬子。非古有也。而孔
子之所謂合禮者也。余於吾兒。欲勿殤也。其可乎。死之四日丁卯。爲壙於縣之金潼港。先高祖承
事郎府君饗堂之東房。渴葬未成葬也。書以志余之悲而已矣。嘉靖二十有七年。歲次戊申十有

二月某日。

女如蘭擴志

須浦先塋之北壘壘者。故諸殤冢也。坎方封有新土者。吾女如蘭也。死而埋之者。嘉靖乙未中秋日也。女生踰周。能呼予矣。嗚呼。母微而生之。又艱。予以其有母也。弗甚加撫。臨死乃一抱焉。天果知其如是。而生之奚爲也。

女二二擴志

女二二生之年月戊戌戊午。其日時又戊戌戊午。予以爲奇。今年予在光福山中。二二不見予。輒常常呼予。一日予自山中還。見長女能抱其妹。心甚喜。及予出門。二二尙躍入予懷中也。既到山數日。日將晡。予方讀尙書。舉首忽見家奴在前。驚問曰有事乎。奴不卽言。第言他事。徐却立曰。二二今日四鼓時已死矣。蓋生三百日而死。時爲嘉靖己亥三月丁酉。予既歸爲棺斂。以某月日瘞於城武公之墓陰。嗚呼。予自乙未以來多在外。吾女生旣不知。而死又不及見。可哀也已。

寒花葬志

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虛邱。事我而不卒。命也夫。婢初媵時。年十歲。垂雙鬢。曳深綠布裳。一日天寒。爇火煮蕪薺熟。婢削之盈盃。予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與。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卽飯。目睚冉冉動。孺人又指予以爲笑。回思是時。奄忽便已十年。吁。可

悲也已。

亡友方思會墓表

予友方思會之歿。適島夷來寇。權厝於某地。已而其父長史公官四方。子昇幼不克葬。某年月日。始附於其祖侍御府君之墓。來請其墓上之文。亦以葬未有期不果爲。至是始畀其子昇。俾勤之於石。蓋天之生材甚難。其所以成就之尤難。夫其生之者。率數千百人之中得一人而已耳。其一人者。果出於數千百人之中。則其所處必有以自異。而不肯同於數千百人之爲。而其所值。又有以激之。是以不克安居徐行。以遽入於中庸之道。則天之所以成材者。其果尤難也。思會少負奇逸之姿。年二十餘。以禮經爲京闈首薦。旣一再試春官不利。則自叱而疑曰。吾所爲以爲至矣。而又不。得。彼必有出於吾術之外者。則使人具書幣。走四方。求嘗已得高第者。與夫邑里之彥。悉致之於家。而館餼之。其人亦有爲顯官以去者。然思會自負其材。顧彼之術。實不能有加於吾。亦遂厭棄。不能以久。方其試而未得也。則憤憾而有不屑之志。其後每偕計吏行。時時絕大江。徘徊北岸。輒返棹登金焦二山。徜徉以歸。與其客飲酒放歌。絕不與豪貴人通。間與之相涉。視其齷齪。必以氣陵之。間爲佛之學於臨安者。思會往師之。作禮讚數。求其解說。自是遇禪者。雖其徒所謂墮龍啞羊之流。卽跪拜施舍。冀得眞乘焉。而人遂以思會果溺於佛之說。不知其有所不得志。

歸世著於吳自唐天寶迄於同光百八十年以文學科名爲公卿侍從有至今傑封王者

從叔父府君墳前石表辭

也陳吉甫旣爲銘何獨痛思會之材使不得盡其所至亦爲之致憾於天而已矣
端有過人相召子多不至而思會乘船來告子非求知於世者而亦有以見思會愛子之深也思會之葬
輒使人相召子多不至而思會乘船來告子非求知於世者而亦有以見思會愛子之深也思會之葬
望其廬悵爲而返其相愛如此後子同爲文會又同舉於鄉會治國亭野中至梅花閣時
司判官希陽之女男一一人豈則思會少善余與李中丞廉甫晚步城外隱橋每
謂必光顯於前之人而竟不得位以歿時嘉靖某年月日爲林春坊至大常卿亦罷歸思會後起
長史侍御與兄鵬同舉進士以御忤權貴出而兄爲翰林春坊至大常卿亦罷歸思會後起
欽懼會祖曰麟承德郎而至於中庸之塗也此吾所以嘆天而成材爲難也思會諱元儒後更曰
氣無待於外安居徐行而至於中庸之塗也此吾所以嘆天而成材爲難也思會諱元儒後更曰
憾不益甚而將不出於思會然不與世競而足以消其憤憾之氣耶抑其憤
以思會之材有以置之使之無憤憾之氣其果出於是耶然使假之以年以至於今又安知其憤
而肆意於此以是知古之變服童髮迷山林而不慮未必皆精志於其教亦有有所憤而爲之者耶

吳人至今紀之。宋咸淳間，湖州判官罕仁居崑山之太倉項脊涇。洪武初，徙今附城須浦上。六世之墳墓在焉。叔度逃難，走夜郎笏笮間，有神人來迎，將之宜興。徐文靖公爲之作傳。叔度再世，爲我高祖諱璿。承事郎。生我曾祖諱鳳，城武縣知縣。城武公三子，長我祖諱紳，仲叔祖諱綬，季叔祖諱綺。府君仲之子也。諱格，後更諱于德，字民從。弘治間，會祖父母與叔祖一歲中皆亡。府君少孤，吾祖教之，後常依季叔祖以居。恩勤撫育，二父之功爲多。其後吾歸氏之在海虞白茆者，兄弟皆修學，延致府君。府君遂盡室以行。白茆瀕江海，府君築居田野中，四望寥曠，每秋風落木，慨然首邱之感。然去歸市，隱隱莽蒼間。歸市諸兄弟家也。時時相過從會集。府君是以喜曰：吾居此殆不乏。蹇然之音也。府君雖在海虞界，與宗叔謙猶籍崑山博士弟子。歲皆有米廩之養，諫復推其半與之。蓋白茆諸父兄弟三十餘年睦友任恤之義可尚焉。然性曠達高簡，獨以宗門相依，他無所屈也。嘗與人友善，後其人貴顯，終身不見其面。有所得飲酒輒盡，以是不能爲家，而少有異稟，讀書過目輒成誦，能日寫經義百編。人見其無所事學，而藝甚習，數試不第。會督學御史牒至，府君常貢博士，有所私持兩端，上請御史墮其計中，遂以府君爲次。還至揚子江，大風雨連日不得渡，忽感疾腹脹泄痢。府君母龔氏，青縣教諭紱之女。山東左布政使清惠先生理孫也。家世科名，府君少隨諸舅計偕北上。至是歎曰：吾少從舅氏觀都邑之盛，官闕官署街衢，至今歷歷記之。天下

致治中興建明大典數事及備禦外國吾方壯年不得有所試今老矣且將一望闕廷而竟不得往命也夫府君卒於嘉靖三十八年十月十二日年六十有五娶張氏修武縣知縣謙之孫卒於嘉靖三十年七月初七日年六十有二生男四人有恆有倫有守有徵章氏生女一人章氏出漢陽太守賢孫男四人士宏士和士毅士達城武公墓在須浦上先祖妣及仲叔父祖母附左先妣先祜附右先姑以下無餘地故爲新塋海虞萬歲涇之陰南去白茆浦百武禮公子始來在他國者後世爲祖謂之別子明有始氏又曰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明不絕也嗚呼宗門衰落念吾先世嫩宮室族墳墓而聯兄弟吾叔父竟羈窮以死能不爲之悲慟哉其葬也叔祖曇以下皆自崑山往哭之同學諸生上其行於有司友人陳敬純斂賻贈而弟學顏供葬事尤盡其力云